

凝霜剑

上

## 第一章 古井无波

东方微现出鱼肚白色，快要起潮了！

海风嗖嗖的吹着，紧贴着海面抄过来，沙岸上卷起了漫天的黄雾，可以预料到，今天不是一个下水的好日子。

苍海客——这个久立在崖前，面向大海的老人，抬头仰望了一下穹空，把一双肥大的袖子挽了一下，开始把小舟推到滩边，为的是等待潮水的迎接。

旭日有如一枚熟透了的大橘子，天边的云彩，都被它染红了，看来像是大捧的山茶花，又像是搽在妇人脸上的胭脂！

潮水浮起了水舟；小舟载起了老人；浪花，把船头都打湿苍海客放下手中那个长形的包裹，那是用青布包着的一口长剑，古铜色的绳子上，还有一颗樱桃大小的珊瑚结子，迎着日出，闪闪放着红光！

小船在他有力的双臂操作下，逆风破浪向前驰去，一任船身荡漾，可是他那看来枯瘦的身子，就像是钉在船上似的，纹丝不动。

多少年了，这笔仇恨必须要结一结了！

人有时候不尽是为“钱”而活着，还有些别的，譬如，争强、斗气、寻仇、问事……而后者似乎更支配着人生，往往身败名裂，甚至于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

就像眼前这个老人，他倔强、好胜、一意孤行，有时候连他自己也不了解，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争这一口气？去干扰那个与自己原无瓜葛的少年？是为了什么？

也许是武林中的人，都太好胜了，所谓“一山难容二虎”，同一领域之内，难望双雄并立，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想到此，他那黄蜡似的面色，立刻为热血涨红了，灰白的两撇秃眉，如同钢针似的立了起来。

“小辈！”他狞笑了一声，忍不住自语道：“你可曾想到，我又来了？曾经败在你掌下的苍海客又来了！”

说着，他一只手紧紧的握住了剑把，双目中血光迸现，荡漾出无限杀机！

小船在一座无人的荒岛上泊岸了，他叫不出这座荒岛的名字，事实上在这渤海湾里，大小岛屿真可谓“多如牛毛”，它们多半都没有什么名字的，然而在他心里，再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小岛更为可憎的了！

因为有了那个人，连岛上的一木一石，也都令他感到可憎！真是“人地同恶”。

迎着日出，他跨进那些弯出的岩石，就在第七座崖石之后，他站定脚步，随着，身形蓦地腾起，拔起来，又如同一只海鸟似的飘落下去！

两棵大柳树交错的垂着，茂密的桠枝使得那岩洞黯然无光。

苍海客拂开了柳枝，践踏着地上的枯叶，向前行去。

这地方看起来，就和三年前一样的，那两棵大树永远是那么翠绿，那袋形的沙岸，为白色的浪花淘着，一次又一次……

但是这些是不能说明什么的！

苍海客行至洞口，不自禁止住了脚步，就在这个地方，他曾不止一次的立足过，但是也不止一次的落败在对方的铁掌之下！

想起来也难怪自己心寒，对方不过是一个弱冠少年，而自己却是名扬四海、年达六旬的人了，他取胜自己却是那么轻而易举……

那么轻轻的一点之后，便展露出他那种傲视天下的微笑。一次，两次，都是这样的……

苍海客向着黑同墨染的洞口朗笑了一声，厉声道：“洞内的娃娃，请恕老夫打搅清睡，我第三次向你请教来了！”

回声自洞内传出之后，良久才有一声轻微的叹息道：“苍海客，你这是何苦？”

那是一种冰冷的声音，继续道：“我只不过是借地苦修而已，其实我又不曾冒犯你，何故再三来此逼我？”

老人闻言，骤然面色一变，他后退了一步，显然他的一举一动，都落在对方眼中。

他狂笑了一声，道：“娃娃，你不曾睡着么？很好，我们就再印证一下吧！你出来还是我进去？”

火光突然一闪，又随之熄灭，洞内亮起豆大的一点灯光。

借着这一点灯光，苍海客看清了洞内的一切。

那简单的陈设，石几、石床……再就是堆积如山的书，看来这少年像是一个来此读书养性的文士，又有谁知道，他竟是一个敛锐不露锋芒的武林奇人？

他那精湛的武功造诣，也许只有眼前这个老人知道，因此，当他听到少年的声音之后，下意识的有些害怕。

他生怕自己的胆虚，会从声音中流露出来，那么，大声的说笑，也许是最好的掩饰之法了。

背石而坐的少年，长发披肩，剑眉星目，称得上“英俊”二字。

只是他的肤色有些苍白，而且唇颊上的胡子也显得过长了些，目光看来也较常人明亮得多。

点亮了那一角羊脂灯后，他微微一笑道：“我并不曾睡觉，苍海客，你以为世界之上，只有你一个人早起来？”

苍海客最怕看他这种从容不迫的样子，同时也最恨自己的毛躁和不安。

他冷笑了一声，上前道：“已经三年了，三年不是一个短日子，你一定不会想到，这三年来，我又学了几手厉害的功夫，那么……今天……”

说着他情不自禁的嘿嘿笑了。

少年剑眉微分，有些惊讶并感慨的道：“哦……太快了……三年了……”

他弯着手指算了算，苦笑道：“这么说来，我来这小岛，已将近十年了。”

苍海客嘿嘿一笑道：“谁来与你闲话家常，娃娃……”

少年星目陡地射出奇光，岔口道：“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许这么称呼我么？苍海客，你似乎太健忘了！”

老人立刻住口，他后退了一步，面色极为尴尬，又像是在强忍着一种极度的愤怒。

他哇哇呼道：“江海枫，除非你败在我掌下，退出渤海，否则我是至死不休，就像今天一样！”

他狂笑了一声，接道：“你终必会败在我剑下的！”

少年理了一下散乱的长发，哑然一笑道：“你不必说明，我已经看见了，这一次你是带了兵刃来的，可是……”

他含蓄的笑了笑，斯文的道：“你仍然会落败的。”

并又肯定的道：“你必然会败得比前两次更惨，因为心怀恶毒的人，必

定会得到恶毒的报应！”

苍海客气得身躯颤抖了一下，他知道这实在是不必的，有了两次的经验之后，他已知道，任何的暴怒和吼啸，对于眼前这个少年来说，都是多余的。

他勉强的镇定了一下，因为他知道，失败的主要因素，往往是由于过于性急。

“江海枫！”他说：“你不必用话来激我，现在事情很简单，今日我来的目的你也知道，我们还是老样子，咱们快刀斩乱麻，马上决一胜负，然后……”

少年一笑插口问道：“然后怎么样？莫非还想像过去两次一样，败了转身就走，三年之后，再来？我实在有些厌了，而且感到不胜其烦！”

老人咬牙切齿道：“自然这一次是不会如此了！”

少年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仍然是盘膝坐在那块大石之上，闻言之后，淡然问道：“那么，你要怎样呢？”

“江海枫，你听着！”老人冷笑道：“我如败给你，横剑自刎，可是你如败给我……”

说着狂笑一声道：“自然……那时你的命运，就要由我来决定了！”

少年微微一笑，略带鄙夷的道：“乔昆，先不要把话说绝，我担心你到时候，无法下台啊！”

说到此，他才由大石上站起了身子，并长叹一声，抖了一下他那身皱纹满布的长衫。

苍海客乔昆后退了一步，厉声道：“取出兵刃来！快！”

这个叫江海枫的少年，皱了一下眉，半笑道：“我真是不明白，你……”

说着又叹了一口气，道：“好吧！”遂步下那块大石。

他四处寻觅了许久，自一堆燃烧过半的枯枝中，抽出了一枝松枝，约有三尺长短，粗若儿臂。

他以之拄地道：“这里太黑了！我们到外头去吧！”

苍海客冷笑道：“自然去外面，走！”

说着率先转身而出，少年过了一会才走出来。

这时候天已大明了，阳光耀目难开，那些泥黄色的沙粒，都吸满了热气，袅袅发散着。

海风吹在人身上，湿、黏，而且还有些痒。

苍海客站定了身形之后，四望了下，觉得不太理想，于是又换了一个方向。

少年只是微微冷笑点首。

海风吹着他黑长的头发，它们的长度，几乎已经快达到他的腰部了。

乔昆紧张地道：“你还等什么？快撤出你的兵刃吧，我知道，它必定是围在你的腰间的。快吧，时间不早了！”

江海枫以那截松枝，在沙面上划了一下，冷然道：“你猜错了……”

皱了一下眉，接道：“我好像告诉过你，在十年内我是不用兵刃的，你大概是忘了！”

乔昆怔了一下道：“那么，你怎么对付我这口剑？”

长剑一扬，冷气袭人，是一口好剑！握剑在手的苍海客，确实豪气干云！

江海枫扬了一下他手上的枯枝，漫不经心道：“我就用这个！”

苍海客后退了一步，冷笑道：“你不要忘了，这不是点到为止，我下手

是不会留情的！”

“那么，你就杀了我好了！”少年笑道：“能够在死大名鼎鼎的苍海客手中，也是一件值得安慰的事！”

他笑了一下，横跨出半步，平了一下手上的松枝道：“来吧，我们速战速决！”

苍海客头上青筋暴现，他四望了一下，这崖谷下，沙滩上，确实是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否则这真是一件丢人的事，现在，他一心为了雪耻称雄，也就顾不得了。

他狂笑了一声道：“不出三十招之内，江海枫，你将溅血在我青锋之下，这是你咎由自取，却是怪我不得！”

少年频频皱眉道：“快来吧，我不能为你耽搁太长的时间，还有一章书我没看完呢！”

就在他这几句话尾声未歇之际，苍海客已纵身而前，掌中剑，划起一道长虹，夹着一阵轻啸之声，直向少年颈项之上绕去！

江海枫只把手上枯枝平着比了一比，不歪不正，可是皓首白发的乔昆，却是踉跄后退了三四步，才拿桩站稳。

他即速撤回了这一招，少年也似有些惊讶，他微微的点了一点头道：“老头儿，退得好，比以前是大有进步了！”

乔昆面上一红，桀桀怪笑道：“你不要口上轻薄，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

说着他在沙岸上转了半个圈子，却是不递一招，少年更是足下连动也不动，手中枯枝像玩儿似的拿着。

这种情形，除非极为内行的人才看得出，他们是在作一场殊死的激斗，而在武技寻常者的眼中看来，就不免会失笑了。

苍海客绕了一周之后，始终不攻上去，少年更是不言不语。

太阳更升高了一些。

苍海客心中有数，只要太阳再高一些，那么阳光正好透过谷口，直射过来，自己剑上的光华，将更强烈，用以照射对方的眸子，胜券必可在握。

想到此，他假意扑身而上，长剑再次击出，“玄乌划沙”，直向少年双膝斩去。

这一次，江海枫却连松枝也不举了。

苍海客攻得快收得也快，他的虚招为对方洞悉，不禁老脸一红。

就在这时，他身形倏地一旋，长剑上光华四溢，映着太阳爆出了一点寒星，直向对方双目耀去，他等待的时候到了！

江海枫口中“噢！”了一声，猛地退了一步。

紧接着，苍海客腾身而上，施出他最厉害的一招“剑封喉”，剑尖发出一声龙吟，直向少年咽喉上点去，捷如电光石火，一闪即至！

少年长啸了一声，身形倏地一矮，青衫微飘，身形乍起，只一闪已由苍海客头顶上掠了过去。

苍海客满怀希望的一记绝招，居然没有奏功，不禁大吃一惊，他知道自己竟是轻估了对方，此刻再想从容退身，只怕是万难了。

当时厉吼了一声，长剑一抡，施出了救命的一招“金鸡剔羽”，长剑由背后发出，直取少年小腹。

少年虽是看来沉静如止，但是他超人的内功，已达到了登峰造极、随意而发的境界，即所谓“心到意到，意到力到”。

他本未把苍海客这种人物看在眼里，但却想不到一时大意，险为对方所伤，对方竟以剑映阳光，先刺耀自己双目，趁隙以毒招攻之。

江海枫十年的静悟苦功是惊人的。

苍海客一招虽险些奏功，但毕竟还是虚耗，却予少年以极大恶感！

他这救命的一招“金鸡剔羽”方向外一撒，少年的松枝已同时递出。

只听“呛”的一声，江海枫身形纹丝不动，苍海客却为这一震之力，荡出了四五步以外。

在他想像中，自己兵刃乃百炼柔钢所制，有“吹毛断发”之锋利，而对方只不过是一截枯树枝而已，如此一击之下，焉有不断之理？

可是事实却是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这一震之力，差一点令他宝剑出手。

苍海客惊魂乍定之下，一横手中剑，却见那一泓秋水似的锋刃之上，竟多了一个黄豆大小的缺口，寒光四溢，剑身连颤，他不由口中“啊”了一声。

再看对方手上那截松枝，虽然是半焦半黄，别说没有折断，竟连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

见此情形，苍海客不由打了一个寒战，他吓得一连后退了四五步，面色如土。

少年还是老样子玩着他那截枯枝，嘻嘻一笑道：“老头儿，还要再打么？”

苍海客双手握剑，全身急颤，眼泪就像洒豆子似的落了下来。

他咬牙切齿道：“算你厉害……我是打不过你……我比起你来差远了，可是我不服气！”

江海枫以松枝拄地，冷冷一笑道：“可是你没有机会了！”

苍海客忽地大吼了一声道：“不！不！我绝不死，我不死……”

说着他连连后退，像是生怕少年要取他性命一样，江海枫只是淡淡笑着，并未进逼。

苍海客退了几步，见对方并未追上，就站住了脚步，冷冷的笑道：“江海枫，我只是损了兵刃，并非技不如你，所以我不死！”

“这个随你。”少年笑了笑：“我并没有逼你死！”苍海客这才心中略定，他四顾了一下冷笑道：“那我要走了！”

少年哈哈一笑，挥着手上的木枝道：“你去吧，我绝不追你，只是有一点……”

说到此，他那双瞳子里灼出了冷森森的光芒，哼了一声接道：“以后不要再来，否则我就不会再这么客气了，这座海滩，将是你的埋骨之处！”

说完，他以手中枯枝，平空向远在丈许以外的海面上一挥，只听见“嗤”的一声，激起了大片水花，那些飞上半天的海水，有如一阵雨似的，纷纷飘落了下来，良久才息。

苍海客就像是一樽木像似的立在当地，过了一会，他才重重地在沙地上跺了一下脚，转身而去！

少年目送他的小舟远去之后，苦笑了一笑道：“这是何苦？”他负手在海滩上走了几步，望着浪花激打在岩石上，卷起白浪，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安适之感。

过去，每逢风和日丽的日子，他偶尔也会自石洞中走出来。看看日出、日落，或是散散步，在沙滩上拣拾贝壳，这些对于他来说，都是一种很好的享受。

可是自从他近来更进一步自静中大悟之后，已在内心开辟了新的世界，这些举动，也就不能再带给他一些什么新的快感了！

在沙滩上行了几步，他又转身回到了石洞之中。

在铺着兽皮的大石上落座后，顺手把灯盏放高了些。

然后他打开了一本书，聚精会神的看下去。

他惯于在暗中读书，借以训练自己的“夜视”能力，并且更能体会其间的乐趣。

可是当他翻了两三页之后，忽又放下了书本，剑眉再次皱了皱，自语道“怎么去而又返？莫非他当真不想活了？”

想着不觉有些生气，却也并未十分在意，只是如此一来，他读书的雅致，却是丝毫也不存在了。

过了许久，并未见再有任何动静。

江海枫站起了身，可是他却不禁自嘲的笑了笑道：“师父说得不错，我的耐性还嫌不够，看来要达到无波无性的境地，是多么不容易啊！”

想到此，就又坐了下来。

可是，就在这时，一个人的影子，突然出现在他的视界内，那是一个妙龄少女。

他不禁大吃了一惊，定目细看之下，果然洞口俏立着一个长身玉立的姑娘！

这姑娘一身蓝布衣裳，十分洁净，衬着她可人的身段，是那么的俊俏、妩媚。

她那弯弯的眉，挺大挺亮的一双眸子，再衬着略向上弯的一张小嘴，真能令人销魂！有说不出的玉、洁、冰、清！

可是这一切，在江海枫的眼中，显然不起作用。

他只是十分惊愕的看着她，看着这个陌生的姑娘，以带些奇怪的语气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怎可随便进来？”

姑娘俏皮的笑了一下，盯着他道：“你不要生气，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有本领的人，我是来求你的。”

江海枫皱了一下眉道：“求我？我并不认识你啊！”

少女似乎为对方的冷漠呆了一呆，面色红了一下，随又笑道：“我要你教我功夫！”

江海枫闻言不由剑眉一分，微微的笑了，他摇了一下头道：“这真是奇怪的事，你怎会找到了我？姑娘，我哪会什么功夫？”

说到此，不禁面上带出了一层薄怒，因为这姑娘显然是太冒昧了，再者他知道，自己隐身于此，以及擅武之事，显然已不止那苍海客一人知道了。

少女笑咪咪地道：“我知道，你也许有些怪我说话不客气，其实你只要答应教我本事，我情愿拜你作师父！”

江海枫淡淡的一笑，遂即闭上了眼睛，摇了摇头，冷冷地道：“你即刻出去，我没有工夫与你多说！”

蓝衣少女吃了一惊，同时觉得对方那种冷傲的态度，太使自己难堪。

她勉强忍着气道：“你这人真是，为什么说话这么不客气？我是诚心地求你……”

才说到此，江海枫摇了一下手，又冷然的道：“你是诚心，我也是好心，姑娘，你出去吧！我是一个平常的读书人，不会什么武功的！”

那姑娘挤了一下鼻子，娇声嗔道：“你说谎，你有本领，你是一个异人，也是一个隐士，你以为我不知道……”

江海枫忽睁双目，那冷峻的目光，顿时把那姑娘吓得后退了一步，话也接不下去了。

江海枫见了，轻轻叹了一声，挥了一下手道：“去吧，姑娘，不要吵我！”

那姑娘恨恨地后退了一步，嘟了一下嘴，显得很失望，又重重地跺了一下脚道：“有什么了不起嘛！你这人……”

江海枫目光再次睁开，本想回骂她一句，却见那姑娘，目光之中已蕴着泪光，像是要哭的样子，不觉心中一软。

心忖对方不过是个不解事的姑娘，自己何必与她一般见识。

于是就忍下了，但却不免多看了她一眼，见她秀发蓬松有似乌云，用一条细草编就的花草辫儿束着，显得很俏皮，腰间还配着一个豹皮囊，内中鼓鼓的，也不知装些什么，小蛮腰勒得细细的，微风轻轻飘着她的发丝，衬着她玉色的肌肤，真有如“玉树临风”。

他很觉奇怪，这座小岛上，除了那苍海客外，向来是没有人登涉过的，怎会突然闯来了这个年轻的姑娘？

可是他这些年来的养心修性，虽不能说是“古井无波”，但他生性并不喜与女性搭讪，尤其像对方这么莫名其妙的闯进来，确实过于冒失。

他皱了一下眉道：“也许你是误听人家乱说，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至于为什么住在这里，我也用不着告诉你，你家在哪里？一个人到这小岛上来，太危险了，还是快些回家去吧！”

那姑娘撇了一下嘴道：“我一定要学功夫，我不怕吃苦！”

江海枫有些失笑，叹道，“这不是你怕不怕吃苦的问题，而是我根本不会什么武技，我教你什么？”

少女怔了一下道：“你真的不肯？”

江海枫又闭上眼睛，摇了摇头，那姑娘气得重重跺了一下脚道：“不教就算了！”

说罢转身就走，走出了洞口，她又冷笑了一声，回过头来道：“只是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的，因为这个小岛并不是你的！”

江海枫望着她的背影，苦笑笑了笑，也没有理她，心中却微微有些懊丧，因为少女曾说过不离开这地方，这真是一件极为讨厌的事情。

可是这时他耳中却听到了哗哗的水响之声，不禁心中略安，她毕竟还是走了！

天黑得似乎特别快，在这冷寞无人的孤岛上，江海枫一直有这种感觉。

日出、日落、台风、下雨……大自然似乎再也玩不出什么别的花样了。

也不知为了什么，今夜他觉得心情特别的不安与烦躁，可能是白天的两件事，把他那久已沉静的心情给搅乱了！提了一个小灯笼，江海枫步出洞外。

浪花就在谷口的巨石上拍打着，白色的泡沫，即使在如此的黑夜里，也能清晰的看见，它对人的启发，往往是一段褪了色的记忆或者是幻想。

天空飘着纤纤的细雨，飘在脸上凉凉的。

江海枫回顾了一下，身形蓦地腾起，真可谓轻比猿猴，那高达十数丈的悬崖，在他只是起落之间，已自翻了上去！

黑夜里只能看到他手上那盏小灯笼，在绵绵的细雨里颤抖飘荡着。

现在挡在他眼前的，是一座较方才那座悬崖更高十余丈的断壁，一平如

切，拔海屹立着，狮虎难登！

然而在这位不可一世的少年奇侠眼中，却无异于康庄大道。

就见他把那小灯笼往腰间一插，然后背贴崖壁，脚下一崩，只听得窸窣窸窣一阵细响，人已如同一只大壁虎似的上去了七八丈。

他以二肘二足交替着向上揉登，速度极快，一刹那间又升高了许多。

接着双足一踹石壁，整个身子有似一条倒穿清波的鲤鱼，整个地倒翻了上去，在空中提气轻身，就像一片枯叶般的落在了崖顶地面。

现在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鳞岫的怪石，还有些纠葛的怪藤荒草，细雨丝里，不时传来秋虫的鸣声，更令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战瑟和恐怖。

江海枫拔出了灯笼，身形如星丸跳掷般的，一连翻过了十数座怪石，然后在一座极大的怪石面前站了下来，先整理了一下衣服，然后毕恭毕敬的行了礼道：“弟子海枫，参见师父！”

“孩子！”一个微弱的声音道：“今夜，你来得太晚了……”

江海枫肃立道：“是的，师父……”

那微弱的声音又道：“今夜你一定遇见了什么特别的事情，是不是？孩子！”

江海枫不由微微一笑，心说师父真了不起，什么事情都别想瞒过他。

当下行前一步，轻轻用一手一推当前的大石，只听得“吱”一声，那石面竟像一扇门似的开了。

立刻自大石内，泄出了一片清蒙蒙的灯光，如非目睹，谁也不会相信，世上竟有如此精致、巧夺天工的地方。

洁净的一间石室，是挖空了大石的心脏而形成的，在这间不染纤尘的石室内，仅有一张石床和一张可以摇动的睡椅，另外还有一张不十分土的石桌。

石桌上有一台灯盏，内中满盛松子油，那纯青色的灯光，正是由其中燃着的灯捻上发出来的。

在那张可以前后摇动的睡椅之上，仰卧着一个形色极为憔悴的老人。

这老人看来真不知有多大岁数了，他脸上不只是布满了皱纹，甚至于还透着萎靡和病弱。

一双深凹的瞳子，虽可依然找到些昔日的光彩和锋芒，但是它如今，毕竟是显得太衰老了，而且转动起来，也显得有欠灵活。

他身材是那么的枯瘦，穿着一件黄茧绸子，前面有着大铜纽扣的老式衣服。

也许他过去是很胖的，因此如今他这件衣服，看来是那么的肥大。

他的头发，虽非是“牛山濯濯”，但是看起来也所剩不多了，稀稀落落的几根，遮不住他那发亮的头皮。

就这么，他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胸前，让那张睡椅带着他衰老的躯体，不时的前后摇动着。

江海枫用手制止住了睡椅的动摇，开始仔细的打量老人的脸色，含笑道：“师父，你的脸色好多了！”

老人露出了牙床，干笑了一下，道：“外面下雨了么？”

江海枫点了一下头，道：“很小！”又道：“我本想早一点来，只因今天心情很乱！”

老人哑声笑道：“现在你一月来一次也无妨了，因为我已没有什么再好的功夫传授与你了。”

江海枫微微一笑道：“只是我对那一趟‘无形剑’，仍不十分熟悉，今夜特地来请师父指示。”

老人笑了笑道：“这个不急，你且告诉我听听，今天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江海枫笑道：“秦桐师弟不曾告诉你么？”

老人摇了摇头道：“没有，他什么都不知道，今天他一天都不曾下山！”

江海枫奇道：“现在他上哪里去了？”

老人闭上了眼睛，又睁开来，道：“大概是到涧里抓鱼去了吧，他内功不及你甚远！”说着他在椅子上转了一下头道：“给我拿些水来。”

在一个石臼里，盛满着清水，江海枫取了一个瓢，杓了些，徐徐的倒入老人口中，老人喝了几口，就摇头不要了。

老人微微笑道：“那种食物怎么样？味道如何？”

江海枫露出雪白的牙齿，笑道：“你说的是黑精？”

老人点了点头，江海枫皱了一下眉说：“不大好吃，太涩！”

老人含笑望着他道：“它的味道虽不太好，但是你吃久之后，也就不大觉得了，而且对你有极大的帮助！”

顿了一下又接道：“尤其是对你夜视的能力！”

江海枫点了点头说：“这个我知道，师父，你对我太好了！”

老人张开没有一个牙齿的嘴，干笑了一声，望着面前这个经自己十年苦授，文武全才的弟子，心中有说不出的快慰和骄傲。

江海枫在他身边蹲了下来，轻轻地握住老人的一只手，亲热的笑了一笑说：“师父，那个叫苍海客的老头儿，今天上午又来了，我已把他又打发走了。”

老人吃了一惊道：“你伤了他？”

江海枫摇了摇头，笑道：“你放心，我怎会伤他？不过这一次，他是同我比的兵刃，他用剑上的反光照我的眼睛，然后乘隙而上，以‘剑封喉’一招刺咽喉，我差一点为他所伤！”

老人“唔”了一声，很紧张的问：“好手法！只是你如何躲过的呢？”

江海枫忍不住哈哈大笑，他说：“如果这一招我都躲不过，真是白学十年艺，枉为银河老人的弟子了！”

老人左右看了一眼，略带责备的道：“海枫，我不是关照过你么？你怎么又提起我的名字？要知道这对你是很不利的！”

江海枫微微一笑道：“这里并没有外人啊！”

老人哼了一声，不悦的道：“可是你要随时随地小心，须知‘祸从口出’这四个字，到现在为止，追寻它的人，还是大有人在，如果一旦让他们知道了你是我的弟子，孩子……那真是你的大大不幸了！”

江海枫不由剑眉一扬，冷笑了一声道：“你老人家也太小心了！”

可是他接触到老人那种凌厉的目色，顿时就把话吞住了，微微一笑道：“师父你放心，我曾经答应过你，今生今世绝不妄伤一人，我一定遵守！”

老人面色这才稍稍和缓了些，他长叹了一口气道：“我一生杀孽过重，所以老天才在我垂暮之年，赐给我这种瘫痪的病，你年纪轻轻，又学会了我一身功夫，我真担心你会步上我的后尘……”

“不会的！”江海枫低下头说。

“但愿不会！”老人注视着他的脸，又道：“你眉目间英豪气质，并未因你多年的读书养性，而少有变更，我真担心你有一天……”

说着冷冷一笑，呐呐道：“你不要忘了我对你的教诲，要知道我是最恨杀人的！”

老人在说这话的时候，面上没有带出丝毫的笑容，令人可以想到，此老是一个具有双重个性的人。

江海枫点了一下头，轻轻的道：“我记住了！”

老人这才又回转了笑脸，道：“好！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是如何取胜他的了。”

江海枫点了点头，笑着追忆道：“我用‘一步山’的功夫先稳住下盘，继以‘惊蜃’的身法由他头上掠过，然后贯真力入松枝，损了他手上的兵刃……”

说着笑了一笑道：“这老头儿，顿时就知难而退了！”

老人忍住眉目间的喜悦，却反问道：“为什么不用‘一杖双狼’的手法令他不及上身，就先被迫落败？”

江海枫不由怔了一下，遂摸着头道：“啊……对呀！我真是糊涂！”

老人微微一笑道：“不要懊丧，这样已经很难得了，不过由此可知，武学和文学都是一样的没有止境啊！”

又徐徐的道：“你所缺少的，只是熟练，今后只要再继续练习，就不难大大的有成了！”

老人说到此，徐徐叹了一声，小声道：“你师弟回来没有？”

江海枫走到洞口望了一下，回来笑道：“秦师弟偌大岁数了，还如此天真，天这么黑，还去捉什么鱼？”

老人仰望着室顶，道：“这四年来，自从收他以后，亏他这么服侍我，如果我再能活上两年，我想他的武功，纵然不及你，也差不多了。”

江海枫自谦的笑道：“师弟比我聪明多了！”

老人含笑道：“你们都一样，不过我总以为……”

说着又摇了一下头，微笑道：“也不能这么说，总之，我能有你们这两个徒弟，继承我这一身功夫，也真该知足了！”

他的目光扫向一边的窗户，顿了顿道：“如果你没有什么别的事情，那么就开始讲解那套无形剑吧！”

江海枫自一边取过来一块石板，然后以白石灰在石板上画下二人比剑的各种样子，一连画了十几对，姿势各异，攻退腾伏，出剑前后，看起来简直是“栩栩如生”。

他本想把那个姑娘今早来闹的事说出来，却怕师父怪罪他平日行动不够隐秘，所以话到唇边，又复忍住。

这时他把画好的人，一一指给老人过目，凡是满意的，老人皆以点头表示，不太满意的，老人就不动了，或者摇摇头。

其实老人能说话，但因为传授功夫是一件苦事，他师兄弟二人为了要师父病体安适，不致过分劳累，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

这办法很有效果，能使受教者心领神会，自从银河老人半身不遂之后，五年来，他们师兄弟都是这么向师父请教学艺的！师徒二人正在聚精会神的研习着功夫，突然不约而同的，目光全向洞口望去。

因为他二人都听到有人来了。

果然不一会儿，室外亮光闪了一下，一人大声道：“是师哥来了吧？”

江海枫放下石板，含笑道：“快进来吧！”

石门“吱”的一声被推开，出现了一个身着黑油绸，身躯矫健的英俊少年！

这少年先放下手上的一盏铁丝罩灯和一只鱼篓，然后向老人行了一礼，又对江海枫含笑道：“早知你今天要来，我就不去捉鱼了！”

江海枫笑道：“不是就在这峰顶的泉涧内么？”

这个叫秦桐的少年笑了笑，遂递过来一个眼色，又点了点头道：“不错！就在这附近！”

江海枫知道他定是到别处玩去了，怕师父责骂，所以才伪称就在附近摸鱼，当下不便点破，就笑了笑。

老人对这两名弟子，都极为疼爱，江海枫每隔十天半月仍然回来向师父请教一次，本来他早就可以离师远去了，但老人授徒极严，仍然不许他远离，还要就近考察他一年，要一切都满意之后，才能放他远行。

前几年，老人又物色了秦桐，收留不及一年，却得了瘫痪症，秦桐的根骨、智慧，都不在江海枫之下。

他二人也都是过去各有深厚的武功底子，从老人学艺，只为获得更精湛的绝学，所以老人传授他们并不困难。

他只把高深的理论告诉他们，成就却要靠他们自己去修炼！

江海枫由于从师比秦桐早了几年，自然武功较高。

秦桐却也不可轻视，他们都是极知自奋的少年，所以银河老人一向对他二人是极为嘉许的！

江海枫将全部武功学成之后，老人全副心神就都放在这个叫秦桐的年轻人身上。

只可惜他瘫痪了，不能像过去那么尽情尽意的传授功夫，然而江海枫和秦桐二人都知道，能够让这位当今武林元宿收为弟子，那是极大的福分，即使受他一点皮毛，也是受益非浅。

秦桐丝毫没有怨言，他侍奉师父无微不至，老人如今更是倚他为左右手，由于老人身子不能动，有些功夫不能只凭口说，所以每当江海枫来的时候，老人都会命他代自己传授秦桐一些自己无法传授的功夫！

这时候，老人微微笑道：“秦桐，你怎么不向你师兄请教？”

秦桐饮了几口水，看看江海枫笑道：“我们出去吧！”

江海枫立起身，含笑道：“师父，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老人微笑着闭上了眼睛，二人遂走出室外，天空中仍然飘着霏霏的细雨。

江海枫回身道：“我们对演一套掌法吧！”

秦桐却神秘的笑了笑，上前一步小声道：“师哥，那个小妞不错呀！”

海枫不由怔了一下，呐呐道：“什么小妞？”

秦桐缩了一下脖子，轻轻笑道：“你真会装，放心，我不会告诉师父的！”

江海枫忽然想起他说的是谁了，不由面色一红，很尴尬，但却正色的道，“你不要胡说，她只是一个过路的人，而且我并不认识她，她要向我学功夫，可是我把她给骂走了。”

接着奇怪的问道：“你怎么知道？”

秦桐哈哈一笑，得意的道：“大哥，你的事还瞒得了我么？她一来我就看见了，她是一个人划着小船来的，穿着蓝布衣裳，是不是？”

说着一只手摸了一下下颏，出神的道：“真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美的女孩子！”

江海枫不由微微一笑说：“兄弟，你的定力还是不够，在我眼中，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是个不明事体的孩子罢了！”

秦桐出神的问：“她还会再来么？”

江海枫摇了摇头，笑道：“我想她是不会再来了，噢……你！”

秦桐立刻摇了摇头，道：“不要多疑，我们练功夫吧！”

于是，二人各自展开了身手，在这孤岛绝峰之上，互相对打了起来。

江海枫很是吃惊，因为秦桐仅仅一月不见，可是他的功夫看来却是进步得太多了，内心不禁甚为高兴，等到停手的时候，他含笑道：“想不到你进步得如此神速，几乎快和我打成平手了！”

秦桐脱下黑色的上衣，露出了他壮实的肌肉，他用衣服擦着脸上的水和身上的汗，微笑道：“你不要捧我，师父曾说过，我要想赶上你，还得四年的苦功夫……”

说着重重的皱着眉道：“你说真要这么久么？”

江海枫哈哈一笑道：“师父是激你努力，其实我看只要两年，你就和我差不多了！”

秦桐双眉一分，苦笑了一下说道：“只是两年以后，你不是一样也有进步么？”

海枫不禁心中微微一动，只道他是要强过甚，也没有放在心上，且还觉得他如此好胜甚为可喜。

二人笑着走回室内，银河老人却已疲倦的闭上了眼睛。

江海枫知道师父该休息了，也不再久留，就对秦桐点了点头道：“我走了，你不要送我！”

银河老人忽然睁开眼睛道：“海枫，你不曾违背我，取用过兵刃么？”

江海枫吃了一惊，回身道：“自然……师父你怎出此问？”

老人摇了摇头，叹道：“我是怕你杀人。没有事，你去吧！”

江海枫不禁暗笑师父真是太多心了，其实凭自己此刻的功夫，要想杀一个人，不过是举手投足之间的事，又何必一定用兵刃才能杀人？

当下就行了一礼，步出石室，秦桐送他到洞口，二人举手作别，之后，海枫就像一阵风似的下了悬崖。

天将破晓，水面上薄雾冥冥。

席丝丝驾驶着一叶小舟，在海水荡漾中上下颠伏，海风吹拂着她乌云似的一头秀发。

那些锅、碗、盘、碟……在船舱里互相磕碰，发出叮叮当当的杂乱声音，使她心情更为杂乱。

说起来这个姑娘也实在太任性了，她竟是下定了决心，非要缠定那孤岛上的少年——江海枫，要他教授自己武艺。

她的决心是令人想不到的，请看，她竟是把家当都搬来了！

小船终于到了那个孤岛，开始泊岸了。

她像燕子似的纵身上岸，双手交替拽引，把小船拉上岸来，然后，又开始把船上的东西一一的搬下来，其中甚至还包括了一个回族的帐篷！

席丝丝把东西都搬上岸之后，又把小舟藏在一块岩石后面，接着便开始布置她临时的家。

她曾经随祖父在新疆蒙古一带跑过生意，早已熟悉了这种野居的生活，所以这一切在她眼中，并不算是什么困难的事。

她把帐篷架设在一块耸起的岩石之后，只须走出几步，就可瞻望到白浪滔天、一望无际的大海，而尤其令她满意的却是，距离江海枫的住处，不及一箭之地。

这样，她就可就近窥视着他，长日的守着他……

“总有一天！”她想到：“他会受不了我的威胁，而答应我的要求的。”

这么想着，这个天真活泼的姑娘，忍不住笑了！

想到了那个英俊、斯文的怪人，席丝丝内心深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自己活了一十八年，还真没见过像他这么奇怪的人！

“他年纪轻轻，何故一个人远居荒岛？为了什么？我曾目睹他对付那个叫苍海客的老人，他的武功真是高不可测，只是为什么我问他，他却又偏偏不肯认账了呢？他既有这么一身了不起的武功，却又如何这么甘心寂寞？而不到江湖上去走走呢？”

一想到这些，席丝丝就有些坐立不定，她决心要去把这些都调查清楚。

而最令她心烦的，却是江海枫那个冷峻、无情，但却英俊的影子，自从见过他之后，就永远占据了她的心扉，令她如何也逐它不去，忘它不了。

可是对方对自己的态度，显然是太冷漠了。

席丝丝自信一生之中，从未受过如此的冷落，那些围绕在她身边的少年，真像是飞旋在马勺旁边的苍蝇，她就从来没有注意过他们，她耳中所听到的，目中所见到的，都是些赞颂自己、令自己陶醉的话语，而如今这个孤傲的少年——江海枫……

“他的心真是铁做的吗？”

席丝丝呆呆的想着：“为什么他连正眼也懒得看我一下呢？难道我在他眼中不够美？”

想到此，她的脸可就禁不住红了，有一种近乎侮辱的感觉，刺伤着她。

这是她第一次感到自卑，感到一种被遗弃的痛苦……

但是她不是一个软弱的姑娘，她更有足够的勇气，使她去面对现实。

她来此，除了习武外，要解开她这有生以来第一次逢到的疑结。

午饭的时间到了，江海枫由平滑的大石上走下来。

在一个石凹之中，找到了他的食物，那只是几枚黑色光亮，如肉菌类之物，他管它叫“黑精”。

这是银河老人命他吃食的一种东西，据说服后可收清心明目之效，尤利行功练气的顺畅！

江海枫已不断的服用了很长的一段日子了。

它的味道，真是说不出的苦涩、难吃，海枫每次吃了之后，都要作呕半天。

若非他再也找不到什么可食之物，这“黑精”他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下口的！

他耐着性子，勉强的咽下了一个，只觉得胃液直返，实在是吃不下去。

却就在这个时候，一阵透鼻的芳香，由洞外飘了过来。

那种香味，愈加使他感到手上的食物，不能下咽。

他重重的把它丢回石臼里，走向大石洞。

忽然心中一动，暗忖道：“这孤岛上并无外人，怎会飘来了食物的香味呢？”

想到此，他不由怔了一下，而这个时候，那阵香喷喷的味道更浓了！

他已数年未食过熟的东西了，老人虽未禁止他食用，只是他一直懒得去做，再者也缺少烹饪的用具，多年不食，也已把那种味道忘掉了。

这时他又闻到了它，他感到一种莫可忍耐的饥饿，食欲大起，止不住向洞外走去。

香味更浓了，似乎就在附近！

江海枫一路走，心中充满了奇疑。

因为这地方，自己已居住了达十年之久，除了峰顶师父和师弟之外，连野人也没有一个，怎会住有外人，且和自己近在咫尺。

想着他脚下更形加快，直向那近海的沙滩行去。

现在，他已不需要再凭借嗅觉的判断了，他耳中分明已听到了锅勺相磕之声，竟是有有人在炒菜。

这一下，江海枫真是吓坏了。

他反倒不敢上前了，这倒不是怕，因为这种情形，在他看来，简直近乎不可能！

他决心要看一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下他悄悄走上前去，隐身石后，果然不错，非但有锅勺碰磕的声音，竟还有哗哗的油响之声，那种煎鱼的香味，真令他淌出口水来。

他忍不住探头出去看了看，这一看，他顿时呆住了。

原来目光所及，竟是昨天那个纠缠自己的姑娘，她又回来了！

只见她此刻上身穿着一件肉红色的小单衫，挽着一双袖子，青色的绸子长裤，腰间还系了条月白色的围裙，足下是白袜弓鞋，露出补过后跟的破孔。

通身衣服虽是旧的，但不知因何，为她那种冰肌玉骨一衬，只觉得漂亮，好像干净得没有一个土珠儿。

江海枫昨日在洞中，因为有些嫌她惹厌，并未十分注意她！

而此时在日光之下，倒是把她看清楚了。

只见她腰身微微弯着，一只手拿着一个小铲子，在油锅内轻轻翻动，身材婀娜，动止生姿。

那细长弯弯的眉，衬着海似的眸子，垂直的脂玉般的鼻子，五官显得异秀疏朗，表明了天真任性和开朗的性格。

微显弧度的两个嘴角，似乎又说明了，这姑娘是有相当定力和意志的，更说明了她生气时候的好看！

再看她头上的秀发，久未修剪，留得很长，万缕青丝，直披颈后。

可是她却把它们折起来，发梢儿翻到了头上，用个卡子别起来。

那样子，倒像是戏台上的老婆婆，样子非常滑稽，但在她头上，由于有前额陪衬，一点也不显得难看！

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打动养性已久的江海枫。

他仍然有些生气，只是发泄不出。

因为正如这姑娘所说，这地方并不是属于他的！

江海枫真想不出一个对付她的办法，不禁在岩石之后发起怔来。

席丝丝这时已把一条鱼煎好了，她把它抄起放在一个瓷盘内，然后款摆着腰肢，把瓷盘放在一张小方桌上。

那小桌子上，早已放着一钵热气腾腾的白饭，另有几样小菜，在江海枫看来，都是极为刺激胃口的。

那是一小碟辣豆酱，一碟炒虾仁，还有一碗不知什么汤，再就是刚端上

来的这盘煎得两面焦黄，另经辣油淋过的酥鱼！

江海枫看在眼里，肚里忍不住“咕”地响了一声。

姑娘似乎听见了，她猛地抬了一下头，可是接着她又微微的笑了。

她添了一碗饭，就口慢慢吃着，又用小牙筷夹了一块鱼放到嘴里慢慢嚼着，自语道：

“真香啊！”

江海枫咽了一下口水，猛地闪身出来。

席丝丝佯作惊讶的“噢”了一声，只看了他一眼，又低头吃自己的饭。

江海枫冷笑道：“姑娘，你这是什么意思？”

席丝丝转了一下眸子，咦了一声道：“什么呀！人家吃饭怎么啦！”

江海枫俊脸一红，冷然道：“你不是走了么？怎么又来了？”

席丝丝半笑道：“奇怪，我不能回来是不是？你这人真怪！”

江海枫不由跺了一下脚道：“不行，你不能在这里，这样太妨碍我了！”

席丝丝眸光中含着微笑，她放下了碗筷，含笑道：“你请坐，也吃一些吧！我看你也许是饿了！”

江海枫哼了一声道：“谢谢你，我不饿，我早已吃过了。”

“吃过了？”席丝丝两颊露出一双酒窝道：“吃的什么呀？怎么没听见炒菜呢？”

江海枫看了她桌上的饭菜一眼，勉强地镇定了一下，他知道再要在这里说下去，他是受不了这些香喷喷的食物的引诱的。

当下冷笑了一声道：“你不要问东问西。”

席丝丝咬着唇儿一笑道：“怪事，谁问谁来着？”

江海枫又冷笑了一声道：“你一个姑娘家，怎么到处乱跑，你莫非没有家么？”

席丝丝不由也冷笑了一声道：“这个你管不着，别说这个小岛了，我还跑过天山走过沙漠呢！”

江海枫倒被她顶得一时无话可说，席丝丝也被他最后那几句话，说得有些生气，就又坐了下来，拿起饭碗，继续吃她的饭，不时的睨上他一眼。

江海枫苦笑了一声道：“你在此住下，我自然是没有权力管你，可是你如果妨碍了我，就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说着转过身就走了。

席丝丝看着他的背影发了一会怔，随后就毫不在意妩媚地笑了一笑，又低下头去继续吃饭。

她心中得意的想，这一个回合，是我赢了。

江海枫怒气冲冲走回石洞，愈想愈气，心想这个姑娘太无聊了。

他想：这附近岛屿多得很，她哪里不能去，偏偏要到这个地方来，破坏自己的清静，真是岂有此理。

他素来不善与女孩子打交道，否则今天断断是不能容她的！

想着就走进洞内，只觉得肌肠辘辘，愈发的难以忍耐，不禁又想到了放在那木桌上的几种小菜，真恨不能扑出去饱餐一顿！

可是，他又怎能这么做呢！

当下他只得又翻出几枚叫“黑精”的东西，就着生水吃了两个，算是把肚子给装饱了。

这时他耳中忽然听到一阵清脆的歌声，歌声悠扬，十分悦耳。

江海枫自到这荒岛以来，所能听到的，不是海涛，就是风啸，这些单调的声音，早已引不起他的兴趣了。

然而这一阵清脆的歌声，是那么婉转悠长，听在耳中感到舒服无比。

他知道，这歌必定是那个姑娘唱的！

一时忍不住又踱出了洞口，可是他的自尊心限制着他，使他只能偷偷欣赏，不敢靠得太近了。

他想：那姑娘如果知道我在偷听她的歌，必定又会取笑我了。

于是，他把身子隐在了一大块岩石之后，如此，他就可听得更清楚了。

那歌唱的是：

我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

那里的人和善、多情并大方

有黄沙、草原、骆驼和牛羊

如今我离开了他们

来到了这个新的地方

我搭了一个小小篷帐

在一个四外海的中央

这里有海水、白鹭和贝壳。

但是，却见不到一个和善多情的面庞……

歌声未了，还带了一串顺口溜出的啦啦之声，这整个的歌词带曲调，都是她随口编唱出来的，但是听在耳中丝毫也不觉得牵强，有如新莺出谷，别提有多么悦耳了！江海枫虽是极为欣赏她的歌声，但是那最后的词句，却令他感到有些别扭！

他正要走向洞去，可是那唱着歌的席丝丝，却向他这边走了过来，吓得他顿时就不敢动了。

在石缝里，他看见那个姑娘，一只手提着一根极长的鱼竿，头上戴着一顶宽边大草帽，拖着修长的倩影，直向海边行去。

当她经过江海枫所住的那座山洞之前时，忽然停下了脚步。

江海枫心中一动，心想莫非你还敢进去么？

想着就一声不响的注意着她，席丝丝果然蹑着脚尖走到洞前，向洞内探了一下头，又很快的缩了回来，接着又叹了一口气，转向海边行去。

江海枫冷笑了笑，回到自己洞中。

他想：今天我为这个姑娘，实在耽误了太多的时间了，我还是静下心来，做我的功课吧！

于是他点亮那盏羊角灯，打开一本书，聚精会神的细细读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他耳中忽然听到一声喝叱，那声音仿佛是那个少女所发出的。

江海枫放下了书，剑眉微皱，心说：这个姑娘的花样真多啊！

冷笑了一声，也没有去管她。

可是紧接着，又有三四声同样的娇叱之声传来，听声音，像是她正在与什么人搏斗。

江海枫这一次沉不住气了。

他倏地由石洞内纵身而出，果见远处沙滩上，正有二人打成一团！

其中一个，手上舞着鱼竿，正是那个姑娘，至于另外一人，由于身法太快，再加黄沙弥漫，看不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江海枫不由大吃了一惊，因为由此观之，这岛上又多了一个人了。

他连忙一提丹田之气，猛地扑了过去。

可是那姑娘这刹那已为那人以点穴的手法点倒在地，那人回头看了一眼，即以极快的身法，向丛林之中飞纵而去。

江海枫如想追他，并非不能，只是他看见那倒在地上的姑娘，也不知她的伤势如何，自然是救人要紧，就顾不得去追了。

席丝丝虽被点倒，但是并没有整个的躺下去，出手者似有“怜花惜玉”之心，所点之处，只是右腿上一个无关紧要的穴道！

所以席丝丝只是负痛坐地，并未昏过去！

她见江海枫赶了过来，更是紧张的想挣扎着站起，可是每一次刚站起都又坐了下去。

江海枫弯腰自地上把她那支用来对敌的鱼竿拣起来，伸了过去。

席丝丝知道他是不想用手拉自己，要用鱼竿帮自己站起来。

她本不想用手去抓住鱼竿的，因为对方这种做法，显得太冷漠无情了。

可是转念一想，她仍然接受了，勉强站了起来，红着脸道：“谢谢你！”

江海枫看了她一眼，冷冷的道：“穴道解开了么？”

席丝丝点头说：“我自己会解！”

她咬着牙，正想以手去解开膝上的穴道，却见江海枫右手微微向外一扬。一股风力撞在右膝盖骨上，只觉得腿上一阵奇酸，当时那条腿就能动弹了。

当下心中不禁为他这种惊人的内功造诣，惊服得五体投地。

她红着脸又说了声：“谢谢你！”

江海枫冷笑了一声道：“我不要你住在此地，你偏要，现在你看要不是我赶来，可能你连命也没有了！”

席丝丝粉脸又是一红，却甜甜瞟着他笑道：“可是我还是没有死呀！”

江海枫哼了一声，依然是不带一些笑容地问道：“那个人是谁？”

席丝丝噘着嘴，一面揉着她的腿道：“谁知道呀，人家在钓鱼，这家伙从后面过来捂人家的眼睛！”

江海枫怒道：“我不是问你这些，我只问那人是谁？从哪里来的？什么样子？”

席丝丝小嘴噘得更高了，她翻了一下眸子道：“你住在这里的人都不知道，我哪里会知道呀，你这么能，干嘛不去找他呀！”

江海枫怔了一下，紧紧的握住拳头道：“我早晚会察出他是谁，但是我并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这个地方，我决不容许有外人涉足这里，你……”

他瞪着冷峻的一双眸子，席丝丝真要被吓住了。

她没有再说，慢慢低下了头。

江海枫好似仍然不能发泄他内心的愤怒，他冷笑了一声继续道：“你还是快一点回去算了！在这里，我还要保护你，实在很讨厌！”

席丝丝又抬起头，她实在忍不住这口气，不由大声嚷道：“我非不走，我非要住在这里，你有什么权力来管我？你还是保护你自己吧！我不要你保护！”

说着转过身，竟大声的笑了起来，手里的鱼竿也丢了！

江海枫倒有些出乎意料之外，他木立了一会，没有开口说话，也没有劝阻她！

他只发出了长长的一声咽叹，便转过身子离开了。

可是他没有直接回到石洞内，却施出轻身提纵的功夫，在这小岛附近转了一圈，并没有发现什么形迹。

他内心不禁暗暗道奇，回返洞内之后，又细细地回想了一下方才的情形。

虽然当时自己未看见那人的脸，但是他那一身黑色的衣服，以及跳动时的身手，倒有几分和自己师弟秦桐相似，莫非是他不成？

这么一想，他吃惊不小。

然而转念一想，他又把这个意念打消了，因为他绝不相信秦桐会这么无聊，他怎会去调戏一个与自己不认识的少女呢！

继之又想，自己在此修行，并非是避什么仇家，只不过是读书练功，求其安静而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又何必多管闲事。

那个姑娘，她既不听我良言相劝，一定要住在这里，咎由自取，又关我何事！

“我还是练我自己的功夫吧！”

想着遂就盘膝坐好，把师授的吐纳练气功夫，运行了一周天。

渐渐地，他感到明堂空静，心无杂念，不久便入定了。

两个时辰过去，他醒了过来。

却见天色已微微的黑了，这石洞之内，尤感一片漆黑，真可说伸手不见五指！

但是他自服食黑精，勤练夜视之后，一双眸子，已可依稀在黑夜里辨物。

练了一阵夜视，遂点上了那盏羊角灯。

同时他又感到，肚子又饿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阵香味冲鼻而入。

这浓香的气味，比上午那煎鱼的味道更是诱人多了。

这分明是“炖鸡”的味道，香味随着夜风飘过来，真令人垂涎三尺。

江海枫此刻胃空如洗，美味扑鼻，实在是一种莫可抵御的压力。

他再也忍不住，飞快的步出了洞外。

对于那个散布香味的地方，他已是轻车熟路了，所以不需要再找寻，很快的就走到了那里。

他看见几块方石搭成的一个临时灶台中，正红红的烧着柴火。

火上搁着一个砂锅，锅盖是盖着的，但是锅内的东西已熟透了，发出咕噜咕噜滚沸之声，那种诱人的香味儿，正是从那里面传出来的。

在那小帐篷之内的一边，挂着一盏铁线罩子的明灯，灯光把那一小片地方照得很清楚！

帐篷是卷开着的，里面没有一个人，席丝丝不知到哪里去了。

小方桌上已摆好了一副筷箸，另有几张她早已煎好了的饼，放在一个白铁盘内，看起来油酥酥的，似乎比锅里的鸡更加好吃。

江海枫剑眉微皱，他真想马上找到席丝丝，大骂她一顿，然后把她的锅碗给砸了。

可是这些愤怒，在他目光接触到另一钵浓浓的香粥之后，就完全消失了。

那滚沸的鸡汁，溢出锅来，被火一烧，吱吱沙沙，香气更加浓了。

他不由想，这姑娘也太大意了，这边做着菜，人却不知跑向了何处，锅里的汤岂不要熬干了么。

当下他忍不住走上前去，顺手把锅盖揭了开来。

不开则已，这一开，那种浓浓的香味，简直要把他给馋软了！

他左右看了一眼，实在忍不住，心说：“我就吃它一顿，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么一想，就愈加的忍不住了。”

当下他就老实不客气的，自锅内盛出一碗汤，这才发现，锅内所炖的不是鸡，乃是一只大海鸟，看来那白白的肉，似较鸡肉更加肥嫩！

也不禁深深赞叹这姑娘的手艺高明，当下就咳了一声道：“姑娘在么？”

四下连一点回声都没有，好了，现在什么都不用再说了，吃吧！

江海枫大胆的坐了下来，先吃了两张饼，又喝了一碗汤，觉得还不饱，见盘内的饼已剩得不多，不便多吃，便盛了一碗香粥。

正当他端起碗来，要低头去吃的时候，岩石后突然响起一阵格格的笑声！

席丝丝走了出来，她歪着头，叉着小蛮腰，笑道：“好呀，你倒是真不客气呀！”

江海枫不禁俊脸大红，顿时就呆住了，他慢慢地站起身来，红着脸道：“我不是白吃，我可以付给你钱！”

说着就伸手向袋内摸去，可是席丝丝却绷着小脸，皱着眉道：“钱！谢谢你吧，我可不要！”

江海枫冷冷一笑道：“这附近，海鸟多的是，我可以随时捉上一百只送给你！”

席丝丝冷冷的摇了一下头道：“不错，可是那些饼呢，面粉是我由别处带来的，我花了很久的工夫才煎好的，不想倒给你吃了一大半！”

江海枫一时愣住了，他那一向冷峻无情的目光，由于自己的理亏，再也不敢向对方逼视了。

良久之后，他才尴尬的笑了笑，道：“那么……怎么办呢？”

席丝丝微微的一笑，露出一双酒窝道：“你不要急，我倒有个好办法！”

## 第二章 金蝉脱壳

江海枫是一个素知自爱的人，想不到一时为快朵颐，惹下了这么一个麻烦！

这时候，地下要是有一个缝，他也会钻下去！

席丝丝说完了话，笑咪咪的望着他，这可真是“吃了人家的东西嘴软”，江海枫是怎么也硬不起来了。

他苦笑了一下，呐呐道：“什么办法？”

席丝丝嫣然一笑，把椅子拉出一个道：“不要紧的，你先坐下来再谈吧！”

江海枫摇了摇头说：“我不坐，你先说出来，也许我不能办到也不一定！”

席丝丝翻了一下眸子，俏皮的笑道：“当然你能办到，而且很容易！”

江海枫皱眉道：“你快些说吧，我要回去了！”

席丝丝嫣然一笑说：“谁叫你偷吃人家的东西呢，你是一个大侠客，万万没有白吃人家的道理吧？”

江海枫叹了一口气道：“姑娘请原谅，这的确是我不对，现在我决心给你补偿，你就快些说吧！”席丝丝抿着嘴唇笑了笑，说道：“你要教我一手功夫！”

海枫猛地一挑剑眉，可是席丝丝立刻竖起了一个手指道：“只要一招就好！”

江海枫退后了一步，席丝丝涎着小脸，满面渴望的道：“只一招好不好嘛？”

江海枫冷冷一笑道：“我上了你的当了！”

姑娘双目泛出喜悦的光采，高兴地跳了一下，笑着说道：“这怎么能算是上当呢？”

江海枫显然是十分作难，但是舍此又无别法，只得又叹了一口气道：“好吧，你要学一招什么样的功夫？”

那女孩子娇笑了一声，转身入帐，须臾取出了一口长剑，往一边沙滩上走了几步，招手道：“请来这边！”

江海枫极不自然的走了过去，他郑重地道：“我先声明，只是一招！”

席丝丝冷笑道：“当然，一言为定！”

然后她把宝剑抽出鞘来，冷月之下，剑上发出闪闪的青光，由青色光华上看来，这是一口不可多见的利刃。

这倒有些出乎江海枫的意料，他不由赞了一声：“好剑！”

席丝丝高兴的把宝剑递上道：“那么请你细细的看一下吧！”

对于好的刀剑兵刃，江海枫一向是喜欢观赏的，这时他也就老实不客气的把宝剑接了过来。

只见他先拧了一下剑把，剑尖上弹出了一团杯口大小的剑花，遂见他左手指尖又轻轻一压剑的平面，一手握着剑柄向当中一曲，剑身顿时成了一个弓的形状。

然后，他猛的一松左手，寒光一闪，这口剑发出了“呛”的一声脆吟，青光荡闪，如同满空秋萤飞舞！

江海枫不由点了一下头道：“果然是一口好剑，比起苍海客那一口来，要强得太多了！”

他抬头问席丝丝道：“这口剑当有斩金断玉之利，姑娘以前试过没有？”

席丝丝不禁更加钦佩他的眼力，点了点头道：“你说得不错，佩服，佩服！”

江海枫冷冷的道：“如果那苍海客，那一天是用这一口剑来与我较量，我就不敢持松枝接他的招式了！”

说着又低头细细的观赏了一下手上的剑，似乎颇为喜爱，摩娑许久，才还与席丝丝。

他好像无话可说了，当下看了一下天，道：“现在我就传授你一招功夫吧！”

席丝丝一笑道：“我名字叫席丝丝，蚕丝的丝。”

江海枫冷然的道：“我没有问你。”

席丝丝不禁面色一红，可是她多多少少也已了解了对方的性格，也就不把这句话放在心上。

当下娇笑了一声道：“虽然你没有问我，但是我却不能不告诉你，你的名字江海枫，我知道。”

江海枫怔了一下，席丝丝笑道：“这是我由苍海客口中听到的，对不对？”

江海枫忽地转过了身子，说道：“你既无心学功夫，我就走了！”

吓得席丝丝猛地窜前几步，拦住了他的去路，急道：“你不能……不能没有信用啊！”

江海枫皱眉道：“那么你要学什么，快说！”

席丝丝呐呐道：“昨天早晨，你用以对付苍海客的那一手功夫，实在是妙极了，我只要学那一招！”

江海枫呆了一下，那是一招很深奥的剑招，想不到这姑娘竟有这等眼力，由于自己曾答应过她，万无在一个姑娘面前失信的道理，可是这一剑招师父曾关照过不可轻易授人的。当时只觉得好生为难，呆呆的站着，不发一语，席丝丝撇了一下嘴，冷笑道：“我早知道你是不会答应的，算了，我也不学了！”

说着便转身欲去，其实这只是一个做作，但江海枫却未看出，他苦笑道：“我传你就是……”

霍地自席丝丝手中把宝剑接了过来，狂笑了一声道：“你可看好了，这是我师门不传之秘。”

说着目视锋芒又道：“昔日我学此招，我那恩师只演了两次，多赖我自己领会，今日传你，我可多演一次，一共三次，你如天质鲁笨，领悟不够，只能怪你自己，却是怪我不得！”

话一说完，遂见他身形一矮，右手长剑往左上方一扬，整个身子霍地跃起，往前一伏一踉，已落身在另一边。他生恐席丝丝又出言噜嗦，一招方罢，立刻接二连三的，又施了两遍，三遍演完之后，他把手上长剑，向沙面上一丢，哈哈大笑了一声，整个身子飞纵而起，直向他所居住的那石洞之内扑去！

席丝丝连忙追上去道：“喂！喂！我还没有看清楚呀！”

江海枫已到了洞口，回身道：“那只怪你自己太笨，我已演了三遍了。”

说完遂进入石洞之中，心中好不得意，暗忖道：我练了三遍，她自己学不会，又怪得谁来？

想到了方才那顿饭，真可说是自己十年来第一次所吃过的佳味，真是太香了。

那个叫席丝丝的少女，她对我说，她是来自蒙古、新疆，这话也许不假，

因为她一切举止行为，都够大方的，绝不似中原少女那样扭扭捏捏。

再想到方才自己偷食一节，此刻回味起来，可以断定，这完全是她的诡计，而自己竟这么糊涂，上了她的当，不由得有些脸上发烧。

可是那席丝丝的智慧聪敏，却也令他深为折服！

而另一边的席丝丝呢？

她显然是非常的满意了，因为她觉得江海枫对她的态度看来是好多了。

她聪明的头脑，早已把江海枫重复演习的那一绝招牢牢地记住了！

只是江海枫这么快就走，令她有些奇怪罢了。

江海枫离去之后，席丝丝由地上拾起了剑，回忆着方才江海枫演练的姿势，自己试着演习了几遍，虽不如江海枫那么矫健，可大体上是不错的。

插回了宝剑，席丝丝坐在海边，痴痴的想着，她是在想着一个能够征服这个怪人的念头。

她原本对江海枫是好奇多于喜欢，可是现在的情形，似乎是反过来了。

实在说，江海枫那种不苟言笑的神情，刚直的个性，已深深的扣住了她的心。

她想到方才江海枫偷吃自己食物的那个样子，忍俊不禁的笑了。

她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过这么馋嘴的人，那样子好滑稽！

于是，她的脑中又不自禁的想到明天的一份新菜单，她不相信江海枫会忍得住那种香味的诱惑的！

他已有了第一次，就不难有第二次，第三次……

江海枫果然中了她的道儿了。

他是没能力克服那香喷喷食物的诱惑的，只因一餐食物的代价并不高，只需自己随便的教她一手功夫就行了。

席丝丝在这一方面，也不挑剔，江海枫传她什么她就学什

为了满足江海枫日渐求高的口味，这小妞儿可真是挖空了心思。

也真难为她，居然能做到日日迥异，菜色绝不一样，为了实现这一点，她还特别去了一次“登州府”，采购了许多必需的烹饪材料。

日子久了，江海枫就不再那么拘束了。

只是一项基本的原则，他还是没有变更，除了吃饭和授艺的时间以外，他绝不多说一句话，见了面也是冷冷淡淡的，这种情形使席丝丝很为烦恼，可是她却再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去对付他了！

清晨，江海枫在海边徐徐地踱着步子。

他喜欢在这个时候，在海边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并练习半个时辰的吐纳功夫。

望着辽阔的大海，他忽然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惆怅与烦闷！

回想起来，自己这么久的苦练武技，为的是什么？

莫非真的如同师父所说，去做一个平凡的人？

那么这些武艺和才学，又学它做什么呢？

在这个小岛上一晃已是十年了，记得自己来此的时候，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而今，却已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了。

人生到底能有几个十年？莫非我就甘心在此住下去？或者遵从师父所说，离开他之后，另觅一处深山，隐居一辈子？

“不！”他冷冷一笑，自语道：“我不能如此，我要轰轰烈烈的干一下！”

他想着：“我要以这身苦学而成的功夫，为天下剪除一些恶人，我要在

武林之中开创出一番基业……”

想到此，他不禁有些豪气干云，一时血脉贲张，那古井无波的心，整个的为这一突如其来的念头鼓动了，澎湃的浪花，在他的内心翻涌着。

海风把他黑色的头发，吹得散开飘起来，面对着茫茫的大海，江海枫感到一阵莫名的激动，他紧紧的握住双拳，掌心沁出一层汗珠！

席丝丝在远处弯腰拾着贝壳，其实她早已看见江海枫了。

只是她却不敢过来，有时候，她只要远远的看看他，内心就能得到安适。

江海枫在沙岸上走了几个来回，只觉得心血翻涌，有一种难耐的情绪侵袭着他。

这种感觉他是从未有过的，令他意识到，这或许是一种征兆的显示！

于是他在沙地上坐了下来，顺手拾了几枚贝壳，按照师授的“六爻神课”，把这几枚贝壳散在沙地上，谁知他这随意一丢，竟泄露出来一段天机！

他手中的贝壳，系按乾、坎、艮、震、巽、离、坤、休、生、死、陪、杜、景、惊、开等十六子卦像组成！

他一撒之下，众贝壳在沙面上一激而散，成圆形围了起来，独独剩下“生”、“死”二枚留在正中！

江海枫不由吃了一惊，冷冷一笑，心说莫非还有什么磨难要应在我的头上不成？

当下盘膝坐好，默运机智，由卦上的组分阴阳，推算出了一个结果来！

不久他口中“噢！”了一声，徐徐地站起身子，自语道：“这是有违师命的啊！”

一时他紧张的捏着双手，在沙岸上来回的踱着，他是在思索一个平安度过危难的办法，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席丝丝由那一边含笑走过来说：“哟！好雅致啊！我看你在这里走了半天了，有什么心事不成？”

江海枫望着她冷然道：“这小岛即将有大难来临，姑娘，你还是快设法离开吧！”

皱了皱眉头又道：“因为我怕到时候，不能照顾你！”席丝丝眨了一下大眼睛道：“你说的什么呀！什么大难？”江海枫摇摇头道：“对你是说不清的，不过，我忠告你，还是尽快离开这里的好！”

席丝丝怔了一下，遂又含笑道：“江相公，你要以为我是一个怕死贪生的人，那可就大错了！”

江海枫不由又皱了一下眉说：“可是你又何必一定要在这里送死呢？”

席丝丝脸红了一下，羞涩的睨着他，笑道：“有你在这个小岛上，我是不会死的！”

江海枫呆了一呆，他脸上现出一种怒怜交杂的表情，望着席丝丝冷冷一笑道：“你不听我忠言相告，到时必定会后悔的！”说罢转身，直向自己石洞行去，席丝丝看惯了他这般嘴脸，并不以为奇，只是今天的情形，令她感到有些奇怪，因为江海枫虽是冷漠寡欢，却是一个极为正直的人，他从未对自己说过一句谎话。

“那么，他既如此说，又暗示些什么呢？”

当下心内不禁微微动了一下，本想立即就去找他问个仔细，只是又觉不太妥当，忖道：吃午饭的时候，我再好好的盘问他一下就是了！

谁知午饭过去了，晚餐也过去了，江海枫竟是没有走出那洞室一步。

席丝丝实在忍不住，就偷偷走到石洞前面来张望。却见江海枫正自一堆

一堆的整理着他的书籍，一些不要的破旧书本杂物，抛得满地都是。

他看到席丝丝，暂时停止了工作，微怒道：“怎么你还没有走？”

席丝丝不由走进来，她红着眼圈道：“到底是什么事发生了，既然这么危险，你为什么不走呢？”

江海枫正色的望着她道：“谁说我不走？只是我不是现在走罢了！”

“你什么时候走？”席丝丝有些害怕的问。

江海枫冷笑了一声，道：“我要留下来应付这一步劫难，因为这步劫难，可能是因我而起的！”

席丝丝内心也就打定了主意，她笑咪咪的道：“你整理这些作什么？莫非还要带走？”

江海枫露出了他雪白的牙齿笑了，每当谈到他的这些书，他都会情不自禁的笑的。

他说：“这是我唯一的财产，我自然要把它们带走了！”

席丝丝点了点头，从他手中接过一本书，笑道：“那么这个任务交给我吧，也许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江海枫不由怔了一下，他皱着眉道：“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席丝丝看着他一笑道：“因为你的功夫，还没有教完！”

江海枫不由大笑了一声，摇头道：“以后我入了中原，饭菜到处都有，我是不会再教你的了！”

席丝丝把一捆书重重的放到一边，一面用手拍着上面的灰尘，道：“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先顾眼前要紧！”

说着她就蹲下了身子，在那堆积如山的书堆里开始工作起来。

对于这些事情，她显然是很内行的，她把成套的书分别堆在一处，然后把标签放在最上面，再用细的藤条，十字形的把它们捆了一个结实。

江海枫在一边看着，不禁嘉许地点了一下头，他忽然觉得这姑娘是一个非常心细的女孩子。

当下皱了一下眉道：“这么说，你是要和我一起走了？”

席丝丝正在捆书，闻声回过头来，望着他甜甜的一笑道：“你放心，我不会给你添多少麻烦的！”

江海枫沉吟了一会，道：“那么你听着！”他说：“我们必须赶快做一只木筏，把这些书搬上去……”

席丝丝笑道：“我原来就有一只小船，只是小一点罢了。”

江海枫不由心中一喜，点头道：“只要有船就好，大小无妨。”

席丝丝指了指背后的长剑道：“我用这口剑，也可以帮你敌。”

江海枫冷峻的一笑摇头道：“我不要你的帮忙，只要你守候在小舟之中，我退敌之后，自会上船！”

席丝丝茫然的点了一下头道：“听你这么说，好像这事情是真的一样，也好像就在眼前似的。”

江海枫苦笑道：“如果我的判断不错，很可能就在今夜，怎么也不会迟过明天！”

他这句话，不禁令席丝丝呆了一下，她道：“是……是真的？”

江海枫冷冷的哼了一声，自一边石壁下拿起一根红木硬棍，反复的在手上看着。

忽然，他抬头向席丝丝道：“姑娘，请你把剑借我用一用可好？”

席丝丝呆了一呆，立即解下背后的剑递给他，江海枫执鞘抽出剑来，冷森森的剑光，映着他那张英俊而充满愤怒的脸。

他用剑锋轻轻的削着手上那根木棍，不一刻功夫，那根木棍，已变成了一把约有三尺左右长短的木剑，他反复的看了一会，嘴角带起了一丝冷峻的微笑！

现在席丝丝也明白了，她说：“你要用这口木剑来对敌么？”

江海枫并不答话，他把剑递还席丝丝，淡然一笑道：“你要不要看一看，我这口木剑的锋利？”

席丝丝茫然的望着他道：“你要用什么东西来试？”

江海枫朗笑了一声，席丝丝还是首次见他这么开朗过，心内惊异万分。

就见他徐徐向洞外步去，席丝丝跟着他，惊问：“你要作什么？”

话尚未完，忽见江海枫抡剑向半空一劈，“吱”的一声，应声“噗！噗！”落下了两点黑影！

江海枫抚剑微微而笑。

席丝丝不由惊异地走过去，向地上一望，原来是一对大蝙蝠，像是仍未断气，在地上挣扎翻滚着！

江海枫目放精光道：“看看它们的左翅，是否折断了？”

席丝丝再一注视，果见二只蝙蝠俱折一翅，皆在左面，鲜血染红了全身。

这种神乎其技的工夫，真把她惊呆了，良久她才道：“你的剑术真高明！”

江海枫左手抚着木剑的刃口道：“在内功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兵刃只不过是借力的玩艺而已，折叶飞花又何尝不能伤人？”

接着又喃喃自语道：“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事实逼得我不得不伤人，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说完了这句话，把木剑放在大石之上，冷然道：“来，姑娘，我们把这些书，先搬上船去吧！”

席丝丝心中多少还有些奇怪，事情怎会正如他所料想的这么一定？可是江海枫的表情，却又令她不得不信，当下便帮着他，把一捆一捆的书提到海边去。

在大崖石之后，席丝丝拉出了她那艘小舟，江海枫望了那小舟一会，道：“风帆也许太轻了，行驶大海怕是吃重不起！”

席丝丝摇头笑道：“你太多虑了！”

江海枫冷笑了一声，道：“不过若想再换桅杆，这条船势必全要折毁，时间怕是不许可了，只好听天由命吧！”

说着他就疾速的返回石洞，陆续的把余下的书都送到船上。

海面上刮过来很强的风，小船在水面上起伏晃动着，等到书都装上船后，江海枫道：“你现在就把小船驶向那座悬崖之后，那里有一处隐秘的谷口，小船停泊其内绝无风险，午时过后，你只要记住点上一盏红灯，就什么也不必管了！”

席丝丝茫然的点着头，江海枫又冷笑道：“俗云来者不善，敌人既来，绝不是弱者，到时候你千万不可在岛上露面，否则只怕我也救不了你！”

说罢转身而去，席丝丝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和他相处，虽从未获他稍假词色，可是他魁梧的影子、冷漠的性格，不知如何，却始终紧紧的扣住了她的心！

有多少次，她都想离他而去，但总是提不起这份勇气来，只要一见了他

的面，一切伤心的情绪都消失，虽然在他去后，那些幽怨仍然会回来。

在痴望着他的背影消失之后，席丝丝的眼圈又禁不住红了。

两颗晶莹的泪水，偷偷地落了下来！她呆呆地想：“我这么做，值不值得？我为了什么呢……”

可是她仍然擦干了泪痕，把自己简单的衣物打点了一下，放在小船上，然后照着江海枫的嘱咐，把小船徐徐的划向悬崖后面。

子时才过了不久，海面上似乎已经有了动静。

一艘黑白二色高桅的帆船，以极快的速度，正向这座孤岛驶来！

辽东二老朱奇和南怀仁，双双负手踱向船头，明亮的月光照着他们银灰色的头发，他二人皆是一般的穿着打扮，各人都是一身黄葛布的肥大长衫，足下芒鞋，映在船板上的身形，是那么瘦削修长。

在船舱内，另有三人，也都是六旬以上的人了。

其中之一，正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叫苍海客的老人，另两个，却是名震湘鄂的一双巨盗，人称“湘西二鬼”，那个生得尖头尖脑、颌下留有一缕羊须的，人称黑无常尚和阴；另一个左腮上生有肉瘤，黄眉黄须的，人称白无常，姓沙名天九。

他们二人正如他们的外号一样，黑无常，穿着一袭黑绸长衫，白无常则穿着一袭白绸长衫，二人手中各托着一袋水烟，咕咕噜噜的吸着，似乎对此行的任务，全不放在心上。

苍海客走出船舱，向前面孤岛望了一下，不由冷冷的一笑，同时内心也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

他忽然对那个撑船的道：“把灯取下来，快到了！”

撑船的汉子闻言把舱棚上的两盏气死风灯拿了下來，整个的船上，立即显得昏暗了。

所幸天上的月光十分明亮，并不影响行船！

辽东二老中的朱奇，微微一笑，月光正清晰的照着他后脑那根小指粗细的小辫子，像一条小蛇似的拖在他脑后面，他说：“我们这么多人，去对付一个毛孩子，要是传闻出去，可真是露了脸啦！”

苍海客苦笑了一声道：“朱大哥，并非是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个少年却是不可轻视！”

说到此，他几乎连声音都有些发抖了。

朱奇呵呵一笑道：“何至于如此呢？”

白无常沙天九这时也抽着水烟走出舱来，他跟着怪笑了一声，尖着嗓音道：“乔老大，你既然把那雏儿形容得如此可怕，等一会，你就在船上袖手旁观，看我们杀了他，替你把这口气出了好了！”

苍海客老脸一红，尴尬的笑了一声道：“二位不必取笑我，总之，赶走了这个雏儿，这座小岛就是我等的天下了！”

湘西双鬼中的黑无常尚和阴，这时也直着脖子踱了出来。

他走路的姿态，简直活像一具僵尸，那袭黑色的绸质长衫，被风吹得紧紧的裹在他那瘦如人灯似的躯体之上，当真是瘦如鸡肋！

他冷冷的一笑，说道：“大家不可轻敌，乔老大不是一个冒失的人，他既然把那小辈形容得如此厉害，我看定必是有一手的，还是慎重一些的好！”

他的话，倒是获得了辽东二老中南怀仁的同意，他点了点头道：“尚和兄说得不错，此人既敢以松枝接乔老弟的宝剑，可见是有相当内功的，万万

不可小视！”

苍海客乔昆轻轻的叹息了一声，他怕丢脸，并没有把自己宝剑被碰出缺口的事说出来，否则这几个人定会更加吃惊的！渐渐的，帆船距小岛愈来愈近了。

湘西二鬼打量着这座荒岛，沙天九哼了一声道：“老乔的眼力果然不错，我们如果能在此寻得一个安身之处，用以掩护……那些鹰爪子（官人），就是找死也是找不到的！”

乔昆不知为何，只觉得有些心惊肉跳，可是每当他想到还有四个人在自己身边时，他的胆子又壮了起来。

想到三次败在江海枫的手下，那种仇耻使他全身的热血都怒涨了。

他想：“难道我们五人合力，尚还不及他一个少年么？那也未免太不可能了！”

想到此，他冷冷的一笑，作了一个靠岸的手势，那艘双帆船就向岸边拢近。

湘西二鬼双双把水烟袋放在桌上，南怀仁却把黄麻布的一双大袖子挽了一下，目射精光的道：“我们这么多人，不能一起上，这么吧……”

他摸了一下小胡子，接着道：“由兄弟我打头阵，要是不行，你们再接着上！”

湘西双鬼全都点头，沙天九嘻嘻一笑说：“南兄上了手，我们可是用不着了！”

南怀仁一甩脑后那条小辫子，冷冷的道：“沙老九，你可别捧我，乔老弟既吃过亏，我南怀仁也不见得就比他强！”

又翻了一下眼睛，哼了一声接道：“总之一句话，咱们大伙来了，都别闲着，这小子就算他是个铁人，咱们也得把他给拾掇躺下！”

苍海客乔昆见他二人为了争功斗胜，辩起嘴来，心知他二人武功均不可轻视，而且为人极为量窄，生恐因此伤了和气，当下忙笑道：“南老哥说的对，今天大伙来了，就不能叫那姓江的小子再活着，咱们这么些人一起上，势必打草惊蛇，南老哥先打头阵，咱们在外监视着，那是最好不过的事，就这么办！”

说着用手拉了白无常沙天九一下，并使了一个眼色，那意思是请他不要再说了。

可是湘西二鬼，一向是为人尖阴，心性最窄，这沙天九尤其是一个软硬不吃的家伙。

他初听乔昆告诉他这件事的时候，就对岛上这个无名的少年，存了轻视之心。

因此，他已打定主意，要凭自己一双奇形兵刃“日月双轮”，独自把江海枫败在手下，以抖一抖威风！

却想不到那辽东二老中的南怀仁，竟和他存同样的心思。

他话还未出口，南怀仁却已抢先出头，当然他心里满不是味儿。

此刻见苍海客言下，更似有偏袒南怀仁的意思，不由就更不高兴。

他两道秃眉霍的一扬，脱口而出道：“这是什么话，你乔老三要是心里压根儿就没有我兄弟，干脆就别拉我兄弟来！我兄弟既来了，可不能跑龙套！”

乔昆万万没有想到，这白无常沙天九，竟是这么一个难对付的主儿。

当下不由被他这几句话说得脸上一红，马上赔笑道：“沙老哥哥你这是什么话？我乔昆天大胆子，也不能得罪好朋友呀！得啦，四位老哥不都是来帮小弟我一个人的吗！还请彼此包涵一些吧！”

辽东二老中的南怀仁，为沙天九那番话说得也是脸上直变色。

所幸他拜兄朱奇，是一个明白大体的人。

他嘿嘿笑了两声，对南怀仁道：“二弟，你这是何必呢！沙老哥日月双轮之下，准能把那个小辈给拾掇下来，我们还是暂时作壁上观好了，你又争些什么？”

说着他又笑了一声道：“沙老哥，就这么说，你先上，咱们在后面给你接着！”

南怀仁见自己拜兄已如此说，自是不好再说什么，当下冷冷的一笑，退后了一步，不再多说什么。

白无常沙天九满肚子的英雄主义，虽觉朱奇的话有些刺耳，但是他自信手中这对日月双轮，曾经打遍了三湘两湖，从未遇过敌手，就不信这无人的小岛上，一个无名的少年，能逃出自己手下！

他久知辽东二老这老兄弟两个，各人自负一身奇功，根本没有把自己兄弟二人看在眼里。

正因为如此，他才安心，要在他们眼前展示一下自己手上的功夫，好令他们对自己兄弟二人刮目相看。

所以他听了朱奇一番话后，非但不怒，却嘻嘻一笑，说道：“朱老儿，你可别捧我，当心捧高了摔了我的腿！就是这么着，我先上，我要是不行了，你与南老二再接着上不迟！”

说着对南怀仁一笑道：“二哥，你多包涵，兄弟我好几天没动家伙了，没别的，手有点痒，咱们这是自己兄弟，你可别生我的气！”

南怀仁冷冷一笑道：“沙兄你太客气了，其实我要是知道你想动手，我也就不放什么屁了，凭你沙天九手下一对日月双轮，什么天大的事办不了，更不要说一个未学后进、不知死活的小小后辈了！”

白无常沙天九冷哼了一声道：“二哥你别骂我，咱们是少说风凉话，手底下见分明！走！”

说罢一拉那袭长可及地的白绸子长衫，就像是一片白云似的，飘身下了船，站在岸边的沙滩之上。

辽东二老中的老大朱奇，跟着腾身而起，翩翩如一只海鸟，也上了岸。

随后各人，也都陆续下了船。

他们的身法，都极为轻巧，五人之中，那苍海客乔昆，看起来，还要算是最弱的一个。

上岸之后，那苍海客乔昆压低了嗓子道：“我看，咱们散开吧，由我先同沙老哥上前如何？”

朱奇点了点头道：“就这么说，你们去吧！”

他说完话，一双大袖霍地一分，身形如秃鹰般的腾起，起落之间，已隐身在暗处。

黑无常尚和阴，却以冷沉的声音，关照他拜兄沙天九，道：“我和你一块去吧！”

沙天九回头翻了一下眼道：“不必，你也不相信我么？”

尚和阴冷然道：“你要小心，依我看来，他一个少年，如无超人的武功，

岂能一人独自居住在这无人的海岛之上？”

沙天九知道自己这位拜弟，虽也与自己一样的手黑心辣，但平素行事，却较自己稳当得多。

当下略一犹豫，冷笑道：“我是恨那辽东二老没把我兄弟看在眼里，所以才要争这一口气，你既也不放心，就暗随在后好了。”

尚和阴尖削的面容，未作丝毫表情，闻言之后，只一闪身，已退后了丈许以外。

南怀仁也早已隐入了暗处，看起来，这时沙岸上，只剩下了苍海客乔昆和白无常沙天九二人了。

乔昆不知如何，内心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感觉，他顿了顿，苦笑道：“老哥，不是说着玩的，那小子确实不容易对付，你千万大意不得！”

沙天九狂笑了一声，吓得乔昆用力的抓了他膀子一下，沙天九才突地停住了笑声，问道：“干什么？”

乔昆左右看了一眼，道：“小心呀！我的老哥哥，我倒不是怕他别的，是怕他听见了。这小子精得很，这附近地理又比我们熟，他要是找个地方一藏，咱们就是找一辈子也找不着了！”

这几句话，倒真把沙天九给吓住了。

他马上沉下声音来，道：“就在这附近么？”

乔昆用手指了一下道：“看见没有？一过那座石峰就到了！”

白无常沙天九点了点头，月光之下，只见他脸上那个鼓出来的肉瘤子直发光，挂在胸前的那把黄胡子被风吹得散了开来。

他仰着脸，转着一双发着亮光的眼珠子，过了一会，才点头喝一声：“来！”

喝罢一弯腰，身形窜了出去，就像是一支白色的弩箭一般，一霎时已栖身于那座峰头之上。

乔昆虽也跟踪而上，可是他的身形，显然是慢得多了！

上了峰头之后，就可清晰的看见另一边，那凹进的谷口，平静的黄沙……再往前，更可依稀的看见有两棵大大的柳树影子！

乔昆指了一下说：“就在那柳树的后面。”

说着他咬了一下牙，仿佛又想到了以往三度受辱的情形，他说：“我先去把他诱出来，老哥，你可要马上给我接应，时候一久，我就难免要出丑了！”

白无常沙天九冷哼了一声道：“你去吧，我要是叫他在我日月双轮之下走上了二十招，就算我输给他！”

乔昆怔了一下，这话听得他甚不舒服，心道：你也太狂了。

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沙天九功夫到底如何，自己和他虽是认识已久，却也并不十分清楚，也许他手底下确实有点功夫，否则他怎敢如此轻敌？

这么一想，内心不禁十分高兴，同时更想到，纵然他不是那江海枫的对手，后面还有辽东二老和他拜弟黑无常尚和阴接着，这几个人，都是盛名如雷的一等高手，谅他江海枫一个人，就是再厉害，也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

苍海客想到这里，胆气更壮，当下向白无常沙天九点了一下头，身形陡地拔起，一个俯冲，正好落在那两棵垂柳的正前方。

他向前走了几步，刚要出声，忽然自洞内传出了一阵冷笑之声，道：“乔昆，你这老儿，果然是你，我候你们多时了！”

苍海客一听是他，顿时自脊椎骨里沁出来一阵冷汗。

他不自禁地一连退后了两步，只见江海枫徐徐自洞中步了出来。

他手上拿着一支木剑，以之轻轻点着沙地。

出洞之后，先望着乔昆微微一笑，只是这种笑容，也和以往大不相同，可怕极了！

他目光向一边的峰头看了一下，徐徐地道：“那位朋友，也请下来吧，不必掩藏了！”

乔昆嘿嘿一笑道：“既然你看见了，那更好，江海枫，今天才是我们争生死存亡的时候！”

江海枫忽地朗笑了一声，哗道：“你也配？”

乔昆老脸一红，道：“我固然不是你的对手，但是……”

话方至此，沙天九发出了一声尖啸，整个身形陡地拔了起来。

在空中一起一伏，不前不后，正落在了乔昆身边，沙地上只微微地扬起了一小片沙子。

他落地之后，双手抱了一下，桀桀的冷笑道：“久仰阁下盖世武功，沙天九特来拜访，就便请教阁下两手功夫！”

江海枫对来人这种奇形怪貌，丝毫不惊异，他只是淡淡地一笑道：“海枫不过是借地苦修的一个寒士，奈何四方的英雄，偏是容我不得，一再的逼迫，不知是何居心？”

沙天九自江海枫一出来，就全神贯注在他身上，见他精华内敛，态度从容，出言不亢不卑，就知道这个年轻人，果然不同一般！

此时闻言尖笑了一声道：“我沙天九纯粹是来讨教功夫的，胜败倒是无所谓，比完了我扭头就走，莫非是阁下认为沙某不堪承教么？”

江海枫眼光在他面上扫了一下，所谓观其面已知其人，冷冷的一笑道：“只怕没有这么容易吧？”

白无常沙天九秃眉一竖，那白果似的一双怪目连连的翻动，桀桀的笑道：“时间不早，阁下还是识相些，咱们就手底下见高低好了！”

江海枫点了点头，看了苍海客乔昆一眼道：“怎么，你也有兴趣一块来玩玩么？”

乔昆嘿嘿一笑道：“沙老哥已足够把你打发了，小子，你死在目前，尚敢如此狂傲，真是不知死活的东西！”

他忽地把身形纵了出去，立在数丈以外的沙岸上，大声道：“沙大哥，这个地方宽敞，你来这里打发他吧！”

白无常阴险的对江海枫一笑道：“请——”猛地一塌腰，已倒纵到那片沙地之上。

接着猛然一个回身，正想举手相招，却听身后一声冷笑道：“这地方果然不错！”

沙天九倏又回身，却见江海枫，不知何时，竟已站在了自己身后，气态雍容，眉宇之间现出一种不怒自威的神气。

如此快速的身法，直把个狂傲的沙天九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以他的身手，竟未能发现对方是怎样进身的，要按举手过招来说，只此一端，自己已算是输了一手了，这教他怎能不惊不骇？

当时他几乎呆住了！

所幸他那种僵尸般的样子，平常看起来像是在发呆发怔，略一惊怔之后，跟着就大声的狂笑了一声：“姓江的，你不必犹豫，尽量把你身上的功夫施

展出来，看看能奈何我沙天九不能？”

他说着怪目频翻，注意着对方的动静。此人对敌，一向是诱敌先发，他却在一边冷眼观察敌人的套路，趁隙取胜。

可是江海枫早已洞悉他的阴险，他淡淡地一笑道：“海枫对敌，向来是不发先招，你如俱怕，请自便，我决不拦阻！”

说着仍然是两只手轻轻握着那口木剑的把柄，以之立在身前，大敌当前，他似乎丝毫也不放在心上。

白无常沙天九至此，那僵硬的身子，也不由瑟瑟的抖了一下，厉哼一声：“好！”

身形陡地纵起，在空中将落未落之际，一双怪爪已自抡起，劈出了两股强猛的劲力，直向江海枫身上击来！

却见那停立在沙地上的江海枫，毫不着急，只把左足迈出了半步。

上面身子微微向前一矮，手中木剑由下往上，轻轻的向右侧一拨。

说也奇怪，沙天九那么快疾的一招攻势，吃他如此一来，竟变得一副手忙脚乱的样子，不待双掌完全劈出，猛地就空一滚，飘落在七尺之外！

他站定身子之后，面色狰狞得活像是一具噬人的僵尸，抖动了一下道：“好小辈，你这些障眼的巫术，可是瞒不过我，待我露两手厉害的功夫给你看看！也叫你小辈长些见识！”

在他说这些话时，江海枫仍然是手握木剑，以之拄地，面上微微的笑着，不带一些惊慌神态！

这多年来的静中领悟，令他深深的体会到“以静驭动”这四个字的诸般妙用。

沙天九口中虽如此说着，内心未尝不在吃惊，因为方才江海枫木剑取势，分明是已看穿了自己那一式掌招的软处，自己如不即时自退，只怕一上来，就要败在他那木剑之下了。此刻想来，他犹自有些心惊肉跳！

他自进入武林数十年来，会敌何止千百，但像这么文静的对敌态度，却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这时不禁暗悔自己不该一时好强，来打这第一阵，如败在这无名少年的手中，自己今后，还有什么面目再在武林中混？

可是时至今日，一切也都说不得了！

这怪癖的老人，二次扑身而上，离江海枫身形尚有五六步的距离，忽地往右一个旋身，直向海枫左肋上连掌击来！

不等到掌力贯出，猛然又向左一个反扑，这种声东击西的手法，施展得极为利落，简直快若旋风。

身形一转过来，右掌这才猛地实吐出来。

他用的是一手“白云探手”，五指紧并着，内力齐逼指尖！

这一手如让他击中，慢说是江海枫血肉之躯担受不起，就是一方坚硬的青石，也鲜有不触指粉碎的道理！

可是事实出人意料之外，如此厉害的身手，在这个少年人的眼中，似乎是稀松平常。

只见他木剑平出，极为巧妙的划了一个半圆形圈子，如封似架的向外一推！

沙天九那么充满自信的一招“白云探手”，却不得不临时撤了回去。

因为江海枫木剑所圈划的部位，正是他探出的上身，最感虚弱的一环——右肋下三分处的“桑门穴”上。

白无常沙天九这才真正的体会到了对方的厉害，也难为他那种进得狠退得也快的身法，只见他尖啸了一声，在空中猛然一矮身形，如打在岩石上的浪花一般，倏地反卷了回去。

如此一来，沙天九脸上可是有些挂不住了。

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怪笑道：“好小辈，这可是你自己找死！”

说着后退了一步，身形微微向下一矮，就势伸手向那长可及地的白绸长衫之内一探！

只听“叮当！”一声交鸣，再看他手上，已多了一双乌黑色的怪状圈子。

两圈一大一小，通体黑色，但在钢圈四周，却是一圈闪着雪白光亮的刃口，这是一对极为怪异的兵刃，在兵刃谱中，它是属于外家兵刃！

沙天九日月双轮拿在手中，向天空扬了一下，然后在胸前互一交接，发出了“当”的一声，怪脸上，霎时变得极为狰狞。

他狂笑了一声道：“小辈，你敢接我这一对玩艺儿么？”

江海枫冷笑了一声，扬了一下手中木剑，道：“你不亮兵刃，尚可多活些时候，既亮出了兵刃，你的死期到了！”

说完这几句话后，他那双闪闪放光的眸子，显得更为灼烁了，死死的注定了沙天九的身上！

白无常沙天九不知为何，竟会打了一个寒颤，他又狞笑了一声道：“我们就看一看是谁死期到了！”

说着，身形陡然向前一跃，只用右足足尖，轻轻点着沙面，右手日月轮突地向前一送，用那锋利的雪白刃口，向海枫胸前划来！

这老儿果然武技不凡，动起手来，十分灵活。

当他看见江海枫昂然的身形，毫不移动时，他就知道自己这一招是打空了。

于是他用力的向后一夺日月轮，身形如风一般的旋了半个圈子，正好到了江海枫的左侧。

接着就听他厉声大吼道：“去吧！”

日月双轮一前一后，带起两圈耀目的冷光，直向海枫肋下推击过来！

江海枫木剑倏地一按，整个身子拔空而起，日月轮带着一阵呼啸，由下滑过，看来是险到了极点！

沙天九想不到这么快的手法，仍然走了空，对方的反应委实够快。

当下他硬行往前一上步，推出的双轮，化为一招“举火烧天”，霍地向头上一举，直向江海枫双足撩去！

只听“当”的一声，海枫的木剑磕在他的双轮之上。

借着这么一磕之势，江海枫那拔起的身子，有如狂风败絮似的，掠出了丈许以外。

他足尖一点沙面，身形毫不犹豫，如怪蛇一般的转了过来，掌中木剑挟着一股凌厉的劲风，由上而下，快同电闪星驰一般的，直向沙天九迎上前的身子直劈了下来。

时间、部位，都拿捏得那么巧，他就像是背后生着一对眼睛似的。

白无常沙天九不禁大吃了一惊，总算此老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物，当下他倏地振臂扬肩，双轮交叉着向上一迎，二次兵刃交接，发出了“呛”地一声巨响。

那么锋利的刃口，非但未能把对方木剑斩断，反震得他二臂一阵酸麻，

掌中钢圈，也暴热得如同火炙一般。

沙天九到了这时，才知道这个少年果然身负一身超然奇技，无怪乎苍海客提起他来那么的胆战心惊。

可是江海枫自出得洞来，即已安下了心，决不使来犯者生还一人！

他那口木剑往下一按，身形再次如黄鹤一般的弹了起来，沙天九空有一身功夫，不知怎么，竟是一招也递不上去。

这时他见对方身形跃起，哪里还敢怠慢，双足在沙面上一滑，用“邯郸学步”的身法，错前七步，正逢着江海枫身形翩然下坠。

沙天九认为机会不再，狞笑了一声，双轮一碰，发出了噪耳的一阵叮当之声，一前一后，“巧打天星”，直向江海枫落地未稳的身上打去。

招式快劲有如惊雷奔电，双轮一上一下，一奔五官，一奔小腹，月牙的刃口，映着月光，发出两弯夺目冷焰。

江海枫剑眉一挑，身形猛然一矮，那口木剑平胸而出，待到中途，霍的暴出了两股剑影。

沙天九那么快的招式，仍然为他木剑磕了开去，一时门户大开！

这位纵横一世的湘鄂巨盗，到了此时，已吓得面色惨变，口中“啊”的大叫了一声。

他拚命的一踹沙面，以“金鲤倒穿波”的身法，向后猛的倒窜了出去。

可是江海枫已不再容他逃开了！

沙天九身形方倒窜出了丈许，便见眼前黑影一闪，对方一口木剑已直向自己面门上点来。

他刚想就空一滚，然而还未容他身形转动，一股冰寒之气，已宛似一支冰箭一般的直入眉心。

沙天九只哼得半声，身子已“噗”地倒卧在沙地之上。

同时间，一旁暗处发出一声尖叱：“小辈敢尔！”

“嗤”地一声，一支丧门钉，直向江海枫面门疾射而来。

江海枫狂笑了一声，突出左手，以中食二指向前一探，已把这支迎面而来的暗器类在指缝之中。

他的身子，并不因而少怠，像一片狂风下的落叶一般，飘了出去。

暗影中，一左一右，同时飞扑过来两条人影。

那是黑无常尚和阴和苍海客乔昆，他二人自不同的方向，在沙天九遇险的一瞬间，突地纵身而出。

尚和阴手足情深，打出了一枚丧门钉，见拜兄倒卧沙滩，以为只是被迫如此，却没有想到，他这位形影不离、共生死同患难数十年之久的兄弟，已是一命归阴，永远也不会站起来了。

尚和阴在暗中看出了这少年果然是一个极为棘手的人物，早已为拜兄担心，正想待机而出，双战对方一人，却不料晚了一步，他这位拜兄被对方木剑所贯出的冰寒之气，刺中眉心，已经作古了。

尚和阴使的是一口蛇形剑，在暗器一出手的同时，已然掣在手中。

他口中又怪叱了声：“小子你是找死！”

手中剑猛的向前一抖，直向江海枫右肩头猛扎了过来。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却听苍海客乔昆发出了一声沙哑的吼声：“不好了，沙老哥死了！”

尚和阴剑已抖出，闻声，直如当头着了一个焦雷！

他猛地把剑向回一拧，身形狂飘而退，落在乔昆和沙天九的身边。

他抖着声音道：“他……怎么了？”

乔昆几乎已经傻了，呐呐的道：“二哥……他……死了！”

尚和阴身形一踉，几乎倒地。这时由崖顶上，又掠下一条疾快的影子。

这人一身黄麻的大肥衣裤，自高峰上落下，带出了噗噜噜的风声。

身形落地之后，双手连摇道：“住手！住手！”

尚和阴由地上一跳而起，悲恸的道：“南二哥你让开，我拜兄死了！”

甫自落地的南怀仁闻言也似大吃一惊，怔了一下道：“死……了？不可能吧！”

乔昆这时真是胆都吓碎了，他喃喃的道：“奇怪的是他全身无伤，不知是何处致命！”

尚和阴惨笑了一声道：“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说的……”

他瞪目欲裂的望着远在丈许以外的江海枫，用手中蛇形剑一指道：“小子……你好辣的手，我拜兄究竟与你有多大仇恨，你竟下此毒手？”

他说着身子猛地纵出，蛇形剑一抡，直向江海枫咽喉点来。

江海枫一声冷笑，冷峻的目光，向三人很快的扫了一眼，木剑“呛”一声架出，尚和阴的身子立即踉出了三四步以外。

一旁辽东二老之一的南怀仁，又大叫了一声：“尚兄先慢下手！”

尚和阴回过身子，狞笑道：“你莫非还要同他讲和不成？”

南怀仁上前几步，小声道：“尚兄，此人武技高不可测，不是我老头子说句泄气的话，你我几人，没有一人是他的对手……”

尚和阴冷冷一笑说：“那么，我大哥……”

南怀仁头更低下了些，小声道：“你不要急，这件事以我看只可智斗，不可力敌！”

“你的意思是……”

南怀仁冷冷一笑道：“先由我上前与其搭讪，你可乘其不备……”

尚和阴闻言怔了一下，南怀仁尴尬的道：“事到如今，也不必再顾虑许多，否则令兄的仇只怕……”

尚和阴咬了一下牙，点了点头。

南怀仁偷眼一瞧江海枫，却见他兀自立在丈许以外，手中木剑插在沙地上，脸上不喜不怒，但是那双闪闪发光的瞳子，却注视着这边，毫不旁瞬。

辽东二老中的南怀仁，绰号人称“黑妖狐”，为人最为阴险，所练毒砂掌已有八成火候，只是今夜，当他于暗中偷偷窥看到这个少年人的功力之后，他整个的心就全凉了。

这老儿心机一动，乃想出了偷袭的毒计，但他更知道，即使偷袭，也是要冒相当危险的。

所以他才激使黑无常尚和阴，叫他去冒险犯险，自己则见机行事。

他干咳了一声，上前一步，抬了一下拳道：“这位少侠客，功力果是不凡，老夫深为钦佩，不知阁下师承何人，是否可以见告？”

江海枫冷冷一笑道：“你又是谁？”

南怀仁又向前走了两步，他的身子，正挡住了对方的视线，在这时间里，尚和阴却疾速的隐身到暗影之中。

南怀仁嘿嘿一笑道：“小哥儿，你也不必问我是谁啦，说起来咱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仇，即使有，也并非是无可化解的，是吗？”

说着他指了苍海客乔昆一下道：“不都是为了乔昆大哥吗？现在老夫我愿给你们两家做一个调解人，从今以后……”

他干咳了一声，又接道：“咱们非但不是仇人，而且或许会成为朋友呢！我说小兄弟，你的意思到底是怎么样呀？”

江海枫一时也弄不清这个老人弄的什么玄虚，只觉得自己刚才下手过重，伤了一条人命，心中甚是后悔。

因此，当他听了南怀仁之言后，虽有些疑心，但是内心却不免动了一下。

他微微的冷笑了一声说：“这是你们咎由自取，又怪得谁来？我在此岛静修，与你们本无牵连，你这老头儿既如此说，我自然同意。”

说着他扬了一下木剑，道：“你们即时离开，我决不赶尽杀绝。”

江海枫说到此，两弯剑眉倏地一扬，双眸内，泛出了灼灼光彩。

南怀仁不禁心中一紧，他倒是真的有些心虚了，可是此老也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物，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他往往是不择手段的。

他咳了一声，又往前走了一步，道：“小兄弟，你这么说，未免太见外了吧，老夫实在是一番好意……”

江海枫不由一瞪双目道：“你不必多说，我并不想交你们这几个朋友！”

又挥了一下手上的木剑，冷笑道：“快走！”

南怀仁小眼一翻，嘿嘿笑道：“小兄弟，你的火气太大了！”

江海枫正感不耐，准备出言呵斥，忽然觉得脑后起了一阵金刀劈风之声，顿时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只见他上身突地向前一滑，木剑紧贴着沙面，向后上方一个疾旋，身形已如惊雷骇电似的转了过来。

这一式身法，施展得太快了。

就连那惯施快手法的黑妖狐南怀仁，也没有看清楚他是怎么转身的。

可怜那暗中来袭的尚和阴，暗袭不成，反而陷于险境！

他的蛇形剑，本已破空递出，直劈江海枫后脑，身子则是头下脚上，成一直线的飞扑过来。

眼看就将奏功，正自狂喜，怎么也没有料到，对方转身出剑，竟是有如神助一般。

时间、部位，毫厘不差。

尚和阴只觉眼前白影一闪，对方木剑已自临近了胸前的“心坎穴”！

他不禁大吃一惊，连忙一提丹田之气，霍的一个疾转，要说起来，他这种身法确是够快的了。

可是只怪他所遭遇的这个对手，武功太高，太不可思议了。

尚和阴身形尚未转及一半，对方木剑竟是快同电光石火一般的追了上来。

硬是不偏不倚，正好点在他的“心坎穴”上。

黑无常尚和阴，身在空中，只觉得突地一冷，激凌凌打了一个寒战，连“唉呀”都未能喊出，便自空中坠了下来。

他手中还紧紧地抓着那口蛇形剑，疾速的抖动了几下，在沙地上划了一个半圆的圈子。

就这么，他面朝下的趴在沙地上，一动也不动了。

南怀仁和一旁的乔昆，目睹此状，不禁吓了个魂飞魄散！

尚和阴身上练有所谓的“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这个他们是知道的。

然而被对方一口木制的剑，轻轻的点了一下，竟就丧命，由此看来，这

叫江海枫的少年人，确是具有匪夷所思的功力了！

他二人可都不是笨人，惊魂略定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跑”！

只见他二人，双双地纵起了身形，一左一右的直向两个不同的方向遁去。

江海枫狂笑了一声，身形如脱兔似的猛地拔了起来，一起一落，弹指之间，便是寻丈。

他的身形往下一落，正好到了苍海客乔昆的背后，乔老儿显然也已经发现背后有人了。

一时之间，吓得面无人色。

人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勇气也就不得不提起来，作困兽之斗。

乔昆此刻的情形正是如此，他大吼了一声：“好小辈！”

声出人转，手中剑带起一阵轻啸，拖着匹练似的一道白光，直往江海枫身上劈了过来！

他目光中，看到了对方那张苍白英俊的脸，似乎距离自己不及一尺。

从对方瞳子里所泛出的那种冷亮的光芒看来，对方似乎是真的怒了。

乔昆再也顾不得许多了，成败在此一举，左掌在同时也贯足了内力，以“小天星”掌力，狠命劈出！

江海枫朗笑了一声。

这个年轻人，似乎真有鬼神不测的身手，在这么急迫的时间里，他仍是那么从容。

他先抬起那只没有握剑的左手，是那么的巧、快、准！正好搭在乔昆的右手脉门之上。

虽然乔昆用足内力，仍是不能移动分毫。

他那口木剑，这时只微微的向上一挺，看起来像是一挑。

只不过起落之间，木剑的剑尖，已点在苍海客乔昆的咽喉喉结之上！

苍海客乔昆发出了“格”的一声，身子转了半个圈子，“扑通”一下，就倒了下去。

他和湘西二鬼黑白无常落了同样的下场，一时气结喉封，一命呜呼！

那辽东二老中的南怀仁，身子虽已远纵了出去，可是他却无时无刻不在留神着背后。

乔昆所发出的喝叱之声，他自是听见了，乔昆倒下去，他也看见了。

他一生之中，会敌无数，杀人如麻，也只有此刻才感到了“怕”字。

在惊骇万端中，他探手摸出一把铁莲子，以备万一之用，同时足下更加快了。

他以极快的速度，直向崖后扑去！

因为他知道，帆船正停泊在海岸边上，那么，只要自己上了船，这条命大概总可以保住了，也许拜兄翻天掌朱奇，正在船上候着自己，兄弟二人，就算是敌他不过，逃命总还有希望的。

当他飞快的身子，正由崖上飘身而下当儿，他听到了一声长啸。

那声音也是由崖上直坠而下，带着一条修长的影子，直向崖下坠了下来。

黑妖狐南怀仁吓破了胆，他猛地一拧腰，叱一声：“着！”

铁莲子以倒摔阴耙的手法，全数都打了出去，夹着一阵疾啸之声，黑压压一大片，直向江海枫全身罩了过来。

这种打法，正是武林中一种绝技，名唤“巧打满天星”，尤其是南怀仁惊吓之下，这一把铁莲子，可是用足了十成的功力，每一枚暗器上，都充满

了劲力，天空中汇成一大片哨音。

南怀仁暗器出手，身形却是不敢丝毫停歇，疾起疾落的直向海岸边那艘黑白二色的帆船上扑去。

可是他的身子，几乎扑到了海边，却听得背后发出了一声冷笑道：“好厉害的暗器！老儿，你走不脱了！”

南怀仁到底身手不凡，在如此紧张的情势之中，犹能保持着基本的反应。

只见他右脚往前一跨，整个身子猛地向前一倒，好一招癞驴打滚。同时间，顺手扬起了大片沙子，直向江海枫全身上下弥盖过去！

江海枫倒没有想到他会有这么一手，猛然一点足尖，后退了丈许。

南怀仁于这千钧一发之间，就像是一只为猎人紧追下的狐狸一般，只一窜，就上了那只帆船的船头，大声招呼道：“快！开船！”

那个船夫不知所以然，闻言吓了一跳，他是湘西二鬼手下的一名小盗，平素在水上负责打探买卖，为人很精灵。这时他看清了是南怀仁，往一边一跳，操起船篙就向岸边点去！

可是就在这时，一条人影自天而降，这人手持木剑，只说了一声：“敢！”

那船夫惊慌之下，倏地举起长篙，向江海枫当头打下，可是对方只用木剑向上一格，只听得喀嚓一声，那支长篙已是一折为二。

船夫吓得回头就向船尾跑，口中大呼道：“南大爷救……”

一个“命”字尚没有喊出来，江海枫已自背后赶上，一剑将他刺倒船上，顿时就了了帐！

逃到船尾的南怀仁，刚捞起一支长篙，正准备用力撑船，见情知道不好。

他用力的丢下了长篙，狞笑了一声道：“小辈，你逼人太甚了！”

只见他右手往腰内一探，随即“黑虎伸腰”似的向上一抖。

噗噜噜一阵惊风之声，再看他手中已多了一支银色的“梭子枪”。

枪身是由十二节梭形钢块联接而成，梢端那一节，为蛇的尖头形状，略一抖动，发出叮当一阵震耳脆响。

黑妖狐南怀仁梭子枪到手之后，似乎也知道再想逃命已不可能了。

他是安心要与对方一拚生死，当下右手一撩垂下的衣裳大襟，以“海燕掠波”的轻功绝技，自船尾向船头窜了过来。

同时口中厉叱了声：“纳命来吧，小辈。”

声到人到，人到枪也就到了，十二节梭子枪，以一招“拨风盘打”，向江海枫头上猛砸了下来。

江海枫容得他枪尖临到顶上不及一尺，这才一领右手木剑，向他第一节枪身之上找去。

南怀仁此刻已成了惊弓之鸟，哪里敢让他木剑挨着自己枪尖，他嘿嘿的一笑，右手猛的向回一带，呛啷一声，已把梭子枪给撤了回去。

第二次进招，梭子枪施了一招“浪打金舟”，枪身上下，唏哩哩的夹起一阵响风，直向江海枫上胸抽打了过来！疾快威猛已极。

从动手过招上来说，南怀仁这一连两招，确实是相当的惊人了。

可是“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今天他算是碰到厉害的人了。

南怀仁一枪方自递出，江海枫身子就如同纸人似的一阵急转，旋转中，一伸手，“噗”的一声，已操在南怀仁的第三节枪身之上！

跟着他右手木剑，紧紧贴着对方的枪身，向外一展，叱了声：“放手！”

南怀仁若不松手，一只右手可就别想要了。

可是这老儿竟是硬朗得很，他绝不甘心就这么服输在一个少年手下。

只见他左手倏地向外一推，将其浸淫达二十年之久的内力“小天灯火”尽数逼运掌心，指尖向上一挑一扬，叱了声：“打！”

一股炙热的气功，可就如旋风似的撞了过来！

### 第三章 黑山白水

这位辽东二老中的南怀仁，在盛怒之下，击出了一掌，认定对方如敢不撒手，定然会在他掌下负伤。

可是他又猜错了。

就在他掌力方自吐出一刹那，江海枫整个的身子，就像是拿大鼎似的，突地倒立了起来，起势极快，可是他的双手，仍然是原势不变。

南怀仁这一掌可是整个的打空了，非但如此，他身子由于出掌太猛，竟不由得向前一冲，待他欲拿桩站稳时，江海枫的木剑，已削到他紧抓梭子枪的右手之上，只听他惨叫一声，五指指骨，已全数都折断了。

梭子枪自然就到对方的手中。

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位辽东二老中的南怀仁，仍不愿就此认命。

他用力的向前一纵，拚命的向船头纵去，身形一落，正预备二次起身向沙岸上落去。

但是至此刻，他是再也逃不开了。

那杀性已起的江海枫，就像是一头饿虎一般的逢人便噬！

他冷笑了一声道：“好朋友，你躺下吧！”

口中这么说着，身形蓦地拔起，向前一落，二臂齐张，宛似一头巨大的苍鹰！

他左手那支夺自对方手中的梭子枪，呛啷的发出了一声脆响，笔直的抖了起来，向前一探，“噗”的一声，正点在南怀仁的后背“志堂穴”上。

南怀仁倏地翻了个身，只见他咬牙突目的道了声：“你敢……”

随着“扑通！”一声，倒了下去，整个帆船，吃他如此重力一倒也禁不住摇荡了起来。

江海枫长长的吁了一口气。

这一刹那，他像是中了魔一般，又像是得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发泄。

只听他仰天狂啸了一声，同时左腕一扬，那支梭子枪，立如一条银蛇似的穿飞了出去，“笃”一声，钉在帆船的桅杆之上，刷啦啦荡出了满船银光。

江海枫望着大海沉默了一会，心中忖道：“我到底杀了几个人？”

忽然他打了一个寒颤，心道：“糟了……若是师父知道了……”

如此一想，他那张原来苍白的脸，这时就变得更苍白了，身子禁不住抖了一下！

良久，他咬了一下牙道：“这些人都是该死的，我如不杀他们，他们也必定会杀我的，我杀死他们，不过是为了保护我自己！”

他冷静的继续想着：“师父只是不许我杀人，却也没有听任别人来杀我的道理，我只要把这实在的情形告诉他老人家，也未见得就会……”

海风一阵阵吹在他身上，他也愈来愈清醒了，同时也就愈加对自己不谅解。

可是事实毕竟是事实，后悔无益！

他慢慢地踱到了船边，无意间又看见了那分躺船头船尾的两具尸体。

他们都是那么安静的躺着，看不见伤痕，也看不见血迹。

他想：“这永远是一个，任何人也不会发现他们是怎么死的，这件事就留下来给人们去评断吧！”

想着身形轻轻纵了起来，落到沙滩上。

想到了另外三具尸体，他的心变得更沉重了，他想去把他们找出来掩埋起来。

可是一件令他惊异的事发生了！

那原先躺在沙地里的三具尸身，竟是一具也没有了。

这一惊，使他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这岛上再也没有外人了，除了那在顶峰石室内的师父和师弟秦桐，另外还有谁呢，莫非还有另外的敌人？

杀性已过，他再也不想杀人了，即便是现在敌人用刀比着他，他也再不会去杀人了。

他又来到了海边。

忽然，他看见那艘黑白二色的帆船，竟自动向海中央移去。

这情形起先只令他一惊，等想到这情形有些不对的时候，那艘船已驰出了十丈以外了！

江海枫大为震惊，猛地扑到了海边。

现在不等他发话，船上的人已向他发话了。

那是一阵狂傲凄惨的笑声，道：“姓江的小辈，你做的好事……这笔血帐，我们来日再算吧，总有一天，老夫会重来此地，把这小岛踏为平地。”

江海枫黯然一笑，他喃喃道：“我太疏忽了，原来还有一个人！”

接着他狂笑了一声道：“老头儿你报上名来！”

那人的声音，自海面上飘过来，悲戚、苍老而沙哑：“小辈……老夫姓朱名奇……你记好了！”

江海枫内力贯足丹田，把声音由海面上远送出去，道：“朱奇，我们以后在江湖再见，我要离开这地方，你不必再来了！”

朱奇嘿嘿一笑，道：“任你天涯海角，老夫也要寻你，暂先容你猖狂些时日吧！”

江海枫极目向海面上搜索望去，隐还可见一个极小的黑点，向隔岸大陆缓缓移去，只一眨眼，就再也望不见它了。

这结果倒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在海边怔了一会，自嘲的笑道：“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想着就返身而回，现在这个地方已不使他留恋了。

在海岸的另一面，席丝丝正在小船上，焦急的等着他，船头上点了一盏小红灯，小船随着浪花前后起伏着，她用双桨压波，不让小舟动摇，焦急的翘首盼望着。

至于江海枫呢？

他在朱奇遁去之后，身形倏地展开，直向那座陡峭的崖顶扑去。

他要去见银河老人最后的一面，并且坦白的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恳求老人的原谅。

一连十几个腾跃，他已来到了那座绝峰之巅。

他脸色苍白，心情极为懊丧的行到了那块大石之前，正想用手去推那扇石门。

忽然石门“吱”的一声，自己开了，秦桐从里面步了出来。

他的脸色极为沉着，见了江海枫的面，似乎微微怔了一下，江海枫笑唤了声：“师弟，师父睡了么？”

秦桐回头望了一眼，上前一步，有些神秘的说道：“走，到一边说去！”

江海枫心中一动，即随他走到一边树下，并忍不住问道：“有什么事？”

秦桐目光直直的看着他的脸道：“师哥，你做的好事！”

江海枫不由皱了一下眉头道：“我正为此来向师父说明，莫非他老人家已经知道了么？”

秦桐冷冷一笑道：“又有什么事情，能够瞒过师父？师哥，你的手段太狠了些了！”

江海枫剑眉一挑道：“这么说你都看见了？”

秦桐点了点头，江海枫长叹了一口气道：“既如此，当时你何不阻止我……”

这句话令秦桐脸色红了一下，但因是晚上，江海枫也看不出来。

秦桐顿了一下，道：“我是事后才发现的！”

江海枫苦笑了一下道：“这么说是你报告师父的？”

秦桐脸色更红了，他尴尬的道：“师父令我去察看动静，你知道，我不敢隐瞒他老人家的……”

江海枫睁大了眼睛，哼道：“所以你就实话实说了？”

秦桐点了一下头道：“你要原谅我！”

江海枫冷笑了一声：“可是，你可知道，他们是主动的来侵犯我么？我如不这么做，他们也会杀死我的！”

秦桐抬起了头道：“这些……我并不清楚！”

江海枫咬了一下牙齿，忽地转身道：“我见师父去，我要当面向他解释。”

秦桐忽然拉住他一只膀子道：“你不要去，师父正在怒气头上。”

江海枫不由怔了一下，道：“我要向他老人家解释清楚。”

秦桐拉得更紧，道：“你别去！依我看，你最好还是走吧！”

接着又似很关心的看着江海枫的脸，激动的道：“好在你的功夫也学成了，师父也没有什么好教给你了，你想是不是？”

海枫怔了一下，这一霎时，他几乎呆住了，因为他真没有想到，秦桐竟会说这种话来，这是一句令人寒心，并且忘恩负义的话……

秦桐看着他的脸，继续道：“你想想，他是一个残废人，你又何必一定要得到他谅解？他什么也不能再给你了呀！”

江海枫冷笑了一声，重重地把他的手给挣开，说：“不错，我是要离开这里了……”

秦桐面色一喜，可是江海枫又接下去道：“可是，我不能忘了师父他老人家十年来对我的鸿恩，我不能忘恩负义！”

冷笑了一声，又道：“师弟，谢谢你给我的关照！”

秦桐说：“这只是我站在你立场上的意见而已，你应该知道，我这是为你好！”

江海枫几乎有些愤怒了，他哈哈大笑了一声道：“谢谢你吧！”

秦桐似乎为他的笑声吃了一惊，回头看了一眼，小声道：“轻点……师父听见了！”

老人果然是听见了，他在石室内大声喊道：“谁来了？秦桐！秦桐！”

秦桐立刻答应了一声，接着对海枫比着手势，小声道：“快走吧！快走吧！”

江海枫冷冷一笑，挺身而出，朗声道：“师父，是我来了……我是海枫！”

“噢？”老人惊奇的声音。

可是那声音，立刻变得极为愤怒道：“你……你还来做什么？”

江海枫几乎要跪下了，他落泪道：“师父，我错了，可是师父，请容许我申诉理由，师父你要原谅我……”

老人发出一声长叹道：“孩子你去吧，从今以后，你已不是我银河老人的弟子了，我永远再不会承认你了……”

石室内传出了一阵唏嘘之声，夹杂着一阵频急的咳声。

江海枫忍不住上前了几步，要去推那座石门，可是老人却大声嚷道：“不许进来！”

并且大声喊道：“秦桐！秦桐！你别让他进来，进来拿几个钱给他，叫他走！”

秦桐立刻答应了一声道：“是，师父……”

他又用眼睛望着海枫，叹道：“师……唉！你还是走吧！”

江海枫怔了一下，低下头道：“师父，我走可以，可是请容许我见你老人家最后一面，我……我仍然是你的弟子啊！”

老人呵呵的冷笑，道：“孩子，你已经不是了，我的弟子，只有一个秦桐，以前，我……看错你了！”

江海枫流泪道：“可是，你老人家答应我是你的衣钵传人的呀！”

老人凄怆道：“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是秦桐了！”

秦桐不禁面色一喜，可是他立刻又做作出一副戚容，并且叹道：“师父，原谅师哥这一次吧！”

老人冷笑道：“你不必为他说情，我一生行事，斩金截铁，说过的话决不更改！”

秦桐弯腰道了声：“是。”

随后他转脸向江海枫苦笑了一下说：“怎么办呢？”

江海枫回报他一个冷笑，向室内老人道：“师父，弟子可以不接受你老人家的衣钵，但是请念在十年来的追随，弟子并无任何过错，师父，莫非就因为弟子杀了几个恶贼，你老人家就忍……”

老人叹道“海枫，你不必再多说了，这事秦桐都告诉我了，他是一个好孩子，不会撒谎的，我相信他！”

江海枫吃了一惊，他看着秦桐，大声道：“秦师弟对老人家说了些什么？”

秦桐这时显得很不自在，哧哧道：“师父，你老人家就少说几句吧！”

老人叹道：“是的！我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接着问江海枫道：“你身上有钱么？我这里可以给你一些作为盘缠，你就快走吧！”

说完又唤道：“秦桐，你进来拿。”

秦桐忙答应了一声，就向室内走去！

海枫厉声道：“秦桐，你站住！”

秦桐回过身来，很沉重的道：“有事么？”

江海枫冷笑道：“这一切我都明白了，我只问你，你在师父面前说了些什么？”

秦桐耸了一下肩，冷然道：“我又说了些什么呢？总之，我说的都是实话！”

江海枫若非因为此刻正是戴罪之身，真恨不得扑上去给他一个厉害。

他终于忍下了这一口气，气得声音发抖的道：“既是实话，你为何不说出来？”

秦桐正要开口，室内的老人已怒道：“秦桐，不必多说，进来拿钱给他！”

秦桐向海枫冷冷一笑，道：“我一切听师父的话！”

说着又向室内走进，这会，江海枫一切都明白了，他恨恨的道：“秦桐，你太忘恩负义，你忘了这两年来，我帮助你多少了！”

秦桐尚未说话，老人已冷笑道：“你以为没有你，我就没有办法传授他那些功夫么？”

这固执倔强的老人，似乎怒极，嘶哑的狂笑着又道：“我告诉你，我今后要尽所有的能力，把一切的功夫，都传授给他，他决不会比你差的！”

江海枫长叹一声道：“师父，你老人家既不对弟子谅解，弟子也不能强求，只是我最后要告诉你老人家一句话，请你老人家务必要相信我，否则……”

说着又长叹了一声道：“你老人家一生阅人无数，想不到暮年会如此昏……聩！”

老人颤声道：“你……胡说……你气死我了！”

江海枫目噙热泪道：“师父！弟子不肖，但自信对师父一片赤诚，是非黑白，日后你老人家自会知道，现在多说无益，只是，你老人家要记住，秦桐不是一个可靠的人，你老人家如果真把一身武技都传授给他，只怕日后……”

说到此，他实在伤心到了极点，两只手用力的在胸前紧紧扭着。

这时他耳中仿佛听到秦桐在和师父小声说着什么，但因声音太低，他听不清楚。

不久石门一开，秦桐满面怒容的站在门口，他手上拿着一个红绸子小包，冷冷的道：“任你现在说什么，师父也不会相信你了，你我师兄弟一场，我不忍心见你冻饿街头，当然……”

他说着哂笑了一声，又道：“你有这身功夫，你可以到处抢，谁也打不过你，这包银子……”

江海枫忍不住猛地扑了上去，秦桐吃了一惊，抖手把那包银子，当作暗器打出！

那包银子出手，带着一股绝大的劲风，直向江海枫面门上撞来。

只是，它怎能伤得着他？江海枫只一抬手，已把它接在了手中。

他同时也抑止住了冲动，冷笑道：“当着师父的面，我不便惩治你……”

说到此，他听见老人在室内发出极大的喘哮道：“江海枫……你竟敢在我面前如此逞凶，你……反了！反了……”

江海枫一时木然的立住了，他淌着泪，重重的跺了一下脚道：“好吧！师父……你不必生气，我这就走……”

接着他又声音凄怆的道：“师父……弟子去了，你老人家要多多保重！”

忽地目光扫向秦桐道：“师父也不知听了你些什么鬼话，竟忍心把十年的感情斩绝了……你这阴狠的东西，我真看错你了！”

秦桐只是冷笑着，一语不发！

江海枫长叹了一声，这地方他是再也呆不下去了。

他顿了一下，冷声道：“我虽然走了，可是师父如有三长两短……秦桐……你可要小心点……”

说到此，瞳子里射出火焰，令人不敢逼视，厉声接下去道：“你休想逃出我双掌之下，现在，让你称心一时好了！”

说罢后退一步，满面悲怆的对着石室弯腰行礼道：“师父……弟子走了，你老人家千万不要忘了弟子之言，否则武技授完之日，也就是祸事降临之时，还有你老人家那口师传宝剑，无论如何是不能传与他的，弟子绝非心存染指……你老人家要三思而行！”

老人兀自在室内发出连串的冷笑之声。

江海枫见师父如此固执，不觉更加伤心，他似乎已料到老人未来的下场了。

十年恩情，就此断离，自是不忍，只是老人的脾气他很清楚，多说也是枉然，同时他自己原定的计划，也是要离开这里的。

因为他如不离开这里，总是不断会有人来此向他复仇，如此岂不要把老人隐身之处暴露了？

银河老人早年造下的杀孽太多，仇人简直多不胜数，要是一朝露了形迹，后果自是不堪设想。

因此在种种情形逼迫之下，他只有离开一途。

他话已说尽，才长长叹了一口气，转身一路如飞纵去。

行了一阵，忽发现手上尚拿着那一包银子，不由冷冷笑道：“师父你也太瞧不起我了，凭我江海枫十年苦读，抛开武功不说，就是这身学问，又能被饿死么？”

又想到了秦桐所说那番假怜悯之言，他就想把这包银子送回去。

想着就转过身子，又向回路扑纵而去！

不想行未多远，忽听得“嗤”一声，一点黑星，直向自己面门打来。

江海枫一看那暗器形状，就知道是师弟平素惯施的“五芒珠”。

这是一种十分狠毒的暗器，暗器本身极似一枚枣核形状，只是上面却多出五根状如牛毛的芒刺。

他不知道那芒刺上到底喂过毒药没有，不敢用手去接，当下只一偏头，那五芒珠“嗤”一声，紧紧擦着他的发丝滑了过

江海枫怒叱了声：“好秦桐，你竟敢对我行凶，我看你此刻还能跑到哪里去！”

说着身形猛地拔起，直向暗器来处扑去！

可是秦桐也非弱者，暗器落空，他身形已极快地拔了起来。

二人成了一起一落之势，秦桐身形落在在一块怪石尖上，冷笑道：“奉师之命，叛徒如返，格杀不论！”

江海枫闻言不由打了一个冷战！

他真不敢相信这话是出自师父口中，所以乍闻之下，也有些傻了。

秦桐话一出口，二次腾身，错臂扬手，叱了声：“着！”

这一次他是用的平日和江海枫互相研究的“一掌三星”的打法，三粒“五芒珠”成品字形，直奔对方眉心、两肋三处大穴射到。

江海枫一时失神，竟险为所伤！

等到暗器已奔到身前他才霍地发觉，冷笑道：“凭你也配！”

身形倏地向左一闪，右掌用近日始练成的内功“二伏手”，向外一挥，只听得“叮”的一声，三枚五芒珠已尽数被激向一边的岩石之上！

秦桐见他竟能以掌风把暗器打落，不由大吃一惊！

他怔了一下，身形倏地拔起，冷笑道：“先容你多活些时候再说！”

江海枫冷哼了一声道：“这么走未免太便宜了吧！”

人随声起，如同蝙蝠一般的一个抢扑，已到了秦桐身后，他虽不愿就此下重手伤了他，可是也想略施薄惩，以泄心中之恨！

他口中叱了声：“打！”

右掌指尖向上一扬，以四成掌力向外一吐，只想把他打倒也就算了。

可是他却太小看秦桐了，这四年来，秦桐在武技上也下了极大的苦功，成就并不很低。

江海枫掌力方才一吐，秦桐已猛的一个“黄龙转尾”，刷一声把身子转了过来，右手虎口平张着，直向江海枫手腕上的脉门捺来。

这一手功夫看来虽是平淡无奇，海枫却不愿叫他碰着了自已，他右足向侧边一滑，掌力随即撤回。

秦桐自知功力不及海枫甚远，当然不愿意恋战。

即刻他掌式向后一撤，身形蓦地又拔了起来，同时发出了一声冷笑，道：“现在算我怕你就是了。”

可是江海枫虽不打算伤他，却决心要给以惩处，他用鼻子哼了一声道：“秦桐，你先别走！”

人随声起，如同星丸跳掷似的，一起一落，又已赶到秦桐身后。

这一次秦桐也有些怒了！

他猛地又是一个转身，右手向后一挥，只听得“嗤”一声，一枚五芒珠，又向江海枫眉心打来！

江海枫以梭形的掌式向外一推，内力就势发出，“呼”一声，那枚五芒珠在空中打了一个转儿，旋即滚落在地。

就在这个时候，江海枫的身子，随之如同猿猴似的一跃而起，快同电闪星驰，只一闪就又到了秦桐身后。

只见他双掌猛然向外搭出，用“大力金刚掌”力，一抖双腕，已经按在了秦桐的一双肩骨之上。

秦桐再想回身已经晚了，他用力的挣扎了一下，吃惊的道：“你……你要怎么样？”江海枫一声冷笑道：“无耻的东西，给我滚！”

他口中这么说着，两掌向外一抖，秦桐虽是运足了功力在双腿之上，可是仍然向前一连冲了好几步，“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还算他动作机敏，当时两掌一按地面，身子就又跃了起来，可是尽管如此，地上的小石头子儿，也把他一双膝盖给擦破了。

他哪里还敢多说一句？身形倏起倏落的一路纵跃而去，海枫哈哈大笑道：“秦桐，这一次便宜你了，你要好自为之！”

回答的是一声冷峻笑声。

江海枫立在峭壁之顶，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那些淤积在内心的悲愤、失望和伤心的情绪，似乎都为海风吹散了。

他想：这一切实在太出乎意料之外了，师父竟会如此绝情，尤其秦桐……

可是这一切，并不能影响自己的存在，他想：“我一定要好好的干下去，我要他们对我刮目相看，师父他老人家，总有觉悟的一天，可是现在……”

他冷冷一笑道：“我必定是要走了，这里已无可留恋，也不能再往下去了！”

于是他慢慢的步下了岩头，转过了那座石峰，天风更大了。

在这沉沉的黑夜里，他看见一盏小小的红灯，在海波中摇晃着，随即长啸了一声，整个身子蓦地直向涧下落去。

席丝丝正等得不耐，她以双桨压波，不时的左顾右盼着，心想：他别是忘记了吧？要不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呢？

忖念间，忽觉小船微微向前一低，像是被一个急浪打了一下。

席丝丝急扳双桨，把小船定住。

她叹息了一声，皱着眉毛道：“死鬼，还不来，等死人了！”

这句话，她说的声音很大，说完后并抬头看了看那座高峰，心想：这么高，他怎么下来呢？

方自这么想着，却忽听背后一个冰冷的声音道：“姑娘，可以走了！”

席丝丝闻声吃了一惊，猛地转过身子，只见江海枫不知何时，已安闲地坐在船上了。

她不由脸一红道：“咦！你什么时候来的？”

海枫的心情很沉重，他的脸，和以前一样的，仍然不带一些笑容。

闻言后，他冷冷的道：“才来不久，我们走吧！”

席丝丝见他这么冷漠的样子，心中就猜到，他必定是碰上了什么不如意的事情。

当下一面把小船向前摇去，一面回头问道：“敌人来了没有？”

海枫点了点头，剑眉紧频，席丝丝又问：“你把他们怎样了？”

海枫看了她一眼，有些生气的道：“你不必多问，这不关你什么事！”

席丝丝嘟了一下嘴，道：“我们往哪里去呢？天还未明呢！”

说着仰头看了一下，东方已有了一些灰白的颜色，江海枫冷冷一笑道：“我也没有一定的去处！”

席丝丝怔了一下！

江海枫望着她又继续道：“在这个海岛上，我已住了十年之久，十年前，我是住在故乡襄阳隆中。”

席丝丝摸了一下头，又点了一下头，道：“我知道，襄阳是在四川吧？”

江海枫淡然一笑道：“错了，是在湖北！距离四川也不太远就是了。”

席丝丝脸一红，窘笑道：“我地理不太熟，你别笑我！”

江海枫又微微的笑了一下，随即游目海上，席丝丝在他这两次的微笑里，更深深地相信，他并不是一个十分冷酷的人。

她明白像他这种奇人，必有他特殊的性格，她不禁忖思，如果他的性格能变得温和一点那该多好！

江海枫向海上望了一会，忽然发觉席丝丝正凝看他，不由皱了一下眉道：“你如此看我作什么？”

席丝丝抿嘴笑了一下道：“我看你是一个很怪的人，你的头发一直是这么长吗？”

江海枫双手把散发束向颈后，摇了摇头道：“以前不是！”

席丝丝道：“现在男人都留着很长的辫子，你这个样子也……”

才言到此，江海枫剑眉一挑道：“那是鞑子的玩意儿，大汉子孙，岂屑为之！”

席丝丝翻了一下眸子道：“可是现在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呀，如果你一个人例外，恐怕会有麻烦的！”

江海枫冷然的摇了摇头，席丝丝知道他个性倔强，自己如再多说，必然更要惹他不悦，便不再多言，改问道：“我们现在是去襄阳么？”

江海枫摇了一下头，他目光注视着这个天真的姑娘，徐徐道：“我此行

无一定去处，只是想在江湖上走走，你知道，十年来我一直住在这座孤岛上，现在有些静极思动了！”

说到后来，他那朗星似的一双瞳子里，灼出了两股奇光，衬着他那魁伟的身材，看来真像是一个盖世的大英雄！

席丝丝不知怎么，望着他，只觉得有一种令自己肃然起敬的感觉。

她一面划着船，一面微笑道：“你的本事我是见过的，到了中原以后，我看谁也打不过你！”

江海枫淡然道：“姑娘你错了，须知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比我强的人多的是！”

席丝丝张大了眸子道：“天啊，本事再要比你大，岂不成了神仙了？”

江海枫微微一笑，觉得她天真无邪很有趣，就点了点头道：“姑娘，此行中原各省，我可以说是人生地陌，你愿意陪我一程么？”

席丝丝扬了一下秀眉道：“当然愿意，我还要向你学功夫呢！”

海枫微微皱眉笑道：“学功夫是另一回事，只是我要告诉你，你已是一个大姑娘了！”

丝丝怔了一下道：“大姑娘怎么啦？”

江海枫目光在她身上一扫道：“同一个姑娘在外面行走不十分方便，所以你必须乔装一下，你意思如何？”

席丝丝喜欢得笑了，她用一双桨打着水波道：“这倒蛮有意思的，我就化装成一个书僮吧！怎么样？”

江海枫点了一下头说：“很好，不过这样岂不是太委屈你了？”

席丝丝摇了一下头，笑道：“这算什么，有事弟子服其劳，谁叫我要向你学功夫呢，只是有一点，你可一定要教给我功夫！”

江海枫冷冷一笑道：“我的功夫本来是一向不传授外人的，只是对你例外罢了，你不要渴望太多，否则，还是上岸之后，趁早你东我西！”

说完话，目光又望向了海面，席丝丝不禁怔了一下，可是她多日和他相处，多少也习惯了这种冷漠的性格了。

当下叹了一声，笑道：“好吧，我算服了你了！”

说话间，但见东方已现鱼肚白色，附近海面无波，却有为数不止千百的飞鱼，在海面上窜波戏水，此起彼落，其快如矢。

江海枫立起身来，前望大陆，已可见到一块黑沉沉的影子，他不由皱眉道：“像你这么划船太慢了，来，把桨交给我，我们必须在日出前到达对岸！”

席丝丝吐舌道：“别瞎说了，哪有这么快的船呀！”

可是她仍然起身让位，江海枫坐了下来，接过双桨，忽见他右桨一扬，“拍”的一声，打落下一尾飞鱼，那飞鱼落在船舱内，一双肉翅犹在用力的翻动着，头骨已碎，一片血糊！

席丝丝啊哟一声道：“好残忍呀！”

忽见海枫左桨接着抡起，又击向一尾由身侧掠过的飞鱼！

和先前的手法几乎完全相同，只听得“拍”的一声，那飞鱼在空中折了一个圈儿，即落于舱内。

席丝丝注目一看，不由赞了声：“妙呀！”

原来这尾飞鱼，和先前那尾一样，那颗三角形的小头，已为木桨击得粉碎，也和前鱼一般的在船板上鼓翅频频！

席丝丝用怜惜同情的目光看着二鱼，见二鱼都有巴掌大小，肉身相当厚，

不禁联想到其肉味必定也很好吃。

海枫不禁叹了一声，苦笑道：“你口口声声说要向我学习功夫，可是你却错过了机会，姑娘你须记住，今后我传授你功夫，并没有一定的时间，也不会先向你指明！”

他似乎有些愤怒的道：“你要靠机智，随时注意领会，要知道时机不再，不论任何功夫，我都不会向你一再演习的！”

席丝丝不禁有些明白了，只管呆呆的望着他，一语不发。

江海枫遂又一笑道：“方才你只当我是在打鱼玩耍么？那你错了，那手功夫叫‘雁点秋鸾’，你错过了！”

席丝丝窘笑了一下，有些失望的道：“你为何不能先提醒我一下呢？”

江海枫哈哈一笑道：“愚蠢的孩子！”

这口气真像是一个老人，席丝丝不禁玉颊绯红，可是内心却是无比的欢悦，因为对方像这种高兴的情形，实在是极少见的！

这时江海枫已操起了双桨，他一面划船，一面回头道：“姑娘，我们该吃早饭了，这两尾飞鱼，肉味极为鲜美，你可以弄好来吃！”

席丝丝娇笑道：“怪不得你要打死它们，只是把头打烂了，做起来味道就要差一些了！”

江海枫含笑道：“这类飞鱼，又名‘红头燕’，头部含有剧毒，人若是不知误食，必有性命之忧，所以我才把它们的头给除去了，你竟是不知！”

席丝丝不由吃了一惊，当时连忙用手提起了一尾，细看其头部，果然其色艳红，有如鸡冠，只是已为海枫木桨击得稀烂，知道所言不假。

她在小舟上守了将近一夜，原已腹内空空，此刻经海枫如此一提，不觉更是饥饿难耐，所幸各物俱在，倒也不费什么事。

她在船尾生起了一个小火炉，把两条鱼烤熟，又加了些盐和酱，江海枫已迫不及待的夹起就吃。

席丝丝一尝这鱼，其味果然至美，不禁大声赞赏起来，。

江海枫吐出口中鱼骨，一面道：“海水里鱼多得很，另有一种名叫飞桃的鱼，其味更是无与伦比，以后如有机会，你一尝就知道了！”

这时东方已露出了一片殷红色的霞光，那陆地的黑影已变成了清晰的陆地。

海浪拍打着礁岩，激起了白色的浪花。

这一带小岛如林，星星点点的密布在海面上。

渔人们出动了，白色的单帆小船，就像是米仓里的老鼠一样，在这无以数计的礁岩内穿进穿出。

江海枫不由叹息了一声道：“这些渔民太苦了！”

渔民们一个个都是黑黝的皮肤，高大的个子，粗黑的大辫子，紧紧地盘扎在颈项上，背后背着马连波的大草帽，一股子说不出的剽悍劲儿。

江海枫的船一驰近，他们都好奇的往这边看来，江海枫这种样子，当真把他们都吓坏了。

席丝这时丝已把秀发扎了一个童髻，并换上了江海枫的一件长衫，袖管高高卷起，腰间再扎上一根带子，也就不怎么显得太长了。

她吐了一下舌头道：“从现在起，我就算是你的书僮啦？”

江海枫见她打扮的样子很滑稽，不觉笑了，这时正巧有一艘渔船驰近了他们的小船。

船上坐着一个剽劲的汉子，他那满布皱纹的一张紫脸膛，有如一块风干了的橘子皮！

他像看外国人一样地看着江海枫，并以纯厚的鲁东腔调问道：“你们是朝鲜来的吧？”

这句倒把席丝丝提醒了，她点了点头，装腔道：“不错，我们是由朝鲜来的，请问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上岸？”

那汉子呵呵一笑道：“咱说呢！咱瞧着你们就有些个怪，小伙子，咱告诉你，这里是山东地界，上了岸就是莱州府，中国地方可大啦，小朝鲜咱也去过，地方是不坏，可是比起中国来，那可就差远了！”

说着回头指了一下道：“看见没有？从这里走过去，快！咱们可要下网了！”

这一刹那，太阳已出来了，水面上红光烁目，有如千万红蛇戏波。

四周围约有百艘以上的渔船，缓缓的向这边拢过来，江海枫的船方行了丈许，忽见侧边飞快的开来一艘船，船上一个黑大个子，高声叱道：“娘那鸟，没看见吗？还往里闯？要是惊走了鱼，活劈了你个鳖孙！”

江海枫不由剑眉微皱，席丝丝听他骂得太不像话了，不禁勃然大怒。

她回身正要出手，却为海枫以木桨挡住了。

海枫淡淡的说：“不要和这些无知人一般见识，我们暂且后退，容他们起了网再走也是一样。”

席丝丝鼓了一下腮帮子道：“你的度量真大，要依了我，就非要闯，看他们敢怎么样？”

这时那艘渔船已冲到附近，黑大个子腰间束着一条大红布，赤着脊梁，一双大眼，瞪得像两个铃铛。

只见他连连向后挥着手，大吼道：“快退！快退，他娘的，你们是哪里来的，眼睛瞎了没看见么？”

江海枫回过头，望着他冷冷一笑，道：“我的眼睛是瞎了，看不大清楚，还是请你告诉我们怎么走吧！”

那汉子又叱了声：“狗娘养的！”

弯腰自船上捞起了一杆长篙，照着江海枫面门就直捣了过来！

席丝丝大吃一惊，叫了声：“小心！”

可是她忘了江海枫是怎么一副身手了，又岂是一个渔夫野汉所能伤着的？

那根带有铁头的长篙，眼看就要点到海枫的脸上，忽见他一抬手“噗”一声，竟抓在长篙的铁头尖上。

那汉子万万没有想到，这外表斯文的少年，竟有如此身手，他用力的晃了两晃，奈何这长篙，就同插在石缝里一般，休想抽动一分一毫。

他急得脸都红了，口中大骂：“小杂种！”

一面双手用力的向前一杵，长篙已成了弯弓形，而对方稳坐的身形，仍然是丝毫没有变动。

他不禁回头嚷道：“你们快来呀！”

喊声出口，江海枫手腕一拧篙头，竟把那高大的汉子给整个的翻起来，“扑通！”一声，跌落在海水之中。

这时那数以百计的渔船都自四面八方拢来，他们本已嚷开了，此刻见状，立时更加哗然大乱了起来。

纷纷叫道：“圈住他，别叫他跑了。”

“揍这小子，他娘的！”

这么一乱，谁也顾不得再打鱼了，为首一列三艘渔船，疾快的直向江海枫这艘小船驰来。

三个大汉各持一杆鱼叉，气势汹汹，江海枫这时才缓缓站起身来。

他冷笑了一声道：“姑娘你别动，待我来整治他们一番。”

席丝丝巴不得能揍这些人一顿出出气，闻言赶忙点头赞成。

霎时间，为首三艘小船已到达近前。

左边第一只船上，站着个黑脸膛，生有络腮胡子的瘦汉。

这家伙褂扣子全开着，卷起一双袖子，辫子盘在脖子上，一副要打架的样子。

船还没到，他就先扯着嗓子叫道：“小伙子，到这里你还敢逞凶？看俺不叫你下海喂王八去！”

说着手中鱼叉一晃，向江海枫下盘抖手就扎，鱼叉抖出手之后，江海枫才发现，原来叉杆之后，尚还连有一条长索！

这些人平日打鱼惯了，飞叉叉鱼，更是玩得烂熟已极，射掷波浪中的大鱼，可说是鲜有失手。

这一叉大概他也怕把对方给扎死了，所以只是向海枫腿上掷来，目的只想伤了他。

江海枫一声朗笑，手中长篙一抖，但听得“叭”一声，已把飞来的鱼叉震出数丈以外，“啪”一声，连长索都被崩断了。

那艘小船，吃此巨力一带，船头向下一抢，卷起了大片水花，把整个的船舱都给弄湿了。

那名瘦汉也一时站不住脚，一下摔倒在船头之上，若非他用力拉住船边，只怕就要跌下去。

如此一来，附近各船，俱皆大惊，更是乱嚷了起来。

和这艘船同时驰来的另外二船，互相打了个招呼，他们口中喝叱着，一左一右，两杆鱼叉同时抖出，直向江海枫两肋掷来。

江海枫这时既已动了手，也就安心要打一个漂亮，双叉飞来，他长啸了一声，整个的身子倏地拔起，足足拔起了有四五丈高下，宛似一双凌霄大雁，众渔人全被惊得呆住了。

江海枫纵起的身子，有如惊电沉雷一般，一起之后，立即下落。

身形甫一下落，双腿就势一分，一双足尖，不偏不倚，正正的点在飞来的双叉之上。

这种情形和先前几乎是一样，但力量却又比先前的大多了。

只听“嘣”地一声，两股飞叉分向两面飞了出去！

非但是绳索断了，两叉就像标枪一般，足足地飞出了十数丈以外，贴着水面又窜了老远，才不见了。

两艘小船如何吃重得起？一左一右也跟着飞了出去，其中一艘竟和后面赶来的船撞在一块，“轰隆”一声，两个渔夫都跌落到海中去了。

江海枫腾身、下落、踢足，诸般身法，在他施起来简直是刹那之间的事。

这时再看他，就像是四两棉花一般的，轻飘飘的落回船头之上，那小船连动也没动一下。

这种身手，也只有坐在船上的席丝丝才能看得出来，其他各人哪懂得这

种超然的轻功绝技？

他们都像是看妖怪似的瞪着他！

那些先前喊打的，现在也不敢喊了，要打架的也不敢打了。

一个个都傻瞪着眼，就在这个时候，忽见对面岸边飞快的驰来了一艘大船。

这艘大船船头上，站着一个小矮胖的汉子，身穿一套黄府绸裤褂，生得红光满面。

另有四名渔夫操着快桨，一色的红色腰带，赤着上身，看来倒也颇为雄壮！

这时就有人高声嚷道：“好了，岛主来了，这小子可要吃不完兜着走了。”

那些被惊吓住的家伙又都神气了起来，有的还骂道：“他奶奶的，到这里来抖威风，大伙圈住他，叫岛主来对付他！”

人多势众，一个叫，大伙都又叫开了，并纷纷地围成一个大圈子，采包围的姿态，远远的把江海枫和席丝丝乘坐的小船围在中央。

只在一边留了一个进口的地方，专待那艘大船直驰进来！

大船上那个颇为气派的矮胖子岛主，脸上带着一脸的怒容。

他的船还没有行近，先已挥着手大声道：“你们住手，都退下，不许嚷嚷，由我来处理，他跑不了！”

说话间，大船已渐渐驰近，向着江海枫站身的小船偎了上去，离开小船约有丈许，才突地定桨把船停住。

那位矮胖子岛主，圆瞪着一双大眼，直直地看着江海枫，面上带着一种既惊奇又愤怒的表情。

他厉声道：“阁下来自何方？为什么到我这海湾里来逞凶捣乱，莫非你没有听说过我闹海神龙金蛟的厉害么？”

十年孤岛生活，养成了江海枫孤癖的性格，他是不大愿意与陌生人说话的，除非是迫不得已！

闻言之后，他只冷冷的一笑，不发一语。

日出的红光，照着他魁梧又文质彬彬的身影，海风飘动着他那白色绸质的长衫和长发，这种有异常人的仪态，确实令这位闹海神龙金蛟感到惊异不止。

他问了话，对方竟是毫不理会，这是一种侮辱，当下嘿嘿一笑道：“朋友，你别给我装糊涂，毁了船，伤了人，岂能就此了事？来！来！来！请到我船上来，咱们好好的谈谈！”

海枫仍然如同未闻一般，可是他身后的席丝丝却忍不住了。

她大声道：“你这胖子，怎么胡说八道？明明是你手下人先下手行凶，我们相公才略施惩戒，你却反倒怪起我们了，真是岂有此理！”

说着冷笑了一声，接道：“我劝你还是少惹麻烦，快送我们上岸，否则的话，我看你这闹海神龙就真要到海里去闹一闹了！”

他语带童腔的这么高声说了一阵，直把这位“无桑岛”岛主金蛟，气得发抖！

可是他也知道，对方不过是一个小书僮而已，以自己的身份，如果跟一个孩子互相叫骂，给手下人见了，以后可是难免要笑话自己。

所以他强忍着怒火，只嘿嘿的冷笑道：“谁和你这小狗一般见识，只要你家主人还我一个公道！”

说到此，回头对身后一名青衣少年喝道：“朱明！你过去请那位朋友到我大船上，我们招待他主仆到岛上去玩玩！”

那名叫朱明的少年，是金蛟的一个内侄，平日帮忙操些岛上杂务，也随金蛟练过几年功夫。

这番他随金蛟闻讯赶来，原以为对方必然人多势众，却未想到只是主仆二人。

他再细看江海枫儒雅文弱，一副书生的模样，内心不禁大为轻视。

他还在奇怪，像这样的两个人，居然也敢来此胡闹，岂非自己找死！

他大声的答应了一声，把腰间红绦紧了紧，冷冷笑道“对付这种小子，还费大事吗？”

说着话，身形一躬“嗖”一声纵起，直向江海枫小船之上落来！

这小子胆子倒真不小，江海枫二人所乘小船，原就不大，另外再加上大批的书物，已是满满地没有空隙处，可是他却仍敢向剩余不多的船板上落来！

这一次江海枫都用不着再动手，便有人代他打发了。

朱明身形一落，小船疾速的前后摇荡着！

他右足向前一上步，右掌突出，“神龙探爪”，快速无比的直向江海枫背心上抓到。

口中大声叱道：“小子，跟我走吧！”

可是他的掌势还未碰着对方衣角，却觉出这少年身边，似有一种无形的潜力，以至于自己的掌指，竟是无法逼近！

朱明心中一惊，觉出不妙。

也就在这个时候，席丝丝已自他身后扑上。

这小妮子早已忍不住了，想不到对方一个小毛头，也敢如此逞凶。

她尖叱道：“你给我下去吧！”

口中叱着，纤腰一拧，下身不动，上身前倾出约有半尺左右，玉掌倏地递出，挟着一股无比的劲风，朱明见了不由大吃一惊！

他惊叫一声，倏地撤掌翻身。

可是在席丝丝的掌势之下，他再想从容躲闪，哪里还来得及？

大船上的无桑岛主金蛟睹情，大呼道：“快向前伏身！”

尽管他这种指示很高明，可是朱明却是来不及躲了！

只听得“碰”一声，这一掌，正正的印在了他的背心上！

席丝丝虽未下毒手，但却别有花招。

指尖一触朱明背部，并不立刻把内力吐出，手腕一转，指尖朝下，就这样以五指兜住朱明的整个上身。

她悄声说道：“下去凉快凉快吧，小子！”

跟着抖手向外一翻一扬，就像是甩彩球一般的，把朱明偌大的身子，整个的抛了出去。

“扑通”一声，水面上冒起大片的浪花，朱明已栽到水里去了。

这时立刻有数名渔夫，相继投身入水搭救。

海面上顿时又乱成了一片。

大船上的闹海神龙金蛟，也不禁有些傻眼了。

他可是没有想到，对方一个小僮，竟有如此利落的身手，据此推断，他那位主人，就更不用说了。

江海枫仍然是伫立在船头上，向席丝丝微微一笑道：“打得好！”

席丝丝得意的笑道：“我们别理他们，走吧！”

江海枫点了点头，席丝丝遂重新坐好，双手操桨，小船缓缓地向对岸驰去！

那位闹海神龙金蛟，在众目睽睽之下，是怎么也不能丢这个脸，当下跺了一下脚道：

“快追上去！”

数名船夫，立刻快速运桨，须臾已然追上。

金蛟大声嚷道：“前面的船围紧了，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

然后他自船舱内取出了一柄弯弓，搭上了一支白羽长矢，对准了海枫的背影，“嗖”的一箭射了过去！

可是那少年就像是背后生了眼睛一般，只见他倏地背手，仅以二指一箝，已把那支长矢夹在二指之间。

遂又见他回头一笑，高举右手，二指作剪物状向下一夹，长箭竟一折为二，丢落水中。

就在这时，第二、第三支利箭又同时射到，一奔咽喉，一奔侧肋！

双箭全是劲猛力足，势不可挡！

然而这位身负绝技的少年奇侠，似乎永远没有什么事能够令他惊心的。

他动手过招，总是那么从容不迫。

但见他双手同时向外一伸，一高一矮，不偏不倚，又把这一双长箭接在了手中。

和先前一样，他仍然是把它们夹在中食二指的指缝之间。

然后他又四指一夹，两支长箭，变成了四段。

三箭射罢，手挽弯弓的金蛟，面色几乎变得和海枫一样的苍白了。

他这才知道，今天自己是真正的遇见奇人了。他口中“哦”了一声，再不敢射箭了。

忽见对方少年朗笑了一声，剑眉倏地向两下一分，大声道：“四下的渔民听了，让我者生挡我者死！”

说罢一挥他那肥大的袖子，立闻哗啦啦一声大响。

众人惊慌地循声看时，却见岛主所乘的那艘三色两桅的大帆船，前舱的那杆大桅杆，竟自从中折了下来。

桅杆上尚还带着一块极大的帆布，哗啦扑通！水花四溅，威势惊人！

无桑岛主金蛟木然站着，敢情是吓呆了！

现在他真的再也没有勇气去阻挡这两个人了，甚至于连大声发话都不敢了。

而那些原先紧紧包围着的渔船，也不待岛主的吩咐，便纷纷向两旁散开，让江海枫的小船从中划了出去，然后眼巴巴看着他们泊舟上岸，就这么，江海枫和他的书僮席丝丝，进入了中原，开始了他们一番不寻常的作为。

一艘黑白二色的大帆船，在日落时分终于靠岸了，地点是在崂山湾附近。

船头上竖着五副纸人纸马，两舷附近，更点着长生烛，纸钱垂吊，随风左右摇摆不已。再往舱内看，更叫你吃惊！

漆黑的五口棺木，整齐的排列着。

辽东二老中的朱奇，身着一身白绸子丧服，面如黄蜡般的坐在一张木椅之上。

船泊岸了许久，他竟还没有觉出！他只是重重的皱着双眉，一语不发。

他的大弟子左臂双刀邱一明和四弟子独掌开山左金鹏，左右立在船舱门口，一身重孝，面色更是十分沉重。

他们交换了一下目光，左臂双刀邱一明就转过身，抱了一下拳道：“启禀师父，崂山湾已到了，请师父先行下船，以便弟子为列位师叔起灵。”

朱奇这才惊觉，他撩了一下眼皮，点了点头，又长叹了一口气道：“到地头了？一明，你先上岸看看，我那老朋友可曾来到？”

邱一明弯腰答应了一声：“是！”

转身向临岸的船边走去，走没几步，忽见一位身着青布长衫的青年，飞身上得船来，远远的便抱拳道：“请问老兄，这可是朱老前辈的坐船么？”

邱一明打量了来人几眼，沉声道：“足下何人？怎么随便登船？”

来人微微脸红，笑道：“兄台请放心，在下姓燕名剑飞，家祖燕九公，和朱、南二位老前辈乃是多年故交，因悉朱老前辈今晚抵此，特命小弟亲来迎候，请兄台多关照！”

说着退了一步，丁字步一站，长袖微垂，一副大家风度。

左臂双刀邱一明闻言，连忙改过面色，抱拳道：“原来是燕少侠，在下失礼了。在下邱一明，家师朱奇，正在舱内恭候燕老的大驾，且容我入内回禀一声！”

燕剑飞抱了一下拳道：“请便！请便！”

他口中说着，目光却惊奇的打量着船上的丧用各物，以及邱一明所着丧服，想不透这是什么原因。

邱一明须臾转回，正色道：“家师有请，燕少侠即请入舱吧！”

燕剑飞躬身道：“正要拜见！”

说着举步直向舱内走去，在门前又与独掌开山左金鹏互相见了礼，通过了名姓，这才进入船舱。

朱奇已起身相迎，见了面苦笑道：“是燕少侠么？老夫朱奇失迎了！”

燕剑飞对辽东二老的大名虽已久仰，却是第一次见面。

见了面不禁有些吃惊，因为这位威震辽东道上的人物，竟是一脸的丧容，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似的，说起话来，更是有气无力，再配上他苍老的神态，看起来简直就是一个活死人。

尽管如此，燕剑飞却是不敢丝毫怠慢，当下就要跪地行礼，朱奇却连忙把他扶住，道：“燕少侠少礼吧！”

燕剑飞躬身道：“燕剑飞参见老前辈，家祖因患足疾，已两个月未曾出门，故此不便亲来迎接，特命小孙前来恭迎！”

朱奇手捋银须，凄然叹道：“难得九公还记得旧情，已是很难得了，一切容见了面再谈吧？”

说着又叹了一口气道：“老夫需用大车五辆，不知可曾随少侠同来？”

燕剑飞躬身道：“已遵命带来，现在岸边，老前辈需搬运何物，只管交代下来就是。”

朱奇苦笑了一下道：“好吧！”

遂向舱门口左金鹏挥手道：“金鹏，你把后舱帘子拉开，帮着燕少侠搬下去吧！”

左金鹏一声不哼的过去拉开了帘子，燕剑飞目光至处，不禁吓得变色，他后退了一步，啊了一声道：“老前辈，这……这些棺木是……”

朱奇惨笑了一声道：“这是老夫拜弟南怀仁及几位朋友的灵棺，正要借

贵处一角停灵！”

燕剑飞打了一个寒颤道：“南老前辈何时归天的？怎么不曾听家祖说起过？这……”

朱奇闻言连连摇头苦笑，那双深陷在眼眶之内的眸子，闪着泪光，不胜悲戚的道：“老世侄，这里不是谈话之处，等见了令祖再详谈吧！”

燕剑飞不敢多问，当下行了一礼，转身退出，须臾召来了数名汉子。

在朱奇的两名弟子协助下，把五口棺木一一抬下了船。

岸上已聚满了人，这确是一件本地罕见的怪事，五具棺木同运，看起来更令人胆战心惊！

朱奇和燕剑飞上了一辆敞篷的马车，左臂双刀邱一明和独掌开山左金鹏，二人各骑了一匹马，随护五辆灵车之后，一行直向崂山角下面去！

崂山的燕家，乃是当地一个大户，主人燕九公，在地方上是一个乐善好施，最叫得响的人物。

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位老人家竟是一位身怀奇技的人物。

数十年之前，此老还居在山西时，以掌中一口弧形剑，很做过一些惊天动地的事，由于此老喜着白衣，故人皆以白衣叟称之。

这些都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燕九公自从来到了崂山，因早年发了一笔财，儿孙也都能克勤克俭，所以在这崂山脚下，起了大片庄院，认真的做起寓公来了。

他是再也不提拿刀动剑的事了，因此这地方几乎可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一个藏锋隐芒的武林怪杰。

朱奇一行灵车尚未到达，燕家已事先得了消息，燕九公立即命人开庄门。

他本人坐在一张轮椅上，静候着这位有数十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来到。

尘土弥漫中，一行六辆马车在庄院前停了下来。

朱奇恐主人有所忌讳，所以把灵车停在门外，先和燕剑飞进入庄内。

见面之后，朱奇才发现这位老友白衣叟燕九公较以前老得多了，只是由他那双闪烁的双眸看来，此老虽是丰衣足食，饱享晚景安乐，可是并没有把功夫搁下来，相反地，却有了更深厚的内功造诣。

朱奇不禁十分佩服，见人思己，他不禁伤心得泫然泪下，当下抢上一步，紧紧地拉住了燕九公双手道：“老哥哥……”

一时老泪纵横，燕九公一看对方这种神情，又因未见那位南二爷同来，他就知道事情不妙。

当下翻了一下眼皮，问道：“南老二呢？”

朱奇咳了一声道：“他……死了，老哥哥，这事一言难尽……等我细细的告诉你吧！”

白衣叟燕九公四下看了一眼，见庄内人杂，虽是自家人，却也不便多说，他微微怔了一下，遂拍着朱奇的肩头道：“来，兄弟，我们进去说，这是从何说起，南老二他身子不是一向很硬朗的吗？”

朱奇歉然道：“灵车现停庄外，如老哥你没有什么忌讳，还是先叫他们运进来，才好说话！”

燕九公吃了一惊，因为这种带灵拜客的事情，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可是他毫不犹豫的点了一下头，并命燕剑飞负责把灵车运进庄内。

在大厅上，两个年达耄耋的老人，长谈直到深夜。

在聆听了朱奇的一番叙述之后，白衣叟燕九公，足足有半盏茶的时间没有说话。

朱奇以焦虑的目光看着他，苦笑道：“老哥哥，据你所知，这少年是谁家的弟子，他怎会有如此的身手？”

燕九公慢慢的摇了摇头，哼了一声：“这……我不大清楚。”

然后他又冷冷的一笑道：“老朋友，不是我说你，以你兄弟这种行径，也是自取其辱！”

朱奇面色一怔，燕九公又道：“黑白无常，这两个老鬼，我早知道他们平素无恶不为，兄弟，唉！你怎么和他们搅在一块了，这件事你们实在做得荒唐！”

朱奇冷笑道：“事已至此，还说这些干什么？”

他忽地站起，道：“既是老哥哥你如此说，我也就不敢多打扰了！”

说着就要转身而出，燕九公一把把他拉住，嘿嘿一笑道：“你还是这老脾气，我如不念旧情，岂能容你进门？兄弟，你先坐下来。”

朱奇这才略为安心，依言落座，脸上带出纳闷的表情，一语不发。

燕九公呷了一口茶，皱眉道：“如真像你所说，这姓江的少年倒真是一个可怕的人物，只是我倒是想不出……”

朱奇叹了一口气道：“我所以把灵棺运来，即因素知老哥哥阅历惊人，或可从死者伤处看出一点端倪来。”

燕九公闻言立起身子，苦笑笑道：“那么你现在就同我去那灵棺一看吧！”

朱奇点了点头，又问：“听说老兄正害脚病？”燕九公白眉一挑，呵呵笑道：“我之害脚，乃是一个托词，为了避免一件烦心的事情，并非是真的，你我久历风尘之人，又岂能为一些小病困住，老弟，你走了眼了！”

说着身形只轻轻一弓，已然“嗖”一声，如同一只穿窗的狸猫似的，纵上了窗棂。

他回头招手道：“来，随我来，此举不宜为外人所见，以免引起猜疑。”

朱奇点了点头，跟着纵身而上，二老展开身法，向停棺处赶去。

不一会，已来到了停放灵棺的敞房中。

白衣叟燕九公立在棺前，长长吁了一口气，两道白眉紧紧皱着，感慨道：“想不到南老二一世纵横，老来竟丧命在一个孩子的手中，这真是命中注定么？”

他找到南怀仁的灵棺，右手突地向棺盖上一按一带，整个棺木为之吱吱一阵乱响，随着“嚟”一声，棺盖已被启了开来。

朱奇秉烛上前，照着南怀仁那张黄蜡无神的长脸，二老都不禁一阵唏嘘，随之泪下。

#### 第四章 珠生百媚

白衣叟燕九公和朱奇，在灯下一打量南怀仁这种死相，不禁各自触及旧情，一时悲从心起，热泪滂沱而下。

尤其是朱奇，他和南怀仁自幼是一起从师，及长又是一直共事江湖，结有金兰之好，情同骨肉，这时目睹这位数十年形影不离的拜弟长眠棺中，他的悲伤自是可见。

他落了几点泪后，用力的咬着牙，一双眸子之中，凶光四射！

白衣叟长叹了一口气，用左面的袖口擦了一下眼角，凄然道：“南二弟真可谓死不瞑目，他的伤处在哪里？”

朱奇冷冷一笑，极为沮丧的道：“我正要请教老哥哥，你怎么反问起我来了？”

燕九公皱了一下眉，看着朱奇道：“那么就烦你暂时解开他的衣裤，待我来看吧！”

朱奇呆了一呆，道声：“好！”

遂匆匆把南怀仁尸身上的衣衫解了开来，燕九公探出一只手，由上至下，很快的按摸了一遍。

只见他眉头微皱道：“把他翻过来！”

朱奇依言把南怀仁翻了个身，燕九公又由下至上地匆匆摸了一遍。

朱奇见他掌指遍及南怀仁周身上下各处穴道脉门，就连一块骨节也未轻易放过，不由暗暗赞叹此老的行事周密，当下问道：“老哥哥，伤在何处？”

燕九公摇了摇头，双手又摸向了南怀仁的头骨、双耳，之后，他啧了一声道：“怪哉！怎么他身上没有伤呢？”

朱奇哼了一声说：“所以怪就怪在此，莫非那小子竟擅内震之功么？”

燕九公皱了一下眉说：“贤弟，你再把灯就近一点！”

朱奇依言把烛台移到棺木之内，灯光闪烁，映照着南怀仁黄蜡似的一张脸，着实凄惨。

燕九公双手捧起了南怀仁的头，注视了半天，又用手拨开了死者的双目，之后，他冷冷笑道：“老弟，他的死与内脏无关，这真令人费解了！”

朱奇问：“你已看出不是伤在内脏？”

燕九公直起腰道：“你莫非不知五脏通目之说么？”

他茫然摇了摇头，燕九公哼道：“初结胎时，在母腹中，天一生水时而有瞳人通肾，地二生火而有两背通心，天三生木而有黑珠通肝，地四生金而有白珠通肺，天五生土而有上下胞胎通脾，故五脏精华皆聚于目！”

他指了一下棺中的南怀仁道：“南二弟目光虽滞，但五脏无伤，可以无疑，此人手法实在高明！”

说至此处，回身走到另一棺前，依样开了棺盖，却见棺内躺着的是苍海客乔昆！

燕九公不禁面带悲色的冷冷一笑道：“这少年也太手狠心辣了，有何天大之仇，竟对几个即将就木的老人，也不肯放过，必置之于死地而后已……”

说罢发出一串嘿嘿冷笑，道：“如有机会，我倒要会他一会！”

朱奇长叹了一口气道：“老哥哥，只怕你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白衣叟燕九公闻言后，那双灰白色的眉毛，倏地向两下一分，冷然道：“即使不是他的对手，也不至像你兄弟落得如此下场。”

朱奇不由为之一怔，他本是心存激将之意，却未曾想到激出了此老这么一句话来，当下老脸一红，微微摇头叹息了一声。

白衣叟燕九公这时已探手棺内，在乔昆全身上下摸索了半天，仍然是不得要领。

接着二人又依次把余下三口棺木全数打开细查一遍，燕九公不由怀疑的道：“那姓江的少年，是用的什么兵刃？”

朱奇苦笑了一声说：“哪里是什么兵刃？只不过是一口木削的宝剑而已。”

燕九公听得心中一惊，因为他想到，一般武技高绝者，凭内力借物伤人，并不足为奇，可是这少年竟以一口木剑，来对付这一群武林中佼佼高手，这实在是太惊人了！

他心内震惊不已，但外表却一点也不显出来，反而冷冷一笑道：“武林中能以木剑伤人的颇不乏人，这也不足为奇，你既是和他们一路去的，怎会没有看清楚他是怎么下手的？”

朱奇冷冷的叹了一口气，摇头道：“手法太快，看不清楚，惭愧！”

燕九公放下了棺盖，注视着朱奇道：“这少年伤人手法实在很高明，我也莫能为力，他既入中原，看来天下将要大乱了，你我都不得不防一防！”

朱奇一时想到江海枫那种披发仗剑的样子，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他随着燕九公步出灵房，一面道：“所以我特地来此访你，如果你我合力，也许尚可……”

白衣叟燕九公忽然站住脚，回过身来徐徐笑道：“老弟，不是我说自轻的话，这件事你不能靠我，我……”

话未说完，朱奇怔了一下道：“莫非你也怕他？”

白衣叟冷冷笑道：“我与他并无过往，怕他作甚？”

朱奇更是一怔，冷冷的道：“这么说，你是不愿意管我这趟子事了，这也没有什么，只怪我朱奇看错了你这个人了！”

说着就要转身而去，却为燕九公赶上一步，拉住了他的肩膀。

朱奇挣了一下道：“算了吧，还留我作甚！”

白衣叟嘿嘿一笑，用力的把他身子扳了回来，讥讽地道：“何必呢！咱们也不是小孩子了，来这一套干什么？你还有什么话不能跟我说是不是？”

朱奇撩了一下眼皮苦笑道：“说良心话，我本来倒是有求于你……”

才说到此，燕九公就点头道：“说吧，什么事？老哥哥无不为你尽力！”

朱奇摇了摇头，叹道：“不说也罢！”

燕九公哼了一声说：“可是要我为你报仇么？”

朱奇翻了一下眼皮，徐徐的道：“我本来是这个意思的……”

白衣叟呵呵一笑，面上红光闪耀着，说：“兄弟，我得感激你这么瞧得起我，这件事我一定为你尽力就是……”

朱奇不等他说完，一把握住了他膀子道：“燕兄，谢谢你！”

燕九公呆了一呆，叹了一口气，苦笑道：“兄弟，可是有一点，你必须弄清楚！”

朱奇茫然的看着他，燕九公咳了一声说：“我们进到里面再说！”

说着身形纵起，朱奇连忙跟上，二人返到室内，坐定之后，燕九公冷笑道：“你把那少年看得太简单了！”

朱奇怔然道：“我如看轻了他，也就不会来找大哥你了！”

燕九公自嘲似的笑道：“那么，就是你把我看得太高了！”

朱奇不禁有些生气，因为他实在不明白白衣叟这种闪烁其词的真实用意，当下翻了一下眼皮道：“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

燕九公哈哈一笑，举了一下双手道：“兄弟，你们辽东二老就算是武功不如我，老实说又能差了多少？何况还加上西川二鬼、苍海客乔昆，你们这么一大群人物，尚且不是那姓江的少年一人的对手，除了你之外，他们全数丧生，你……”

他叹了一口气，失神的道：“你又何必还要多此一举，把我这一条老命也赔上？我的武功又能比你强到哪里去？”

朱奇先还没有想到这一层，此刻听了这一番话后，不禁白眉微皱，着实的发起愁来了。燕九公见他如此，又改为笑脸道：“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并不在我肯不肯帮你，而是我能帮你些什么？”

朱奇微怒道：“这么说，这个仇就不报了？”

白衣叟燕九公重重的叹道：“话不是这么说的，兄弟，你先冷静一下！”

朱奇冷冷地道：“我一直很冷静！”

燕九公望着他的脸大声道：“好！那么你就听我说！”

朱奇没有吭声，燕九公就说：“说一句关起门来的话，我们连他们哥儿几个是怎么死的，伤在何处都弄不清楚，还报个屁仇，只凭这一点，敌人武功就实在百倍于我们了！”

朱奇听了他这一番话，更是打从心眼里面凉起，脸色也变了。

燕九公咬了一下牙道：“可是你也别泄气，这事也不见得就没有希望！”

朱奇苦笑道：“照你那么说，还有什么希望？”

燕九公呵呵一笑道：“兄弟，你错了，老哥哥我虽是不行，可是我就不能另外推出一个人来么！”

朱奇不由面色一喜，抬起头来道：“是谁？”

燕九公呷了一口茶，以右手五指徐徐敲打着椅子背，良久，他才苦笑道：“此人可不一定会答应，不过他倒是一个很够义气的人，只要能说动了他就行！”

“到底是谁呀！”朱奇有些忍不住了。

白衣叟望着他，沉吟了一会，道：“我一听你说起那少年人的一切形相，脑子里就想到了这个人，他们倒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一样，此人也是一个怪人！”

朱奇搔了一下头，龇牙道：“到底是谁呀？”

白衣叟哼了一声，半笑道：“你先别问，我问你，你来到这里，另外还有别的事么？”

朱奇苦笑道：“单这一件已经够我受的了。”

燕九公道：“很好，那么，明天你就随我动身，我带你去拜访这位奇人。”

朱奇眨了一下眼道：“如此隆重？还要我们二人亲自拜访？”

燕九公嘿嘿一笑道：“隆重？凭咱们两个老江湖，人家还不一定肯赏脸呢！”

朱奇忍不住叹了一声道：“老哥哥，我求求你，告诉我，这位奇人的大名究竟叫什么！”

白衣叟冷笑道：“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此人的底细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他姓左右的左，是从天山来的，别的我可是什么也不清楚了！”

朱奇好奇的问：“此老多大年岁了？”

燕九公哼了一声，看着他道：“你以为本事大的，必定是老人？那位姓江的又有多大年纪？”

朱奇张大了嘴道：“这么说，这位姓左的奇人，也是一个年轻人？”

燕九公点了点头道：“一点也不错，我想他的岁数不会比那个江海枫大多少的！”

朱奇有些失望的道：“老哥哥，不是我小看了他，我可没有听说过有个姓左的厉害年轻人！”

燕九公看了他一眼，微笑道：“在你未遇见江海枫之前，你曾经听说过江海枫这么一个年轻人么？可是他的功夫怎么样呢？”

朱奇呆了一呆，他倒是真没有话说了。

燕九公长叹了一口气道：“在你来到之前，我还只以为这姓左的是天下仅有的一个奇人，可是现在我又知道有了一个江海枫，看来英雄出少年，这句话是诚然的不错了！”

朱奇不耐的道：“老哥哥，现在还是多谈一谈姓左的事吧！”

接着又迫不及待的问：“他的身手，你见过么？”

白衣叟摇了摇头，朱奇立刻有些失望的道：“那么，你怎知他有功夫呢？”

白衣叟燕九公淡淡的一笑说：“岂止是见过？我只要告诉你一个故事，你就可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奇人了。”

他呷了一口茶，接着道：“有一天我从崂山白鹤道观下棋回来，看见一个秀士在树下乘凉，他一只手拿着一把折扇，另一只手平开着，掌心中却黏着一只黄莺，那黄莺双翅用力扇扑，却不能离开那秀士掌心分毫……”

才说到此，朱奇失望的插口道：“这有何难？你我谁又不行呢？”

燕九公看了他一眼，冷冷笑道：“你先不要急，听我说完了你就知道了！”

然后他接下去道：“那秀士忽然见我在注意他，遂挥手把他掌心的黄莺放飞，站起来就走！”

朱奇正要发问，燕九公摆了一下手道：“你听我说……”

遂又接道：“我当时因心中好奇，就随后紧赶上去，不想那年轻的秀士，竟一径向另一座峰头行去！”

燕九公继续说：“我当时心中暗笑，凭你也能与我比赛脚程？嘿！谁知事情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朱奇张大了眸子道：“怎么？你没有追上他？”

白衣叟脸色一红，轻轻叹了一口气，冷笑道：“老弟，你我是自己人，我也不怕你笑话，这件事真丢人！你猜如何？”

“如何？”

燕九公摇了摇头道：“当时我虽是使出了轻功中最上乘的陆地风，可是那位白衣秀士脚下却是不快不慢，永远在我前面有五丈左右……我一时气愤不过，决心要与他一争胜负，可是几乎走遍了崂山诸峰，仍未能把距离缩短一步，直到夕阳西下，那秀士才回头一笑，如飞而去。”

燕九公眯细了眼睛，现出了一种钦佩到无以复加的神情，道：“我还记得，他是踏着高可过人的芦苇尖梢走的，身法美极了，妙极了……”

他比了一下手势，又说：“芦苇的尖梢仅仅只弯下了不到半尺，他……他真像是狂风吹舞之下的一个纸人一般的轻，只一瞬间，就消失了！”

朱奇听到此，不禁“哦”了一声道：“这是达摩祖师一苇渡江的功夫，这人果然是一个奇人了！”

燕九公眯着眼睛，他似乎仍然向往着当时的情景，他说：“这是我活了八十三年，第一次见过的绝技，太令人吃惊了！”

朱奇兴奋的道：“我想这人一定可以敌得过那江海枫了，老哥哥，你后来又是如何与他结识的呢？”

白衣叟微微一笑，像是才由梦中醒转一般，他点了点头道：“自那次以后，我就开始对他留意了，并且天天去寻访他，可是始终未能如愿，直到有一天，在白鹤道观中，无意中又遇见了他！”

朱奇注目道：“他对你怎样？”

白衣叟笑了一下道：“他也是去寻观内的道人对弈的，他发现我后，竟转身就走！”

朱奇问道：“你就追上去？”

白衣叟嘿嘿一笑道：“这还要你说？”遂又接道：“这一次，他不需我追，却在一棵松树前等着我，两下见了面，我真是十分尴尬！”

燕九公说到此，眯着一双细目，回忆着道：“他问我有何贵干？何故紧紧追赶他？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得一笑，告诉他只是想和他交个朋友而已，不想那秀士面色霍地一变，只向我空比了一下右掌，却又似不忍心地倏然掉头而去！”

朱奇又忍不住啊了一声，道：“他想伤你？”

燕九公垂下了头，长吁了一声说：“我当时并未觉得有异，直到晚上就寝之时，才发现我那件黄葛布长衫，及茧绸的中衣前胸之处，均有一个掌形的窟窿！”

这几句话，听得朱奇面色霍然大变，他又吃惊的啊了一声道：“这……”

燕九公苦笑道：“我如不抖动衣服，仍然无从发现，一抖动之后，那两个掌形的布块，就脱落下来了！”

顿了顿接着说道：“我为此确实吓了一跳，细察之下，竟又发现我胸前心窝处，也有一个鸡心大小的红印，这时我才知道，我已在无觉之下中了那秀士的掌力了！”

朱奇白眉微皱道：“这怎么办？”

燕九公冷冷一笑道：“这只怪我自己不知自量，我决心不去找他，打算听其自然，不想第三天，我就睡倒了，全身发热，一点力量也没有……”

说到此他微微一笑道：“可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我孙儿剑飞来禀，说是有一个郎中求见，我当时病急乱投医，立即命人将其传入，你猜这郎中是谁？”

朱奇张大了眼睛，摇了一下头，燕九公笑道：“这郎中竟就是那青衣秀士乔装的！”

他继续道：“当时这秀士嘱我不可开口，只给我吞了一粒红色药丸，并在我背后推拿了一阵，告诉我当晚必会下血一盆，可是无妨！”

朱奇道：“你难道就此甘心么？”

燕九公哼了一声道：“我虽是心有不甘，可是那秀士这一次倒是态度大大地改了，他诚恳地向我道了歉，说是误认我是他的仇人，才对我下此毒手，后道观中道长告诉他我的一切之后，他才后悔了，所以立刻赶来为我医伤，并请我务必不要怀恨在心！”

说到此，燕九公又叹了一口气道：“伤既然好了，哪里还会对他记恨？立时告诉他说，我绝不记仇，那秀士听后大喜，这才告诉我他姓左，是从遥远的天山来的，并说他住在崂山落星崖，嘱我有暇可至彼处寻他玩玩，他只说了这些，就自去了！”

朱奇道：“这是真……的？”

燕九公看了他一眼道：“我岂能骗你？当晚我果然如他所言，下了半盆紫血，之后，我那内伤竟是在短短三天之内，完全痊愈了。老弟，你说此事怪也不怪？”

朱奇合上了嘴道：“此人如肯出面，那江海枫小辈，必定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燕九公摇了摇头道：“话虽如此，可是这位秀士，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自那天之后，我竟是再也没有见着他，观中的道人也说一直没有见到他！”

朱奇问道：“你可曾去落星崖找他？”

燕九公点了点头道：“我共去了三次，可是没有一次寻着他，之后，我也就灰了心了！”

朱奇不由失望地道：“这么说，明天去也是白去了！”

白衣叟冷冷道：“这也不一定，要看你我的造化了，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奇人，必定不会撒谎的，他曾亲自告诉我，要我去找他玩玩的！”

朱奇皱了一下眉道：“可是，他要是一定不肯出见，也是没有办法的！”

燕九公垂下头，忽又抬起头道：“我有一计，你如依计而行，不愁他不出来，只要他出见，你我多费些唇舌，就不愁他不肯惠助一臂之力！”

一个人要是存心去谋算一个人，是很容易使对方上钩的，因为一是无心，一是有心，一在明处，一个却在暗处！

又如果谋算者考虑周详，部署妥当，更是很少人能不落圈套。

在崂山，那位由天山迁居而来的青年秀士，正面临着这种考验。

平日，这位年轻秀士是一向不爱管闲事的，虽然他不见得就像江海枫在孤岛上那样潜心修行，古井无波，可是，他却也够沉得住气的了。

除了风和日丽的天气以外，他从不远游，就连近在峰前的那座道观，他也难得去一次！

因为一来他不喜欢喧嚣，再者那些道人，他确实也看不顺眼，棋弈更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久而久之，他也就对他们生厌了。

就像今天这种凉爽的好日子，他宁可在崖前闲荡，瞻望云海日出，也不愿踏入尘世。

对于不久之前所结识的那个老人燕九公，他也是淡然处之。

因为从老人的那种眼神看来，这个老人是相当工于心计的，而他——却是一生最怕和人斗心机。

因此燕九公虽然留给他不坏的印像，但仍然不想与他建立友谊！

白衣叟三上落星崖，这位左秀士何尝不知，只是他一来要考核此老的诚心和为人，再者也实在懒得与他周旋。

日出之后，这位左秀士，悠闲地在崖前踱步，金黄色的阳光，照着他那一身湖绸长衫，素履白袜，衬以他那挺俊的器宇，人品确是不凡！

大体上说来，他约有二十多岁的年纪，修长的身材，红润的面颊，眉浓且长，隆鼻之下，是那张透着个性倔强的嘴。

他留着一条似乎较常人还要长一尺的大发辫，辫梢上拴着一只相思红

结，和他腰间的那根红丝绦，相映得十分有趣！

现在，他一步步的走下那老树盘结的谷口，却为一件意外的事情，惊得愣住了。

只见在峰前的一块巨石之上，放着一口黑漆漆的大棺材！

他不禁皱了一下眉，觉得有些扫兴。

略为犹豫了一下，心想这或许是有人出殡，发葬本山，自己何必过问！

想着就又提起衣摆，继续步下岭来。

可是忽然间，他又为一阵恸恸的哭声吸引住了。

回头看清，在棺木之前，有一位皓发的老人，正自垂首而泣。

那老人少说也在七旬以上了，老来丧亲，其痛可想而知！

秀士叹息了一声，他的同情，不过仅限于一声叹息而已。

于是，他继续前行。

可是，这一次，他才走了五六步，又惊愕的站住了，而且面色大变！

他听见那老人中所哭号的是：“燕九公呀，燕九公……你死得好惨啊！”

“燕九公？”左秀士轻轻的念了一声：“他怎么会……死了呢？”

口中念着，疾速的返过身来，却见那老人兀自在哀声号道：“你不该听信什么姓左的话，是他打伤了你，却又怎会来救你呢？可怜啊，你死得好惨啊……”

“现在可好，你死了，他却看也不来看你一下，啊，我可怜的老哥哥……”

年轻的秀士，再也沉不住气了。

他慢慢的踱了过去，伫立在老人身后，那老人似乎并没有发觉。

棺木之上，写“燕九公之灵”五字。

左秀士面色连变着，咳了一声道：“喂，老头儿，你先别哭，我问你几句话！”

那老头儿，闻声回头，哭丧着脸道：“咦……你是谁呀？”

左秀士寒下脸道：“我姓左，我且问你，棺内之人，就是山下那位燕老善人么？”

老人一翻眼皮道：“是呀！”

秀士双手用力的互捏着道：“他因何而死？”

老人叹了一声道：“是数月之前被一个姓左的少年掌伤致死的！”

秀士一瞪眼，叱道：“胡说！”

老人惊道：“啊！你莫非就是那位左……左……”

秀士冷冷一笑道：“你先不要多问，待我看过他的尸体之后，我们再说，总之，他绝不是死在我掌下的！”

说着走上一步，单掌一吸，启开了棺木，果见燕老头儿直挺挺地躺在其内！

秀士正要弯腰察视，棺内的燕九公，却忽地撑身而起。

只见他呵呵大笑道：“小兄弟，你上当了！”

秀士猛然一惊，后退了一步愕然道：“这是为何？你……”

燕九公跨出棺木，长长一揖道：“左相公勿怪，实在是老夫急于与你相见，不得已，而出此下策！”

秀士面色一寒，拂袖道：“岂有此理！”

说着转身就走，燕九公大声道：“相公留步！”

秀士回过头来，颇为不悦的道：“你累次来此，究竟是何用意？”

燕九公咳了一声，红着脸道：“相公，是你约我来的啊！”

秀士剑眉一挑道：“我……”忽又改口道：“你到底有什么事情？”

燕九公指了一下一旁的老人道：“这是老夫一个至交，乃辽东二老之一，姓朱名奇，相公大概也有个耳闻吧！”

秀士目光在朱奇身上转了一转，未作任何表示。

却转向燕九公不耐的道：“你有什么事情，请快说！”<sup>122</sup> 燕九公长叹了一口气道：“兄弟，老夫现在身负一件大仇，是想……”

左秀士面色又是一寒，打断了他的话，冷冷插口：“不必多说了，你的仇是你的事，天下哪有请人报仇的道理，你去吧！”

燕九公怔了一下，立刻干笑道：“相公你不要拒人太甚，其实与其说是老夫的仇，还不如说是天下武林的一件公仇，你我理应同仇敌忾才是！”

秀士瞳子里，闪出一层迷惘，冷笑道：“什么同仇敌忾？这与我没有什么关系。”

说着用手指了一下朱奇道：“为何带生人来此？我不是告诉过你，我的事情不许你告诉第二个人么？”

白衣叟燕九公呵呵一笑道：“年轻人，你何必发这么大的火？我们之所以来此，是因为以为你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青年，再者彼此过去多少有点交情，所以才来此相见，以为你必能仗义勇为，谁知……”

说着长叹一声，拉了朱奇的衣角一下，苦笑道：“走吧，这一趟是白来啦！”

朱奇也叹了一口气，跟着他转身就走。

秀士呆呆的望着他们，直到二人行出甚远，突然喊道：“你们先别走！”

燕九公向朱奇撇了一下嘴，二人双双回过身去，燕九公道：“怎么啦，兄弟？”

秀士步下冈阜，来至二人面前，徐徐的道：“你们可不要欺侮我年纪轻，我是不容易受你们欺骗的！”

燕九公“呵”了一声，道：“你看你，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

秀士皱了一下眉道：“到底是一件什么事？”

燕九公叹了一口气道：“老弟台，你是向不下崂山，你可不知道，新近江湖上出现了一个杀人的魔头，为江湖上带来了一桩空前的浩劫……”

说到此，口中啧啧了好几声，又道：“那种惨毒的情形，简直就别提了！”

朱奇也吁了一口气道：“这实在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左相公如不相信，我们有事实证明！”

那位姓左的秀士闻言之后，一双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的目光在朱奇身上看了一会儿，冷笑道：“什么事实证明？”

朱奇看着燕九公，徐徐的道：“我们曾收存了几具尸体，可请相公一观，也就知道那人手段的毒辣了！”

燕九公忙向朱奇道：“你快去命人抬上来！”

秀士一伸手阻止道：“且慢！”

燕九公怔了一下，不自然的笑道：“怎么？你……”

秀士冷笑道：“不必如此费事了，那些尸体在哪里？”

朱奇忙道：“就在山下，相公可要下山一看？”

秀士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道：“我随你们一起下山，果有此事，我自会处理，不过，我必须要调查清楚的！”

燕九公呵呵一笑道：“当然，当然！我们不会随便骗人的！”

姓左的少年哼了一声道：“我们这就走！”

于是三人一行，直向山下行来，燕九公在前，秀士居中，朱奇殿后。

在少年身后的朱奇，专心留意着少年的身法，可是丝毫也看不出一些出奇之处，他心中不禁有些纳闷，暗忖道：“别是燕老哥瞎说的吧！怎么我就看不出，他像是一个有十分功未的人呢？”思忖间，三人已来至峰下。

这时已可看见五口棺木，并列地放在一座土堆前面，朱奇停下了脚步，咬牙指点着道：“左相公，我们没有骗你吧！”

姓左的少年剑眉一竖，身形猛地如狂风飘起，一起一落，已到了那五口棺木之前，身法之快，确是朱奇自遇江海枫之后，所见的第一人。

他心中真是又惊又喜，暗忖道：“如真能说动此人，大仇就有指望得报了！”

当下同燕九公二人，双双纵身过去。

那位左相公在棺前走了一转之后，信手打开了一具棺木，果见棺木内有一具尸体，他急速的关上棺盖，退后一步道：“棺内死者，是你们什么人？”

燕九公冷笑道：“武林同道，彼此慕名，并无深交！”

他回答得很利落，少年狂笑了一声道：“燕老头儿，你这几句话说得好漂亮，既是不相识之人，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你二人又何必多事，替别人报仇？”

朱奇怕把事情弄糟，正待实说，燕九公却抢先笑了一声，道：“年轻人，你这就错了，我们习武之人，最当重视者，就是道义二字，同是道上的人，怎能不加以援手，对于恶人，怎能不合合力以歼之，又何分彼此？你这话未免说得太那个了！”

姓左的少年哼了一声，徐徐道：“果真如此，你二人倒真是令人钦敬了，只是……”

他淡淡一笑道：“我远自天山来此，只为追寻一位朋友，并不想在中原种下仇因，因此，这件事老实说，实在不打算介入其中……”

他抖了一下长衫，春风满面的又道：“俗云冤家宜解不宜结，二位老兄，我劝你们还是马虎一点吧！”

说罢抱了一下拳，转身要走！

二老不由全傻了，燕九公忙赶上了一步，大声道：“老弟请回！”

少年转过身来，燕九公笑道：“老弟台不必这样，这件事我们绝不勉强，不过有一事相求！”

姓左的秀士问道：“什么事？”

燕九公叹了一口气道：“说来惭愧，这几位朋友明明是死在那怪人手下，可是他们遍体上下，却没有一点伤痕，老夫为此请教高明！”

左相公淡然一笑道：“这又有何奇怪，假如他们都因内伤致死，外表自是不容易看出来！”

燕九公怔了一下，又笑道：“老弟台，事情并非如你所想得那么简单，我曾仔细察看过他们的奇经八脉，甚至于每一处穴道骨节，但是仍然找不出致命的伤处！”

左相公皱了一下眉，道：“也许因毒致死！”

燕九公摇了摇头道：“我也曾看过他们的眸子……”

姓左的秀士听到此，不由“哦”了一声，转身走了回来。

他点头笑道：“也许这个忙，我是可以帮助你们的，请你们把尸身请出来吧！”

朱奇长叹了一口气，首先把他拜弟南怀仁的棺木打开，双手把尸身抱了出来。

他热泪滚滚而下的道：“相公请看！”

说罢就放下死者，退至一侧，姓左的少年向前走近几步，目光在死者全身上下转了数转，然后转对朱奇道：“我不想触他，麻烦你把他的双目翻开！”

朱奇依言翻开了死者双目，秀士低头看了一会，点头道：“不错，五脏无伤！”

他说着自地上拾起一截枯枝，以之在死者全身点点按了一阵，由手而足，甚至死者的背部都按遍了，最后脸上现出一种极为惊异的神色道：“这老人本身武功不弱，怎会罹此奇祸？再者，他的死因也果真十分令人费解！”

二老听他如此说，都不禁有些失望。

秀士立刻又向朱奇招了一下手道：“来，朱老，请帮我把他扶坐起来！”

朱奇依言而行，秀士已挽起了单袖，露出一腕，叹了一口气道：“不动手是不行了！”

说着掌心已按在死者背上，只见他手掌略微抖动，同时目光凝视于一点，少顷之后，他收掌、退身，却低头不语。

二老更是狐疑不解。

燕九公问：“怎么，有什么发现么？”

姓左的少年抬头问道：“你们所说的那位怪人，是何等样的一个人？”

朱奇忙道：“年岁与相公相差无几，是一个外表斯文，而内心狠诈之人！”

左相公冷冷笑道：“这人果然棘手得很，这还是我入中原后，所发现的第一个厉害人物。”

燕九公吃惊道：“怎么老弟，你找出他的死因了？”

左相公点了一下头说：“这人是被点断六阴麻脉而致死的，下手的人，是一个武功高绝的人物！”

二老不由同时大吃一惊，因为“六阴麻脉”为诸脉之中最细微的一道经脉。

这条经脉细微到几乎肉眼难以分辨的程度，而位置因心跳而异，很不可捉摸，竟也会被人点中。

一时二老都呆住了。

这一个奇特的发现，似乎也大大引起了这位姓左的年轻人的兴趣。

他剑眉微蹙，自语道：“奇怪的是，这种外来之力自何处传入体内……”

于是他问朱奇道：“你可知道行凶者所用的是何兵刃？”

朱奇点了一下头道：“是一口木削的宝剑！”

左相公神色动了一下，微微点了一下头，冷笑道：“如此说来，这人的内功已到了金针渡线、凝神飞发的地步了，想不到中原竟还隐藏着如此一位旷世奇人！”

说到此，他目光内泛出两股奇光，喃喃自语道：“我左人龙既来中原，此人不可不会！”

他自语声音很低，可是近在咫尺的燕九公和朱奇，都已听入耳中。

二老交换了一下目光，俱都面带喜色。

左人龙自语过后，目光紧紧逼视着死者面门，最后又点了点头道：“是

了！”

又手指着死者面门道：“二位请看他五官俱开，惟独于眉心紧皱，依我判来，那木剑之尖，定必点眉心，不信我就……”

说着以二指分开了南怀仁双眉，果然见到一颗蚕豆大小的淡红色印子！

这淡红色的印子隐在皱纹间，若非撑开额皮，万万是看他不出，二老耳闻眼见，不禁把眼前这位左人龙，佩服得五体投地！

朱奇抱拳恭敬道：“左少侠果然阅历惊人，老夫钦佩万分！”

燕九公也附和道：“设非少侠拨开茅塞，我们一辈子也不会知道，足见高明之至！”

左人龙长袖拂着身上的尘灰，冷冷的道：“你们不要捧我，这位用木剑的怪人，武功可能在我之上！”

朱奇闻言不由呆了一下道：“不……不可能吧，左少侠，你太谦虚了！”

左人龙淡淡的摇了一下头道：“不然……”

接着又注目二老道：“此人我还未见，还不能断定他的身手究竟如何，只是凭此一点，此人的身手，实在厉害，我最多能勉强应付……”

他心情十分沉重的互搓着双手道：“这人叫什么名字？”

朱奇答道：“江海枫！”

左人龙牢牢记在心中，又问道：“他在这附近么？”

朱奇摇了摇头，说：“虽不在这附近，但我可断定他必在本省境内，很可能就在莱州、登州一带！”

左人龙发了一会儿怔，又指着其他四口棺木道：“这些人都是死在他手中的么？”

燕九公连连点头，道：“不错，都是的！”

左人龙哼了一声道：“我可以看一下么？”

朱奇忙道：“当然可以。”

他说着很快的把四具棺木都打了开来，左人龙在每一口棺前立了片刻，随后他冷笑道：“都是一样的！六阴麻脉！好毒的手法！”

燕九公乘机道：“左老弟，这只是新近丧在他手中的一小部分，另外的还多着哪！”

左人龙面色苍白了，他薄怒道：“此人我必得要会他一会，不为别的，只为他以这种绝毒手法杀人，已犯了武者之忌！”

朱奇心内大喜，立刻道：“如果左少侠有此心意，老夫愿追随左右，贡献绵力！”

左人龙一笑道：“这倒不必！”

接着又微微一笑道：“我这个人，对敌时素来不喜有人帮忙，况且我行踪不定，有你在旁反倒有很多不便！”

可笑朱奇一生狂傲，受人崇敬已成了习惯，如今却被这个年轻的左人龙视同一个平常的闲人。

他那张老脸真是齐耳根都红了，心底狠狠的骂道：“好个小辈，你竟敢如此轻视于我，我朱奇岂是这么好欺的人，如今是有借重你之处，不便开罪你，容待以后，你就知道我朱奇的厉害了！”

心内这么想着，脸上却是一点也没有显露出来，反而笑道：“如此说来，一切偏劳左少侠了！”

“偏劳？”左人龙望着他道：“这是我自己乐意做的，并不是为了你们！”

说到这里，又笑了笑道：“二位只是为此而来，没有别的事了么？”

燕九公抱了一下拳道：“久仰少侠一代人杰，想结为忘年之交，不知少侠可肯赏脸？”

左人龙哈哈大笑了一声道：“实在不敢当，这个就更不用着急了，往后时间还多着呢！”

朱奇呵呵一笑说：“我这燕老哥出来的时候，已着人备有水酒一席，恭请左少侠前往小酌！”

燕九公连连点头道：“务必！务必！”

可是这位左人龙，却是眉头紧皱了一下，说道：“这些俗套还是免了吧，再见！”说罢掉头扬长而去。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二老的面色一片青紫！

燕九公冷冷的哼了一声道：“看见了没有？好狂的家伙！”

朱奇点点头道：“这小子却也有值得他狂的地方！”

接着又道：“无论如何，我们的目的总算达到了！”

燕九公望着天边，叹了一口气道：“这位左人龙，要是遇上了那个叫江海枫的少年，可就热闹了……”

在秦光县附近，有一处地方叫做“羊角沟”，羊角沟附近有一个大湖泊，名叫清水泊！

就在这湖泊的一边，耸立着一座“三羊道观”，规模十分宏大，镇观的三位道人，一名白羊，一名黑羊，一名黄羊！

三个道人，年纪都已在六旬以上，白羊道长，今年七十有三，黑羊道长约六十七八，最小的黄羊道人，也有六十三了！

这三个道人，可不是像一般的道人那么安分守己，他们在这莱州湾定居已有数十年，自开观的老羊真人以来，到如今已百年长久，这三羊道观一向和武林中有着密切关系。

人人都知道这观内的三只老羊武技超群，因此谁也不敢招惹他们！

三个道人把这座三羊道观修筑得富丽堂皇，简直像宫殿一般！

广大的观院内，雕栏玉砌，亭台楼榭，无不具备，美不胜收！

在教场后面的一堵红墙里，依稀可以看到有粉红色的石榴花，藤萝竹篱，还有高高的秋千架子。

人们在行过这附近时，常常可以听到女子嬉笑的声音，而当人们辨明这些莺声燕语，竟是发自道观之内时，都不禁深深的叹息一声，摇摇头，有一种“世风不古”的感慨！

三只老羊在这里，真像是三个小皇帝，在莱州海湾，他们还有船，每年有大批子弟们乘船往返。

据说在浙江省的定海和镇海，都有他们的分观，其势力之大，可以想见。

白羊道长，年岁最长，武功也最高，十几年以前，就已经封剑纳福了。

这观内大小诸事，统统由黑羊和黄羊二位道长当家，近年来由于威名更甚，所以一般江湖人物，轻易也不敢招惹他们。

即使是有一些不识趣的武林中人，胆敢轻捋虎须，也莫不败死在黑黄两只老羊的掌剑之下。

所以时日一久，整个鲁省东南半壁，对这三羊道观谈虎色变。

三只老羊的日子，是愈来愈好过了。

这几年以来，他们的弟子也愈收愈多，愈来愈众。

众弟子间有一个鲜明的区分，凡是白羊道长的弟子，统着白衣，黑羊道长的弟子着黑衣，黄羊则着黄衣。

除了白羊道长近年来因练功求坐心切，已拒收弟子之外，黑羊黄羊两个道人的弟子，都已经超过了百人之上。

这群道士在这鲁南地方，构成了相当的势力，即使官府也尽量地避免招惹他们。

因此一入鲁南，到处都可以看见黑黄衣服的道人，满街都是！这秦光县境，几乎就是他们的天下！

可是树大招风，名高见忌，况乎木秀风摧，几已成为铁的见证。

三羊道观也许是由于历年为恶过甚，因此偌大的道观，竟为一个不相干的人，于一夕之间，摧毁无余！

说来真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

这一日，清水泊边，来了二马二骡。

两匹马上坐着两个少年，一个是散发灰衣的白皙书生，另一个则是头梳丫角的美僮。

从二人的打扮上看去，可能是一主一仆。

另外的两头小骡背上，却是驮着四箍子书，人马在这初秋的早晨，都显得精神奕奕，就连那两匹白肚皮的小毛骡，也显得非常精神。

只有那个书生，却像是没睡醒觉一般。

他那么一只手扣着辔，低着头，没精打采的任由胯下的马儿驮着走。

那个长得十分娇俏的书僮，却在后面关照道：“小心！我的少爷，从马上摔下来可不是玩儿的！”

书生回头问道：“到了地方没有？我可是不打算再走了！”

书僮嘻嘻笑了一声，用青竹的小马鞭，朝前方一指道：“喏！那不是到了么？三羊道观！”

书生这才抬起头来，朝前眺望了一会，淡淡的笑道：“好大的气派！”

俏书僮冷冷一笑，娇声道：“气派当然不小！”

书生不觉叹了一口气，勒住了马，眉头微微一皱道：“我可是说过了，这一次打完了，以后可是再不打了！”

“怎么啦？”那个美书僮笑着问道：“嫌他们本事稀松平常是不是？”

书生摇了摇头道：“也不尽然，你想，我初来中原，怎能到处结仇，逢人便打呢？”

美书僮咯咯一笑道：“这样你就能成大名了，别急，我敢保证，这道观里的三只老羊，一定够你对付的！”

书生冷冷一笑道：“我看他们还是一样不堪一击！”

接着他又颇为自豪的道：“在没来中原以前，我把这地方的人估价太高了，其实他们大多数，可以说是根本不懂武技这两个字！”

书僮白着他笑道：“所以你就神气巴拉了嘛！”

书生皱了一下眉道：“早知你专门带我打架生事，真不该和你一块同行。”

书僮娇笑了一声，道：“像你这种身怀奇技的人，如不能为江湖上做些除暴安良的事，这身武功又学来何用？何必如此吝啬呢！我要是有你这等功夫，我呀……”

方说到此，忽听前路蹄声得得，驰来了数骑快马，马上各坐着一个道人，

一个个面色凶恶，如一阵风似的自二人身侧驰了过去！

道路上扬起了大片的灰尘，书生拂打着身上的尘土，问道：“这是哪里  
的道人？”

那个书僮气愤地道：“还不是三羊道观里出来的，来吧，相公，我带你  
去。”

这主仆二人，想来大家定必都很熟悉，那个书生模样的人，正是不久前  
离开海岛的江海枫，至于那个漂亮的小书僮，则是席丝丝伪装扮成的。

他二人一路上假作主仆称呼，久之倒也习以为常了。

江海枫新入江湖，人地两生，他身怀绝技，正是壮志待展。

巧得很，正好遇上了席丝丝这么一个惟恐天下不乱的好向导。

这么一来可好，虽然是短短的十数日，江海枫的大名已经深深震动了左  
邻右县。

“三羊道观”无疑又为他们列为一试身手的地方，江海枫虽不愿意是生  
非，可是他却是一个急公好义之人，席丝丝把对方的罪状一公布，他就不禁  
有些怦然心动起来了……

在三羊道观的观门前，江海枫勒住了马。

他的脸色一派温和，丝毫也看不出来，他是为寻事来的。

他对席丝丝慢吞吞的说道：“你进去投帖，请他们管事之人出来一见！”

席丝丝早在等着了，她匆匆翻下了马背，由身边取出了一张大红的拜帖，  
其上写着“江海枫拜”四个大字！

席丝丝持帖走进观门，正要扬长而入，却为迎面的一个道人拦阻住了！

这道人三十上下的年纪，身着黄色道袍，头扎道髻，生得隆鼻阔口，耸  
肩拱背，貌相真是不敢恭维。

他在席丝丝身上转了一会眸子，怒道：“有事么？”

席丝丝一递手中名帖道：“瞎了你的狗眼，没有事我来做什么？”

道人不禁勃然大怒，口中骂了一声，一掌直向席丝丝面上劈来，席丝丝  
身形一转，纤掌反向道人手腕切去。

那道人口中“哦”了一声，猛地旋身，飘至一旁，大声叱道：“哪里来  
的小子？胆敢来此撒野！小子，你是干什么的？”

席丝丝晃了一下手上的帖子道：“我是来投帖拜观的！”

那道人怔了一下道：“谁拜观？”

席丝丝一抖手，那张红帖直向道人面上飞去，吓得那道人脸向一边一跳，  
等到那帖子飘落，才冷笑了一声，把帖子拾了起来。

道人看了帖上的名字，怔了一下，冷冷笑道：“江海枫……我知道这么  
一个人！”

又问道：“人呢？”

席丝丝怒声道：“我同我们相公，在湖前相候，一盏茶时间之内，如无  
人出见，可别怪我们不客气，打进观来，那时你们这一群道人就惨了！”

那道人气得脸色直发黄，退后一步道：“哟！你这小子好狂呀！”

他翻着那双黄眼珠，向大门外湖边望了一眼，果见湖前草地上有一人坐  
在马上，悠闲的看着湖内的水，秋风正飘动着他头上的长发。

江海枫虽是出道不久，可是这几天，这一带关于他的传说却很多。

道人一望之下，就知道这人果是江海枫，他内心不禁怦的跳了一下。

当时狠狠的瞪了席丝丝一眼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家真人，还不一定

见你们！”

说着正好有几个道人走过来，这黄衣道人，忙大声唤道：“喂！你们先看着这人，别叫他往里闯，我去见二位真人去！”

那几个道人就立下脚步，上下打量着席丝丝，席丝丝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不时的还撇一下嘴。

众道人见他一副童子打扮，倒也没有十分在意他。

约有半盏茶的时间，就见自观内匆匆走出了七八个道人。

为首一人，是一个身着黄麻布道装的老道人，年纪约有六十岁左右，黄焦焦的一张脸，一部五柳长须垂挂胸前，颜色也是黄焦焦的。

这道人黄衣、黄脸、黄须、黄履，看起来倒也有些气派。

在他身后跟着六名道人，年岁均在四旬左右，也是各着黄色道装，他们背上皆背有一口长剑，杏黄色的剑穗子飘扬着，煞是好看。

另外在那为首的黄衣道长身边，尚有一个年岁不过十七八岁的小道人。

这小人双手捧着一柄月牙形的铲子，铲头雪白的刃口，闪闪放光。

几个道人，全是满脸怒容，唯独那为首的黄衣老道，显得神态很安详。

他们一行人一直走到了门口，先前站立在门口监视席丝丝的几名小道，一齐弯下腰身，向那为首的道人行礼，状极恭敬。

黄衣老道只摆了一下袖子道：“没你们的事，你们下去吧！”

遂站定脚步，打量着席丝丝道：“小孩，是你来投帖要见我么？”

席丝丝一见这为首道人的气派神态，已猜知他定是这所道观内第三当家的“黄羊道长”无疑，当下点了点头道：“你就是黄羊道人吧？我家相公已在门外等你多时了，你这就同我去见他吧！”

来人正是黄羊道长，他因见了江海枫的投帖，又听了守门道人的一番禀报，心中大怒，这才匆匆带了几名弟子走出来。

这几年以来，黄羊道人很少与人动手，他的身份已日见崇高了，差不多的人要想见他，还不大容易。也正因为如此，他得悉了来人的无礼之后，就安心要会一会来人，并且要当着弟子面，给来人一个厉害的教训。

他胸有成竹之后，反倒是不怒了，神态间显得很是安详。

这时席丝丝这么当面的喊他黄羊道人，照说他是一定会发脾气的。

可是他竟也忍了下来，只由鼻子里冷冷的哼了一声，道：“小娃娃不知天高地厚，你家道爷哪里有功夫与你这顽童斗气，你那主人呢？”

席丝丝也冷笑了一声道：“老道，你们平日为恶多端，无人敢惹，今天我看你们是遇上了厉害的对头了，死在目前，尚敢狂言，真是……”

才说到此，黄羊道人身后的一名弟子，忽地闪身而出，厉声叱道：“何来小狗？说话如此无礼！”

黄羊道人这时那张瘦脸，气得更黄了，简直就像是上了一层黄漆。

他忽地摆手道：“你不必理他！”遂向着席丝丝狞笑了一声道：“等道爷见了你家主人之后，再给你这娃娃一个厉害。我们走！”

席丝丝惟恐等久了，江海枫会不耐烦，当下也就不再和他斗口，立时转身向观外行出。

一出了观门，他们都看见了，看见了那个坐在黑马背上的年轻书生江海枫。

黄羊道长冷冷笑道：“就是此人要会我么？”

席丝丝这时已飞快的走到了江海枫的身边，海枫却仍然闭目坐在鞍上动

也不动。

她就推了他一下道：“喂，人我可是给你找来了，底下就看你的啦！”

江海枫微微睁开眼睛，只向走到面前的几个道人瞥了一眼，旋又把眼睛闭上，就像是没瞧见一样。

席丝丝不禁呆了一呆，心说：“糟糕！他别是突然得了病，那可就惨了！”

当下急得又推了他一下道：“你倒是怎么啦？”

江海枫仍是理也不理，几个道人这时俱已走到了近前，各自站定了脚步。

黄羊道人冷冷一笑道：“足下就是江海枫么？不知要见贫道，有何见教？”

江海枫眼皮撩也不撩一下。

黄羊道人怔了一下，忍着气，嘿嘿一笑道：“既有胆量约见贫道，因何又装聋作哑，岂不貽笑大方？”

他说了这句话后，身子后退了半步，满以为对方必定有一个回话。

可是这位年轻人，好狂的姿态，他只睁开那双精光四溢的眸子，在他身上转了一转，脸上带出一个不屑的微笑，接着就又把眸子闭上了。

黄羊道长当着众弟子的面，这个脸他可真丢不起，同时内心也有些奇怪。

当下把脸色一沉道：“姓江的，你无缘无故，来本观取闹，如今本座出来了，你却又如此萎萎缩缩，不言不动，难道本座就是这么好欺之人么？”

江海枫睁开眼睛，微微的一笑，遂又闭上。

黄羊道人实在气愤不过，却又不便自己出手，当下后退了一步，对身旁一名弟子歪了一下头。

这名弟子早已忍不住，巴不得能给对方主仆一个教训，当下冷冷一笑，一个箭步，就窜到了江海枫马前。

他向前一探手，已拉住了海枫的右腕，心内不由暗笑，忖道：凭你这种身手，也敢来此胡闹？

于是口中叱了声：“你给我下来吧！小子！”

只见他用力的向内一带，但听得“扑通！”一声，这名道人，竟是整个人都倒翻了起来，反向江海枫身上撞去。

可是江海枫却不愿让他碰着自己，倏地在马上一抬左腿，这道人立即晃悠悠的，一直飞出了数丈以外，才扑通一声摔在地上。

再看江海枫坐在马上的身子，仍然和先前一样的，连动也没有动一下。

见此情形，黄羊道人才吃了一惊！

他呵呵一笑道：“好小子，不怕你装聋作哑，你既然有如此身手，道爷倒要好好与你比划一下了！”

他说着把瘦长的身子往下蹲了一下，又把束在道袍外面的带子紧了一紧，冷冷的对身前各弟子道：“你们闪开，待我来擒他！”

这时马上的江海枫，忽然睁开眼睛，淡然的笑道：“你莫非就是黄羊道人么？”

黄羊道人摸着胸前那束五柳长须，冷笑道：“你家道爷正是，你这小子，因何来此胡闹，今天断断饶你不得……”

又回头看了一下方才那名被摔在地上的弟子，又道：“你不要以为你两手三脚猫有什么了不起，也只不过可以吓唬我的徒孙而已，在道爷我的眼中，根本不值一笑！”

江海枫听他说了这些，倒也不恼，他只冷冷的道：“你们这道观内，好

像还有两个老道吧？”

黄羊道人听他无故说出这么一句，好像并没有把自己这么一个人放在眼里似的，心内不禁更是大怒。

他气得发抖的冷笑道：“不错……你要如何？”

江海枫目光转向一边的席丝丝，微微皱眉笑道：“你为何不把那两位道人也一并请出来？须知我要对敌的必是对方的首恶人物！”

席丝丝乐得笑了起来，她跳了一下道：“好！那我就再给你去找去！”

听了他们这一问一答，黄羊道人可是再也忍不住了，他大喝了一声：“站住！”

接着用手一指江海枫道：“你这小子好大的口气，如不给你些厉害，谅你也不知我黄羊真人是谁！”

说完向那名身侧的小道人一招手道：“来！把我的兵刃拿来！”

那名小道立刻双手捧着那柄奇形的兵刃送了过去。

黄羊道人一把接过，举了举，这会才看清了，那是一柄月牙形的铲状兵刃。

刃口两侧，配有两枚钢环，往上举动之时，发出一阵铮楞楞的闹耳鸣声。

黄羊道人这把兵刃到手，似乎更添了无比勇气，只见他身形一旋，一片黄云似的飘了出去。

他起落、旋身、抽足、换步，一丝不苟，从容轻灵已极！

这时候已陆续由道观内拥出了大批的道人，有的黑袍，有的黄袍，熙熙攘攘的，把附近都站满了。

他们一见黄羊道人，竟是动了真怒，亮出了轻易难得一用的兵刃，俱都兴奋不已。

黄羊道人手执兵刃，深凹的眸子里，灼出闪闪的凶光。

他用手招了招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你这里来，祖师爷教你几手功夫……”

他的话还未说完，忽然张口接不下去了。

原来那个骑在马上少年，竟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含笑站在他的身边了。

这种身法，对方究竟怎么施展的，黄羊道人不解，众道人自然更是莫名其妙。

江海枫冷然道：“道人，这可是你自己找死，那两个道人既是不愿出来，我就先看一看你的功夫吧！”

他说话之时，双手按在一柄红木宝剑的剑把上，剑尖斜插在泥土中！

黄羊道长咬了一下牙道：“你亮出兵刃来！”

江海枫狂笑一声，用手中木剑，指对方道：“你也配！这口木剑你就试一试吧！”

黄羊道人气得也狂笑一声，笑声都是抖的，他再也不肯多待，身形陡地一伏，轻如一只大鸟，扑向江海枫身前。

手中奇形铲哗啦啦一阵厉鸣，划起一道银虹，直向江海枫胸前划到！

只听得“嗖”一声，这一铲扫了一个空，铲刃方过，又露出江海枫上半个身子。

这又是黄羊道人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身手，他不禁吃了一惊，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才知道事情不妙。

可是这时已是势成骑虎，明知对方是一个身怀绝学的奇人，自己绝对在他身上讨不了好，奈何已经不容退缩了。

他只得咬了一下牙，猛地一带奇形铲，二次以“倒打金钟”一招，反甩铲头，向江海枫头上猛劈下来。

这么快速的招式，在江海枫眼中看来，依然是太慢了。

他只以木剑轻轻向上一举，“当”的一声，奇形铲已猛地反卷出去。

就在黄羊道人惊慌失措的刹那间，江海枫的木剑已临到了他喉结一寸不到之处。

## 第五章 杨柳千丝

黄羊道长两番失手，心中不禁又怕又怒，尤其是当着一众门下弟子的面，他这张老脸实在是没有地方藏。

当时手中奇形铲倏地向上一抡，铲刃上两枚钢环“哗啦”响了一声。

这年高气盛的老道人，却乘势游身而上，足下踏着子午进身的步子，只一闪已来到了江海枫的身前。

他口中冷叱了声：“小辈，看铲！”

左臂向下一沉，右手奇形铲，挟着一股尖锐的劲风，自头顶上盘旋一圈，由左肩头上穿出，直取江海枫咽喉！

这一手施展得又快又狠，无奈他的对手太厉害了。

这一铲眼看已经临到了江海枫的喉前，但这位惯施奇技的少年，每喜于千钧一发之际，施出他超人的功夫！

就见他剑眉霍的向两下一分，身形陡地向下一矮，掌中木剑向上挑去。

只听得“当”的一声。

这声音极为清脆闹耳，就在众人眼花缭乱的一刹那间，黄羊道人的奇形铲，已自飞上了半空！

奇怪的是江海枫，也并不趁胜制敌，仍然是纹丝不动的站在当地，眉目之间，显露出一种胜利的微笑。

四周的众多道人，都不禁口中“啊”了一声。

黄羊道人身形踉跄而退，再看他右手五指，竟已皮开肉裂，鲜血涔涔流下。

这老道人想到自己一世威名，毁于一旦，差一点当场昏了过去。

只见他仰天惨笑一声，道：“道爷与你这小辈拚了！”

倏地奋身又上，十指箕开，施出周身内力，直向江海枫两肋之上抓来。

可是就在这刹那之间，江海枫的木剑，猛地一扬，看来就像是跳了一下。

他的表情，也仍然带着三分漠不经心的样子，木剑往上一举，剑尖无巧不巧的，正好指向了黄羊道人的心窝！

剑尖距离道人的前心，至少还有尺许远近。

但再看那位道爷，却像是一座石像似的，木然的立在当地，一动也不动了。

他一双手仍保持着前抓的姿态，一束五柳长须，被风吹得飘向一边，只是他的双足，休想移动分毫。

黄羊道人这种情形，一落在他身侧众弟子的眼中，众弟子立时俱都吓了个魂飞魄散！

只听一阵乱噐，纷纷逃散了开去。

江海枫哈哈一笑，身形倏地纵了起来，起落纵跳之间，木剑频频指点。

一时之间，那些道人，全都给僵住了！

他们的姿态，或坐、或卧、或作奔跑状，面部表情则大同小异。

就在这清波湖边的草地上，这群黄衣道人，各作怪相的点缀着，看来真令人忍俊不禁。

席丝丝看到此情，不禁喜得跳了起来。

她娇笑着说道：“你真行，你把他们都怎么啦？”

江海枫缓缓收回了木剑，冷笑道：“我还以为黄羊道人有多大的能耐，

原来也不过如此！”

席丝丝含笑走过去，细细地观察着那些道人，只见他们一个个眼眸圆睁，面如黄蜡，以手试了试他们的鼻息，不禁大惊道：“他们都死了！”

江海枫道：“你放心，他们一个也死不了，只不过是为我独门手法封闭了穴道，暂时受些痛苦罢了！”

他说完话，回过身来，冷笑一声道：“我想经此一戒，另两只老羊，也该有所警悟了，我们也不必欺人过甚，走吧！”

席丝丝本想借江海枫的武功，就势除去这三羊道观，以绝后患。

可是女孩子家心地到底软些，眼见这群道人如此痛苦的样子，也就不想叫江海枫再闹下去了。

当下哼了一声道：“真是太便宜他们了！”

说着也转过身来，正想腾身上马，就在这时，忽然闻得一声断喝道：“站住！两个小辈！”

二人回身一望，只见道观内拥出了大群人来，为首的是一个身着黑色道衣的老道人，满头的头发如黑墨染过的一般黑，一直披到双肩上。

这道人身高体大，腰可合抱，一双眉毛，也是其黑无比，像刷子似的向两边扫出去，隆鼻噉唇，面色更呈黑褐颜色。

总之，这道人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说不出的威猛凶恶。

他一只手举着一面黑光净亮的牌子，像是他的兵刃，也不知是何物所制，看来十分沉重。

这道人这种形态，一看就知是一个恶道！

他头上还有一圈金箍，紧紧的压在前额之上，正中镶了一块红宝石。在日光之下闪闪放着红光。

江海枫见此情形，已知此刻即使想要退身，也不可能了。

当下冷冷一笑，又转过了身子，席丝丝却吃了一惊，说道：“糟了，大概这人就是黑羊道长了，江大哥，你可得要小心一点，他手上那柄混元牌听说很是厉害！”

江海枫眉头皱了一下，叹道：“看来我又要杀人了！”

话尚未曾说完，又听得那道人声如劈竹似的大嚷道：“那两个小子休走，道爷来会你们！”

他身后的一群道人，更是如狼似虎的扑过来，口中纷纷叫着：“打！打！”

“绑上他们！好大的胆子！”

一刹那间，已涌至近前，为首那个黑衣黑须的道人，忽然站住了脚！

他那一双铜铃大小的眸子，不住在散立在清波湖附近的道人们身上转动着，这群道人，正是方才为江海枫以飞快手法点中而木立在当地的。

黑衣道人看了一阵，不禁怔了一下，旋即狂笑一声道：“雕虫小技，也敢在你家道爷面前现丑！”

他用手那柄混元牌，向江海枫一指，嘿嘿的笑道：“小子！你凭着一手点穴功夫，就敢如此横行，实在是太不知自量了。告诉你，小子！这三羊道观内，连三代弟子都会！”

江海枫木然不动的望着他，黑衣道人目光内似乎要喷出火来。

他把手上的混元牌，交到身边一个弟子手中，挽了一下袖子，冷冷的笑道：“我先救醒他们，再来与你决一胜负。”

说着，信步走到一名黄衣道人身边，施出解穴的“闷掌”手法，一掌打

向那名弟子的后心，就势一抓一推。

他满以为对方必定会即刻醒转过来，却不知江海枫的点穴手法大异于一般常规。

凡是经他这种手法点中的人，除了到时自解之外，若非他本人解救，那是任何人也解救不了的。

这黑衣长须的老道人，正是这座三羊道观内坐第二把交椅的黑羊道长。

他原以为凭自己一身绝异的武功造诣，解一个穴道又有何难？

这一掌打下去，五指同时贯注了真力内劲，一抓一捻，有活血畅筋之效。

谁知那名弟子，吃他掌力一触，口中竟自“啊哟”一声痛叫，身子扑通一声，倒了下去！

黑羊道长道：“还不醒转？无用的东西！”

却见那倒下的弟子，在地上翻了个身，就再不动了。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嘴里还淌出了浓浓的一口鲜血！

黑羊道长一见血呈紫墨色，就知是发自内脏，不禁大吃一惊！

他弯下腰，翻开那名弟子的眼皮，看到死鱼似的一双眸子，不由打了一个冷战，因为这弟子已经死了。

这时候，站在一边的江海枫，却由鼻内哼了一声，徐徐的说道：“无知的道人，你自恃武功，却送掉了你门下弟子一条无辜的生命，又怪得谁来？”

黑羊道人黑褐色的老脸，为之一红，江海枫冷笑了一声，又道：“你那解穴手法，只能解救一般封穴手法，要想解开我的手法，却是万万不能！”

黑羊道人气得浓眉一展，又上前一步，双手抓到另一名被点了穴的弟子肩上。

他施出另一种解穴手法，两股内力自掌心齐逼出来，往当中一合，这种手法名唤“双撞金针”，是解救一般被点中大穴重脉之人的特殊手法。

黑羊道长自信这一次必定能手到成功了，可是结果仍然和先前一样。

只见那名黄衣弟子“扑通”一声，摔倒在地，紫红色的血液却由他双耳内淌了出来。

黑羊道长收回双手，满面羞惭愤慨。

江海枫微微一笑道：“你又害死一条性命，老道，你要是不信我话，何妨再继续下去！”

黑羊道长这时已不敢再对这少年人心存轻视了，同时使他更吃惊的是，黄羊道人赫然也在眼前一群之中，显然的，他也是为这少年点了穴了。

三羊观内三个道爷，除了白羊道人近年看破尘事，一心闭门修真之外，黑羊黄羊道人，无异已是这道观内的两个主人。

二人武功虽说有些距离，但是毕竟相差有限，这时黄羊道人既已被人家点穴制住，黑羊道人内心焉能不怕？

他怔了一下，嘿嘿冷笑道：“少年你报上名来，与我三羊道观究竟有何仇恨？快说！”

江海枫笑了笑道：“我名江海枫，因看不过你们这些道人平日在此胡作非为，特来教训你们一下！”他用手指了一下那些僵立着、不能移动丝毫的道人，冷冷的道：“他们是被我独家手法，凝住了血脉，明晨子时一过，自会醒转，你这道人却妄恃能为，反倒送掉了他们两条生命，不自惭愧，却尚敢与我争论，真是太不知自量了！”

黑羊道人冷笑道：“原来外传的那个江海枫就是你，我知道，你在莱州

湾大闹渔港，又在各处行凶肆虐，今天竟然又闹到我们三羊道观来了！”

这黑羊道长愈说气焰愈高，最后戟指怒骂道：“小子！今天你家二祖师爷爷要好好教训你一番，也叫你知道我三羊道观内也有能人！”

江海枫笑道：“这么说，你就是那只老黑羊了？”

黑羊道长浓眉一挑，血口骤开，大吼一声道：“道爷打死你这小奴才！”

只见他身形倏地狂飘而进，手中混元牌，带起一股强猛无比的劲风，直向江海枫脑门之上砸了下来。

说来也真是怪事，他的混元牌方自砸下，却见对方那修长的身子，霍地向上一长。

那情形看起来就好像是有意向他混元牌上反迎上来一般，黑羊道人口中“嘿”了一声，一振右臂，功力加到十二成，加速砸下。

只听“噗”一声，混元牌竟有大半截，切入泥土之内。

再看对方少年，衣襟轻飘，布履旋点，滴溜溜，已到了他的身后。

黑羊道长大吃一惊，混元牌二次又起，带起了漫空的黄泥，以“怪蟒翻身”的身法，霍地一个转身，只见江海枫离自己不及一尺。

他脸上带着轻蔑的微笑，道：“黑羊道人，你还不服输么？”

黑羊道人尽管是内心吓得直打哆嗦，可是嘴里却是不肯服输。

其实这种情形，已经太明显了，因为江海枫方才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制他的死命，只是没有这样做罢了。

想不到他的一番仁心，反倒更激起了黑羊道人的一腔愤怒。黑羊道人双目赤红的哼了一声，混元牌向前胸一收，接着向外一吐，“棒打双狗”，向江海枫两肋上插了过来。江海枫身形再次一转，右手木剑方要点出。

就在这时，忽闻不远处有人叱道：“道人快向前伏！”海枫木剑上绝招，欲施的是一式“点天星”，正是准备直射道人背后“志堂穴”门，却为这人一嚷，破了先机。他不由把木剑向回一带，没有递出，偏首一望，只见不远的柳树下，一个黑衣的修长青年，骑在一匹杂花马上。这年轻人似乎正好由此经过，临时勒马看热闹，顺口叫了这么一句。

这时他见江海枫向自己看来，含笑点了点头，略为有些脸红。

江海枫心中不由动了一动，着实的打量了这过路人几眼，感到很是纳闷。

因为由外表上看，这人并不像是一个武林中人，倒和自己有几分相似，此人若非是一个身怀绝技的奇人，就必定是一个寻常的读书人。

他正想开口问上一句，可是黑羊道长已再次袭到。

这一次，这个老道，竟以雷霆万钧之势，混元牌上运集了绝大的劲力，直向海枫腰间扫来。

江海枫容得他的混元牌临到了自己身边，这才身形向后一弯，腹下用力一收，黑羊道长的混元牌，已自扫空，由他身前擦了过去。

这个道人，连番失手，早已狂怒。

尤其是这一招，眼看成功，又成泡影，当时大吼了一声，左手突扬，快捷如电光石火一般的，又向江海枫左肩腋之下插来。

看到此，那边树下的骑马青年，忽又脱口叫了一声：“快下肩！”

江海枫内心更是一惊，因为这年轻的骑士，所说的正和自己的想法一样。

动手过招本是千钧一发的事，哪里还有时间让他多想？

可是江海枫生性好强，自己要施的招式，既先为别人道出，他就偏不再去施它。

这时他冷冷一笑，明明该沉肩回身，却偏偏一晃上身，右手木剑迅速地交到了左手。

同时，使出一式“金蜂戏蟾”，右手巧妙的向外一伸一压，不知怎的，已刁住了黑羊道长那粗黑而生满了毛的右手腕。

这一手功夫，在施展上可谓又巧、又快、又准。

黑羊道人练有混元运气的功夫，怎甘心就此受制于人？他厉哼了一声，倏地一炸右掌，力贯下臂，向外一挥。

谁知不挣还好，这一挣，只听得“喀”一声，黑羊道人一声惨叫，一条右腕，竟是自中折断为二，骨碴子穿肉而出，鲜血如泉涌流。

随着江海枫右手向外一翻，叱了声：“去！”

黑羊道人偌大的身子，通！通！通！一连退后十几步，然后推金山倒玉柱似的，扑通倒地，顿时痛昏了过去！

这一下，只把四周的众小道吓了个魂飞魄散，哗然奔散。

惊慌之中，似见那骑马的文士，面上微微闪过一丝惊愕之色。

江海枫想到了此人的奇特处，正要出言相问，却见他已徐徐策马向湖边行去。

他的马也很悠闲的低下头，啃食着湖边的青草。

这一场激烈的打斗，好像并未给这一人一马，带来任何的惊恐和不安。

江海枫秉性孤高，不喜先与人搭讪说话，见情也就把要出口的话忍下了。

席丝丝见江海枫只几个照面，就把黑羊道长伤在掌下，内心欣喜已极，在一边又叫又跳！

江海枫哼道：“还有一只老白羊，谅他也不会甘休的，干脆我自己去找他好了！”

席丝丝道：“我也去！”

海枫怔了一下，以目光向那正在湖边眺望的青年瞟了一眼，徐徐道：“你留在此，我马上就来！”

这清波湖因接近道观，久年以来，似乎已成了观内的私产，所以平日从无外人敢越雷池一步。

江海枫、席丝丝二人来的大胆，这骑马的黑衣青年来的也甚为突然！

席丝丝本未注意及此，经江海枫如此一示意，也不禁有些奇怪的望着这人，但却只看到一个背影。

只见这马上的青年，留有一条浓黑油亮的发辮，辮梢系有黑缎结成的一个大花结，十分俊俏！

席丝丝不由小声问道：“他是谁呀？”

江海枫冷冷一笑道：“此人不凡，你在此留意着他，看他意欲何为，我很快就赶回来！”

他说完，转身穿林，向道观之内行去。

这时正有两个道人，慌慌张张的在关着观门，却为江海枫一抬脚，把铁门踢了开来。

两个道人翻身跌倒，爬起抱头就跑。

江海枫也不去理他们，一只手提着那口木剑，大步直奔内殿！

眼前来到一条碎石子道，道旁花木极美。

江海枫杖剑立于道上，心忖：“一个道家修真之处，却布置得如此华美，有如宫殿一般，由此可知这里的道人，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思忖了一阵，举步再行。

谁知方行几步，便见由正殿内，匆匆走出四名手持拂尘的道人。这四名道人，都约六十左右年岁，皓首白发，看来倒也有些飘然。

四道人横成一列，拦住了海枫的去路。

其中之一，沉下脸色道：“你这人好无规矩，这观内乃贫道等修真之处，也是你一个凡人所能随便来得的么？快快退出去！”

他说着还扬了一下手上的拂尘，另一人却打量着江海枫问道：“方才据报在观外连伤我们二位真人，及弟子多人的，就是你么？”

江海枫点点头道：“正是我，我是进来找白羊道人的！”

四个老道一听说眼前此人正是大闹他们三羊观的人，不禁全吓了一跳，面上神色也变了。

先前那个发话的道人，勉强大着胆子道：“你一个少年人，如此胡闹，是听了谁的话来的？你师父是谁？”

另一个道人也咳了一声说：“对了，你说出你师父的名字以后，你就可以走了，我们不找你一个孩子，找你师父理论就行了。”

江海枫毫不动怒，淡淡说道：“我来此是为了找寻白羊老道，你们不必多事，快快告诉我他在哪里？否则我可要得罪了！”

他举了一下手上的木剑，冷冷的道：“那时候，你们就后悔莫及了！”

四个道人吓得一齐退后一步，有两个还举了一下手中的拂尘，作出一副要阻挡的样子。

其中之一，皱着眉道：“你这孩子好没道理，白羊真人已二十年不问外事，在后院修真，你要生事，也不该找他老人家呀！他是一个好人！”

江海枫冷笑了一声道：“他是这观内的主人，平日如何不好好约束门人，在外胡作非为，我今天就是要好好的问他一问，他若有理，我不但不难为他，而且还要向他道歉，要不然……”

说到此，他那一双深邃的眸子里倏地射出两道奇光。真是不怒自威！

一个道人吓得脸色一变道：“你……你不要动武！”

江海枫奇怪的看了他们一眼，因为这四个道人样子斯文，绝不像前院那些黑、黄衣裳的道人那么凶横而不讲理。

他又问道：“你们是这观内干什么的？”

一个道人叹道：“这位施主，你方才那些话倒也不错，只是和白羊真人说没有用，你应该去跟黑、黄两位真人说去，因为白羊真人已经很久不管观内的事了！”

江海枫冷冷一笑道：“他不能不管，黑、黄二道，已被我制服，我现在就是要找他白羊老道！”

他这句话，立时又把四个道人惹火了。

其中一个矮一点的红脸膛道人大怒道：“混蛋，老道也是你叫的？好好给你言说，你竟不知好歹，莫非我四人还怕你不成？”

海枫冷冷一笑道：“正要请教！”

他说着把木剑插向腰间，双手一合，倏地向外一扬，分向两名道人前心打去。

这一掌不过是在探测道人们的虚实！

果然，这四个老道，俱是白羊道长手下得力的弟子，他们跟随白羊道人年久，已学会了白羊道人那种含蓄的样子，令人虚实莫测，其实，他们每人

身上，都有相当的功夫。

江海枫双掌才一抖出，那两名道人，倏地如同飞燕一般的直向两边闪了开去。

四老道名通海、通玄、通道、通碧，乃是白羊道长身前的四名护法弟子。

他们四人平素甚少外出，也有了相当的道基，平日与黑、黄二道长以及其他门下弟子，也并无有多大来往，本不想管这个闲事，只是因为江海枫闯入了他们的禁地，才出来阻挡的！

这时江海枫一动手，四道人这才惊慌对敌。

通海、通碧双双闪开，通玄却踩中宫直上，掌中拂尘一抖，长有二尺的拂须，竟为他抖了个笔直，直向江海枫右肋上点来。

江海枫晒然一笑，心忖无怪这白羊道人如此托大，避不露面，他手下的弟子果然不弱，我倒要打起精神来，好好的应付他师徒一番了。

江海枫有了这种心思，当下不慌不忙的探出右手，挥指向通玄所递出的拂尘尾须上捻去。

通玄道人冷笑一声，一振右腕，尘须倒卷，根根如针，直向海枫手面上卷来。

江海枫手掌向下一压，就在这时，第二个道人通海，却自空中猛扑而下，手中拂尘用一招“拨风盘打”，直向海枫头上挥了下来。

他们的身手，尽管是够厉害了，可是在江海枫的眼中，仍然是不值一笑。

这位年少奇侠，口中叱了一声：“好！”

陡然间只见他那肥大的长衫，噗噜噜一阵猛拂，身子已如狂风飘叶一般翻向了一边。

他脸上仍然带着微微的笑容，似乎并不动怒，也不再还击。

这个时候，通道自一旁扑身而上，口中哼道：“我们把他拿下！”

这道人好大的口气，他并不撤出那柄拂尘，只用双手向海枫两肩抓下来。

这是一式“云靡探手”，厉害的是令人虚实莫测，可是江海枫却不予理会。

通道的双掌如风打倒，口中又喝了一声：“去！”

只听得“噗”一声，双掌已双双的打了个实，可是奇怪的是，对方的肩窝，竟是较棉花还要软，还要松。

通道的双掌方一打上，已发觉不妙，陡然想起了对方这种功力的厉害，不禁打了一个寒颤，足下一顿，向后就退。

可是打出来的双手，就像是插在了两团软泥之内一般，任他用足了内力，也莫想能拔出一分一毫。

这一来，其他的三个道人，也都看不妙来了，彼此一关照，一哄而上。

江海枫猛的一上步，只见他双肩一振，那位通道道人，整个身子就被甩了起来，并向为首而来的通碧道人身上碰去。

通碧吓得一个倒退，喝道：“大胆的俗子，还不快快放下人来！这三羊道观内能人无数，岂能容你如此撒野？”

话方出口，就听得通道一声大叫，身子平着飞了出去，扑通一声摔在一边草地上，只痛得他咬牙切齿，面如金纸，连连翻滚不已。

见此情形，那三个道人全给吓呆了。

他们一个个都翻着白眼，通玄道人长吁了一口气道：“少年人，你闯下了大祸了，你要知道，方才你在观外，虽是伤了前院很多的人，但是白羊老

祖师，并不过问，这一次你竟伤了我通道师弟，老人家如果知道了，岂能轻易地饶过你？”

江海枫冷笑了一声道：“如此正好，你快快带我去见白羊道人，只要见到了他，我就绝不再伤你们，要不然……”

他指了指地上的通道一下，冷冷的接说道：“这道人就是你们的榜样！”

三个道人虽是满面愤慨，但却无可奈何。

当时就见三人凑在一块，细声的讨论了一阵，然后分开，通玄道人说道：“既如此，我们就带你去见白羊祖师爷，不过你可要弄清楚，我们并不是怕你，而是让你！”

江海枫几乎要笑出来，却并不介意，当下冷笑道：“不管你们是怕是让，反正现在带我去见白羊老道就是！”

通玄苦着脸，朝地上的师弟看了一眼，说道：“那你总得先把我的师弟救好，否则，我可不能带你去见祖师爷！”

江海枫淡淡的说道：“他只是双腕脱臼，暂时不便行动，些微小伤，你们自己料理一下好了！”

通玄道人还在皱眉，江海枫沉下脸道：“快些带路，要不然我可要自己闯进去了！”

三个道人交换了一下目光，当下由通玄在前，很不情愿的说道：“好吧，你随我来！”

说着转身就走，江海枫毫不考虑的自后跟上，通海通碧二道人则走在最后，把江海枫夹在当中。

他们一行四人，顺着一条花廊直行而下，进了一个月亮洞门，眼前更显静雅，两边是青葱葱的柏树，花圃里盛开的是牡丹和菊花。

正前方有一座碧色平房，系石块堆砌而成，有两个童子各持拂尘，分立左右，见了通玄，弯腰道：“二师叔您有事么？”

通玄住脚道：“祖师爷在么？”

童子点了点头道：“老人在丹房炼丹！师叔要进去么？”

口中说着，目光却在江海枫身上打转，现出满脸惊异。

江海枫打量着这一座碧色平房，点缀在花树丛里，十分幽静，正中檐下悬有一块翠匾，上面写着“道福齐天”四个大字。

两侧一副对联写的是：“院闭青霞入；松高老鹤寻”。

笔力甚为苍劲，江海枫冷冷一笑，心说这道士倒是颇为自负，同时他鼻中已闻到阵阵香味由丹房内飘出。

江海枫情知白羊道人就在室内，当下不想再多麻烦。放大了喉咙，大声说道：“白羊道人还不出来一见！”

这一声断喝，在这长年幽闭的院落里，真如同一个焦雷一般。

一句话方喝出口，就闻得身后一声怒叱道：“小子，你大胆！”

两只铁掌，同时向他背后递到，劲风十足，江海枫右脚向前猛力一跨，倏地回身拂袖。

他施出了“流云飞袖”的功夫，双袖无异是一双铁帚，对方二人甫与袖风一接触，已如同抛球似的，给摔了出去。

施行暗袭的，是通碧通海两个道人。

二道人虽为江海枫摔出，但是并未伤着，双双在地上一滚又腾了起来。

他二人几乎是同时，各自背后撒出了拂尘，一左一右又扑了上来。

那站在一边未动的通玄道人，这时也起了愤怒。

他一腾身，一弓腰，“排山运掌”，向江海枫胸前扑了过来。

江海枫哈哈一笑，只见他长袖舞处，身形滴滴溜溜一阵疾转，三个道人几乎自己撞在了一块。

这么一来，更使他们怒上加怒，各自都展开了身法，招招相连的紧逼而上。

然而江海枫就像是一只穿花的大蝴蝶，在他们三人之中，从容不迫的进退着。

三人招式虽疾，竟是没有一招得逞，他们在白羊道人修真之所，又不敢出声叫骂，一个个气得怒目圆睁，面色赤红。

四人正打得紧张的当儿，忽闻得一声冷哼道：“你们快停手！”

江海枫首先向左面轻轻纵了出去，三个道人闻声也立刻停下了身形。

江海枫寻声望去，就见丹房竹帘上卷，帘下立着一个一身白色布袍，头挽道髻的白发道人。

这道人那副岸然的道貌，却又比阶前这几个道人洒脱多了。

只见他长眉入鬓，双目细长，开合之间，神光四射，一只狮子鼻子又红又大，鼻孔内伸出的鼻毛，足有三四寸长，也都是白色的。

红狮子鼻下那张大嘴，也全为须髯绕满了，以至在他开口说话时，看不见他嘴的翕动。

这道人个子真不矮，后背微微隆起，大概是平日打坐太多了。

他那一双露在袖外的手，其白如雪，十指上都留着三四寸长的指甲，莹光剔透，全身上下，不染纤尘。

江海枫倒没有想到，这白羊道人，还有这么一副相貌，当下不由怔了一下。

老道人用含蓄的目光，望着阶下三名道人，沉声道：“你们退去一旁！”

三名道人诺诺连声的退后几步，一个个垂手而立，丝毫不敢移动。

然后老道人才望着江海枫道：“少年人，你为何来此滋事？方才出声唤贫道的，就是你么？”

江海枫冷冷一笑道：“正是我，方才在大门外，打伤黑羊黄羊两位道人的也是我！”

老道人呆了一下，仍然不带怒气的道：“你好端端的打人作甚？”

江海枫为之一怔，心道好呀，这老杂毛敢情是全不知道！当下冷然道：“老道，你门下弟子，多年来在外无恶不作，为非作歹，怨声载道，你们依仗着有些武艺，就这样无法无天，今天我是专程寻来惩戒你们的！”

白羊道人听完，竟嘻嘻笑了。

他以好奇的目光，看着眼前这个少年，因为江海枫无论衣着发式，都和时下一般人有些不同。

再者，江海枫那炯炯的双目，也颇为令他惊异。

他点了点头道：“少年人，你太冲动了，贫道这三羊道观内，全是守本份的人，绝无你所说的事情，你年少无知，贫道不与你一般见识！”

说到此，他挥了一下袖子道：“你去吧，不要再在此胡闹！”

又转头向退立一旁的三道人道：“通玄，你送他出去，并关照前院弟子，不可刁难他！”

说罢又很不愉快的看着江海枫道：“这是第一次，以后就不行了，你是

知道的，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管过一件闲事，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话……你快去吧！”

语毕转身回室而去，江海枫倒是十分佩服这白羊老道的涵养功夫。

只是他又怎能被人家三言两语就打发退走呢，如果传闻出去，自己又如何丢得起这个脸呢？

因此他只好把心一横，冷冷的道：“老道，你先别走！”

白羊道长回过身来，雪白的一双眉毛，紧紧皱着，他显然听不惯江海枫对他的这种称呼。

当时哼了一声道：“你还有事么？”

江海枫一面打量着他，一面道：“听你一番话，倒是比你那两个师弟好多了，只是你太固执了，我好言相劝，你却无意接纳，我既来了，要想三言两语就叫我走，可没有那么容易！”

白羊道人生气的道：“你还要如何？”

江海枫微微一笑道：“闻说你武功高强，我要领教一下。”

白羊道长冷笑道：“贫道已十多年没有动过武，再说，贫道一生绝不与后生小子动手，你休要生事，快快出去！”

江海枫“嗖”一声自腰间把那柄木剑抽了出来，笑道：“道人，你看我这口木剑，你两个师弟全经不住它一碰，我今天就以此与你比一个高下，你敢么？”

白羊道人目光在他木剑上转了一会，内心不禁有些奇怪！

因为他绝不相信，凭黑羊、黄羊两位师弟，竟会伤在这少年一口木剑之下。

当下目光一扫旁侧三道，通海立即躬身道：“禀祖师爷，这人果真在前殿外打伤了黑、黄二位师叔，通道师弟也为他震断了双腕，现在昏迷未醒，此人无故来此胡闹，祖师爷万万不可轻易饶他！”

白羊道人听到此，不由得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哼哼的点着头，倏地一晃身，已来到了江海枫身前，只见他左手按在右手背上，两手重叠着，向海枫手上那支木剑上伸来。

江海枫未想到他竟会有此一手，他知道老道人所施展的这一手功夫，名唤“双擒术”，是擒拿手中最厉害的一种。

当时他手腕往下一沉，木剑轻轻左挑，反向白羊道人手面上打去。

白羊道人这么快的身手，想不到仍然落了空，连忙云履向右一滑，左腕探出，以“海底捞膝手”一招，指尖上挺着雪白的长甲，就像是五口短剑似的，向海枫侧腰处插来。

这一招，施展得真是极快无比。

江海枫有意探测一下对方的功力，当时木剑右偏，左掌猛然迎出。

白羊道人口中吐气开声，喝了一声：“嘿！”

陡见他那五个雪亮的长指甲，向上一翻，一扬，在内行人来说，这手法名为“灯印子”，即内力迸发之意！

二人几乎是同样的快。

只听见“波”的一声轻震，二人双双后退，只是足下可就大大的不同了。

江海枫足下是“倒踩莲花步”，看起来是那么的滞洒，而白羊道人就显得有些步履踉跄了。

他的云履踩地之处，一连踏碎了三块水磨方砖，直到退出五尺之远，才

算勉强把身子定住。

只见他脸色，刹那间变得血也似的红，接着又渐渐的白了。

他冷冷一笑道：“少年人，你的掌力不弱，贫道在此修真，与世无争，与人无怨，你好端端的找上门来，今日即使是破例打伤了 you，也怪贫道不得了！”

他说话时声音沉着，虽在盛怒之中，一点也不显得激动！

江海枫对于这个老道，倒是自开始就不敢心存轻视，这时微微一笑道：“老道，你放心，我来此与你比武，并无任何勉强，我就是死了，也是心甘情愿的！”

白羊道人哈哈大笑一声，回身对守在丹房前的童子道：“你二人把院门守好，不许任何人入内，我今天要好好的会一会这个大胆的少年人！”

两个童子，同答一声“遵命”，飞纵而去。

老道人又嘻嘻一笑道：“你既是手持木剑，定然在剑上有很好的造诣，贫道早年倒也是用剑的，很好，我就也用剑来接你几招如何？”

江海枫含笑道：“如此最好！”

白羊道人立刻一抬脸，命令道：“通玄，你进去把我丹房内那口剑拿来！”

通玄稽首道：“是！”又问：“是哪一口？”

白羊道人雪白的眉毛，向两下一分，冷冷一笑道：“把那口黑蛟皮鞘的拿来吧！”

通玄不由怔了一下，因为他知道师父共有两口剑，一名“白芒”，一名“凝霜”，俱都有斩铁削金之利，尤其是后者，白羊道人向不轻用。

平日老道人研习剑术，一向是取用那口“白芒”，至于“凝霜”素来视为拱壁。

他想不到，今日对付江海枫一个陌生的少年，师父竟会如此小题大作，要用这口宝剑来对付。由此可知江海枫这少年，果然是技非泛泛了。

当下略一迟疑后，即转身入内。

白羊道人这时笑吟吟的道：“少年人，你师承何人？学剑几载？”

言下全然一派长者口吻，好似并未把眼前大敌看在眼里。

江海枫见他如此，也笑吟吟的道：“海岛孤处，无师自通，老道，你学剑几年了？”

白羊道人闻言立时面色一沉，不再多说，两颊泛起了轻蔑的笑容。

那一边立着的两名道人，见江海枫竟敢对师父如此无理，俱皆怒形于面。

这时通玄道人，已自内室走出，双手捧着一个杏黄色的长布套儿，呈送到白羊道人面前。

白羊道长精神立时为之一振，他冷笑一声，伸手接过布套，抽出了一柄雕牛头，黄蚊鳞皮鞘的古剑！

江海枫虽不曾有过一口好剑，可是他只须一眼，就已断定出，这是一口旷世难求的宝刃，心中不由怔了一下，心说这老道从哪里得来这么一口好剑？

这时白羊道长，把布套子交给了通玄道人，目光望向江海枫，扬了一下手上的长剑道：“少年人，你看我这口剑如何？”

江海枫赞了声：“好剑！”

接着又笑了笑道：“自古宝剑配英雄，如此好剑如果落在一个凡士手中，未免太可惜了！”

白羊道长偌大年岁，怎会连这么一句话也听不懂？

当下那张长脸，就更向下拉长了。

他冷笑了一声，道：“你这话倒也不假，只是此剑自追随贫道以来，倒也未曾屈辱了它！”

冷冷一笑，接道：“至今，尚未遇见过任何敌手！”

他说着用雪白的手指，在剑上轻轻的抚摸着，得意中更显出无比的骄傲。

江海枫哼了一声，举了一下手上的木剑，徐徐的道：“说不定今天你就遇见了敌手，也未可知！”

白羊道人猛一抬头，白眉微分，道：“少年人，你太狂了，我知道你在掌上有几分实学，只是贫道自信对付你尚还游刃有余！”

江海枫微笑不语。

白羊道长一扬长剑道：“贫道与你比剑，三十招之内如不能胜你，就算败在了你的手下……”

“败了又如何呢？”江海枫插了一句嘴。

白羊道人薄怒道：“如贫道败了，此剑白白相赠，你如败于贫道，却要听凭贫道以观内规矩处置，你意如何？”

江海枫目放奇光，以剑击地道：“好，一言为定。”

又扬了一下木剑道：“那么我就以这口木剑，领教你几手高招！”

白羊道人嘿嘿一笑，说道：“你尽可放心，贫道手中虽是一柄宝剑，却决不会伤你木剑分毫，各自当心，点到为算！”

说完话，身形向左一偏，右手“大鹏单展翅”向外一展。

只听一声龙吟，宝剑出鞘，果然非同凡俗！

江海枫打量着白羊道人手上那口剑，只见剑身長有二尺六七，剑身上作鱼鳞状，闪出一片片晶莹的耀目白光，离开它尚有很远，似乎已能感到一丝丝的冷意。

他忍不住又脱口道了声：“好剑！”

白羊道人哈哈笑道：“少年人，你如胜我，此剑即属你所有，否则一切徒然，夸赞又有何用？”

白羊道人说话时，已把剑鞘插到颈后。

只见他足下摇摆不定的行了两步，宝剑却由左腕上搭出，冷冷一笑道：“请亮式，贫道要出招了！”

江海枫见道人足下所走的步子，虽是左右摆动，可是其势却像一朵莲花。

他猛然忆及师父曾对自己说过，僧道门中的“太虚幻步”，正是如此情形。

当下他就真不敢太大意了，心中不觉有些后悔，因恐自己妄自称强，若是真败在这道人剑下，势将如言由他发落，那时岂不是要大大的出丑了？这念头也不过只是一闪即过，他仍然认为自己十数年苦学所练成的精湛奇技，绝不会轻易落败在人家手中。

有了这个自信，他的胆力立时大增。

于是他一横木剑，双目微合，仅仅留出一缝，凝视着白羊道长，毫不旁瞬。

白羊道人见状，内心大大的动了一下，他是懂得剑的人，只一看江海枫这种从容姿态，就知道这少年人在剑上，必有惊人之学！

然而老道也很自负，他转了一个圈子，踏遍了足下十二莲座。

只见他身形猛的向下一蹲，双手向怀内一抱，紧跟着向上一窜，真是快

若飞隼脱兔，起落之间，已来到海枫面前，手中剑带起一阵薄薄的啸声，向江海枫面上点到。

这种身手真可谓到了剑学上炉火纯青的境界，极尽准、快、狠！

江海枫木剑霍地伸出，以寻常的招式“拨草寻蛇”，向道人双足上划去。

白羊道人倏地收剑，身形车轮似的转了半转，手中剑抱于胸前，气态如山，却是不把剑招发出。

江海枫木剑早已收回，见情，木剑也是高举齐眉，避不发招，面上不带一些笑容。

白羊道人见自己心思竟为对方窥破，不由白眉一分，面色突变。

他冷笑了一声道：“少年人，好造诣，贫道现在要向你讨教了！”

江海枫冷哼了一声道：“老道你太客气了，在下已领教了三招了。”

道人叱了声：“胡说！”

凝霜剑猛一抖动，发出“铮”的一声轻响，爆出了一朵剑花，追星赶月似的，直向着海枫喉头点来！

海枫对敌时总是占尽了“静”字一诀，无论多厉害的敌人，他永远是那么沉着稳重，不慌不忙。

白羊道人的剑尖几乎已点到了他的颌下，他仍然身如磐石，不动分毫。

道人内心暗自惊异，恨得牙关紧咬，他知道对方必有奇招，当下不待招式用老，霍地一抖剑身，爆出两朵剑花，改向海枫两肩上削来！

江海枫木剑霍地一举，口中厉叱一声，只听得“当”的一响，木剑竟把来犯的凝霜宝剑荡去一边，剑光像摔破了的镜子一般，溅起了满天的流光。

二人都知道在这一接触之后，将是贴身搏战，俱都打起了十分的精神。

只听他二人喝叱之声如雷，白黄两色的剑影，此起彼落。

一时之间，但见二人窜高伏矮，窜、腾、起、伏、闪、刺、滚，打得好不精彩。

一个是年逾古稀、白发皓首的道人，一个却是英气方盛的少年！

二人各怀一身惊人的奇技，一经交手，可真有“一羽不能加，虫蝇不能落”之势，直把旁边的几个道人，看得目瞪口呆。

白羊道人在未动手之前，本是满怀自信，有十分把握，却没有想到，这个年岁和自己相差几乎数倍的少年，竟有这么厉害的身手。

令他费解的是，对方木剑上似有一股无比的吸力，自己剑身虽不虑为他吸着，但却令自己分心不少。

白羊道人也曾细心的去观察对方的剑招门路，可是他确信，这种怪异的招式，实在是他毕生所仅见的！

道人有了这么多内忧，剑招上也就更是丝毫也不敢松懈，把一套独门“雷音八合”，施展得淋漓尽致！

这“雷音八合”本是乃师百草道人在静修中，因闻雷音，而研创出来的一套剑法。

他从来未以之对过敌，今天用来对付江海枫，还是第一次。

却未料到，那么神奇的剑招，在这个少年的面前，竟是丝毫也展露不开来。

转眼间，已将满三十招之数。

要按约定，白羊道人就得立刻抛剑认输才是，可是他一世声名，岂能甘心就如此付与流水！

他的脸，涨得血一般的红，喘息之声，较先前更重了。

就在这时，道人杀机猝起，他目光一闪，轻叱一声：“着！”

陡然间，身形如旋风一般地转了回来，手中剑上点鼻梁，下指腹阴。

由上至下，成一条直线，一剑劈下。

这是道人一式最拿手的绝技，名叫“剑劈三环”，他一生对敌，施此绝招仅仅五次，而对方五人，无不丧身在他这一式剑招之下。

这一次由于对方少年武技惊人，为他生平仅见，再者三十招之数，已到最后一手，他才施出这最后绝招。

白羊道人一世英名，也全在这一招之上了！

可是江海枫海岛孤处，一心习剑，得有剑神之称的银河老人悉心传授，一身武功，岂同一般。

他的特点是，剑招递出令你永远莫测究竟，当今剑圣，也当之无愧。

就在道人“凝霜剑”劈下的刹那，但闻江海枫一声叱道：“领教了，道人！”

他的步眼身法，配合得十分巧妙，回肩曲膝，轻敏的向上举剑过顶。

只听得“嚓”的一声！

江海枫的木剑剑尖，正好抵在白羊道人凝霜剑的剑刃口上。

甫一接触，势如破竹，眼看海枫那口木剑，被对方的剑刃，从头直劈到尾。

这一刹那，江海枫的脸都白了，道人的头上也冒出了汗！

他们的内力都贯在剑身上，江海枫想不到道人内功如此精湛，只要木剑全开，自己的手势必受伤，说不定还有性命之虞。

可是功力之深浅，往往要看最后的一刹那，才能分出高下。

当那口光华四溢的“凝霜剑”，快要劈到木剑的把手时，竟是连连的颤抖着，再也劈不下去了！

白羊道人银发如乾而立，他三竭其力的又喝了声：“下去！”

右臂一振，剑上响起了一声龙吟，剑光像树隙阳光一样的破碎、摇曳着。

然而，仍然不能再劈下一分一毫！

道人的脸变得更苍白，身子颤抖，冷汗涔涔而下，而江海枫在这临危的刹那间，已挽回了大局。

他含笑的疾出左掌，扣住自己被劈开的木剑上方，左右两腕，同时着力，一声断喝道：“撒手！”

白羊道人精力早尽，但他也真倔强，死也不肯松手。

只见他那穿着道袍的枯瘦身子，猛烈的一个踉跄，“扑通”一声坐在地上。

可是他的手仍然死命的抓在剑柄之上。

江海枫用力摇了一下，白羊道人身子都被拖动了，兀自不肯弃剑。

江海枫冷笑一声，本想令他出一个大丑，可是看见他雪白的须发，心就软了。

他猛地把木剑向回一抽，身形旋转出去，冷笑说道：“白羊道人，你偌大年岁，言而无信，已经输了，何故如此不服？”

白羊道人凝视他良久，始长叹一声，道：“罢了罢了！”

然后他挣扎着站起身子，用袍袖拂着身上的尘土，望着江海枫苦笑了笑，道：“少年人，你剑术精湛，贫道服了！”

江海枫又冷笑了一声，道：“你的武技确实不错，以你年龄身份，应该自爱，三羊道观内恐怕除了你和少数人外，无一真正的修道之人，你要好好的整顿一下，不可一天到晚只求自身安静，而对他们不予闻问！”

白羊道长满面羞愤，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良久，他才又叹了一口气道：“贫道输你，自是无话好说，青年人，你且留下大名，以便贫道记下这段香火之情。”

江海枫低头看了一下手上的木剑，除了把手约有五寸左右的地方无损之外，其余两尺许的剑身，已为道人宝剑自中劈为两片。

他内心不禁也自暗惊。

要知他已把内力贯注在剑身之内，虽是一口木剑，却是坚逾金钢，对方道人竟能把它一劈为二，其内力之深自是可想而知，不过对方多少也得力于那口宝刃之锋利。

海枫有见于此，对道人也就存下了一点相惜之心。

当下含笑道：“我名江海枫，道人你记下了，我在此打搅多时，很是失礼，现在就告辞了！”

说着信手把木剑向地上一抛，抱了一下拳，道：“望你好自为之，否则这地方，我还会再来的，再来之时，恐怕就没有如此好说话了！”

说罢转身就走，白羊道人急喝道：“慢着！”

江海枫回身道：“还有什么事？”

白羊道人此时，已把那口“凝霜剑”插入剑鞘之中，他沉着脸道：“这口剑你拿去，贫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过，以后，我或许还会由你手中取回来！”

江海枫本不想收，可是听他如此说，为免示弱，反不好多说了，于是微微一笑道：“既如此，我拜领了！”

白羊道人咬了一下牙，抖手把剑掷出，同时口中叱道：“接着！”

只听“嗤”一声，那口剑连同剑鞘，就像一支箭似的，向海枫头顶上直射过来！

江海枫微微一笑，倏地拔身而起，伸手一接，觉得剑上夹着极大的内力，知道此乃道人存心作难。

当下加了几成功力，只一捻，已把宝剑握于手中，他面上不带出一些异态，这情形看在白羊道人眼内，更觉惭愧不已！

江海枫接剑在手，抱了一下拳道：“我们后会有期，此剑在我手中，决不会辜负于它，道人你大可放心！”

说罢转身大步向外走出。

通玄、通海、通碧几个道人，瞪眼看着他，无一人敢上前拦阻。

白羊道人恨到极处，重重地在地上跺了一脚，大声叱道：“等一会，你们把黑、黄二位师叔传来，本座有话对他们说！”

说着气愤的转身走入室内，偌大的殿院，立时鸦雀无声。

江海枫一路大步而行，虽遇见了不少道人，可是这些道人，早已被他吓破胆了。他们眼巴巴的目送这个大闹道观的青年步出观院，再无一人还敢多事。

江海枫快步走出了道观，扫目望去……

怪事出现了！在先前他与道人大战的那块草坪上，那群被他以独家点穴手所制住的道人，竟是一个都不见了。更奇怪的是连席丝丝也不知到哪里去

了。

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

他在湖边找了一转，立住了脚，心中正自不解，忽见旁侧一方大石上，有几行字迹。

江海枫走近一看，只见上面写道：“欲寻行踪，江南一行。左人龙。”

他不由剑眉微蹙，心说糟了，看此情形，那席丝丝一定是被这姓左的俘去了。

只是这左人龙，又是何人，他与自己又有什么仇恨呢？

想着，心中有些茫然。

虽然席丝丝并不是自己的什么人，但却是多年以来，第一个与自己结识的人，一个天真的女孩，一旦落在了敌人手中，还会有什么好的下场？

这么一想，他不由打了一个寒颤！

发现一边杨柳之下，自己那匹马居然还无恙的留在那里，便匆匆的腾身而上。

这时忽见一个道士，由石后探头张望，江海枫蓦地腾身而起，飞落而下。

那道人见了，口中“哦”了一声，转身就跑。

可是他足步方动，江海枫已经落在他的面前，叱道：“给我站住！”

这黄衣道士正是方才被海枫点中穴门的道人之一，早已为江海枫的神技吓丧了胆，此刻闻叱，怎敢不听，顿时就僵住不动了。

江海枫打量着他道：“我那名书僮何处去了？”

这道人见江海枫并不下手就打，胆子也就大了些，当下冷笑了一声说：“姓江的，你尽管欺侮我们，又算什么本领，你有胆量就去斗一斗左相公，那才叫英雄呢！”

江海枫冷哼了一声道：“什么姓左的，我并不认识此人，你是不把所见的一切从实招来，我仍然要把你定在此地，叫你死活不得！”

道人吓得退后了一步，摆手道：“好！我这就告诉你吧！”

江海枫怒声道：“左人龙是谁？是你们观里的道人吗？”

道人摇了摇头说：“不是！不是！人家不是道人，和你一样也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方才在你和黑羊师伯相搏时，人家不就站在一旁么！”

江海枫蓦然忆起那个叫好的青年，不由呆了一呆，后悔的叹道：“果然被我猜中了……”

不过使他奇怪的是，那骑马的青年，和自己素昧平生，他何故与自己为难？

道人见江海枫皱眉不语，只当他是为那姓左的吓住了。

当时就很得意的道：“那位左相公，几手功夫才叫俊呢，你不是把我们点住了么？可是我们心里都明白，就是不能动，那位左相公，只伸出两个指头，在我们每人前后点了一下，我们马上就都能动弹了。”

江海枫心中一惊，暗忖这左人龙果然是一个劲敌。

自己所施展的那种点穴功夫，是一种独家手法，想不到这左人龙竟擅解救之法，只此一点，也就可见大大的不凡了。

那黄衣道人晃了一下头，又道：“你不是还带来了一名跟班的么？不是我说，那家伙才叫饭桶呢！”

他顿了顿，得意的又道：“跟人家一上手，就被人家给点住了！”

江海枫冷冷的道：“她原本不会什么武功，只是这左人龙把她点倒之后

可曾把她怎样？”

黄衣道人冷笑了一声，他无从发泄内心的痛恨，只有借追述经过时发泄一下，他说话的时候，还不时地翻动着那双黄眼珠，意思好像是在说：“小子！你不是能么？”

拂了一下身上的土，道：“把他怎样？哼！那还会好受得了么？”

啐了一口唾沫，又道：“我就干脆告诉你吧，那小子，就被那位左相公给绑了起来，用马驮走了！”

江海枫冷冷一笑道：“我只当这左人龙是个汉子！如此看来，未免令人失望，也不过是个偷鸡摸狗之流罢了！”

“偷鸡摸狗？”黄衣道人歪着脖子说：“偷鸡摸狗的人能有这么大本事？这左相公还告诉我们说，你是一个杀人狂，怪人，在江湖上无恶不作，死在你手下的人，已经多不胜数……”

江海枫听得不禁好笑，他一语不发的注视着眼前道人，看他还说些什么。

黄衣道人滔滔不绝的又道：“他还告诉我们，叫我们大家快逃命，说你一定不会饶过我们的，我师父和黑羊师伯以及各位师兄，听了他的话都走了。”

江海枫哼了一声道：“那你为什么还不跑？”

道人退后一步，脸上变着颜色道：“我因取一样东西而晚了一步，那左相公还说，他一定不能放过你，只是他去江南还有事情，非走不可，又怕见不着你，所以才把你那名书僮给带走了，你要是真有本事，就到江南找他去！”

说到此，一双黄眼珠，兀自上下打量着江海枫，道：“我的话可是说完了，这些话，句句是实，你就快去吧，去晚了，你的书僮可就没命了。”

江海枫目光直直的看着他，他以为江海枫要对自己下手，不由吓得全身直抖。

他苦笑道：“我知道我说了这些话，你一定不能饶过我，只是你就是打死我，也没有什么用处……”

江海枫这时心气平和，他一生处理任何事，从来就没有冲动过。

这时他笑了笑：“好了，你去吧，我手下还用不着你来送死！”

说着跨上骏马，向湖边小道缓缓驰去。

那名道人张着嘴，瞪着眼，一直目送着他走远了，才回观而去。

江海枫一路策马南行，脑子里追忆着那个叫左人龙的面容，心中实在想不通，这人到底是什么来路，他和自己，到底因何结下了仇恨？

此人有事明明可以和自己当面解决，却偏偏避着自己，而把席丝丝掳去，由此判断，此人一定多少还有些畏惧自己。

想到此，江海枫不禁冷笑了一声，心道：“这左人龙，我以后见到了他，绝不轻饶，只是他诱我远去江南，又是存的何心？”

想着，茫然地摇了摇头。

只是中原大国，他已多年未临，席丝丝虽是涉世未深，却未尝不是一个好向导，如今失去了她，往后就更加人地生疏了。

再者，那些美味的食物，也就不得再尝了。

他边行边想，不觉有些怅然。

前行不远，来到了一处乡村，见两侧的杨树，长得十分青郁，槐花更是一片斑斓，几个年轻小媳妇，正在路边攀折着槐花，折下之后，把它们放在瓦钵里。

大树下面铺着凉席，还摆着几张椅子，坐着几个庄稼老人，摇着大芭蕉扇子。

江海枫的马走到此，就停下了。

因为这时太阳太毒，马畏热，不肯再走了。

江海枫就在一棵老槐树前下了马，伫立在树荫之下乘凉。

他的马弯下脖子，啃食着附近的青草。

四周的蝉声，吱吱噪噪，这是一个炎热的正午，可是江海枫却无心情去歇息。

他那伟岸的身形，雍容的气质，立刻为这块地方，平添了一种不同的格调。

来抵中原之后，一事未作，却结下了不少仇家，想起来真是惭愧，想起海岛上的师父，如今在秦桐的挟持之下，也不知情形如何了？

越想越觉得烦闷，新仇旧恨齐上心头。那口新自白羊道人手上得来的宝剑，尚还握在手上，一直未曾仔细的去看过。

这时闲闷得很，就顺手抽了出来，只觉得剑身映着阳光，泛出丝丝的冷气，袭人肌肤，冷森森如一泓秋水一般。

他不由呆了一呆，心道这口剑确是一口宝刃，只可惜自己不知道它的来历，师父手上也有一口好剑，名唤“天缺”不知比这口剑如何？

他缓缓把宝剑收起，系于背后，又想起方才那道人的一些话，那左人龙竟诬指自己是一个杀人狂，委实令人气愤。

可是回想了一下，不久前在海岛上，自己一夜连毙苍海客等数人，手段也确实太狠毒了些。这么一想，他的气也就平了一些，一个人重重的顿了一下足，忖道：“今后我绝不再轻易杀人！只是那左人龙例外，此人有失君子之风……”

又想到了席丝丝，一个弱女子，虽有些功夫，却落在人家手中，如果那左人龙心存不正……

想到此，他不禁呆住了。

接着他又摇了摇头，因由左人龙其人的外相看来，此人并不像是一个淫邪之人，很可能他和自己为敌，是受人唆使而来。他一个人靠在树身上，脑子里想东想西，千头万绪，愈是不得安宁！

就在这时，不远处的树下，行来一个戴笠的老者，担着一个挑子，口中嚷道：“粉——凉——”

原来这是一个凉粉挑子，江海枫肚子饿了，更觉得口渴，于是就招手道：“喂，给我来一碗！”

那老者笑着把担子挑了过来，龇着牙道：“刚从井里捞上来的，真凉透了，相公你吃一碗就知道。”

说着就在碗里加了辣椒麻油等物，江海枫见这老者年岁已不小，脑后那条小辫子，约有小指一般粗细，吊在后面松搭搭的十分好笑。

老者一面在碗里拌着凉粉，一面打量着他道：“相公你不是本地人吧！”

江海枫点了点头，接过碗来吃了一口，味道果然不错，老者正要说话，却又听得一旁响起一个浓重的山西口音道：“喂，老乡，给我也来一碗，多放些辣椒调料。”

声音就来自江海枫身侧不远，江海枫寻声望去，顿时心中一动。

原来就在自己身边不到两丈的树下，半躺着一个枯瘦的老头儿，一身黑

色的绸子衣裳，袒露着前胸，露出一排肋骨，老头肩膀上，还停着一只鹰，不时的扇着翅膀，口中呱呱的叫着。

这一人一鹰的突然出现，令江海枫深深感觉到，事情有点不太寻常。

## 第六章 凤凰于飞

这个黑枯瘦的老者，一脸的邋遢相，这时已撑身坐了起来，他的那头鹰在肩上呱呱连声叫着，两扇大翅膀扇得空中呼呼的风响。

瘦老头口中呵呵笑道：“你看把这畜生逗得这副馋相，我说，你快给我来一碗呀！”

江海枫这才明白，原来他要凉粉，是给他肩上的那头饿鹰吃，心中不免奇怪，就很注意的看着他，看他如何的喂法。

那个卖凉粉的老人，已笑嘻嘻的端上去一碗凉粉，瘦老头方接过碗，他肩上的那头大鹰，便振翅而起，身悬空中，长颈伸缩，铁啄磕磕一阵响，已把瘦老头手上一碗凉粉，食了一净。

瘦老头哈哈大笑道：“行！他娘的，真有你的！”

说着又向卖粉的长者笑道：“我说，再来一碗，这畜生馋坏了！”卖凉粉的把碗接过，匆匆又盛了一碗，这时那头大鹰已迫不及待地直向卖凉粉的老人身边飞来，吓得那个老人哇哇直叫，连道：“喂！喂！小心你的鹰！”

瘦老人见了，得意的哈哈大笑，一只手连连向下比着手势，那头鹰立即口中厉鸣连声，只一扫翅，便把卖凉粉的老人打倒一边，凉粉也倒在地上了。

那大鹰呱呱有声地，很快便把地上的凉粉吃了一个干净。

这时那个卖粉的老人已吓得面无人色，连爬带滚躲到了江海枫身后。

他簌簌发抖，连连道：“大爷你帮帮忙，赶开这个鹰，好厉害……”

瘦老人见状，更乐了，笑得一身瘦骨头直暴。

那头鹰想是还未吃饱，在地上厉鸣不已，忽然它发现了那个凉粉担子，一声长鸣，倏地振翅而起，大翅收合之间，已飞临到了担子上面。

只见它长颈伸缩，双翅连拍着，一时之间，担上盘碗乒乓连声，挑子也倒了，碗盘也碎了。

卖粉的老人，见情哭叫道：“我的娘！咱可不要活了呀！喂，喂……你快收回你的鹰呀！”

瘦老人哈哈大笑，他竟反给他的鹰加油嚷叫着道：“对！对！吃吧！娘的，这可够了吧？哈……”

于碗盘狼藉间，那头鹰很快的就把地上所有的凉粉吃了一尽，兀自还在破碗烂盘堆里寻觅着。

卖凉粉的老人这时哭嚷道：“你赔我的挑子，赔我的挑子……唉呀！咱可是活不下去啦！”

瘦老人见他不住哭嚷，已引来了不少人，不由停住了笑声，翻着他那一双绿豆似的眸子道：“你叫什么？吃了你多少凉粉，我给你多少钱就是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卖凉粉的老人哭丧着脸道：“还有挑子哪，碗和盘子全碎了！”

瘦老人冷冷的道：“谁叫你让它打翻的呢，你自认倒霉吧！”

卖凉粉的老人一听这人不肯赔自己的挑子，就急了，猛的扑上去，一把抓住那个瘦老人的膀子，嚷道：“走，我们找个地方评评理去！”

那瘦老人身形坐地不动，面上带着微微的笑容，可是那卖凉粉的老人，虽是用尽了力量，却未能拉动他一分一毫，瘦老人呵呵笑道：“窝囊废，就这样，你还要跟我打架吗？”

四下众人见了，俱都大怒，鲁人性直，尤喜打抱不平，顿时都拥上前去，

纷纷嚷道：“揍！揍！”

“娘的！打他个舅子！”

一时七手八脚，连打带踢，拳头就像雨点一般的落下来！

但是那个貌相邋遢、行态滑稽的干瘦老头儿，反倒哈哈大笑起来。

那些拳脚踢打在他身上，他好像毫不在乎，只见他张着一张大嘴，笑得怪声怪调，口中还不停地嚷道：“哎哟……你们倒是轻着点哪，我老西…可是要被打死了……啊……”

一旁的那只大黑鹰，一见主人挨打，早已怒鸣不已，这时长鸣一声，大翅霍地一拍，紧贴着地面，飞扑过去！

这鹰周身黑毛，大小如鹅，可是外态看起来却要比鹅厉害多了，在它颈下有一圈白毛，映着日光，闪闪的亮着，更显神武！

这是一头大兀鹰，但江海枫更已看出，此鹰还是一头异种，并且经过多年的训练，才能如此善解人意。

那些人本是一时义气用事，乌合之众，他们见那瘦老人十分奇异，已有些心虚，此刻再见那头大黑鹰朝他们扑来，一时都吓了个魂飞魄散，轰然散了开去。

可是那黑鹰身法绝快，在空中左舞右旋，已赶上了他们。

只见它大翅抡拍，把那群人打得七零八落，一个个摔得鼻青眼肿，哭叫连天！

瘦老人见了大声的嚷道：“行了！行了……老弟！这没有你的事，他们是跟我闹着玩的，你可别发脾气！回来！回来！”那大黑鹰倒也真是听话，主人如此一唤，它立即在空中长鸣一声，两翅平撑，悠悠然滑出数丈，落在瘦老人足面上，长颈连连伸缩，口中发出一串短鸣之声，像是在向老人诉屈一样！

瘦老人一只手摸着它的背，哈哈笑道：“你这家伙，吃了人家的粉，还把人家挑子给砸了，害得我挨人家的揍，还得赔钱，我不说话，你还叫屈？”

他说话时候，弯着腰，低着头，就像是在和老朋友说话。

那些跌倒的人，都站起来了，他们都看呆了，纷纷议论着，因为他们在这地方，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怪人，他们弄不清这人是干什么的。

那卖凉粉的老人，这时兀自在一边哭道：“你这家伙，准是土匪、强盗，你养鹰伤人，绝不是好人，今天你赔了我的挑子，我也就认倒霉算了，要不然咱们可是没有完！”

还有人说：“走！咱们去前面叫官人去！”

不想这一句话，却把那瘦老人惹怒了。

他猛的一翻眼，吼道：“混蛋！谁说报官的？是谁？你们拿官人来吓唬我，我就怕了？是谁说的？”

这几句话，倒真把那些人吓住了，瘦老人拍了一下身上的尘土，架起了膀子，招呼那黑鹰道：“来，上来，老弟，咱们走！”

那大黑鹰立刻展翅飞上瘦老人肩头，瘦老人冷笑道：“我本来还想赔两个钱了事，可是你们既要报官，那我也就不赔了！”

说完转身就走，卖凉粉的老人见了，又急得哭了起来，江海枫这时凉粉已经吃完。

他把碗放在地上，微微笑道：“老头儿，你不要急，这些钱包在我的身上，一定赔给你！”

卖凉粉的老人怔了一下，道：“大爷，你……你要赔给我？”

江海枫笑着走过去，这一出戏他已看清楚了，本来他是安心绝不管这件闲事的。可是自己身负武功，既是行侠江湖，有些事不管是办不到的。

他含笑道：“我为什么赔你？不过，他会赔给你的！”

说着用手指了前面那个瘦老人一下，接着上前一步，喊道：“喂！喂！你回来！”

架鹰的瘦老人闻声转过头来，他很奇怪的打量着江海枫，龇牙一笑道：“小伙子，是你叫我么？”

江海枫笑道：“正是叫你，请你回来一趟！”

瘦老人皱了一下眉，笑道：“有什么事你说吧，这两天我老人家腿懒！”

江海枫闻言正色道：“也好，我要说的也没有别的，你的鹰打翻了人家的挑子，你得赔人家钱，要不然你不能走！”

瘦老人怔了一下，他的眼光立刻触到江海枫背上的那口长剑，虽然剑外有一层黄布套子包着，可是这老人目光何等锐利，一眼就已看出对方是何门路。

他呵呵一笑，迈着方步子走了回来。

江海枫这时仔细看他，愈觉得这人丑到了家，一只翻天鼻，一双黄豆眼，满脸油泥，真像是书上所说的济公活佛一样。

瘦老人走到了他面前，龇着牙道：“行！，要我赔钱也行，可是我老西生来怪脾气，吃软不吃硬！”

接着嘻嘻一笑又道：“足下身背宝剑，气宇不凡，不用说是一个练家子，我老人家自从到了山东，满以为这地方多的是俊彦豪杰，可是所见的，全是些松蛋！真泄气！”

说到这里，伸手在脸上摸了一把，眨了眨眸子，又道：“我老人家手痒的厉害，光想打架，就是找不着人，难得你小伙子来了，好！好！”

说着一振臂，把黑鹰放了出去道：“去！去到一边歇着去，没你的事了！”

那头大兀鹰懒洋洋地落到树上，身上的毛松蓬蓬的，大概是想睡觉了。

江海枫见了，心中更是想不透这人是干什么的，只是他那种快人快语的作风，倒是蛮对自己的胃口。

当下他微微笑了笑：“在下只是路过此地，并不想多惹事，依我看来，你无故纵鹰伤人，总是不对，我看你还是赔几个钱就算了，何必呢？”

瘦老人呵呵笑道：“钱是有啊，可是我老人家手也很懒，不想拿出来，你说怎么办呢？”

江海枫微微一笑说：“要是我打败了你，你的钱就愿意拿出来了吧？”

老人怔了一下，歪头笑道：“对了！那我老人家就愿意了！”

说完倏地迎头一拳，直朝海枫面上打来，江海枫身形移也未移一下，老人一掌却已打空。

瘦老人退回一步，龇牙笑道：“咦！你有一手！”

接着一晃右掌，左掌“呼”地一声，劈胸而至，江海枫连忙运起内劲，腹软如棉，只听得“噗”一声，老人那只左掌，竟然连掌背，都陷在了海枫腹肌之中。

可是这瘦老头儿，武功却也并非泛泛。

这时他才知道，自己一时轻敌，在众人眼前出了一个大丑！

当下不待江海枫反击，他猛地向回一撤左掌，以“扫堂腿”“刷”地向

江海枫双足上扫来。

江海枫虽是腹内正运着气，然而瘦老头儿这一掌劲力确是不弱，他身形被震得晃了一下。他正想以“缩肌”之法，令对方出一个小丑，不想瘦老人早有先见，猛地抽去。

尽管如此，这瘦老人也不禁面色通红，他哈哈一笑，点着头道：“好极了，想不到我铁掌黑鹰娄云鹏，今天碰见高人了，好！我们较量几合！”

江海枫微微一笑道：“这么说，你是姓娄了。你的铁掌果然有几分功力，只是老朋友，你要敌我还差了一点儿！”

铁掌黑鹰娄云鹏翻了一下眼睛，他望着江海枫的脸上，徐徐的道：“听你这么一说，你倒真像一个人物……我铁掌黑鹰几十年来走南闯北，想要交的就是这种人物，只是……”

江海枫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但看他那种样子，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心中不禁有点惑然。

铁掌黑鹰娄云鹏，在他脸上看了半天，忽然叱了一声，道：“小子看掌！”

这一次他是排山运掌，旨在测验对方功力，所以运用了十成功力，双掌夹着凌厉的劲力，向海枫两边“肩井”穴上打来。

于众目炯炯之下，江海枫的身形，看来就像是一条蛇一般的，也不知是怎么的扭了一下。

铁掌黑鹰的双掌，竟是紧贴着他两边的衣服，一擦而过！

江海枫如施辣手，这娄云鹏此刻是万难逃开的。

可是江海枫不知如何，总觉得这娄云鹏并不是一个坏人，对他心存宽厚，没有下手伤他。

娄云鹏一掌打空，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猛的退回三步，却见对方面上带着薄薄的微笑，他一张老脸不禁又红了一下。

可是紧接着，他的身子又腾了起来，由空中居高临下，双掌齐探，这是一式“苍鹰搏兔”，是他的拿手绝招。

掌随人下，掌到力到，可是下面的江海枫不知怎么的一转身子，娄云鹏又失去了他的影子。

铁掌黑鹰是个老江湖，多年来所会见的能人异士也不在少数了。

可是这个少年，如此诡异莫测的身手，他确信这还是他生平仅见。

他口中怪叫了一声，倏以“怪蟒翻身”的身法，猛一掉身，就在这时，他觉得肩上为人轻轻拍了一下，待他回身看时，江海枫已远远立在两丈以外。

只见他笑咪咪的道：“老朋友，你还不服输么？”

铁掌黑鹰娄云鹏呆了一呆，头上蒸蒸冒着热汗，喃喃道：“朋友你贵姓，大名怎么称呼？”

江海枫笑道：“我名江海枫，无名小卒！”

娄云鹏立时精神一振道：“啊！你就是江海枫？好，真有你的，江兄弟，我服了你了！”

说着抱了一下拳，显得很为兴奋，好像先前的失败羞愤，都已经不存在了。

这时那个卖凉粉的老人，在一边大声嚷道：“大爷，你可还肯叫他赔钱！”

铁掌黑鹰哈哈一笑道：“老家伙，少不了你的，要不看在江相公份上，我说什么也不会赔你的！”

话说完，已自身上掏出了一块银子，约有五两左右，信手一丢道：“拿

去吧，有多没少。”

那卖粉的老人，真没想到对方一个穷老，居然有如此大的手面，当下怔了一下，捡起了银子，还左看右看，另请别人鉴定，发现果然不错之后，这才揣到了怀中，向江海枫施了一礼道：“谢谢大爷。”

娄云鹏呵呵一笑道：“是我给你的银子，你却谢他作甚？”

卖粉的老人，看了他一眼，撇了一下嘴，也没理他，就挑着破碎的挑子走了。

江海枫不由哈哈笑起来，他虽行江湖不久，但却已学得了不少人情事故了。

这时他恐这娄云鹏面上挂不住，就抱拳道：“娄老哥真慷慨，令人敬佩！”

铁掌黑鹰哈哈一笑，大喊道：“得啦！兄弟，你这简直比骂我还厉害！”

江海枫淡淡一笑道：“兄弟投入江湖不久，只知待人真诚，言出肺腑，方才所言，绝无弦外之音，娄老哥不可多心！”

娄云鹏又呆了一呆，他忽然发现对方少年，果真如其所言，是一个涉世未深、纯真朴实的少年，不禁更增仰慕。

当下苦笑了一声，摇头叹息道：“江少侠，你这话令我好不惭愧……得啦，小兄弟，老夫我算是真正的服了你了！”

他说着又翻了一下白眼道：“看来，兄弟你不是本地人吧！”

江海枫这时对这瘦老人，更觉得投机了。

他不敢以貌取人，自己此刻人地生疏，正需要一个江湖上的朋友，难得这铁掌黑鹰，虽败在了自己手下，却并无一些不服记仇的态度，单凭这种气度，江湖中又能寻出几人？

当下他也就据实相告道：“你猜错了，小弟乃鲁西人氏，只是自幼生长南方，一直未去过家乡罢了。”

娄云鹏哈哈笑道：“我方才所说的话要收回了，山东果有能人异士，此行不虚也……”

说罢又大声的笑了起来，由于一出闹戏已经结束，看热闹的朋友，全部散去了。

此刻虽然烈日当空，炙热如焚，但二人立在阳光之下，似都忘了炎热一般。

娄云鹏笑毕，又道：“天也不早了，我想你还没有吃饭，如果兄弟你肯赏脸，不远就是州府，那是一个大地方，有好的饭庄子，我们好好吃他一顿，由老夫付账如何？”

江海枫皱了一下眉，他内心虽正为席丝丝的下落而发愁，可是这也不是愁能解决的事情，何况他肚子确也很饿了。

于是他点了点头道：“好吧，我们就走！”

娄云鹏见他如此爽快的就答应了，好不高兴，大声笑道：“好，这才是我老娄心眼里的朋友！”

说完撮口长啸了一声，那头黑身白颈的大兀鹰，忽悠悠的落到他的肩上，他看来真是高兴极了，遂向江海枫道：“来，我给你牵马！”

说着就走过去，把江海枫那匹马拉丁过来，江海枫最不喜与人拉拉扯扯，见了也只得由他。

娄云鹏拉过了马，伸手在马腋之下掏了几下，摇了摇头笑道：“兄弟！不是我说你，这么俊的人品，怎么骑这么一匹窝囊马？这匹马太不行了！”

江海枫一笑道：“我对马匹一无认识，倒要向老哥讨教了！”

娄云鹏呵呵一笑，搔了一下头，道：“请教不敢当，但是我倒是多少懂得一些！”

遂又指着江海枫那匹坐骑道：“你这匹马，耳不竖，尾不直，且鼻翅不开，虽然骠劲，也不过只是中等之质而已！”

接着又笑道：“最好的马是产在蒙古，其次大宛名驹也不错，以后要是有机会，小兄弟，你不妨到这两个地方去挑一匹去，记住好马常常是丑马，外貌并不惊人，你可不能‘以貌相马’”

江海枫抱了抱拳，含笑道：“佩服！佩服！”

铁掌黑鹰娄云鹏哈哈一笑道：“这算什么，老实说，我对你那几手功夫，才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呢！”

江海枫微笑不语，二人边说边行，不觉已行了很远，江海枫注意着瘦老人肩上那头大鹰，这时细看之下，愈觉神勇异常，亮羽金睛，长喙如钩，两翅劲肉突出，头顶却是平如光板一般。

衡量起来，的确是一只极为擅斗的家伙，不觉夸道：“娄兄这只大兀鹰，好神俊，是自己豢养的么？”

娄云鹏听他提到了自己这头鹰，不禁大为兴奋，当下伸手在鹰背上摸了一下，笑道：“兄弟，你又外行了，这是一头虎鹰，大兀鹰比它可要小多了，为了这东西，我费了五年的功夫，才跟它混熟了！现在叫它走它也不走了！”

说着哈哈一笑，倏地一振臂，那头大虎鹰，立即张开翅膀，呼呼的飞了起来。

它两翅张开，有如两扇门板，尤其是两翅中挺出的骨刺，看来像是两柄短刃，如为它碰上一下，真不敢想后果如何！娄云鹏仰首望着微微笑道：“我这伙伴能力敌虎豹，寻常人何堪一击，方才你见它翅拍那卖粉的老人，其实它只是和他闹着玩的，它要是真的打人，可就不是那么一个打法了，而是这样……”

说着肩膀一晃，比了一个姿势。

江海枫正自听得有趣，却忽见那已高飞入云的虎鹰，忽的束翅下射，口中发出“唏哩哩”的长鸣之声，快如箭矢一般的投了下来。

铁掌黑鹰娄云鹏哈哈一笑道：“哟！它也许是发现什么东西了吧，正好，小兄弟，你的口福不浅！”

二人俱都仰视空中，眼看着那头虎鹰飞射而下，直向不远处的一片池泽竹林内投去！

娄云鹏怔了一下道：“走！咱们过去看看！”

江海枫也是存着好奇之心，当下不假思索的，随着他向那片竹林奔去！

他们都已清晰的看见，正当那大虎鹰下冲距地面不远的刹那之际，忽然有一只较小的鹰，冲霄而上，和那虎鹰迎了个正着。

一时之间，厉鸣连声，二鹰竟在空中纠打起来，飘下了大片的羽毛。

娄云鹏紧张地道：“啊！原来是这么一会事。奇怪！这是哪来的一头鹰呀！”

江海枫为眼前这种奇景看得呆了，只见那头较小的鹰，一身绿羽毛，身形矫健十分，虽比那头大虎鹰小了许多，可是锐勇并不逊色。

一时间，二鹰已斗了好几个来回。

娄云鹏咧着嘴道：“好厉害的家伙，我的鹰就从来没有败过，看来今天

遇见对手了！”

又紧张的道：“不行，我得把它召回来，免得毁了它的翅膀！”

说着撮口长啸一声，那头大虎鹰正打得起劲，闻声霍地拨过头来，但那只小鹰却穷追不舍，大虎鹰无可奈何，只得回头又战。

铁掌黑鹰见了连连顿足道：“糟糕！这是一头小王雕，我说怎么这么凶呢！”

当下又连连吹起口哨，只是那头大虎鹰对付劲敌，已施出了浑身解数，哪还能撤身飞回？

娄云鹏急得直搓手，江海枫见状一笑道：“老哥你不要急，我看你的鹰还不至于落败！”

娄云鹏焦虑的道：“败是不会败，可是我怕它伤了翅膀，以后可就不好使唤了。奇怪，这小王雕是产在北天山的玩艺，怎么会在这里出现了？怪！”

江海枫本想看出一个胜负来，可是见他如此心疼爱鹰，不由含笑道：“既然如此，我就助它一臂之力好了！”

言罢俯身抬起了两个石子，每粒均约核桃大小，娄云鹏惊道：“小兄弟，你真有这个手劲？距离有五六丈呢！”

江海枫微哂道：“无妨！”

这时正好大虎鹰收腹弯颈，以右翅侧击那头小王雕的左翼，小王雕却早已防到了此一着，双翅猛腾起，现露出它雪白的肚脯。

海枫见时机难得，立即轻叱了一声：“道！”

一振腕子，以拇指捻拨之力，把一枚石子打了出去，石子破空疾射，划出了“嗤嗤”之声。

可是那头小王雕，正如娄云鹏所言，乃是产在北天山一带的稀有禽类，无异是鸟中之王，也唯有这种大虎鹰才是它的对手，可是胜负尚不得而知！它的目光是何等的锐利？

江海枫倒是忽略了这一点，那枚石子虽是出手即至，但已为小王雕发现了，只见它绿翼一束，就空一滚，已然闪开！

江海枫倒有些出乎意外，当着铁掌黑鹰娄云鹏的面，有点不好意思，当下二次曲臂，“嗤”地一声，把第二枚石子又打了出去的。

这一次他有了先见之明，这枚石子是以“反吐”的打法打出去。

石子一出手，娄云鹏就呵呵笑道：“太低了！”

可是他的话声尚未落尽，就见那打出的石子，倏地向上一跳，快如电闪星驰，“啪”一声，正正的打在那头小王雕的右翅之上。

娄云鹏惊喜的叫道：“好手法！佩服！佩服！”

眼看那小王雕被打得就空一溜翻滚，彩羽落下一片，大虎鹰趁势追将上去，举翅就打！娄云鹏大嚷道：“对！用力！用力！”

忽听江海枫喝了声：“不好！”

遂见他右手一扬，又打出了一枚石子，日光之下，这枚石子泛出了一道白光，破空直上。铁掌黑鹰娄云鹏，本来还不知是怎么回事，此刻注目望时，才发现另有一道白线，自另一边向空腾射，两粒小石子，竟在空中碰在了一块，发出“波”的一声即分开，坠落下来。就在这时，二人耳中似都听得一阵清晰的吹竹之声，发自竹林背面。

那头小王雕显然右翅已为江海枫石子打伤，可是它仍在顽强抵抗着，听了这阵吹竹之声，它才猛地掉转头去，向林后投下。

娄云鹏的大虎鹰，犹自乘胜而追。

江海枫皱眉道：“娄兄，请快召回你的鹰，我们闯祸了！”

娄云鹏这时已经看出，那头小王雕也是为人所豢养的神禽。

他知道，这种爱禽一旦被人所伤，做主人的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同时他方才也看见了，对方竟也图以暗器来伤自己的虎鹰，幸为海枫所阻，这时如不快把鹰召回来，可就难免要为对方所伤了。

于是他连连捏口长啸，大虎鹰闻声才掉头而回，悻悻的自空中盘旋而下，落于娄云鹏足前。

二人见那大虎鹰，身翅之上，已有多处染有血迹，左眼之下，也有一道显明的爪痕，显然的，已失去了去时的神勇，只是低声的哑鸣着！

娄云鹏吓了一跳，道：“好家伙，伤得不轻呢！”

当时忙上前为它理毛拭伤，又抚又慰，海枫已预料到人家可能要来找麻烦了。

他实在不愿多惹事，当下催道：“娄兄，我们走吧，到了城里，再为它敷点药，就没什么事了！”

铁掌黑鹰兀自心疼着爱鹰，一面架了鹰，冷笑了一声道：“这是谁家的雕？我可不能饶它！”

江海枫心内暗笑：你的鹰先去欺侮人家，又能怪得谁来？

当下就同着他，拉过了马，向前走去，走了没有几步，忽听身后竹林内传来得得的马蹄之声，一人娇叱道：“前面的人站住！”

二人闻声止步，一起回过头来，但觉得眼前一亮，一匹雪白的大马如飞而至。

江海枫闻得声音娇脆，只当是个女人，谁知再望时，却见是一个男的！

来人生得唇红齿白，玉面如花，一双秀眉细又弯，双眉之下，是一双水汪汪的大眸子，是那么的黑白分明，不怒自威。

一身雪白的绸子长衫，颈后那条大黑发辫，黑油油的又粗又长。

如此姿容，就是一个大姑娘，也没有他娇嫩，二人都不由怔了一下！

这白衣少年所骑的那匹马，也同它主人一般的引人，全身白毛不染一尘，但自鼻子以下直通到脐底，却有一道寸许宽的红色条纹，看来更显神骏！

铁掌黑鹰娄云鹏只一眼，已看出了，这是一匹百年难见其一的“汗血”马，不由大吃了一惊！

白衣少年怒冲冲的冲到二人面前，勒住了马，他的目光首先注视着娄云鹏肩上的那头大虎鹰，只见他长眉一挑，清脆的道：“果然不错，这畜生竟还在此！”

他说话之时，二人同时也都发现到了，就在他马鞍后座上，另有一个皮架，其上正栖息着先前为江海枫飞石所伤的那只小王雕！

那头小王雕，看来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一般，双目垂帘，羽毛蓬松，站在鞍架上一动也不动。

白衣少年说完了话，才把目光转向了二人，在他目光视向江海枫时，面色似乎显得十分惊异，同时微微有些儿发红。

遂见他冷冷的问道：“这头大鹰是你们哪一个养的？”

说话时，目光只是注定着娄云鹏，显然认定了是他所豢养的。

娄云鹏嘻嘻一笑道：“是我养的，小伙子你打算怎么办呢？”

美少年杏目一瞪，可是却有意无意的瞟了江海枫一眼，他的怒火似乎消

了不少，当下冰冷冷的道：“你的鹰无故上门欺人，是什么道理？”

娄云鹏摸了一下脸，翻着眼道：“欺人？它欺侮谁啦？”

白衣少年玉脸一红，长眉一挑道：“它……欺侮了我的雕，这还不够吗？”

娄云鹏噗嗤一笑，道：“小伙子，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我还说你的雕欺侮了我的鹰呢！”

白衣少年看了江海枫一眼，咬了一下唇，又逼视娄云鹏道：“你这人太不讲理，我先不说这些，我再问你，那你又为什么用暗器，打伤了我这头雕的左翅膀？你以为你厉害是不是？”

铁掌黑鹰听这少年语音娇嫩，带着很重的童音，唇下连一些胡碴子也没有，心中不觉奇怪，再听他说得好笑，忍不住眯住双眼笑了起来。

白衣少年见了不由大怒，只见他单手一按鞍座，“嗖”一声，已自鞍上飞掠了下来。

江海枫不由吃了一惊，心忖此人看来年纪虽轻，武功却是不弱，想不到这地方，竟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能人隐士比比皆是！

其实他哪里知道，对方也和他一样，是从遥远的地方飘零而来的。

白衣少年落地无声，腰肢似柳，体态轻盈，看来更像是一个女子，这种情形看在二人眼中，不禁更感到有些奇怪了。

铁掌黑鹰娄云鹏冷笑了一声道：“小伙子，你要如何？还要打架么？”

少年娇叱道：“今天姑娘……”

忽然玉面绯红，连忙改口道：“今天少爷非要教训你们一下不可！”

娄云鹏偏头看了江海枫一眼，二人同时一笑，白衣少年见了更是大怒，红着脸道：“你们不要笑，今天我要是不叫你们跪下来给我磕头就不算完！”

铁掌黑鹰向海枫嘻嘻一笑道：“听见没有，可是连你也给算上了！”

江海枫已看出来人是一个少女，他素来不喜与女孩子打交道，心中未免别扭，闻言微微一笑，也未答腔。

白衣少年目光在江海枫身上转了一下，又落在娄云鹏身上，哼了一声道：“你这人岁数已这么大了，言行却是一点没规矩，衣衫也不整齐，看来你真是白活了。”

娄云鹏缩了一下脖子，翻着眼珠道：“哟！这可好，你倒教训起我来了，我说大姑娘，你这么不男不女的样子，就算是有规矩么？”

白衣少年不觉面色大红，她退后了一步，娇声嗔叱道：“你这人真是满口胡说，看打吧！”

一言出口，身躯已如风而上，只一闪便到了娄云鹏面前，一举掌，照着娄云鹏面上就打。

娄云鹏哈哈大笑，先把肩上的鹰撒开，足下“倒踩古井步”，退出丈许以外。

他冷笑了一声道：“我铁掌黑鹰一生行遍江湖，却还没有与女人动过手，今天可以例外了！”

白衣少年面色绯红，一句话也不说，二次揉身又上，只见她右足向前一跨，双臂由左右两方齐向娄云鹏两肋上击去。

娄云鹏大吃一惊，真没有料到，对方一个少女，竟有如此厉害的身手，当下哪里还敢心存轻视，正要腾身拔起，却见对方忽地自行撒臂退身。

铁掌黑鹰方自一怔，那少年眉头微皱道：“你这人真是脏透了，我还怕脏了我的手呢！”

说着匆匆自怀中取出一双黑丝绢质的手套，戴在手上，冷笑道：“我们再打！”

娄云鹏给人如此当面侮辱，不禁有气，一张黑脸也有些挂不住，嘿嘿笑道：“大姑娘你好刁的一张利口，今天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竟敢如此胡闹！”

铁掌黑鹰尤其觉得，当着江海枫的面，如果自己连一个女孩子也打不过，那可是太丢人了。

他这么想着，就点了点头道：“我们在动手之前，可得先交待几点！”

白衣少年眸子转了一下，嗔道：“还有什么好交待的？”

娄云鹏哈哈一笑，拉下脸来道：“当然要交待，你是一个女孩子，我偌大的年岁了，可犯不上落一个欺侮你的名声，我们先说好，点到为止怎么样？”

白衣美少年微微咬了一下唇儿，道：“我明明是一个男的，你休要……”

娄云鹏呵呵一笑，一摆手道：“好！好！这个问题先不谈，我们还是说眼前的，你可愿与我这么打？”

白衣少年冷笑道：“谁还怕了你？不过，点到为止，未免太便宜你了，我要你磕头赔罪！”

娄云鹏干咳了一声笑道：“行！这也可以，我败了，磕头赔罪，要是你败了呢？”

这伪装男士的姑娘，面上泛起了一层薄怒，秀眉一竖道：“自然也是一样，不过，你是梦想！”

娄云鹏呵呵笑道：“就是梦也得做呀！好！我们现在动手吧！”

他口中说着，足尖一点，已到了少女面前，出指朝对方肋下就点！

白衣女只当他是心存轻薄，不由大怒，娇叱道：“老鬼，你是找死！”

叱声中，身形向前一俯，右腕倏地一翻，拿向娄云鹏脉门！

娄云鹏吃了一惊，左掌以“云摩探手”，反向少女指上击去。

一霎时，二人打作了一团。

江海枫虽是身倚树上不声不响，可是他的目光，却始终不离开二人，他看到这里，剑眉不禁微蹙，信步徐徐的踱了过来！

他惊奇的是少女那绝妙的身法，起落进退，足下竟是丝毫不着实力，只此一点，已可证明这女孩子，在轻功、内功、气功上，都曾经过明师指点，已有了精湛的造诣，这是不待多言的。

他不禁暗暗替自己这位新交的朋友担起心来。

动手过招，有时候只需几个照面，即可分出胜负高下，这证明彼此的武功相差太悬殊。此刻场中的情形，也是极为明显的，虽只十来个回合，在江海枫眼中看来，铁掌黑鹰娄云鹏已呈现出了十足的败象！

娄云鹏这时以“双海底针”直取少女两肋，却为少女仰身躲开。

娄云鹏再进一步，用闪电手直劈而下！可是他却疏忽了，白衣女这一招乃是诱招，只见她娇叱一声：“你还不服输么？”

紧跟着云履轻点，快如电光石火一般的，已把身躯转旋了过来。

这时候，一边的江海枫忽地叫道：“娄兄小心后肩！”一言未毕，那伪装的白衣少年，已把招式递了出来，原来是声东击西。

她掌势一出，先奔娄云鹏顶门，娄云鹏用“单掌托天”之式，背着身子向上，一举右掌，可是白衣人却在这时霍地一分二腕，有如乳燕双飞一般，夹击娄云鹏两侧。

铁掌黑鹰闻得江海枫的警告，大吃了一惊。

他猛然向前一踉，施了一招“邯郸学步”，可是这时候已经嫌晚了。

就在他足尖方自着地的一刹那，只觉得两处“肩井穴”上忽然一麻。

娄云鹏口中“啊”了一声，身子禁不住向前踉跄了半步。

然而两边肩井穴上，只是麻了一下，即恢复原样，但当他猛地再次转过身形时，却发现那白衣少人，已遥遥立在丈许以外。

只见她面若寒霜，冷冷笑道：“你服输了么？”

铁掌黑鹰娄云鹏这才猛然觉到是怎么一回事了，当下一张黑脸，都变成了紫颜色。

他苦笑笑道：“姑娘你好厉害的身手，想不到我铁掌黑鹰娄云鹏，一生行走江湖，竟在这山东一地露了大脸了！”

白衣人面色一沉道：“说这些废话又有何用，姓娄的，我要你跪下来给我磕头赔罪！”

铁掌黑鹰娄云鹏，仰天一阵大笑，无限愤慨的道：“女娃娃！你是做梦，我娄云鹏双膝上跪苍天，下跪父母，岂能向你一个女流之辈下跪，你真是太不知自尊自量了！”

白衣人柳眉一挑，玉面绯红，杏目圆睁道：“好呀！说话不算，不过我有办法叫你跪下就是了！”

说完身形一纵而过，正要向娄云鹏身前扑去，却忽然听见一声冷笑道：“姑娘请住手！”

白衣少女闻言后，身形已如燕子一般的飞掠到了一旁，她徐徐地回过头来，望着这边的江海枫道：“怎么，你也要多事么？”

江海枫面上木无表情地道：“怎么是多事，这事情本不与他相干！”

少女怔了一下道：“这么说，这头鹰不是他的？”

江海枫哼道：“这头鹰虽是他的，可是刚才以石子打伤你的鸟的却是我，而不是他！”

白衣女细眉挑了一挑，道：“为何早不说？”

江海枫徐徐笑道：“姑娘来势汹汹，几曾容人有多说话的时间？现在说也不晚！”

少女一双澄澈的眸子，在他身上转了一转，觉得此人英华内敛，气态安然，必是一个不可轻视的人物。

然而她挟新胜之威，又仗着绝技在身，确实也未把对方少年看在眼里。

当时她目光微微斜睨着江海枫，冷冰冰的道：“那么现在要如何呢？”

江海枫神态昂然的道：“我这位老朋友他是觉得你是一个姑娘，不便放手与你拚斗，所以才会输给了你……”

才说到此，就见那白衣女目光之中，泛出了两股光焰，杏目睁得滚圆的道：“你这人倒说得好，但这些我都不管，我只问他为何说话不算，他既输给了我，就得如言向我跪下磕头，要不然我要叫他知道我的厉害！”

江海枫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姑娘，当时吓了一跳。

铁掌黑鹰娄云鹏，忽在一边冷笑道：“江兄弟，你不要管这件事，叫她过来试试我的铁掌！”

白衣女侧过头来，冷冷笑道：“你的铁掌我早见识过了，我看还不如改为豆腐掌切实一点！”

娄云鹏心中恨透了这姑娘，只是自己却又不是她的对手，气怒道：“你

不要凶，你要能打赢我这位江兄弟，我才算佩服你，那时候，我一定给你磕头，叫你奶奶都行！”

少女双目一剪嗔道：“不要信口胡说！”

她的目光又转到了江海枫身上，冷冷的道：“他的话是真的？”

江海枫点头道：“如果姑娘乐意，我愿意向姑娘请教几手，至于你要给我磕头，却是不敢当！”

白衣少女怔了一下，却不知为何，微微抿嘴笑了笑，但是马上她又绷起了小脸，似笑又怒的说道：“你这人真是滑稽，不过这也无所谓，我如真的败给了你，就是向你跪下也心甘情愿！”

娄云鹏忽又在一边道：“一言为定！”

少女无限娇羞的回眸瞪了他一眼，立时面色又冷了下来，她说：“我还要赶路，平白无故已为你二人耽误了不少时间，谁有工夫与你们多说！”

江海枫默然道：“你自己在此说个没完，谁又与你多说了？”

白衣少女面色不禁微微一红，当即冷笑道：“我们一言为定，你如败给了我，又当如何？”

江海枫胸有成竹的淡然笑道：“我是不会败给你的！”

少女冷冷的说道：“你不要太自信了，老实说，我如没有制胜你二人的本事，也就不会来此现丑了！”

江海枫向前走了两步，冷冷的哼道：“那么你就试试看吧！”一抱拳又道：“姑娘，你请赐招！”

白衣少女微微睨着他，愈觉得此人仪表不凡，言语稳重，心中不禁动了一下，暗忖道：“莫非此人真有超人的奇技不成？否则怎会如此沉着，我倒要特别小心了！”

当下退后了一步，择一较平之处，立下脚，冷笑了一声道：“请！”

江海枫足下一点，接连两个纵身，已来到了她的面前，看起来他双肩一平如水，竟是丝毫未动！若非有极为深湛的下盘功夫，莫能如此！

白衣少女心中又动了一下，未及多想，江海枫已倏地弯下了腰来，骈指向她肩头点了过来！

白衣少女冷笑了一声，一双玉手交叉着由下往上一分，成了一式“摩云探手”，对方如胆敢不立即撒手，一只右手就别想要了。

可是江海枫却不撒招，他鼻中微微一哼，道了一声：“打！”

霍然间又化指为掌，指尖向上挑，掌心向外一翻，运用五成内力向外一吐！

这位身长玉立的少女，立时容色大变！

然而她并不是一般江湖儿女，一身功夫，着实是受过高人传授的，这次远走中原，旨在逃避一件酸心的事情，乔装为男，不过是避人耳目。

想不到居然在这客地鲁南，遇到了江海枫，更想不到的是自此而后，她竟和这个年轻人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不是造化弄人是什么？

江海枫掌力方自吐出，却见这长身少女娥眉一挑，她那已经探出的手，倏地往左侧一横，不偏不倚，正好迎着了江海枫的掌势。

她口中娇叱了一声：“闪开！”

玉指一翻，掌力外吐，双方掌势一触，只听见“啪”的一声，二人俱是微微的摇动了一下！

江海枫大吃一惊，真没有想到，对方一个娉婷的少女，竟能接自己如此

沉重的掌力，自己虽只使出了五成内力，可是对方似乎也未尽其所能！

这一惊之下，他不禁对这少女刮目相看！

少女见自己如此沉实的掌力，竟未能将对方击退，心中也是大吃了一惊，她娇哼一声，足下倒踩莲花步，猛地撤掌退身。

紧跟着伸左手，以中食二指向海枫手腕上点去，江海枫这时因惊于对方的身手，非但不忍心伤害她，内心更有一种说不出的爱惜之意！

这时见她剪梅指到，微微一笑，向下一沉臂，指尖向上一扬，少女忽的踉跄而退。

她退了三四步之后，才站定了身子，只见她面色微红，黛眉含嗔，似惊又怒道：“你以为你能胜过我么？”

江海枫只微微的笑了笑，不发一言，白衣少女斜目看了一边的铁掌黑鹰娄云鹏一眼，面上浮起了一片娇羞薄怒，这个台她是不好下！

她因方才大话出口，万无不胜即退身之理。

于是一咬银牙道：“接掌！”

娇躯一纵，如鹤凌空，待得接近江海枫头顶的刹那间，忽然左掌自胸前向下一按一推。

江海枫就觉得一股极大的潜力，朝自己搂头盖脸的直压了下来，不由心中动了一动。

这时他知道少女情急之下，竟把内功中一种颇耗精血的“脐按力”使了出来。

当下不禁暗笑了一声，心忖这姑娘好大的胆，我如给她一个反拨倒撞，只怕她即时就要毙命在自己这种掌力之下了。

然而江海枫和她并无仇怨，怎能下此毒手？

他冷叱了声：“无知的丫头！”

随见他半身一仰，两掌左右齐伸，使出了他十数年来日夜勤练的“两极神功”。

双掌一出，一刚一柔，“韦陀捧杵”式向上一托，那长身少女掌力未下，就觉得自下而上，猛地冲起了一道气浪！

那股气浪的力道，竟是她前所未见！大有凝血脉、开五脏、碎全身之威！

这少女挟奇技遨游天下，一身是胆，可是江海枫这种玄元内炁的功劲，她还是生平第一次领受到，顿时吓了个魂飞魄散！

耳中似听得江海枫道了声：“去！”

她那修长的娇躯，已如同弹丸似的，倏地飞射了起来，江海枫不禁吃了一惊，他口中喝了声：“不好！”

猛上一步，向后一挫臂，把发出的“两极神功”硬行向后退。

但听得空中“波”的一声轻震，那声音就像是一面大旗迎风初展。

就在这声轻震里，那白衣长身的少女，猛地就空一个翻滚，随着直向地面坠了下来。

还算她尚能临危镇定，当下一提丹田之气，轻身减速，尽管如此，仍然踉踉跄跄的荡出了七八步之后，才算拿桩站稳。

一时只见她杏目圆睁，花容骤变，头上那顶镶有宝石结子的小便帽也掉了。

她只是怔怔的看着江海枫，气息频频，一句话也说不出。

江海枫一抱双拳，深深的打了一躬道：“脐按力令人拜服，请恕我一时

失手，姑娘万勿见怪！”

铁掌黑鹰娄云鹏在一边，也几乎看花眼了。

他活了这么大，对江海枫这种玄异的功夫，也还是第一次见到，看到此，忍不住重重的鼓掌叫道：“好……”

说着目视那悲愤欲泣的少女道：“怎么？姑娘，你是磕头不磕？”

江海枫苦笑道：“娄老哥不可逼人太甚，我们走吧！”

当下又对眼前那个姑娘，抱了抱拳道：“再见！”

说罢，牵过马就走，娄云鹏嘻嘻一笑，对着那个发呆的少女缩了一下脖子，也转过了身子。

他正要举步，忽听身后的姑娘，发出几乎哭泣的声音道：“你……你回来！”

娄云鹏马上回过身去，皱眉笑道：“你还有事？”

白衣女泪流满面，莲足在地上跺了一下，抽搐道：“不要脸的老儿，谁叫你啦！”

娄云鹏见她哭了，自己也已偌大的年岁，可是犯不着对一个女孩子刻薄。

当时咧了一下嘴道：“是！是！没叫我，唉呀！可是哭了！好！没叫我，我们就闪开！”

少女望着他，嗔道：“你少贫嘴！告诉你，要光是你，十个也不是我的对手！你神气个什么？”

边说边泣，眼泪就像是断了线的珍珠似的，纷纷的滚落下来。

江海枫见了，不禁也微微有些发呆。

他从来很少跟女孩打交道，尤其像眼前这种情形，面对着一个哭泣的女孩，他可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当时双目发直，一句话也说不上。

少女和娄云鹏说话的时候，他忙又背转了身子。

白衣女见了，忽然大声道：“叫你，没有听见是不是？”

海枫无奈，只得转过了身去，他苦笑笑道：“胜负本是平常之事，何况姑娘并未受伤！”

“当然没有受伤……”她忽然插口，目中含着晶莹的泪水，说道：“你以为打了人就算了？没有这么便宜！”

江海枫怔了一下，看了一旁的娄云鹏一眼，吞吞吐吐道：“咦？奇怪！”

白衣女上前两步，嗔道：“奇怪个屁！”

忽然玉面一红，这句话，使得一旁的铁掌黑鹰，也忍不住哈哈的大笑了起来。

白衣少女无意中说出了一个脏字，当着江海枫，她显出了无比的娇羞，一时几乎呆住了。

娄云鹏的笑声，使她更窘。

江海枫摆了摆手，忍住笑道：“姑娘尚有何言，请慢慢说，不必急！”

这位长身的白衣女，闻言抬起头，冷冷的道：“你把名字告诉我，住地告诉我，我还会找你去……别以为就算了！”

江海枫含笑道：“你我并无深仇，何至于此？”

白衣少女杏目一睁，却忍住了愤怒，冷笑道：“我们的仇大了！”

江海枫淡然的道：“我名江海枫，江海浪游，并无一定住处，所以你也找不着！”

少女眨了一下眸子，道：“你预备上哪里去？”

江海枫想了想，含笑道：“我看姑娘似乎输得极不甘心，这样好啦，你如果一定要报复，一月之后，可至江南找我，我必在彼处候你就是！”

少女黯然的望着他，良久才点了点头道：“我一定会去，我也正预备上江南去！”

江海枫奇怪道：“姑娘也预备上江南去？这太巧了！”

铁掌黑鹰在一边笑道：“大姑娘，我看算啦！俗谓不打不相识，你打了我也算露了脸啦，这位老弟虽把你打输了，可是你也不丢人，何必呢！”

说着又哈哈一笑道：“得啦！我们交个朋友算了！”

少女红着脸愠道：“谁跟你交朋友？你少开口！”

娄云鹏摸了一下嘴，干笑道：“又不是跟我交朋友，我是说跟这位江相公，人家可是少年奇侠，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白衣女闻言到此，有意无意的瞟了江海枫一眼，江海枫说道：“娄老哥，你的闲话说得太多了，我们走吧！”

铁掌黑鹰娄云鹏两边碰壁，也就不再多说，他涎着脸，向那少女道：“姑娘，我们走了，这件事，我看还是算了，其实这也是因我而起……”

说到此咳了一声，继续道：“如果你一定要报仇，可以到山西中条山去找我，差不多的时候，我都在那里，你只要问铁掌黑鹰娄云鹏，就一定能找到我！”

姑娘似乎全不留心他说些什么。

她那一双澄澈双瞳，似忧又怨，既悲又愤的只是凝视着那个长发灰衣的江海枫。

娄云鹏说完了，她一点也没有反应，这情形看在老江湖的娄云鹏眼中，立时心中大悟，暗忖道：“嘿！原来是这么一档子事，这倒是新鲜！”

当下心中一动，默念道：“看这姑娘，生得如此秀致，她如改回了装束，更不知是何等姿色，足足可以配得过我们这位江老弟了，如果我为他们成全……”

想到这里，不由内心大喜，当时表面神色不动，点了一下头道：“姑娘，我说了半天你倒是听见了没有？”

白衣少女呆了一呆，嗔道：“谁跟你多说，反正我饶不了你们就是了。”

说着死死地又盯了江海枫一眼，就转过身子，向自己那匹白马行去。

娄云鹏咳了一声道：“你记好了，我这位江兄弟，他可是要上江南去，他的名字叫江海枫，他的名声很快就会传遍江湖，你一打听就能知道！”

姑娘并不回头，只冷笑道：“他跑不了！”

娄云鹏又赶上了一步，大声道：“喂！大姑娘，你问了我们的名字，我们也得问问你，到时候，也许我们还会找你去哩！”

江海枫不由皱眉，正要阻止他，却见那姑娘本已预备认镫上马，闻言却又姗姗的转身。

她那两道细细的娥眉，微微的分开着，笑了笑，这笑容似乎并不包括愤怒的成分。

接着她又用那双剪水的瞳子瞟了这边的江海枫一眼，这情形看在娄云鹏的眼中，不禁暗笑道：“好丫头！我问你话，你却用眼去瞧他，行啦！我这媒人算是做定了！”

当时就装着冷笑道：“你敢告诉我们么？”

姑娘仍然连正眼也不瞟他一下，一双妙目只是无限情意的瞟着江海枫，

闻言后，她巧笑倩兮的道：

“玉树原本植天山，春花秋月影独怜；

只为自负枝叶茂，何堪俗木共秋千？”她顺口道了四句，已自翻身上马，这时由竹林夹道中吹出来的风，正飘起她头上零乱的发丝，再看她杏目如波，柳眉如黛，面颊上点缀着娇羞的笑容，正像是日出时候的朝霞。

她此刻仍是男装，但那女儿身的美，这一刹那，已暴露无遗！

由鞍前抽出彩色的小马鞭，她玉手扣缰，浅浅的笑了一笑道：“江海枫你不要了不起，看我的暗器！”

口中这么说着，忽的窄袖一扬，只听得“嗤”的一声破空之声，射出了一枚小箭，直向海枫头顶上射来。

江海枫心中正自猜测着这姑娘诗中的含意，忽见对方竟莫名其妙的向自己发来了暗器，不由心中一惊。

他冷冷一笑，倏出右手，以中食二指，轻轻向空一夹，已把射来的那枚小箭箝在手中。

白衣少女在马上见他接到了自己的暗器之后，这才双足一磕马腹，那匹马立时带着她和那头小王雕，泼刺刺飞驰而去。

她走了以后，铁掌黑鹰娄云鹏，摸了一下头，龇着牙直吸气道：“怪呀……”

一面望着江海枫，笑道：“这姑娘……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却给我来一首诗，临走还射你一箭！”

江海枫冷笑了一声道：“你又何必多此一问？”

说着，顺手举起手上的小箭，见是一支纯钢打制而成的小箭，一头插有两根雪白的箭羽，十分精巧，分量也相当重！

他无意的看了一眼，却见那小箭的尾翼之上，似有三个梅花小篆，细一辨认，却见上面写是：秦紫玲。

江海枫不由心中一动，立即又把那枚小箭翻转一面，见这一面上，也刻有四个小字：“塞外飞鸿”。

看到此，江海枫已是肚内雪亮，毫无疑问的，这姑娘定是叫“秦紫玲”无疑了，至于那“塞外飞鸿”四字，很可能是她的外号。

一旁的铁掌黑鹰见江海枫只是望着手上的小箭发怔，不禁好奇的偎了上来，笑道：“什么暗器？”

江海枫面上一红，连忙把这枚小箭放入囊中，他不愿让娄云鹏看见这支箭，唯恐他又开玩笑。

当时一笑道：“一支寻常的小箭！”

铁掌黑鹰挤了一下小眼，嘻嘻一笑，他知道箭上必有名堂，可是却也不愿当面说破。

他望着江海枫，傻笑了一声，道：“小兄弟，你可是听见她方才念的那一首诗了？”

江海枫点了点头，娄云鹏信口道：“玉树原本植天山，春花秋月影独怜；只为自负枝叶茂，何堪俗木共秋千？”念完之后，呵呵一笑道：“怎么，是这么几句吗？”

江海枫心中倒颇为惊奇，想不到他倒记得这么清楚，就笑了笑道：“一点也不错，我们走吧！”

说着就拨马前行，铁掌黑鹰匆匆唤回了他的鹰，一面在马后面跟着，一

面搭讪着道：“江兄弟，我是个老粗，读书不多，你可是个有学问的人，你看看，她这四句诗里面，是说些什么？她的名字别是就叫什么‘玉树’吧？”

江海枫对这四句诗，早已会意，这时闻言，不由冷冷一笑道：“你猜错了，这首诗只不过是自述她的来历和愿望罢了！”娄云鹏一怔着：“这么说你明白了？”

江海枫一笑道：“自然了，解释给你听听也不妨。”遂接着道：“玉树原本植天山这一句，是说她出身在天山之上，很可能她是自幼在天山习艺的！”

娄云鹏拍了一下手道：“对，一点不错，你真行！”

江海枫笑了笑，又道：“第二句是她自诉困处天山的寂寞！”

铁掌黑鹰娄云鹏嘻嘻笑道：“别是这姑娘想婆家了吧！兄弟，你再解释下面的两句看看！”

江海枫微微笑道：“第三四句更是很明显了，只为自负枝叶茂，何堪俗木共秋千，不过是说她一向自负，非一般女子可比，且不甘心和一般人为伍，这才离开天山，到中原来！”铁掌黑鹰摇头笑道：“我看最后两句，像是有点待郎而嫁的意思，只不过这姑娘眼界很高罢了！”

江海枫心中这才明白，原来这娄云鹏什么都明白，只是在自己面前装糊涂而已。

他尴尬的的笑了笑道：“也许是如此，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就不必再去谈它，我们还是快些赶路吧！”

娄云鹏笑道：“小兄弟，你不要忙，前面就到了！”

说着用手向前面指了一下，眯着眼道：“喏！你没有看见么？青州府三个大字！”

江海枫抬头看去，只见遥遥有一层淡淡的城墙影子，却不见什么青州府三个大字，他不禁想到了此行任务，当时皱了一下眉道：“娄老哥，你是老江湖，你可知江湖上有一个叫左人龙的么？”

铁掌黑鹰又问了一遍，想了一会，才摇了摇头道：“不知道，这人是什么地方人？”

江海枫摇头道：“不清楚，可能是江南人！”

娄云鹏挤了一下眉，道：“我不大清楚，兄弟！你这不就要往江南去么？我还得告诉你，江南这个地方，可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能人异士多得很！”

又笑了笑，道：“不过，你老弟有这身功夫，到那里也用不着担心！”

江海枫淡然道：“也未必如此，须知武林中，奇人异士比比皆是，英雄之外有英雄，能人背后有能人，以我这点本事，在那些异人眼中看来，又能算得了什么？”

铁掌黑鹰娄云鹏心内暗暗赞许，他十分钦佩这年轻人的谦虚，这时哈哈笑道：“兄弟你太客气了，你有这种心胸器量，今后你的前途，就更加不可限量了！”

江海枫只微微一笑，他不太习惯别人对他恭维，而且觉得这娄云鹏有些碎嘴！

走了一程，已经可以看见城门楼子上站的人了，粉墙上刷着“青州府”三个大字，一些过往的旅客，进进出出，络绎不绝！

江海枫自幼独居海岛，平时所能体会的只是山风海啸，不曾接触过热闹市井，自来中原后，耳闻目触，皆是闹器的人群，内心早已生出厌恶！

这时见到大群的人，他就皱了一下眉，娄云鹏一笑道：“这地方因为府台衙门失窃了一点东西，所以连日来官人查得很紧，要是平时，进进出出根本就没有人问！”

江海枫怔了一下道：“这么说岂不是麻烦？我身上还带有兵刃！”

娄云鹏道：“你我大可放心，据说贼人是一个头生肉瘤的矮子，官人所要拿的，只是这么一个人！”

江海枫这才放心，说着话，已来到了城门口，就见许多行客，排着队，一个个通过，在城门两边，却有八名哨兵，仔细的注意着每一个路过的人！

江海枫和铁掌黑鹰娄云鹏，只得按序排队进城，那几名哨兵，倒是很注意江海枫，因为他那种样子很奇怪，别人全都留着辫子，唯独他却是散发如云，后来还是误把他当作道士，才把他放了过去。

二人都因腹中饥饿，匆匆找了一家饭庄子，用过了饭，江海枫心中悬念着席丝丝的安危，就想在这青州府暂留一日，就便访察一下那左人龙的下落。

铁掌黑鹰自无异议，于是二人就在城东一家叫“老福安”的客栈里住了下来。

这客栈是本地最大的一家字号，房间大，也颇为雅洁，晚饭后，江海枫在室内梳理着披散的头发，为了免去不必要的麻烦，他就听从了娄云鹏的建议，把头发改发为辫。

等到梳好了之后，看着铜镜中的自己，江海枫几乎都不认识自己了。

铁掌黑鹰娄云鹏却笑赞道：“这么一来，兄弟你就更俊了！”

江海枫总觉得改发为辫，虽是不得已而为，却实在有些别扭。

沐浴后，他静坐床上默默运功调息，娄云鹏不敢吵他，就架上了他那头鹰，一个人向栈外行去。

在他以为，能够结识到像江海枫如此一个身怀绝技的少年朋友，是一件快事。

他已决心追随江海枫一路前去江南，江海枫对这位古道热肠，性情爽直朋友的热情，自无理由拒绝，再者铁掌黑鹰娄云鹏饱经人情世故，沿途之上，对江海枫来说，也确是一个好伴儿。

铁掌黑鹰娄云鹏，架着他那头仗以成名的大黑鹰，走到熙攘的人群之中。

你看他那份不在乎的样子，前面的小汗褂全翻开着，露出他那光板似的黑瘦胸脯，一条小辫盘在脖子上，其上沾满了汗水和尘污，两只破鞋，明明可以提上，他却偏偏把它踩在脚下趿拉着！

在人群里，他到处吆喝着：“喂！大哥，借光借光，小心我的鹰可是叼人！”

谁见了他都赶快退，一来是怕他膀子上的大虎鹰，再者也都怕他身上的脏，沾着倒霉！

娄云鹏却是怡然自得，哪里热闹他往哪里行，前面有个卖卷饼的小摊，围着不少人，他也走过去，大声吆喝道：“伙计，招呼我的鹰！”

然后他就挤进去，看了看说：“给来一张热的，喂我的鹰！”

卖饼的人吓了一跳，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老鹰，连忙张罗着给他切饼，娄云鹏取过来，就一条条的喂给他的鹰吃！

忽然他看见一个头顶小凉帽的小子，在一边直用眼瞧他，这小子脑门上贴着一块膏药，瘦削的面孔，小眼睛，大扁头，小褂也是全开着！

所谓英雄惜英雄，娄云鹏一见这人这种打扮，就注意上他了！

## 第七章 张灯设阱

铁掌黑鹰娄云鹏一见此人这种打扮，就留上了意，可是那小子却精灵得很。

他一见娄云鹏在看他，就把头扭向一边去了。

他偷偷地又转过来瞟一眼，然后把破了边的小凉帽往下拉了些，一缩头，一翻眼珠，一声不哼的扭头就走。

娄云鹏心中一动，心说：“小子！你跑不了，妈的！竟还有人敢来盯我的梢？我能怕了你！”

想着丢了两个铜子儿给卖饼的人，架着鹰就走！

他这里挤出了人丛，就看见那个邋遢小子已过街，不时的回头张望着，鬼鬼祟祟一副神秘姿态！

娄云鹏心中暗笑：小子，你就是跑上了天边，我也会跟着你！好大的胆子，你也不瞧瞧我娄云鹏是什么人？居然来踩我的盘子？

他装出一副毫不介意的样子，把鹰更架高了些，嘴里哼着流行的小调：

“东边来了个小媳妇，长得那别提多苗条呀！

唉哟哟！

西边来了个老妈妈，

肚子像个大水缸……”

嘴里这么哼着，两只眼却是始终没有离开过那个邋遢小子，一步一趋，紧紧在暗中缀着。

忽然，那个小子脚下加快，一转眼就不见了，娄云鹏一惊，心说：好快呀！

一惊之下，连忙赶过去，小调也不唱了。

转过街角，才见那个邋遢小子正拐进一条巷子，一面回头看着，铁掌黑鹰不愿让他看到，忙向一边墙上一贴，心说：“没错，这小子是捣我的鬼，我得留意着他，好家伙！”

那个邋遢小子回头看了一会，一只手按了一下头上的草帽，摸了一下小辫子，咧着嘴又回过头去继续向前走。

铁掌黑鹰娄云鹏嘿嘿低笑了一声，心说：我今天倒要看看你到底捣什么鬼！

想着，就把头一低，佯作闲逛的样子，又继续缀上去，走了不远，那小子猛然又一回头！

娄云鹏正跟得起劲，不禁吓了一跳，立刻就站住了脚，却见那个小子怔怔的看着他，一副憨瓜相。

娄云鹏把鹰托了托，嘴里唱着：“哪里格哪……啦啦啦！”

一只手揣在小褂子口袋里，大步向前走去，一副无意经过的样子。

那个小子一个劲翻着眼看他，娄云鹏足下不敢停，就由他身边一直走了过去。

走了几步，心说，“糟！我不能再走了，再走不成了他跟我了吗？”

于是连忙站住脚，假装想起一件事，由裤腰带上解下了一个竹筒儿，再由竹筒里倒出一根挖耳朵的竹签子，往耳朵里一插，同时转过身来。

他就这么嘴里哼哼唧唧，双眼眯着往前面瞧，这一瞧去，他不由呆了，耳朵也不掏了，拔脚就追。

他一直追到了一个胡同口，才见那个小子正在胡同里疾步快跑，一双破鞋踢答踢答乱响。

“好小子！”娄云鹏心里骂了一句，快步跟进了胡同。

那小子跑得还真快，可是娄云鹏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叫他跑的了。

他见是一条冷静的胡同，没有一个人。当时胆子就大了，他口中大声叫道：“小子！你给我站住，我有话问你！”那小子站住了脚，回头看了娄云鹏一眼，用袖子往鼻子上擦了一下，“呼”地嗅了一下，扭过头又继续跑，娄云鹏赶上一步，大声道：“喂！给我站住，你要是再跑，我可要叫鹰抓你小子了！”

可是那邈邈小子哪听他这一套，跑得更快了。

娄云鹏真想放鹰，可是这地方不比旷野，他的鹰一放出去，说不定会伤了别人，所以他终究不敢放。

他见那小子像兔子一样的，尽往小胡同里钻，不禁气得直咬牙。

他恨恨的骂道：“小子！你别想跑，你跑上天我也跟着你！”

口中骂着，也就跟着往胡同里钻，三钻两钻的，又不见了那小子的影子。

娄云鹏站住了脚，四下张望。

忽然他看见一扇小红门打了开来，探出了那小子一个小脑袋，向这边看了看，马上就又缩了回去。

铁掌黑鹰娄云鹏冷笑了一声说：“好小子！你原来在这里呀！”

他可是顾不得那么多了，脚下几个飞纵，便到了那小红门之前！

但当到了门口，心里不禁又发起怔来了，暗忖道：“我还能捶人家的门吗？”

才想到这里，忽见那小子由门缝里一探头，娄云鹏当头一把，把他头上的小凉帽抓到手里。

那小子吓得“啊哟”一声，马上把头缩了回去，嘴里骂道：“他妈的，老王八蛋，你敢打人？”

跟着“哐”的一声，门关上了，娄云鹏哈哈一笑，道：“你还想跑吗？爷爷今天是抓定你了！”

说完一纵身子，就窜上了墙头，再一飘就进了院子！只见院内花石交错，倒像是一家富户的居宅。

院子里开着红红的牡丹和白白的早菊，廊下还吊着七八个鸟笼子，却是不见那小子的踪影！

娄云鹏摸了一下头，脖子上的鹰，忽然呱呱大叫了起来，望着人家笼子里的八哥直发威！

铁掌黑鹰站在那里，有点进退维谷的感觉，叹了一口气，心说：“我也真太冒失了，要是人家出来一个人问我，我怎么回人家？”

但接着又咬了一下牙，心道：“管他的，我既然进来了，总不能就这么出去，要是有人出来问我，我还要反问他为什么窝藏贼人哩！”

想着就觉得很有理，胆子也就大了，大步向前走去。

穿过了这条廊子，来到了一个凉亭前，亭子里有人正在乘凉，扇着大芭蕉扇子。

娄云鹏回头就走，可是无意间眼光一瞟，却看见那个小子，也在亭子里。

这时候那小子正撇着嘴看着他，一面比着手势，和亭子里的人在谈话，铁掌黑鹰呵呵一笑道：“好小子！你可跑不掉了吧！正好，我得问问你家主

人，你们到底安着什么心！”

他一面说着这些话，同时眼睛也在打量着亭子里的人，见是两个白发皤皤的老人。

两个老人，年岁看来都比自己大，一个是黄脸，留着小胡，穿着纺绸大褂，另一个却是赤红的脸膛，两撇寿眉，身材比那个黄脸的略矮，可是看起来气派却很大，手上托着水烟袋。

娄云鹏追寻的那个小子，正在指手画脚的说着，那个黄脸的老人，已经面带冷笑的站了起来，他步下了亭子，打量着娄云鹏道：“朋友你贵姓？”

娄云鹏翻了白眼道：“不敢，姓娄，我得问问你们……”

说着用手指了指亭中那个小子，道：“他是你们什么人？”

那个黄脸老人冷冷一笑道：“你先不要问他，我且问你，与你同来的一个年轻人，现在住在哪里？”

铁掌黑鹰娄云鹏心中一怔，翻了一下眼皮道：“咦！你怎么知道？”

黄脸老人冷冷哼了一声道：“我问你他住在哪里？”

娄云鹏呵呵一笑，目视着亭中那个小子，道：“原来这小子果然是个奸细，只是你们弄错人了，你们要想打我们的算盘，那可是自找麻烦了！”

黄脸老人面色一沉道：“混蛋东西，好好跟你说话，怎么不回答？你如不吐出实言，今天休想离开此地一步！”

铁掌黑鹰娄云鹏后退一步，一翻小眼，道：“哟喝！还有人敢在我跟前龇牙？”

说着双手往腰间一插，晃了一下肩膀，嘿嘿冷笑道：“两个老家伙，你们听着，我铁掌黑鹰娄云鹏，可不是好惹的，和我同行的，不错，是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只是你们如想打他的主意，那可算是瞎了眼了。”

冷笑了一声接着道：“今天你们规规矩矩的从实说来，好端端的何故要派人跟踪我们？为了何事？如有一字虚言，嘿嘿嘿……”

嘿嘿一阵冷笑，指着肩上的大黑鹰又道：“我娄云鹏就算好说话，可是我这头大鹰却不太好商量！”

娄云鹏满以为自己道出了字号之后，对方如果也是在江湖上混的，万万没有不知道的道理，也许只此一言，即可把他们吓倒。

谁知道，那两个老人相视了一会，俱都呵呵大笑起来！

就见那个抽水烟袋的老人，把水烟袋往石几上一放，缓缓的站起身来，道：“姓娄的，不错，在江湖上我们听说过你这一号，只是你的大名还不够响，吓不退我们！”

说到此，脸往下一拉，狞笑道：“我劝你还是识趣一些，把那少年的一切根源，以及他此行何往一一的告诉我们……”

这时那个黄脸老人咳了一声道：“娄朋友，我们只是与那小子有仇，与你并无瓜葛，只要你肯合作，我二人绝不为难你，并且……”

那个抽烟的白衣老人，接口道：“你如果真要一定讲打的话……”

说着他举了一下双手，露出了一双瘦臂，桀桀一笑道：“老夫要是在二十招之内，不能把你给搁躺下，那我的武功算是跟师娘学的！”

说着话，那双细长的眸子，闪着精光，十分可怖。

铁掌黑鹰娄云鹏，素来是一副软硬不吃的脾气，想不到这时，却被一双老人软硬兼施，弄得他哭笑恼怒不得，当下他气得直翻白眼。

白衣老人说完话，他咧嘴一笑道：“这么说二位老人家，也是老江湖了，

二位报一个万儿吧！”

黄脸老人点了一下头，手指那白衣老人道：“这位就是人称白衣……”

方说到此，白衣老者却在一旁急道：“贤弟不必细说！”

黄脸老人顿时把话止住，白衣老者望着娄云鹏，道：“我们的名字，你也不必细问，反正有名有姓就是了！娄朋友，老夫方才话已说明，好歹都看你的了！”

娄云鹏低头想了想，心说：“妈的，这才叫阴沟里翻船，想不到我娄云鹏这两天净碰上这种窝囊事！”

他又仔细的打量了两个老人一下，从衣着、气宇、眼神、言词等诸方面来推测，他知道这两个老人，必定不是等闲之人。

可是他秉性忠耿，要叫他出卖朋友，他可是不干，然而他的心却细得很。

他心中一面想，一面又用一双眸子打量着两个老人，白衣老者，好似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意。

当下步下了亭阶，嘿嘿一笑，用手向娄云鹏招了一下道：“来！来！来！娄朋友，老夫露一手功夫给你看看！”

娄云鹏嘻嘻一笑道：“正要见识！”

话方出口，就见那白衣老人忽地把身子半蹲了下去，两手平着向外一推，吐气开声的“嘿”了一声，整个身子疾速地晃了一下，并无什么出奇之处。

可是就在这时，丈许以外，却发出了“轰隆”一声大震，一时石溅土翻，娄云鹏不由吓了一跳！

他惊魂乍定之下，抬眼望去，只见池边一块约有两人高的假山石，已翻出泥土，倒在地上。

这虽是属于内功中的一种“浊力”，但铁掌黑鹰娄云鹏也不禁大大地吃了一惊。

他倒是没有看出来，这矮老头子竟还会有这等功力，暗忖自己决不是这老者的对手，一时不由得胆气就弱下来。

白衣老者嘿嘿一笑道：“娄朋友，你如自认有此功力，才配和老夫交手，否则，你还是三思而行！”

娄云鹏眉头一挑，立刻计上心来，当下双手一抱，嘻嘻笑道：“佩服！佩服！”

那黄脸老人这时也踱了过来，他伸手想来拍娄云鹏的肩膀，却为娄云鹏肩上那头大鹰吓得又把手缩了回去。

娄云鹏嘿嘿笑道：“你可别碰它！”

黄脸老者含笑道：“娄朋友，如果你真肯合作，我们以后非但不是敌人，还是朋友，只要能帮我二人擒住那小辈，我们定有重谢！”

娄云鹏挤了一下眼道：“老实说，我和那小子也不是什么朋友，只不过是偶尔遇见聊上了交情！”

二老立时面色一喜，黄脸老者道：“这就更好，来，来！老弟，咱得到亭子里坐下谈，来杯茶！”

说着就吩咐先前派去诱引娄云鹏的小子道：“去倒一杯茶来！”那邈邈小子在一边直转眼珠，一面擦着鼻子，心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反倒成了朋友了？

娄云鹏笑了一声道：“不必客气了，我就站着听吧，二位老兄有什么事，就请直说好了，只要我娄云鹏能做到的，一定帮忙！”

黄脸老者高兴得脸都开了，他呵呵笑道：“不急，不急，咱们坐下谈！请坐！请坐！唉！我早知你老弟是这么一个识大体有见识的英雄，我们老哥儿两个，还犯得着来这个吗？”

娄云鹏表面一点神色不露，心里却在想：“老小子，你也别他妈的给我来这一套，我铁掌黑鹰可不是三岁的小孩！”

当下心里这么想着，嘻嘻笑道：“老兄有话请快说吧！我那位小兄弟还在等我呢！”

黄脸老者这时自那个邋遢小子手中接过茶，亲自放在了娄云鹏面前，笑道：“方才多有得罪，来杯茶！”

娄云鹏胸有成竹，也不客气，接过茶，就嘴呷了一口，黄脸老者问：“老弟，我们可是拿你真朋友，你如果只是应付我们，可就不对了！”

娄云鹏道：“是！是！是！”

黄脸老者样子显得很高兴道：“老弟，你和那姓江的小子，认识多久了？！”

娄云鹏嘻嘻笑道：“不过是一日之交而已！”

“那就是了！”黄脸老者说：“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老弟你不清楚，你的处境可真是太危险了！”

铁掌黑鹰娄云鹏扬了一下眉毛，问道：“是怎么一回事呢？老大哥，你可别给我打哑谜呀！”

黄脸老者嘿嘿冷笑了一声，看了那个白衣老者一眼，慢吞吞的道：“给你说实话吧，那小子在渤海湾杀了黑白无常沙天九和尚和阴，另外还有辽东二老中的南怀仁、苍海客乔昆等多人……在秦光县又伤了三羊道观的三位道长，在海口又大闹渔港……”

他说着连连咬着牙，气得浑身发抖，道：“如今这小子，已经引起了武林的公愤，大家全都下定决心要对付他，如今这小子已经黔驴技穷，眼看就快遭报应了，你老弟却怎么竟在这个时候，交上了他，为虎作伥呢？”

娄云鹏听得直眨眼，心说我的天，这些事，我怎么一点也没有听说过？

他想如果这老头儿所说是真，这江海枫真不愧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了，禁不住内心对江海枫更生出了无比的敬重之心。

他眨了一下眼道：“这是真的？”

黄脸老者重重地叹息道：“这时候，谁还会骗你？”

一边的白衣老者，此时又冷冷的哼了一声说：“你如果甘心与他为伍也无所谓，只要你不怕与天下人为敌！”

娄云鹏内心暗暗冷笑道：我怕什么？我铁掌黑鹰能就这样被你们吓唬住？

当时涎脸笑笑道：“得了二位，不知者不罪，一切都怪我不清楚，二位老哥还请多包涵，我实在是不知道，我要早知道，打死我我也不会跟他在一块呀！”

白衣老者脸上仍然不带笑容，说道：“这就是了，我们所以来找你来，也就是要告诉你这一点！”

“找我来？”娄云鹏心里一惊，怔怔的道：“是我自己来的呀？”

白衣老者哼了一声，用手指了一下那个邋遢小子道：“这位是长虫小二，负责为我们打探消息，是他故意把你诱来此地的，他对你总还算手下留情，否则他的毒针最是狠毒，杀人于无形之间，方才要是想取你性命，此刻你早

就没命了！”

娄云鹏心里一惊，暗骂道：“妈的，我娄云鹏闯了一辈子江湖，想不到竟在这里露了脸了，连一个邋遢小子也斗不过！”

想着就用目光偷偷瞧了那个长虫小二一眼，见他正蹲在亭子一角，伸着长颈望着这边，一副猴头猴脑的样子。

娄云鹏心里的那份别扭就别提了。

白衣老者微微一笑道：“娄老弟也不必介意，那江海枫如今已成武林公敌，你可犯不着陪着他死，我兄弟二人是不忍心看着你受累，所以才特别关照，至于你领不领情，我们也不计较！反正我们是尽到了心意，到时候你若不知好歹就怪不得我们了！”

娄云鹏打了一个冷战，他一生作弄于人，几曾碰到过这种事，这真可说是给他一个考验了！

他咳了一声，干笑道：“老哥的好意，真令我感动，我现在已想明白了，我愿意和你们合作！”

黄脸老者喜道：“如此就太好了！”

那白衣老者却冷冷笑道：“我还不放心你，我且问你，在这青州，你们打算住几天？”

娄云鹏挤了一下眼道：“明天就走！”

白衣老者目光扫向一边的长虫小二，就见那小子吸了一下鼻子，站起点点头，又蹲了下去。

白衣老者微微一笑道：“不错，你们住在哪一家客栈？”

铁掌黑鹰知道瞒不过他们，就照实道：“老福安。”

长虫小二又对着二老点了点头，白衣老者微微一笑道：“看来你还诚实，你要知道，什么也瞒我们不过的！”

娄云鹏心里吃惊道：“好家伙，原来他们什么都知道了！”

当时就咳了一声笑道：“这是什么话，我现在愿意为你们做任何事！”

白衣老者摸了一下胡子，微笑道：“很好！那么第一件事，就请你为我们把那江海枫拖上两天！”

黄脸老人笑道：“怎么，没问题吧？”

娄云鹏想了想，点头道：“好吧！这点小事没有问题，只是为什么呢？”

白衣老者嘿嘿一笑道：“这个你不要管，明晚此时，你再来听消息，现在你可以走了”。

娄云鹏站起身来说道：“好，我走了！”

白衣老者又冷冷笑道：“娄兄弟，你不可把今日之事，以及我们的住处，向江海枫说明，双方翻面，别怪我们手下无情！”

铁掌黑鹰娄云鹏已经走出几步，闻言大笑一声，回身道：“放心！我还不死！明晚此时我必定到此，我知道这个地方！”

白衣老者微笑道：“明晚长虫小二会去接你！”

娄云鹏摆手笑道：“那倒不必，我自己来！”

白衣老者冷笑了一声说：“我怕你不认识地方，因为明天我们不住在此地！”

娄云鹏呆了一呆，就笑道：“好吧！明天见！”说着他就又由来时的小红门走了出去。

第二天，是一个下着纤纤细雨的日子。

铁掌黑鹰娄云鹏由客栈外面，架着他那大虎鹰回到客栈里来，长虫小二就在对面的房檐下，等着他的回音，不时的伸长了脖子，向客栈这边望着。

在客房之中，江海枫微微含笑道：“今天的情形怎么样？”

娄云鹏用手指在唇上按了一下，轻轻的“哧”了一声，然后走到窗前，向外看了一眼。

他把帘子卷起来又放下，放下又卷起来，江海枫看得心中奇怪，正要问，娄云鹏又向他背着身子摆了摆手，海枫就不吭声了。

娄云鹏把竹帘放下卷起，卷起放下，如此三次，便见对面房檐下的长虫小二点了点头，站起身子假装打了个哈欠，就往雨地里走了。

江海枫小声的问：“娄兄，这是为何？”

娄云鹏放下帘子，回过身来道：“兄弟，你不知道，这是那两个老儿与我定下的暗号，我这样是表示一切依计而行！”

江海枫皱眉问：“什么计？”

娄云鹏满脸堆笑道：“兄弟，你就别问了，反正我娄云鹏不会出卖朋友！”

说着他又走到窗前向外望了一下，显得很焦急的道：“兄弟，我们现在就走，长虫小二报信去了，这当中只有一盏茶的时间！”

江海枫盘膝坐在床上，闻言微微的笑了笑，说：“娄老哥，你放心吧，一切都按他们的计划去做，他们要你带我到哪里，你就带我到哪里，我倒要看看这群鼠辈，又施些什么伎俩！”

铁掌黑鹰娄云鹏脸色大变，急道：“江兄弟，你千万大意不得，这么一来，我的心思可就白用了，我们现在就走！”

说着又叹道：“兄弟！你是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

江海枫冷笑道：“年前在海岛上，我尚且以木剑一柄，毙敌数名，今天我有了这口好剑，又怕他何来？”

娄云鹏急得连连搓手道：“小兄弟，情形也许不相同，他们的人太多了。”

江海枫冷冷的问：“有多少？”

铁掌黑鹰呆了一呆，道：“据我目睹，总在千名以上！”

江海枫剑眉一挑，倏地站起来，冷笑道：“他们如真的来，我也说不得叫他们一一毙命在我的宝剑之下！”

说完，目光向娄云鹏一扫，冷冷的道：“你如惧怕，可自行离去，我绝不逃！”

铁掌黑鹰娄云鹏长叹一声，呆了一会，凄然道：“既如此，我们就在此一块死吧！”

江海枫摇了摇头说：“我们不会死的！”

娄云鹏跺了一下脚，说道：“兄弟！请相信我，我铁掌黑鹰娄云鹏并不是怕死之人，你不久就知道了，只是老弟你是一个侠客，是一个大英雄，要是死在他们的手中，太不值得了！”

江海枫见他说得如此恳切，不禁呆了一呆，娄云鹏这时已把他的衣物整理好，放入行囊，急急的催促道：“走！快走！”

江海枫懒洋洋的叹息道：“真有这么严重么？”

娄云鹏苦笑道：“小兄弟，你没有在黑道上混过，早年我也是那里面的人，那两个老头的姓名以及为人我不大清楚，可是雪山四魔，我却是认识的，哥儿四个全有狠毒的暗器，见血封喉，兄弟！你是规矩人，犯不着跟他们拚，快走吧！再晚就走不成了。”

江海枫唇角虽带起了一个冷笑，可是他也不禁有些心惊，当时呆了一呆，道：“他们既有如此声势，只怕你我走也未必能走得脱了！”

娄云鹏呆了一下，苦笑道：“事到如今，我们也只有一试了，这叫做死马当活马医！”

一面说着，一面自包裹中掏出了一件粗布衣服，还有一顶草帽，递给江海枫道：“来，兄弟，换上这个！我们不能叫任何一个人注意，马也不要了！”

江海枫不禁有些愤怒，可是他眼见娄云鹏为自己担心的神情，又不由叹了一口气，接过衣帽匆匆换过，他的样子立刻就变了。

娄云鹏看着他的样子，不禁点了点头，笑道：“对，这样就行了！”

他慢慢把竹帘掀开了一角，向外望了望，长虫小二还没有回来，可是在廊子两边，却似多了几个穿着油绸衣裤的路人。

娄云鹏呆了一下，心说：“糟了！看样子他们第一批人已经来到了！”

江海枫冷笑了一声，问：“怎么，现在还能走么？”

娄云鹏硬了一下心，点了点头道：“行！现在走最好！”

江海枫提起了革囊，把枕下那口剑取出来插在囊中，就要去开门，娄云鹏忙拉住他道：“干什么？你还要关照谁？这里都有他们的人，我们得由房上走才行！”

说着取出一小块银子，往桌上一放，正要去开另一扇窗子，忽然想起一事道：“我几乎忘记了！”

于是又匆匆把灯点着移于窗下。

这时候天色已暗下来了，娄云鹏向外望了一会，黯然道：“兄弟，这都怪我拖累了你，平白无故，多耽误了你一天！”

江海枫说：“为了摸他们的底，多延一天也是值得的！”

铁掌黑鹰娄云鹏还是忘不了他的鹰，仍然把它驮在肩上，二人就开了另一扇窗子，江海枫在前，娄云鹏在后，双双纵身而出。

他们落在生满了青苔，而被雨水浸湿的瓦面上，雨似下得更大了，天色也更黑了。

娄云鹏弯下了腰，在前面带路，不时的回头向江海枫打着手势。

二人在瓦面上蛇行了数丈，铁掌黑鹰娄云鹏忽然蹲下了身子，江海枫在身后也不由停下脚步，奇怪的道：“怎么不走了？”

娄云鹏抹着脸上的雨水，道：“这头鹰太碍事，我得先把它放了！”

说着在那头大虎鹰身上依恋地摸了摸，江海枫惯于夜间视物，似见他面色十分悲切，不由心中微微好笑，忖道：“这娄云鹏也太胆小了……设非我不想多造杀孽，这十几名贼人，又怎能放在我的心上？”

这时娄云鹏已把那头大鹰放了出去，并且一直仰头到看不见它的踪影为止，才慢慢低下头来。

他眼睛里浸满了泪迹，只是为雨水模糊了，分不清是雨是泪。

叹息了一声，才说道：“我们走吧！”

江海枫奇怪道：“你的鹰飞得太远了，等会它还会回来么？”

铁掌黑鹰娄云鹏含糊的摇了摇头道：“那就知道了！啊！”他说：“我们得快一点走了。”

江海枫心中觉得有些奇怪，刚想发问，忽听得“哧”一声，一支弩箭直向他头顶上射来，他连忙伸手操在掌中。

“谁？”一声冷峻的厉叱传来。

江海枫不由冷冷一笑，正要回喝，却为娄云鹏用力的把他拉着蹲下来，他惊吓万状的道：“兄弟！千万不要出声，一惊动他们，我们就走不成了！”

江海枫冷冷一笑道：“这么掩掩藏藏的，还不如跟他们拼一拚，娄兄，你闪开一点，我来对付他们！”

娄云鹏急道：“兄弟，万万使不得！”

才说到这里，只见廊檐之下，“嗖”的冒起了一条人影。

这人一身油绸子衣裤，手执一口锯齿刀，身形往瓦面上一落，又是一声叱道：“来人报名，否则张二爷可就不客气了！”

铁掌黑鹰娄云鹏连忙笑答道：“张兄弟，是自己人！”

一面说，一面站起了身子，那自称二爷的人姓张名志青，外号人称断魂刀，本是鄂西一名大盗，最近始投奔鲁省。

白衣叟燕九公因受了挚友朱奇之恳求，不得不勉为其难的出来帮忙，他二人除了煽动左人龙和江海枫为敌之外，另外还广撒武林帖，号召了鲁省的各种人物，以便大举围剿人单势孤的江海枫。

他们大批的人在青州集结，布下眼线，果然江海枫没有逃过他们的耳目，在青州被长虫小二缀上了。

今夜，也就是他们决定行动的一夜，所有的实力都出动了。

朱奇和燕九公深知江海枫这个少年，是一个绝不平凡的人物，所以对他一点也不敢大意，一方面使计买通了江海枫的身边人物娄云鹏，一方面纠集了全部实力，划分了区域，布下了陷阱，决心要一举把江海枫歼除。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铁掌黑鹰居然甘冒一死，也不肯出卖他这个新交的朋友江海枫！

娄云鹏引导着江海枫越房而逃的时候，正是他们大举出击的前半个时辰，所以时机是仓促得很了。

这时候，负责监视“老福安”客栈的人物，因为雨大的关系，都躲在附近的茶楼酒肆中，仅仅只有第一线的三个人守在屋檐下，他们是断魂刀张志青，神镖许冬和鲁西最有名的飞贼：一股青烟乔冒。

这三个人是负责看守客栈正门的，另有以长虫小二为首的眼线十三名之多，所以此刻他们的力量仍然不弱。

铁掌黑鹰娄云鹏是知道这些布置的。

他知道以江海枫的功力，要对付这些人物，自是轻而易举，可是如此却会惊动了后面的实力人物，如果他们因而提前下手，那就麻烦。

所以这时断魂刀张志青一跃上房，娄云鹏马上就挺身而出，跟他打招呼。

他真怕江海枫会断然下手，一个张志青，固然构不成威胁，可是大批敌人，也就马上来到，那时候，江海枫再厉害怕也应付不了。

断魂刀张志青听了娄云鹏的招呼，寻过来，怔了一怔，道：“原来是娄师父，可有事么？”

娄云鹏向前走了几步，小声道：“张兄来得正好，我正有话要传上去。”

张志青凑近了些，道：“他们大概就快来了，就是这个雨，下得太大了。”

说着，皱眉仰首看了一下天，娄云鹏叹了一口气道：“那个姓江的小子太机灵，燕老哥给我的药一时还下不了手，所以我想请你转告，叫他们务必晚些来。”

断魂刀张志青呆了一呆道：“哟！这个时候传话，可就晚了，他们都出动了呀！”

铁掌黑鹰娄云鹏向四下看了一眼道：“这附近除了你以外，还有别人吗？”

张志青拉了一下雨帽，点头道：“有！许冬和乔冒！”

娄云鹏吃了一惊，却点了点头道：“怎不见他们的人影子？”

张志青抹了一下脸上的水，呵呵笑道：“娄老哥你也是老江湖了，咱们布下的人，还能叫人一眼都看见么？”

语毕冷冷一笑，又道：“我看那江海枫，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我倒希望他现在就出来，好叫他尝尝我这口断魂刀！”

一面说，顺手捋了一下手中刀，顺着刀尖，直向下滴水珠。

娄云鹏桀桀一笑道：“那还不容易？等一会你就见着了！”

断魂刀张志青哼了一声道：“这么多人，不要说打，就是吓，也要把他给吓死了！得啦，不跟你瞎聊了，我下去了！”

说完一转身子，不由吃了一惊！

原来就在他面前，一个长身的少年，岸然伫立着，这少年，一身乡农的打扮，破凉帽，蓝小褂，但是这些却掩不住他那原有的朗朗英姿！

断魂刀后退了一步，叱道：“你是谁？”

娄云鹏这时也看见了，不由也吃了一惊，叹道：“兄弟你难道……”

这时乡农打扮的江海枫开始说话了，他微微冷笑着，对张志青道：“朋友，你不是要会会我么？”

断魂刀张志青不由冒出一身冷汗，他猛的一回头，怒目瞪视着娄云鹏道：“姓娄的，这是怎么一回事？”

娄云鹏眼见江海枫已经现身，知道眼前局面，已只有先下手为强，把这张志青给拾掇下来再说了。

他冷哼了一声道：“朋友，你还是糊涂一点吧！”

说罢身形一矮，正要腾身过去，可是江海枫却已经先下手了。

只见他身子如同狂风似的，直向断魂刀张志青身上扑去。

断魂刀张志青一声叱道：“好小子！”

猛地往下一挫右腕，锯齿刀由上而下，一刀直直的劈了过来。

江海枫不慌不忙的一伸右手，竟向他的刀刃上抓了过去。

张志青不觉大惊，他向后一撤刀，心中却奇怪的想：这小子莫非还敢用手抢我的刀吗？

他心里这么想着，手中刀已改了方向，横着向前递出，施了一招“横锁金丹”，砍向江海枫的右胸。

可是他的刀刚刚递出了一半，却忽觉有股极大的潜力，自后面压上了刀背。

不容他抽刀换式，锯齿刀已被人家捏住了刀背。

张志青吓得魂飞魄散，回头一看，竟是那个乡农装束的少年。

这少年身子仍然直直的立着，右手高举，仅用拇、中、食三指的指尖，叨捏着刀背。

虽如此，那断魂刀张志青，施出了吃奶的力气，也莫想挪动一分一毫！

这么一来，张志青才算认识了这个江海枫。

他脸色大变，猛的探手入怀，摸出了一管短笛，急向口上凑去！

但江海枫怎会任他如此？

只见他冷笑了一声，左掌平着向外一封，喝了一声：“去吧！”

断魂刀张志青，短笛尚未挨唇，便觉得劈面来了一股绝大的劲风，五官为之一炸，当下连一声也没有哼出，“扑通”一声，倒在瓦面上，哗啦啦还压碎了一大片瓦！

娄云鹏叹息道：“兄弟，快走吧，这地方不可再留了！”

江海枫微微一笑道：“无妨！我先把这狗才放好了！”

他说着一把夹起了张志青，身形一飘，已窜下了屋檐，把张志青放在一堵高墙的墙脚下，再一纵身，又上了瓦面。

铁掌黑鹰娄云鹏，见他这种轻快的身手，更打心眼里生出佩服，只是他这时心里乱得很，他为江海枫担心，同时也为自己的生命战瑟。

他知道，他的生命，至多也不会逃过今夜……这是一个秘密，他不愿事先告诉江海枫！

江海枫见他怔怔的看着自己，就拍了一下手，道：“现在我们走吧！”

雨势更大了，西天亮起了一道闪电，紧跟着响起震天价一个焦雷！

江海枫悲愤膺胸，他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

他并不是甘心这么逃的，其实他有足够的自信，自认为能够应付这一群所谓凶恶的敌人，只是他没有忘记师父的戒语，他是在尽量的避免多造杀孽！

大雨倾盆中，二人不久就通过了附近的一片矮檐，来到一条尚称宽阔的街道，雨水打在街道上，溅起满地的水花！

天更黑了，黑的如墨染一般！

老迈的娄云鹏，他的眼力，在如此的黑夜暴雨中，几乎是什么也看不见了。

可是江海枫却能清晰的辨别一切，他带着娄云鹏靠着廊下急速的前行着。

忽然，迎面射来一道灯光，一人哑声道：“什么人夜行？快避开一边，这里不许走人！”

娄云鹏急道：“糟了，他们已布下卡子了，江兄弟，我们只怕是……走不了啦！”

江海枫朗笑了一声，道：“我倒要看看谁敢挡我的去路！”

说着反倒加速的直向前面扑去，只听前面一声吼道：“射！”

弓弦响处，一连飞来四支长矢，直向海枫身上射来。

江海枫此刻已是愤怒至极，他冷哼一声，右手一拂，竟把并排而来的四支箭，全数劈落在地。

只是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四处的胡哨声已响成了一片，各处都像是有了回答，人声鼎沸，真不知他们有多少人！

江海枫起落之间，已扑到那发出灯亮之处。

他看见两个戴着大斗笠的小子，正在廊下捧着两盏马灯，在两个小子身边，四个官兵各挺着弓箭，向他瞄准着。

江海枫见了，不由为之一呆。

他大声怒道：“你们这些官人，怎么与匪人连成一气，乱伤行人，是何道理？”

那个戴斗笠的小官人，手上挥着腰刀，冷笑道：“姓江的，你还来这一套，青州这地方被你连日搅得天翻地覆，你作了案想逃，可没有这么容易，今天我已安排了严密布置，看你往哪里跑！”

说着一挥刀，大声喝道：“射！”

唰唰一连又是四支弩箭，江海枫被弄得啼笑皆非，他呆了一呆，眼见箭到，信手一拨，又把来箭震落地上。

两名官人见他如此神勇，吓得眼都直了。

江海枫冷冷的道：“你们说些什么？是谁在本地作案？你们身在公门，怎可含血喷人？”

那名哑嗓子的官人，退了一步，瞪眼道：“胡说！你还想赖么？告诉你，你一进城，我们就留意上你了，何况还有人告密，嘿……你今天是插翅难飞。告诉你，前面还有你们江湖上的朋友等着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一挥刀，大喝道：“射！射！我去招呼神机营的火枪去！”

说完转身就跑，可是江海枫在听了这些话后，已是气得五内生烟！

他哈哈大笑一声，身形一纵，有如天兵自天而降，正落在那哨官身前。

那哨官大吼了声：“我杀了你！”

一刀劈下，江海枫一偏身，对方的刀已劈空，随之他一声冷笑，只一探手，已兜住那哨官腋下，口中喝了声：“滚你的吧！”

只见他右手向外一翻，那哨官偌大的身子，竟被他足足地摔出一两丈以外，扑通当啷一阵响，顿时跌昏过去。

其他几名官人，见状俱皆大骇，各自四散狂奔，江海枫正要追上，却为娄云鹏抓住，劝道：“兄弟！不可伤他们，好毒的东西，原来他们还暗中联络了官兵，这一点连我也被他们瞒住了……兄弟，我们快走。”

江海枫一声冷笑，右手后背，猛地一抽，已把插在囊中的长剑拔了出来。

他晃了一下剑，道：“老哥，你的苦心白费了，今天我要好好教训他们一下，叫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易欺之人！”

娄云鹏吃惊的道：“老弟，千万不可如此，他们的人太多了！”

江海枫哈哈一笑，说：“你不要怕，任他千军万马，我也不会把他们放在心上！来！你随我前进。”

娄云鹏这时满身泥泞，神情慌张，江海枫这句话，倒像是给了他一个极大的鼓舞，他不再畏缩和犹豫了，当下长笑了一声道：“好！兄弟，我们上！”

这老头儿说着，已探手把别在腰间的一杆“蛇头棒”抖了出来。

这是一支很不寻常的兵刃，样子极像是一般的练子枪，只是两端却多了一双蛇头，银光闪闪，看来十分厉害！

铁掌黑鹰娄云鹏“蛇头棒”方自抖出，便见由侧面一连扑来了两条人影。

两人都穿着油绸子水衣裤，几乎连脸都蒙住了：其中之一，身形一落，冷叱了声道：“好个娄云鹏，我把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老王八……”

他的话方说到此，娄云鹏已赶上前，手中蛇头棒拦腰就打。

这人惊呼了一声，倏地跃起，掌中一口剑，猛地向外一挥，只听得“呛啷”一声，二人各自倒退了一步，娄云鹏这才看清了来人是神镖许冬。

娄云鹏冷笑道：“许冬，你若识相，快快闪开，否则你这一条命，定必不保！”

神镖许冬一声狂笑道：“你们死在目前，还敢用大话来吓唬我，我许冬岂能被你吓倒？”

猛然间，一股尖锐的疾风，向他身后撞到，神镖许冬大吃一惊，“怪蟒翻身”，倏地闪到一旁！

他看见一个乡农打扮的魁梧少年，岸然立在前面，呆了一呆，猛地想起来人是谁了。

当下他大惊失色的喝了一声：“去你的！”

手中剑向外一抖，“白蛇吐信”，直向江海枫咽喉点来。

他的剑已自抖出，发现对方少年那种神态自若的表情，不由心中一凛，可是再想抽剑退身已是来不及了。

但见剑光一闪，一声惨嚎。

铁掌黑鹰娄云鹏几乎没有看清楚，江海枫的剑是怎么出手的，那神镖许冬，已横尸就地！

娄云鹏喃喃的道：“好剑法！”

偶一偏头，瞥见丈许以外，一人倚在树身上，手执一口折铁刀，不禁吓了一跳，促声道：“兄弟！小心身后！”

江海枫回身哈哈一笑道：“老哥哥，他已死了！”

说着掌劲向外一吐，那倚树而立之人，立即平着倒了下去！娄云鹏赶上去俯身看了看，却是一个生面孔。

这时大雨已停了，天也开了，天空中散布着惨灰色的云块，细雨如丝，像牛毛一样的飘飞着，天地一色的凄惨、无情，是那么的沉郁、闷人！

四处也安静了，没有人声、灯光……

江海枫仗剑而立，剑眉微蹙道：“奇怪！他们人呢？”

铁掌黑鹰娄云鹏四外望了望，惑然道：“怪了？别是被你的神威吓跑了吧！我们快走！”

眼前是一片种着各种菜类的菜园子，雨水都积满了，五六只落汤鸡垂首躲在篱笆墙下，南瓜秧挂在竹篱笆上，迎着小风抖颤着。

江海枫、娄云鹏轻捷的掠过了竹篱，天色已不再是漆黑，可以彼此看清对方的脸了！铁掌黑鹰娄云鹏英气未减，他虽已把蛇头棒收了起来，却在随时随刻的留意着四处的动静。

二人踏着泥泞走过了一片庄稼，又过了一道小河沟，对面是一大片桑树林子。

娄云鹏皱了一下眉说：“我们必得走过这片林子，如有敌人在林中躲着，那可就讨厌了！”

江海枫伫立着细细的打量了一会，桑林内静悄悄的没有一些动静，他此刻余威仍在，毫不在意的冷笑道：“不要紧，我们闯！”

说着，把长剑再次撤了出来，娄云鹏也又把蛇头棒掣到手中。

二人一前一后的直向林内行去！

桑林之内一片黝黑，可谓伸手不辨五指，行了不到十丈，忽见前面奇光一闪，有人大喝道：“江海枫小辈，今夜你还想逃得活命么！”

紧接着“哧哧”一连飞来两件暗器，都为娄云鹏蛇头棒打飞到一边。

这时灯光突地一黑，三条劲疾的影子自一边扑来。

为首一人，是一个矮个子，双手使的是一双金轮，轮上还带着一双环子，舞动起来哗楞楞的直响。

他身形看来有如穿帘的燕子一般，起落之间，已扑到了二人面前，右手金轮一摆，施了一招“拨风盘打”，直向铁掌黑鹰娄云鹏当头打下！

在此同时，那后来的另两个人，各使一支冰铁拐，一左一右，向江海枫身边逼了过来。

虽是在深夜里，但江海枫仍能清晰的辨出他们的形貌！

这两个人脸上丝毫没有血色，各生着一双八字眉，眼角下垂，一张长脸，

面貌酷似，看来就像是一个人一样！

娄云鹏一见二人身上所穿的白色长衫和那种飞快的身法，已猜忖出来人是黑道上闻名的“河间二郎”，不由大吃一惊。惊呼道：“江兄弟，小心来人的暗器！”

果然这河间二郎，陶冰、陶霜，是一双极难打发的人物！

他们是一双孪生兄弟，幼时在青城为司空道人收为门徒，学成了一身绝技。

二人秉性凶残，专好杀生，后因惹下大祸而为司空道人逐出门墙。

弟兄二人因而更加失去约束，继而投身绿林，不出十年，名声大噪。

这陶冰、陶霜弟兄二人，非但在冰铁拐上有惊人的功夫，最厉害的还是昔日在青城时，司空道人传授他们的一种暗器。

这种暗器名唤“五云捧日洗魂钩”，乃是一种用深涧寒铁碎砂，浸以毒液而炼成的厉害东西！

据说他兄弟曾凭这种暗器，吃遍了两湖武林，从未遇见过任何敌手。

这一次朱奇和燕九公本来也请不动他兄弟二人，只是有人献计，因为这弟兄二人惟利是图，朱奇许以事成之后，酬以巨金，并由燕九公出面，答应让出鲁南的势力范围，这才打动了他们兄弟二人的心！

河间二郎并不认识江海枫是何许人，直到来青州之后，才得知朱奇二老，除了约有他弟兄二人之外，另外还约了许多外人。

兄弟二人为此很不高兴，认为对付江海枫一个小辈，凭他们兄弟已足够有余。

他们本来马上就要走，总算燕九公好说歹说，并且答应让他兄弟二人打头阵，这才把他二人留了下来！

他们被安置在桑林内已有相当的时候了，另外那个手使双轮的矮子姓裴名昆，人称“矮山神”，是配给他们作助手的！三人这一猛扑而上，江海枫和娄云鹏俱都暗吃一惊。

河间二郎陶冰、陶霜，身形几乎是同样的快，一左一右有如两头巨猴似的，同时扑到江海枫面前。

陶冰口中尖叫了一声：“接家伙吧！小子！”

冰铁杖带起无比的劲风，向江海枫当头猛然击下。

江海枫宝剑向外一展，以剑尖去拨对方的杖柄，就在这个时候，另一边的陶霜，忽然一声不响一点足尖，欺身扑到，手中冰铁杖倏地吐出，向江海枫椎骨节上点了过来！

江海枫身形猛然一转，冰铁杖已临腹下，他冷哼了一声，道：“去吧！”

左手“云龙探爪”向外一探，正好抓住对方的冰铁杖顶！

他用力一拧一送，河间二郎中的陶霜，只觉得虎口一阵发热，通！通！通！一连后退了三步，才拿桩站稳，他双眉一挑，嘿嘿一笑道：“姓江的小辈果然有一手！”

那是一种极为难懂的江西话，江海枫听不懂他说了些什么，接着陶冰的冰铁杖却也被他长剑荡开，同样的感到掌心发热！

河间二郎傲视武林已久，多年以来，极少遇见对手。

他们原以为对方一个少年，能有什么出色的手段？

但现在他二人这种心理，显然都有了变化了。

陶冰的身形，几乎和他兄弟陶霜同时被震退出去，他呆了一呆，道：“江

海枫，这桑林就是你埋骨的地方，你还打算过去么？”

江海枫以炯炯的目光，打量着这一双奇怪的兄弟，只见他二人都是瘦骨鳞峋的身材，深陷的眸子，看起来简直像是一副骨头架子。

再者，他一夺一拨，内力充沛，竟未能使这兄弟二人的兵刃脱手，内心也不禁深感惊异。

当下冷冷的一笑道：“我与你二人素昧平生，何故乘人之危，我劝你兄弟还是少管闲事，速速避开，否则我江海枫剑下，可就不客气了！”

河间二郎各占一方，不进不退，睁着如同天鹰一般锋锐的眸子，打量着这个少年，面上神色，俱带着无比的惊惑之色。

陶冰冷冷的道：“方才我见你出剑的手法，颇像我一个老朋友的路数，少年人，你学剑何人？”

江海枫细一打量这河间二郎，由二人眼下垂皮看来，他们的年龄，大概都不小了。

江海枫心中顾念着正在剧战的娄云鹏，见他正与那个手持双轮的矮子打作一团，虽然未能取胜，可是棒法不乱，且略占上风，这才放下心来。

他冷笑一声，并不答话。

陶霜上前一步，略带紧张的道：“昔年以一口雷音剑纵横天下的银河老人，可是你师父？”

江海枫不禁一惊，他抬起头，哼了一声道：“不错，正是家师！你二人如果与他老人家有旧，海枫愿网开一面，让你们逃去！”

河间二郎闻言之下，对视了一眼，一时之间就像是一对木偶一般的定住了。

陶冰咬紧着牙，瑟瑟的道：“果然不错，他并没有死……”

说着身子连连后退着，江海枫目光紧紧逼着，见他忽然站住了脚，神色异常慌张地问道：“他现在也居住在这附近么？”

江海枫冷然道：“家师行径，恕不奉告，你问他作甚？”

陶冰苦笑笑了笑，满面悲愤的道：“我兄弟昔日曾与令师有数面之缘，只可惜澜沧江一别，至今二十年失去音讯，今日难得遇见了他的弟子……”

说到此，一双半秃的眉毛，霍地一扬，发出了一声极为难听的笑声！

那笑声可谓刺耳已极，笑声一收，转脸向陶霜冷冷的道：“今天我们倒是不负此行，能够会一会银河老人的得意弟子，十分值得！”

陶霜双手握着杖柄，闻言嘿嘿的冷笑了几声，倏见他身形如飞鹰似的腾了起来，口中一声长啸，已落在了江海枫面前。

他回头向陶冰冷叱道：“老大你站在一边，待我来见识一下银河老人的高足！”

说着，冰铁杖搂头朝江海枫顶上打下，江海枫长剑向外一推，明看像是外封铁杖，其实却是连带着去削对方右膀。

陶冰一领铁杖，身形又如同狂风飘絮似的荡起，江海枫只觉头上寒风狂拂，已知陶冰逼临头顶，不禁也有些惊心。

因为这河间二郎的身法，果然有异于一般！他面临如此一双大敌，倒是再不敢心存大意了！

当时右足向前一跨，寒剑向前推出半尺，旋回着向上一扫。

这是银河老人所授的一手绝招，名唤“上点天灯”，只听“呛啷！”一声，黑夜里，暴起一片火花，陶霜吓了个魂飞魄散！

只见他就空一滚，冰铁杖斜着向外一展，身形就势飘掠而下，用手一摸冰铁杖，足足被对方宝剑削去了两分来厚的一层铁皮！

幸亏这是一个侧力，若是直着相撞，只怕自己的冰铁杖就完了。

陶霜这才知道，对方所使的这口剑，竟是一口宝刃，不由更加暗自惊心不已！

江海枫一声冷叱道：“相好的，你不要跑！”

既然动上了手，他也就安心要把这一双怪人折在剑下，陶霜身子方要纵出，江海枫已逼至！

江海枫鼻中哼了一声，右手一抖宝剑，发出了一声龙吟，有如长虹贯日，直向陶霜背心扎去！

陶霜怪蟒翻身，霍地一个疾转，冰铁杖由下而上，以“倒托天书”的招式，猛地挥了过来。

这一招，他施展得虽快到了极点，可是江海枫却早有预防。

只见他长剑一压，紧接着左手剑诀向外一领，口中叱了声：“去吧！”

白光一闪，那陶霜口中闷哼了一声，瘦长的身子向外一阵踉跄，冰铁杖拄地，才把身子站稳。

但见他雪白的长衫靠左肩窝的地方，现出一片殷红的血迹，他定了一下神，倏地拧身就逃。

江海枫一矮身，口中笑道：“你再多留一会！”

身子跟着窜起来，不意就在这时，忽听“崩”一声，数股尖风，直向自己身上罩来！

江海枫慌忙之中，未曾料到敌人会有此一着，大吼一声，左手五指箕开，贯足了内力，向外探出，空中被激起一个大气涡，那直奔面门而来的三点银星，应势而落。

他右手长剑同时扫出，把直奔右肋的两点飞星，磕飞一边，可是，对方暗器太快太多了！

江海枫身在空中，万难兼顾，当下只觉得左腿骨上一凉一麻，全身打了一个冷战，身子也就随之坠地。

铁掌黑鹰娄云鹏这时忽然猛扑而至，他已把手使双轮的矮山神裴昆打伤了！

他这时赶来接应江海枫，一见面就问：“兄弟，没有事吧？”

江海枫摇了摇头，鼻子里哼了一声。低下头，以右手二指，在腿上按了一下，若无其事的挺身而立，冷冷笑道：“不妨事，我们追上去！”

言方到此，忽又闻“崩”的一声，这一次声音响自右侧，大片的银星，直朝二人全身罩盖而来。

江海枫这一次有了前车之鉴，哪还再会上当？

他身形向下一矮，双手倏地平推而出，口中吐气开声的“嘿”了一声！

一般人虽也能以内力打退暗器，可是那些所谓的暗器，多半是发自手腕上的掷力，却是从来未曾听说过，有人竟敢以内力逼退发自机簧的暗器的！

江海枫这种内力，得力于他十数年的刻意潜修，力道已可大小由心。

双掌一推，内力已自构成了一片力墙，排山倒海般直迎了出去。

那疾射而至的大片银星，本是来势如风，可是甫和这道力墙一接触，竟自全数的折了回去。

只听一片铮琮之声，唰唰的落了一地都是。

江海枫狂啸一声，整个身子，就像是一只巨鸟似的拔升起来！

他已经看清了暗器的来处，身形射落一方，正是桑林密处，他心中恨到了极点，一声断喝“无耻的东西，还不出来！”

双掌再次向前一推，一股排山掌力，如潮涌出！

只听“喀嚓！”一声巨响，强劲的掌力，竟把眼前整排的一列桑树，全数拦腰折断了！

一时之间树倒枝折，树叶上的雨水，就像是击在岩石上的浪花一般，骤然飞洒了满天，以至于江海枫和娄云鹏全身都湿透了！

就在这一声巨响之下，两条白影，一左一右，如同剪空的燕子一般，倏地腾空而起。

江海枫狂笑了一声道：“你们纳命来吧！”

身形如同箭矢也似，直向左面那条白影疾扑而去。

铁掌黑鹰娄云鹏，到了这时，也没有什么再犹豫的了，虽然他知道这河间二郎，是黑道上有名的棘手人物，自己也绝不是他们的对手。

可是眼前，他却没有袖手旁观的余地。

江海枫身形纵出的同时，他也口叱了一声：“打！”

右手挥处，已把他惯用的暗器，一双瓦面透风镖，奋力打出，直奔右面那条白影身后打去。

他的暗器方一出手，倏见前面白影一回身，自己双镖竟为对方接到手中。

娄云鹏这时已扑了过去，手上蛇头棒，挟着一股风力，向那人拦腰打去！那人冷笑道：“姓娄的！你也敢向我动手？”

娄云鹏这时才认出了他是陶霜，只见他面色苍白，白衣之前，已为鲜血染红了一大片，黑夜里，看起来是一片黑色！

娄云鹏本还有点心虚胆寒，这时一见对方这种情形，就知道他已挂彩了。他的胆子立刻就壮了起来。

蛇头棒拦腰挥出，陶霜身形一纵，棒梢擦着他的鞋底打了过去！

陶霜身子飘向了一边，娄云鹏二次扑上，口中叫道：“相好的，咱们是死约会，不死不散！”

蛇头棒这一次是由下而上，使出他生平得意的一招“恨打梨花”，双手握棒，猛地一式浪打，蛇头棒上闪出了一道耀眼的银光，狠！快！准！陶霜倒是没有想到，对方居然敢对自己下手，而且施出这种拚命的招式，不由吃了一惊！

他猛地就空一转，冰铁杖横着向外一格，又是一声“呛啷”大响！

二人在这一震之下，俱都“啊”了一声！

娄云鹏的蛇头棒，几乎倒卷过来伤了自己的头，且身子一连退了三四步，陶霜则就空一翻，落身在地，冰铁杖火也似的热，差一点脱了手。

还算他聪明，急忙的交到了右手，他心中恨透了娄云鹏，当时尖叫了声：“好个老儿，你真是找死！”

人随声起，连人带杖，向娄云鹏头上扑来，铁掌黑鹰娄云鹏，右足向前一跨，蛇头棒“举火烧天”霍地一举。

可是河间二郎兄弟二人非比等闲，都有一身极为惊人的轻功，他身子虽在空中，却仍能提气御身。

当时只听他口中尖啸一声，看起来他的身子，随着娄云鹏的棒式向上一扬，像是被蛇头棒打中了。

就是娄云鹏自己也几乎以为是得手了，直到他向上一举棒杆，才发现蛇头棒已被对方抓住了。

娄云鹏这一惊，可真是非同小可。

他口中嘿的一声，用浊力向回一带棒杆，陶霜哈哈一笑道：“老儿！你命休矣！”

陶霜这么说着，右手一压冰铁杖，竟自顺着蛇头棒杆直切了下来！

娄云鹏若敢不松手，一双手可就别想要了！

无可奈何之下，他整个身子向后一个折翻，同时双手也松开了棒杆！

陶霜狞笑了一声，身子向下一落，只见他面色极为狰狞，冰铁杖搂头盖顶的直打了下来。

娄云鹏双手赤空，要想去接对方的铁杖，实在是力不从心，他向左一个急闪，右手向外一探，抓向对方的杖柄，可是陶霜是多么厉害的身手？

只听得他狂笑了一声，右手铁杖猛的一带，左手内劲已再次吐出，喝了一声：“着！”

这一掌正正的打在了娄云鹏的腋下肋上，只听得“砰”一声，娄云鹏被打得球似的滚出老远！

陶霜身形一矮，猛扑而上。

他冷冷的笑道：“这是你自己找的，怪得谁来！”

掌中冰铁杖猛地挥落而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股极大的内力，忽然向他背后逼到。

同时传来了江海枫的厉叱之声，陶霜只觉得双目一黑，禁不住“哇”地吐出了一口鲜血！

他身子踉跄的向前直栽了下来，但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仍未忘记救命之招！

只见他倒在泥泞地里的身子，猛地一滚，“嘣”的一声，大蓬银星，如雨般向江海枫全身罩了过去！

江海枫一趔足跟，此时此刻，他竟敢施出“金鲤倒穿波”的绝技，整个身子如同一支利矢似的倒窜了出去。

在这密密森森的树林子里，他就像一条蛇似的，直窜出丈许以外，然后用手一着地面，猛地一滚，那如雨的一蓬暗器便全数都打空了！

等他站定之后，那陶霜已逃之夭夭，失去了踪迹。

江海枫这时也顾不得再找他了，他担心着娄云鹏的伤势，赶忙扑过来，把他抱了起来。

铁掌黑鹰娄云鹏，这时紧咬着牙道：“兄弟……你放下我，你还能跑……”

江海枫一手捂着他的嘴，沉声道：“你不要多说话，我带着你走，我们必能闯出去！”

娄云鹏苦笑道：“兄弟！你放下我，自己去吧！”

江海枫怒道：“你不要胡说，我们一定能闯出去！”

他说着，一只手紧紧夹着娄云鹏，大步向前就走，边走边道：“你放心，河间二郎，两个人都负了重伤，他们是再也不会来了！”

娄云鹏咳了一声，喘道：“兄弟，你真行！”

江海枫忽然站住了脚，放下了娄云鹏，仔细的看了看他道：“咦！你……你怎么了？”

说着又摸了一下他的手，只觉得入手冰冷，江海枫不由大吃了一惊，怔

了一下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一言之下，但见娄云鹏口中吐出一口白沫，竭力的睁开眸子，苦笑道：“兄弟！我瞒着你……他们给我服了药……现在，药性大概发了……我不行啦！”

江海枫呆了一呆，双手紧紧扣在娄云鹏脉门上，厉声道：“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你为什么？”

铁掌黑鹰气吁喘喘的道：“没别的，老弟……我只是救你……他们要在捉到你之后，才给我解药，嘿……我娄云鹏岂是怕死贪生之人？现在……”

说着长叹了一口气，断断续续的又道：“兄弟！我怕仍然是太晚了，我们要早走一个时辰就好了……”

江海枫不知如何，只觉得双瞳一涩，竟落下了泪来，他紧紧的握住娄云鹏双手道：“娄大哥，你何必如此……你……”

接着冷笑一声，大声道：“江海枫此刻对天发誓，如不能救你生还，誓不为人！娄大哥，我们再往前闯！”

娄云鹏又吐了一口白沫，苦笑道：“好兄弟，别傻啦……我不行……”

江海枫咬了一下牙，沉声道：“你不必担心，我自有办法！”

说着一骈二指，在娄云鹏腹下气海穴上一点，铁掌黑鹰娄云鹏口中“噢”了一声，顿时就昏死了过去。

## 第八章 桑林一剑

天空中，雨停了，但是有浓浓的云块，沉沉的淤积着，似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朔风由桑树林中吹过来，吹过人们雨水未干的身体上，令人冷得发颤！  
江海枫噙着热泪，紧紧抱着他这个朋友，这个古道热肠见危援命的老朋友。

友。

他的挚性，深深的把江海枫感动了。

在往昔，江海枫一直认为，所谓人心，只不过是私欲与罪恶的窝藏所，人性中固然不乏良知的存在，但是却很少有能透过私欲而表达出来的，偶尔会有人发现，也不过是一闪而逝，就像是透过云层的一丝阳光，令人有莫测之感，因此也格外显得可贵了！

娄云鹏舍弃自己的生命，为了保全一个新交的朋友，他们之间，只不过是“萍水之交”，这种情操，是多么的感人！

江海枫这一刹那，始悟出了所谓情义的真谛，而人们常常对这两字有所误解。

他以本身之“元炁真阳”，透过手指，暂时闭住了娄云鹏的气海、俞穴，令气机不上不下，如此毒气便不致攻心，娄云鹏便可因而暂保残生。

江海枫紧紧的捧着娄云鹏的躯体，他的眸子里，除了泪痕之外，几乎全为愤怒占据了。

他那苍白的面颊，也许是因为雨水的冲淋，看起来显得更苍白了。

他的牙齿紧紧的咬着……

江海枫不再顾虑所谓的“杀孽”了，他以为，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

在扑过了一个斜坡之后，桑树似乎稀少了，可是不远的前方，又有另一片更大的桑林横挡着。

桑树的叶子，被雨水淋得亮油油的，而树林中，显然埋伏着杀机！

江海枫左右的打量着，一条有如松枝似的大发辫，紧紧盘绕在脖子间，水漉漉地十分难受。

他在想：河间二郎，受此重创之后，可能已是“销声匿迹”，不复为患了，那么，另外还有什么人物要与自己为敌呢？

想到此，他抖擞了一下精神，朗声对空道：“江海枫欲过此林，避我者生，阻我者死，绝不虚言，朋友们请三思而行！”

说完话，反手拔剑！

“呛啷”一声，宝剑出鞘，冷森森的剑芒，有如一道银虹！

他冷冷的一笑，正待揉身而进。

忽听一声狂笑，一人沙哑的道：“小朋友，你也太狂了！”

江海枫猛然驻足，怒声道：“你是什么人？”

那沙哑的声音继续笑道：“江海枫，你休问我是谁，我且先问你，你手上所抱何人？”

江海枫冷哼一声道：“是一个为义捐躯的好朋友，只是有我江海枫在，他是不会死的！”

那人呵呵一笑道：“小朋友，你错了！”

江海枫一面聆听此人说话，暗中却游目四盼，分辨此人藏身之处，以便

猝而歼之。

可是奇怪的是，那声音仿佛是来自四方，又像是来自当空。

这不禁令他感到十分疑惧，当下强忍着满腔愤怒，不声不响。

那人冷冷的道：“这人你不说，我也知道了，他定是那个叫铁掌黑鹰娄云鹏的老儿吧？”

江海枫沉声道：“是又如何？”

那人嘿嘿的低笑了几声，慢条斯理的说道：“江海枫，我不说你是不知道的，这娄云鹏已服下雪山奇毒‘天蚕神砂’，不出一个时辰，他必定会一命归阴，这也是他背叛我等的应得下场。”

江海枫不由大吃了一惊，他早年曾由师父口中得悉，宇内七毒，其中之一即雪山的“天蚕神砂”，此砂系大雪山的白道人马玄子所炼制，据闻一旦中了此砂之毒非有此人的解毒丹，任你能人高士，亦莫能为力。

他本来以为，凭自己的开窍奇能，至多不过消耗些精力，也不难把娄云鹏的毒伤治好。

可是现在，他的心寒了。

他知道如果对方所言不虚，那么娄云鹏至多不过还能拖延一日的活命……

他是一个极有侠义气魄的人，在他突然想到娄云鹏的结果之后，不禁为之木然呆住了。

暗中人得意的笑了，他似乎看清了江海枫的一切表情，调侃的道：“江海枫，你扔下宝剑吧，只要你束手就擒，我们就负责救回你的朋友怎么样？”

江海枫眸子里，闪出愤怒的光焰，冷然道：“你是做梦！”

那人哈哈笑道：“那么，你是忍心看着你的好朋友就此而死了！小朋友，你要知道，娄云鹏是完全为了你的啊！”

江海枫内心不禁一酸，可是他恼恨敌人这种卑下的手段，因此也就更不甘心就范。

当下他恨恨的道：“这么说，你必定就是白道人马玄子了，有种请出来说话，何必掩掩藏藏的？”

那人冷笑道：“也真难为你，居然还知道马老前辈，只是小朋友，你也太把我看高了，我还不配！”

江海枫哼了一声说：“那么你是雪山四魔之一？”

那人不再说话了，过了一会，才冷冷的道：“你不必问我是谁，江海枫，我可是真的为了你好，你的一身功夫，确实不错，今天不说，往后我们还要惜重老弟你……”

江海枫冷笑了一声，打断了他的话道：“你不要胡说，我只问你，你们可是朱奇请来，与我为难的？”

遂又一笑，冷然的道：“如果是他，你们可以问问他，年前在海岛上，江海枫以一口木剑，尚且连毙他们五人，不费吹灰之力，今天要是硬干起来，哼……”

那人哑着嗓子笑道：“得啦！老弟，今天的情形可不同了，你说的朱奇，我们不认识！”

江海枫怔了怔，心想此刻与他们说话，决无实言，还是往前面闯吧。

于是，他一只手把娄云鹏夹在肋下，一手仗剑，昂然向前面桑林行去。

才行了两三步，那人大声道：“江海枫！江海枫！”江海枫怒目搜视，

那人嘿嘿嘻笑道：“我劝你还是知趣些的好，我们手下不会留情的，我们是可惜你一身功夫！”江海枫冷笑道：“我倒要看一看，你们谁能拦阻我！”说着又待迈步向前，忽听得一声：“打！”

江海枫连忙身形向前一伏，单足着地，“犀牛望月”，猛地长身，只见一排三口飞刀，光闪闪的，直向自己全身射来。

他厉叱了一声：“去！”

手中剑向外一挥，“呛啷”一声，已把三口飞刀劈落在地。

那人口中赞了一声：“好！”又道：“还有这个！”

只听“铮”的一声，一片银光，如同蜂群似的向海枫涌到！

江海枫闻声已知暗器必然厉害，故早已探了一把金钱在手，这一次他头也不回的用“倒洒银砂”的手法，将一把金钱全数打了出去！

当空响起了一片叮当之声，那为数众多的飞刀，又被他全数击落在地。

江海枫这一把金钱，除了对付飞刀之外，竟仍有半数以上直向林中飞去。

这为数众多的金钱，果然把那暗中匿藏的人，逼得现出身来。

只见随着金钱飞射之势，一条人影，如同野鹤窜云一般的猛然拔起空中。

江海枫叱道：“朋友！你还想跑么？”

他虽然肋下夹着一个人，可是身形进退，仍然有如霹雳惊电一般，只不过是两个起落，已然赶到了那人的身后。

夜色里，但见对方似乎是一个身材瘦高的人，一身灰白的长衫。

江海枫追到他的背后，又冷叱一声：“打！”随着这声厉叱，右手长剑“白蛇吐信”，对准那人背心就扎。

那灰衣长人，鼻中冷哼一声，向前一伏身子，紧接着“刷”地一个转身，手上也亮出一口长剑，向外一抖，“呛！”空中溅起了一点金星。

这灰衣长人也有一身好功夫，他似乎已看出了江海枫手中之剑不是凡物，所以宝剑挥出，不敢直接接触对方剑锋，只在剑面上击了一下。

他整个的身子，在翻转的一刹那，倏地拔了起来，左手同时一提长衫，噗噜噜带出一片风声，直向左侧桑林中纵去。

江海枫好容易逼得此人现形，自然不能叫他轻易脱去！

只见他右肩一甩，那持剑的手，已发出一枚金钱，“嗤”一声，直向那长人身上射去。

口中同时喝了一声：“着！”

灰衣长人一声冷笑，长剑一舞，铮地一声，已把那枚金钱挥上半空。

可是江海枫这时，已如海燕掠波一般的扑了过来，口中冷笑道：“朋友，你颇有一手呀！”

长剑向外一抖，这一次竟使了一招“流星赶月”，向那灰衣长人双腿上削去。

灰衣长人忙把身子拔起三尺，可是江海枫好像早已有见于此，长剑也跟着上举，招势之快，有如电光石火一般！

只听得“沙”一声，那灰衣长人的一只粉底白靴，竟为他削下了一层，直把那人吓了个魂飞魄散。

灰衣长人身子一沾地，左肩向下一沉，可是江海枫又已赶到了他身后，不等他回身现剑，长剑已自递出，只听得“当”一声脆响，随声落下了两口飞刀。

这两口飞刀，刚自灰衣长人手中发出，即被江海枫长剑挥落在地！

江海枫紧跟着长剑向外一挥，灰衣长人身子向上一拔，江海枫忙又将剑向下一压，灰衣长人却又向一边闪了开去。

这两式看来轻灵已极，美妙极了。

可是如此却激起了海枫的怒火，这时那灰衣人大袖翻处，手中剑又以“秋风扫落叶”的疾式，向海枫拦腰斩来，江海枫心存轻视，一声冷笑，直立岸然。

及至灰衣人长剑递到，他才忽然发觉不妙。

忙以“倒踩莲花步”，向后疾退。

在江海枫来说，对方这种疾式，虽是凌厉，却仍然是显得太慢了，江海枫一退避过，双目一张，叱道：“看剑！”

黑夜里，但见长虹一道，有如寒夜坠星一般，只一闪，那灰衣长人便立即发出了一声惨叫。

紧跟着一只断臂，带着一口寒光四射的宝剑，飞向空中。

江海枫一抬右足，叱了声：“去！”

这一脚，直把那灰衣人踢得飞旋而出，一头撞在桑树上，顿时就昏死了过去！

江海枫此刻愤恨膺胸，哪里还会手下留情？

他一只手夹着垂死的娄云鹏，身形一起，又扑到那灰衣人身边。

只见对方是一个形容消瘦，头发半斑的老人。

江海枫的剑已举起，却挥不下去了。

就在这时，背后忽起一声厉吼道：“小辈，你敢！”

一股尖风，向他头后“脑户穴”上猛撞而到。

这“脑户穴”在玉枕骨上，乃是人身最致命的一处大穴，一经伤着，不论轻重，都有性命之忧。

江海枫虽是技高胆大，对此可也不敢稍微大意。

他连忙身子向前一伏，右手长剑带起了一道寒光，向脑后挥去。

那人身手不弱，一触即退，其目的只在却敌救人。

江海枫回过身子，那人已退出三尺有余。

只见他是一个面生虬髯的矮子，一身黑色紧身衣裤，双手各持一杆乌黑发亮的判官笔。

江海枫朗笑一声道：“好！我今夜倒要看看你们共有多少人，都有些什么了不起的功夫。”

那矮子沙哑着喉咙冷笑道：“江海枫，好言说尽，你仍然执迷不悟，这就怪不得我们了，你剑伤我拜弟孔亮，已和我雪山四侠结下了不解之仇，小子，你跑不掉了！”

江海枫一闻这人说话口音，就知是方才在林中发话之人，难得他自己承认是雪山四魔，所谓“四侠”，只不过是他自己往脸上贴金而已！

他点了一下头道：“很好，我久仰你兄弟四人各有一身不凡功夫，今夜倒要见识一下了！”

说到此，忽听背后有枝叶擦地之声，回头望时，已不见了先前为自己所伤那灰衣人的踪影。

他立刻就意识到附近埋伏的敌人，的确不在少数。

可是他艺高胆大，心境沉着，并未慌张！

当下他又微微一笑道：“来！来！都出来让我见识一下！”

说着弯腰把娄云鹏放在一棵树旁，立身仗剑，毫无畏缩之色！

那虬髯的矮子，一双眸子打量着他，掀唇冷笑道：“你刚才伤了河间二郎，已为你种下了死因，此刻伤了我拜弟长手孔亮，又和我雪山派结下了不解之仇，纵然今夜容你逃走，日后江湖，你也休想立足。小辈，你是初生犊儿不怕虎，等到真正怕的时候，就晚了！”

江海枫横剑而立，闻言只是冷笑。

他不敢离开脚下方圆之地，为的是娄云鹏就在一边。

可是那矮子却是太讨厌了。

他交叉着一双判官笔，叮当的乱碰，满脸于思根根颤抖着，叱道：“小辈，你还不弃剑受绑么？”

江海枫仍然不动。

那矮子皱了一下眉，忽又一磕判官笔，身形倏起，往下扑落，双笔一上一下，一奔咽喉，一奔气海，陡然点来。

江海枫不待他欺身近来，连忙一压剑身，疾使“一棒双狼”一招，向对方双笔撩去。

矮子似乎知道他宝剑的厉害，大鹏展翅，双笔向两下一分，云履轻点，矮小的身子，又向后掠了开去。

他退出了丈许以外，却见江海枫仍然仗剑立在原地，并未前追。

他老脸不禁一红，怒道：“你这样不进不退，是怎么交手的？”

江海枫晒笑道：“你自己后退，我却懒得追赶。”

矮子冷哼了一声，一撩他那袭长可及地的长衫，身形再次如同飞隼一般的拔起空中。

这一次，他把双笔并在一起，由上向下猛戳而下，江海枫左手向上一托，竟用掌缘去封他的双笔。

矮子双笔由合而分，改向海枫两肋上插来。

江海枫一声冷笑，他本来不想再伤人，可是矮子招式非比寻常，自己如不伤他，就难免为他所伤。

他手中剑自下而上，施出了海岛苦学的绝招，“风舞一残枝”，剑光只是一闪，那矮子立时神色大变，口中“啊”了一声，可是就在这一刹那，又有一声大喝暴起：“住手！你敢！”

一杆紫金旗，带着一片劲风，向江海枫当头洒到。

江海枫狂笑一声，他那递出的长剑既为上穿之势，“举火烧天”，顺势一挑。

只听一声“嘶！”对方紫金旗的旗面，竟为这一剑划了一道大口子！

那来袭之人，乃是雪山四魔中最厉害的二魔，人称血旗范小刚。

另外三魔，依序是老大花髯厉昭，老三海鸟吴丘，和已经受伤的老四灰衣鬼孔亮。

这血旗范小刚，凭一杆紫金旗，杀人无数，其上血斑累累，几已变为赤红色，故此得了个血旗的绰号，他为人残酷，嗜杀如命。

这一次他们兄弟之所以出来管这个闲事，完全是碍着河间二郎的面子，因为他四人与河间二郎有很深的交情，所以彼此拉拉扯扯的就都来了。

没有想到敌人虽是一个少年，却是如此棘手，一上来就连伤数人，连河间二郎都未能幸免。

依了老大花髯厉昭的意思，哥儿四个原已准备抖手一走，不再蹚这种浑

水，可是不想就在这时，灰衣鬼孔亮竟受了重伤。

如此一来可就成了骑虎之势了，雪山四魔自不会甘心受委屈，也只好与敌人拚了。

他们四人对敌，一向是独力出手，除非弟兄中一人战败，第二人才会上场，可是此刻对付江海枫，这成规显然是有所变更了。

血旗范小刚紫金旗为海枫利剑划破，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一方面感到心痛，因为这杆紫金旗，乃是他以九合金丝编制成的，平日随身携带，珍惜十分，想不到一个照面，即毁于对方之手，虽然仍可对敌，但是威力已减了许多了。

江海枫长剑一转，剑尖二次指向另一边的花髯厉昭，足下一点，已到了厉昭面前。

他此刻精神抖擞，虽是面临二敌，却仍然异常镇定。

厉昭双笔碰得当当直响，双瞳内凶光四射，江海枫一到，他二话不说，双笔自两边向当中猛扎。

江海枫向后一拧身子，只听得“当”的一声，厉昭一双铁笔竟是自己碰在了一块，直碰得他手腕发麻，虎口发热，差一点双笔脱手。

花髯厉昭心知不妙，他猛地身子往后一仰，使了一式“铁板桥”，可是正当他要翻身立起的刹那之间，一口利剑，已正正的指在他的前心。

厉昭只要敢再向上挺起一分，一条命就别想要了。

江海枫目放精光，叱道：“老儿，你还不服输么？”

厉昭不禁全身一软，“扑通”一声，直直地倒于平地。

只见他全身一阵颤抖，呐呐的说道：“兄弟……你如伤了我，你的好朋友可就没有救了，我有解药！”

海枫心中一动，当下把剑尖移退了半尺，冷笑了一声道：“解药在哪里？还不献上？”

厉昭见他已缩退剑尖，胆子顿时又壮了一些，他呵呵笑了一声道：“小兄弟，我厉昭说一不二，你再退后一步，我即取出予你！”

江海枫依言又后退一步，但他心中已作好打算，只要对方胆敢食言，自己剑下绝不饶他活命。

另一边的血旗范小刚见情，呆呆的道：“大哥，你要做什么？”

厉昭自地上翻身坐起，叹道：“我们败了，老二，还有什么说的？给他吧！”

血旗范小刚脸色一变，可是他深悉他这位拜兄的为人，绝不会如此就向人服输，猜想其中必有道理，也就暂时不动。

就见花髯厉昭自身上摸出了一个黑色的小葫芦，说道：“小兄弟，你要多少？”

说着斜眸望着江海枫，满脸微笑。

江海枫看了他一眼，道：“且慢！”

上前一步，长剑向前一挑，厉昭一缩手，道“你要干啥？”

江海枫冷笑道：“待我自取！”

厉昭才又慢慢把葫芦递了过来，一面笑道：“兄弟，少拿一点，以后我们还要用它救别人呢！”

江海枫用剑尖把葫芦挑过来，厉昭后退三四步，嘻嘻笑道：“不用多，三四粒就够了！”

江海枫手执葫芦，觉得轻若无物，心中不禁有些奇怪，低头一看，只见葫芦口用蜡密封着！

他用宝剑在蜡口一敲，右手二指夹住一捻，封蜡纷纷坠下，至此，对面的血旗范小刚和花髯厉昭，忽然一齐后退了几步。

海枫心中一动，当时冷笑了一声，把葫芦抛在地上，右手长剑向外一展。寒光一闪，剑锋向葫芦嘴上劈去。

只听得“波”的一声，随着剑落之势，葫芦猛地炸出千缕白雾，有如旋风一般的向四下卷开，江海枫立身之处也在范围之内。

他不由大吃了一惊，怒叱了声：“老儿，你敢使诈！”

叱声中，连忙张口喷出了一股劲气，那飞转而来的白雾，本已到了身边，吃江海枫这股气劲一逼，立时又飘散了开去。

江海枫足下一点，扑到厉昭身边，冷笑道：“无耻老儿，我看你还往哪里跑！”

厉昭哈哈一笑道：“我看你又怎么跑啊！”

忽见他双掌齐出，大蓬的黑雾，由他双掌中狂涌而出，向江海枫没头带脸的罩了过来。

江海枫一时只得向后飘退，他知道雪山四魔都是惯施毒药暗器的老手，当下不敢大意，他身子方自翻出，尚未立稳，那一边的血旗范小刚一声不哼的又猛窜而上。

但见他手中的那杆紫金旗，由下而上，夹着一片狂风，尤其是杆顶上那锋利的刃尖，闪着一点白光，直向海枫后背猛扎而至！

江海枫“怪蟒翻身”未及使出，对方血旗已临面前，他冷叱了声：“你找死！”

左手向外一封，五指箕张，向铁旗的旗杆上抓去，血旗范小刚身子向后一挫，有似旋风般的向外转去，可是江海枫这回已安心不叫这弟兄二人走开了！

他足下猛地朝前跨出一步，右手长剑“长虹贯日”，随着左手的剑诀，向外一领，名家身手，毕竟不凡，他这一式，可真当得上“剑走轻灵”四字！

看起来只是青光一闪，剑锋已沾到了范小刚的小腹之下，可是范小刚也有他的一手！

只见这位雪山四魔中的翘楚人物，狂笑一声，铁旗向胸前一扫，“呛”的一声，江海枫的剑，竟为他击得偏向了一边。在同一时间，花髯厉昭又自一边飞扑而到，一双判官笔，施了一式“拨风盘打”，向江海枫右肋猛砸了过来。可是江海枫仍是那么从容不迫，他豪笑了一声，身子蓦地拔起空中！

范小刚足下一顿，跟着纵起，铁旗再次卷出，旗上劲风十足，直逼江海枫一双足踝。

花髯厉昭却又自另一面窜到，双笔摆的是“如意吞吐”，一前一后，向海枫两处大穴猛扎过来。

这两人出手，都是快到极点，一闪而至！

然而，江海枫一身功夫似乎已到了鬼神不测的境界，在任何危急情况之下，他都能从容进退。

二人的招式递出的刹那，却见江海枫凌空的身子，忽又像一条线一般的直向地面坠落下来。

双魔见了不禁俱都暗道了声：“不好！”

忙也各自一沉丹田之气，向下猛的坠落！

可是他二人的身法，和江海枫相较起来，显然是差得太多了。

江海枫双足沾地，二人身子尚还离地面数尺，只听江海枫狂笑了一声，喝道：“去！”

左手随声向外一挥，空中起了一声轻震，范小刚首当其冲，身子直被震得就空一翻，铁旗也脱了手，直向丈许之外坠去！

厉昭身子略偏，虽未为这股罡风伤着，却也吓了个魂飞天外，他见拜弟负伤飞出，足下一发力，亡命的飞扑了过去。

同时口中厉叱一声：“着！”右手一甩，竟不惜把一只判官笔当暗器使用，向海枫面门打来！

江海枫长剑一拨，“当”一声，把他铁笔震落，却见厉昭已扶着他拜弟血旗范小刚的身子，向桑林密处，踉跄逃退。

江海枫杀机突起，咬牙喝道：“你二人休走，留下命来！”

足下“舍舟赶浪”，一连三个起落，那种翩翩美姿，真像是田陌间的飞鹭，快到了极点。

虬髯厉昭惊魂之下，不由得大声呼道：“你们快来！快来！”

江海枫剑身向外一送，厉昭向左一偏，这一剑凑巧从他胳膊与胸肋之间扎了过去，冷森森的剑锋，把他肋下皮肉划了一道血口。

他不由打了一个寒颤，吓得“啊哟”叫了一声，整个身子向左一翻，同时把血旗范小刚向前摔了出去。

他接着又大叫道：“快来人，快……”江海枫再次纵到，长剑疾送，向他背心扎了过去！

可是这老儿怎肯如此受死？

他猛然向前一冲，右手判官笔反撩，挡向江海枫的剑身。这一剑又算他的造化，由他肩上划了过去，在他肩上又留下了一寸多深的一道血口。

厉昭疼得又是一声“啊哟”，一时连滚带爬的，向林子里遁去。

江海枫哈哈一笑道：“相好的，你还想走么？”

陡然间，一排利箭，向他身上射到，黑暗中一连闯出了三条人影！

其中之一大声道：“厉老速退，让我们来对付他！”

这人说完了话，一口折铁刀，“毒龙出洞”，猛扎而出，刀上映着寒光，直向江海枫胸口砍来！

江海枫想不到这时又杀出了新人，连先前所见各人，俱都是一些新面孔，他的怒火一时不禁更加高涨了。

他再也不顾虑什么了。

长剑一荡，已把来人折铁刀磕向一旁，口中叱了一声：“去！”身子向前一贴，左手“铁琵琶手”，已印在来人前心！

只听得“砰”一声，这人来得快，去得更快，直挺挺的倒翻了出去！

江海枫三指已把他内脏点了个粉碎，眼看着他就地一滚，顿时一命呜呼。

他连这人是一副什么长相都没有看清，就把人家给送了终，这一副身手，直把同来的另外二人吓得心胆俱寒！

他二人互相打了一个手式，扭头就跑，江海枫点足便追。

二人之一，是一个细高的个子，竟自恃一身功夫，倏地一个疾转。

江海枫去势太猛，差一点和他撞了一个满怀！

只见这人双手拿着一双牛耳短刀，刀柄上各拖着尺把长的红色刀衣，一

条大辫子连泥带水，湿漉漉的盘在颈上，面长如马，活似一个门神！

他口中尖叫道：“小子！看刀！”

牛耳短刀施一招“左右插花”，自两边向江海枫双肋猛刺过来。

江海枫乃以“贴”字诀向前一逼，同时出右足向上一踢，冷笑了一声道：“滚！”

这一脚，正踢在那人袒开的前胸，直把他踢得整个身子飞了出去，“喀喳”一声，撞在一棵桑树之上，碗口粗细的一根树枝，都折断了。

这人一声不哼，就闷过去了。

江海枫此刻就像是一头疯了的饿犬一样，逢人便噬！

他在足踢这人之际，同时已腾起了身子，向另一人猛扑而去！

海岛十年苦学之技，今夜方始显出了不凡之处，他身子向下扑落，有如饿鹰搏兔。

在他身下的那人，已自觉逃不脱了。

他猛然仰身振臂，一口鬼头刀，以“举火烧天”的招式向上一举，口中“哇”地大吼了一声。

可是江海枫却捷若飘风似的落到了他的身边，左手向外一压，已抓住这人鬼头刀的刀背之上。

这人是一个高大的黑脸汉，他自恃神力无敌，向外猛地一挣，可是刀身却纹丝不动。

这汉子一咬牙，一头向海枫前胸猛撞了过来，“碰”一声撞了个正着。

江海枫并没有倒下去，只冷峻的笑了笑，把左手慢慢的松开，那汉子却如吃醉了酒一般的，悠悠然的坐下地，又慢慢的躺下去。

他受了这一震之力，脑骨尽碎，在地上微微抽动了一会，也就完蛋了。

三个人来势如风，总共不过几个照面，就给全数解决。江海枫余怒未消，他像一头饿虎一般的四下望着，可是却看不见一个敌人，他们都为他吓破了胆，一个个龟缩在林内，不敢出来了。

在桑树下，江海枫再次的抱起了他的朋友。

那个可怜的老人娄云鹏，看来显然是不行了。

他口中流出很多粘液，呼吸也显得很短促，江海枫不由吃了一惊！

他赶忙为铁掌黑鹰娄云鹏解开穴道，生怕他会闭过气去。铁掌黑鹰娄云鹏穴道被解，半天才长吁出一声道：“兄弟……这是什么地方？”

江海枫苦笑了一笑道：“我们快出困了，你放心！”

娄云鹏张开模糊的眸子，向四处望了一会，又把眼睛闭上，他的呼吸变得更混浊了。

江海枫忧急如焚，他紧紧地抱着他，身子都不禁有些发抖！

他这一生，不曾负过任何人，如果说有，那么眼前这娄云鹏将是第一人！凄凄的桑林之内，照进了稀薄的月光，满空的黑云都散了，风吹在人身，很是凉爽。

然而江海枫的心情却是那么的沉重，他此刻正为娄云鹏的生命焦虑着。

他想：“如果他真的死了，我怎能安心？”

娄云鹏抽动了一下，低哑的笑道：“放下我吧！兄弟！”

江海枫只觉得挨着他身子的双手，有如放在火上一般的热，他不敢再多耽搁了，当下轻轻把他放在一片草地上，草上全是雨水，湿淋淋的，可是他也顾不得这些了。

他咬了一下牙，道：“老哥哥，你请放心，我必定以我所有的能力来救你……”

“不行的……”

娄云鹏翻起了一双眸子，双眸内已呈现一片乌黑之色，这种现象，分明毒已攻心，娄云鹏的生命，已危在顷刻了。

江海枫用颤抖的双手，插在他两腋之下，把本身真元之力一丝丝的输逼了进去。

可是娄云鹏身子却抖动得更加厉害，他已承受不起江海枫这种巨力，一双眸子时开时合，像是无比的痛苦！

汪海枫忍不住热泪夺眶而出，泣道：“老哥哥……只要能救你活命……我愿做任何事，快告诉我应怎么救你？快……”

娄云鹏张开无神的眸子，干瘪的嘴唇动了动，声若柔丝，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

就在这时，忽听身旁林内，一人朗笑道：“江海枫，老夫来救你朋友！”

江海枫不禁一惊，猛然回身，却听那人大声喝道：“亮灯！”

霎时之间火光打闪，七八盏马灯一齐亮了，灯光之下，首先入目的，是一个清癯的白衣老人！

这老人满头白发，一双细目，身材瘦高，他坐在一张轮椅之上，两边有六名青衣小伙举着马灯，把附近照得亮同白昼！

江海枫打量这老人一眼，不由怔了一下，怒道：“阁下何人，恕江某不识！”

白衣老人呵呵一笑道：“你先不要管我是谁了，总之，救命要紧！”

他说着自怀内取出一个竹管，一晃道：“江海枫，令友毒已攻心，如无此雪山神散，他的命至多还能苟延盏茶时间……”

嘻嘻一笑，眉飞色舞地又道：“老夫素知你是一血性少年，你断断不会见死不救吧？”

江海枫冷冷一笑道：“如果你也是我的敌人，以此来要挟于我……”

老人呵呵一笑道：“少侠你错了，这并不是要挟，相反，是一项很公平的交易，你想想看，这娄云鹏出卖了我们，我们又为什么要救他的命？”

江海枫怒道：“你们有什么条件？”

老人呵呵一笑道：“很简单，只要你束手就绑，老夫立刻动手救他，怎么样？”

说至此，眼巴巴的涎着脸又道：“怎么样？只要点一下头就行了，老夫绝对相信你！”

江海枫剑眉一挑，猛地立起道：“我如要你解药，易如反掌，你以为我不能从你手中拿么？”

说着正要腾身扑出，那老人忽然更大声的笑了起来。

他说：“慢来！慢来！人道你江海枫是一个义勇兼具的少年，老夫原本深信，此时看来，倒是我看错了你了，可笑……”

这白衣老人边说边不停的笑着，他伸手一指双腿道：“你看看，老夫重疾在身，无异废人，所以敢出来，原以为你是一个有义之人，哈哈……”

他声音洪亮的道：“你要对付我这么一个伤残的老人，实在说，当然容易得很，但只怕有损你的英名吧？”

他说着将那竹管迎空一晃道：“来！来！你就杀了我，取去这个吧！”

江海枫为他这一套冷嘲热讽的话，说得面红耳赤，怔怔然地伫立在当地作声不得！

那老人嘿嘿一笑道：“怎么样？少侠客，你是爽快人，老夫听你一句话，点头？摇头？”

江海枫回头看了地上的娄云鹏一眼，见他一双眸子在努力的翻着，像是正在作生命最后的挣扎！

见此情形，他不再犹豫了。

他想：这个老人，为了救我，甘愿牺牲自己一条命，为了他，我还有什么可吝啬的呢？

当下他冷冷一笑道：“好吧！你们先救了他再说吧！”

白衣老人呵呵笑道：“这就是了，不过你却要说清楚，到时候可不要耍赖！”

江海枫冷然道：“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

老人一拍手道：“好！一句话！”

他回头招了一下手道：“来！把椅子推过去，我们救命要紧！”

江海枫忽又叱了一声道：“且慢！”

老人手一按，轮椅立停，他翻着眼皮道：“怎么，还有什么事？”

江海枫冷笑道：“只要你们救好了他，我自然束手就擒，一任你们发落，但你们事后可不能为难他！”

老人笑道：“一句话，我们当着你的面，放他逃生，绝不难为他，你可以放心了吧！”

江海枫退后一步，慨然道：“好了！我且相信你们一次！”

老人笑道：“没有什么不可相信的！”

说着，轮椅已经到了娄云鹏身边，他低头向娄云鹏看了看，回头吩咐道：“来！把他扶起来！”

立刻由他身后走出两人，把娄云鹏扶坐起来，江海枫忙走过去，白衣老人望着他道：“你尽可放心，我说救他就一定救他，绝不食言！”

说着把那小竹管儿拔开了塞子，在掌心上倒出了几粒绿色丸药，向江海枫笑道：“怎么样，你是不是还要过目一下？”

江海枫冷冷地道：“这倒不必了，你快快给他服下！”

白衣老人哼了一声道：“好！保证有效！”

话完，把掌心中几粒药丸，纳入娄云鹏口中，并向他身边的人说了声：“扶稳了他！”

随即伸手按在娄云鹏两肩之上，双臂一阵抖动，娄云鹏身子也跟着一阵阵的发抖，江海枫不由冷冷一笑道：“老头儿，你的功力不错啊！”

白衣老人嘿嘿一笑道：“不行了，老了！”

刚说到这里，那闭目垂死的娄云鹏，竟忽地张开了眸了，只见他前胸向上一鼓，“哇”的吐出了一口黑水，一时恶臭扑鼻，中人欲呕！

瘦老人冷笑道：“好了，他这条命有救了！”

接着又在娄云鹏背上拍了两下，娄云鹏接连又吐了两口黑水，口中并发出了长长的呻吟之声。

白衣老人挥了一下手，命人把娄云鹏移去一边，同时转向江海枫笑道：“江海枫，老夫已依言做到，下面就看你的了，老夫相信你是一个信人君子，如何？”

江海枫大步走到了娄云鹏身边，探手在他脉门上按了按，果然脉道已通，血液畅行，毒伤已完全好了！

他退后一步，正色道：“我这位老朋友，是一个十分义气的人，他醒转后如见我受绑，必定不依，你们不如此刻就送他离去，他醒来见不到我，也就无可奈何了！”

白衣老人点了点头，心中不禁十分佩服江海枫之为人，当下哼道：“这个不难，老夫负责做到！”

说着回身吩咐众汉子道：“你们送他到青州客栈，嘱店家好好上待，直到他身体康复为止！”

立有两个汉子领命上前，把娄云鹏抬了起来，江海枫忽然说道：“老头儿，请赐告大名，江海枫不能忘了你的好处！”

白衣老人呵呵一笑道：“江海枫，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不放心我，怕我暗中加害你这位朋友是不是？”

江海枫不置可否，老人冷笑了一声道：“事已至此，老夫不妨告诉你，老夫姓燕名九公，人称白衣叟，在江湖中还小小有点名声，我既亲口说出保证令友安全的话，就决不会食言，否则岂不要受天下人耻笑？怎么样，少年人，你还信不过么？”

江海枫冷冷一笑道：“如此我就没有什么牵挂了！”

说着挥了一下手道：“你们送他去吧！”

两汉子立刻抬着娄云鹏走了，江海枫一直目送着他们去远，才淡淡的道：“好了，我可以随你们去了！”

白衣老人怔了一怔道：“你方才答应老夫，束手就绑的！”

江海枫冷冷一笑，伸出双手道：“你们就过来一人把我绑上就是了。”

白衣叟燕九公白眉一分，哈哈一笑道：“好个江海枫，果然是一条汉子，你放心，我们绝不难为你，你的下场，将由武林同道公议决断，在未发落你之前，老夫愿负责你的安全！”

他说完又转对身边一个少年道：“剑飞！少年人立志，应以这位江海枫为榜样，他虽是我们的敌人，但是爷爷却对他佩服得很。”

那少年躬身道：“孙儿亦以为是。”

白衣叟遂叱道：“去绑上他。”

燕剑飞双眉微皱，自身上取出一卷粗绳，慢慢向着海枫走去，苦笑笑道：“江兄！恕小弟冒犯了！”

江海枫一声朗笑道：“你尽管绑来，只怕这绳子绑我不住吧？”

燕剑飞暗吃一惊，他低头看了手上的绳索一眼，不禁有点犹豫不前。

燕九公遂笑说道：“绑君子不绑小人，老弟，你这么说，可就有些自贬身价了。”

江海枫不由目射精光，他倒没有想到，这老头儿居然还有些英雄气概，可见黑道上也不乏豪勇之人。

当下不禁大笑了一声，点头道：“既如此，你们就快绑上我吧！”

燕剑飞立刻走上前来，用那卷绳索，左五右六地绑住了江海枫的全身，加了十几个结扣，真可说是相当的结实了。

绑完之后，退至一旁。

白衣叟细细在江海枫身上看了一遍，还特别又指了指几个地方，命人加绑了绳索，他虽不相信江海枫真能崩开，可是他下意识的却又有些担心，他一

切满意了之后，点了点头道：“少年人，老夫现在不妨告诉你，你初入江湖，即造下了如此之多的杀孽，人人都想得你诛之而后甘，此番随老夫前去，无异羊入虎口，以老夫判断，你是凶多吉少，这也是你自我的结果，怨不得谁人！”

说到此，又呵呵一笑道：“你倒是怕也不怕？”

江海枫冷哼一声，道：“至今言怕，也已晚了，多言无用，咱们走吧！”

燕九公面色一变，厉声道：“剑飞，取下他背后的长剑！”

燕剑飞上前一步，正要抬手，江海枫剑眉忽然一挑，叱道：“不许动！”

燕九公皱眉道：“这是为何？”

江海枫怒道：“此剑乃白羊道长败于我后所赠存之物，日后他或许还要自我手中取回，生死皆应随我，你们取它不得！”

燕九公心中一惊，他久仰白羊道长一身惊人的功夫，在三羊道观已封剑有年，想不到竟也败在这少年人的手中，并把一口贴身兵刃也赠给了他，由此判断，这少年人的武功果然是高不可测了！

白衣叟燕九公闻此含笑点头道：“既然如此，我们绝不强迫拿下它就是。”

说着又冷笑了一声，道：“可是，你却要随老夫去一个地方，我们好照顾你。”

江海枫此刻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点了点头道：“走就走吧！”

白衣叟燕九公面现喜色，挥了一下手道：“走！小子们头前掌灯！”

于是一行人，前呼后拥，把江海枫夹在正中，向桑林深处行去，江海枫一声不哼，脑子里却不禁在想，娄云鹏是否真的就此平安了？

接着他又想到了自己，料不到自己竟会落得如此一个下场，自己前来中原，本意是想有一番作为的，如今看来，这番壮志，怕是成空了。

想到此，不由长长叹了一声，一个人垂着头，连正眼也懒得去看旁人一眼。

这片桑林，范围好大，愈走愈深，似乎永无止境。

可是这些人，像是轻车熟路一般，在林内小径中穿行自如。

渐渐地，林木稀落了，前面隐现灯火。

忽然，一盏风灯一亮，前面现出了一列人来，为数颇众，为首的是一个头戴红缨的官人，老远便迎过来，大声笑道：“啊哟！真不容易，燕老太爷，你把大盗捉住了？功劳可是不小啊！”

燕九公不禁面色一红，回头看了江海枫一眼，立即又正过脸去大声道：“徐大人，你别这么说！”

那官人面现奇异的道：“怎么？不这么说，还有什么别的说法么？”

燕九公小声道：“徐大人请速带人回去吧，这人暂由老夫看管，他跑不了的！”

那位徐大人，大概是个管带，颇有几分官架子，当时怔了一下，哈哈大笑道：“老爷子，你别开玩笑！我们辛苦了一夜，这人又是通缉的要犯，不带回去怎么行呢？”

江海枫听了他这番话，不禁大怒，他冷冷一笑道：“江海枫乃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这狗官怎可胡乱诬人为盗？简直岂有此理！”

他这么一发怒，立时就把燕九公吓坏了，他好不容易才哄得江海枫就绑上钩，如为这官人一激把他惹火了，岂不前功尽弃？

当下他不由连忙摇手道：“别吵！别吵！唉……这事……”

说着又向徐管带抱了一下拳，苦笑道：“徐大人务请赏脸，此人与老夫等有极大过节，我们好不容易把他擒到手中，怎甘心送官府发落？大人你应该明白我们江湖上有江湖的规矩，尚请放行才好！”

那位徐管带当着众弟兄面前，被江海枫痛骂一顿，早已恼羞成怒。

此刻见燕九公花言巧语，又不肯把人犯交出，只以为他存心和自己过不去，当时便发作起来！

他嘿嘿一笑，愤声道：“燕老爷子，你这话可说错了，你们江湖上有江湖上的规矩，可是我们六扇门中，也有六扇门中的规章，此人既是身负数案的大犯，本大人又持有逮捕他的海捕公文，自然应归我们带走，至于你老哥这番协捕的辛苦，兄弟负责为你上报，万无叫老哥哥你白辛苦的道理，老哥你也要为兄弟想一想，弟兄们已辛苦了一夜，如无人犯交差，这个脸可是丢不起……”

白衣叟又急又气，暗恨朱奇无知，好好一件事情，他不该借重官府兵力，诬指江海枫为盗，如今请神容易送神难。

此刻如真把江海枫交与他们，非但是江海枫不依，只怕河间二郎、雪山四魔也不答应，再者此事传扬出去，难免为人耻笑！

当下脸色一沉，冷冷的道：“徐大人，莫非你真的就不肯赏老夫一个脸么？”

那位徐管带皱了一下眉，他也知道这位燕老爷子，在崂山下是有名的大户，一身功夫更非寻常，自己确实不好得罪他。

可是奈何自己穿上了这身官家号衣，有些地方，却也是不能卖私的。

当下他好不为难的叹了一口气：“燕老哥，并非兄弟不肯赏脸，实在是这件事……”

说着又重重的叹了一口气，望着燕九公直翻眼。

白衣叟冷笑了一声道：“那么就由老夫暂时保他就是了！”

徐管带嘿嘿一笑，为难的道：“这个固然可以，但却必须先要去青州，由府台大人决定，兄弟无此权力。”

白衣叟闻言细目一张，大袖一拂，愤道：“既如此，老夫可就没办法了。走！”

他回头向押解江海枫的人招了一下手，那位徐大人忽然狂笑一声道：“站住！”

这位管带大人，“呛”地一声自身上拔出了腰刀，哈哈笑道：“好个燕九公，你莫非还敢包庇罪犯不成？”

说到此，他连声的冷笑，望着场内众汉子，大声道：“你们可听清了，如有谁敢妄动，本大人就给他一个抗官拒捕的罪名，朋友们，你们何必跟着落这个罪名？”

白衣叟眼见如此，不由气得全身发抖。

他身边的孙儿燕剑飞，更是怒形于面，厉声道：“爷爷！我们就走，看他如何！”

燕九公望着面红耳赤的徐管带，冷冷的笑道：“徐大人，这可是你逼得老夫如此的，我老头子倒要看看，谁能拦得住我！走！”

众人方前行几步，那群官兵，突地四下散了开来，那位徐大人，却站在老远，大声说道：“燕老哥，你要注意了，这儿伏有我们的火器班，你们真要敢向前闯，就别怪兄弟我手下不客气，老哥，你是明白人，可别做糊涂事！”

燕九公闻言吃了一惊，可是紧接着他又呵呵大笑了起来，只见他双手一按轮椅，人竟站了起来。

他朗声道：“徐大人，你那些火枪，可吓不了老夫，老夫又不是真的残废，你要不怕滥杀无辜，你就开枪试试吧！”

江海枫在他们争吵的当儿，一直闭目不语，心中只觉得好笑。

这时他听了燕九公的话，不禁连忙睁开了眸子，见燕九公果然并非真的残废，不由大为气恼，这才知道对方之所以坐轮椅出来，无非是为了骗取自己的同情，此老果然是一个奸滑之辈！

他暗悔上当，恨恨的叹息了一声，白衣叟望着他苦笑了笑，道：“江海枫，事情演变至此，我们也没有想到，你自己想想看吧，你是愿意随他们去官府呢？还是随老夫走，都由你自己决定！”

江海枫冷笑道：“我一旦发现诬告我的人，定要他还我一个公道，眼前小小阵势，何能难住你我，我们继续前行就是！”

燕九公点了点头道：“这就是了，老夫尚不屑借重官府，你既有此勇气，老夫还怕什么？”

说着他冷叱了声：“闯！”

倏地掠身向前纵去，那徐大人见了，立时动了真怒，腰刀向下一挥道“放！”

只听“轰”的一声大响，火光一亮，大片的铁砂，直向众人身上飞来。

这其中除了江海枫、燕九公祖孙，及朱奇的两个弟子身形快捷，及时伏地躲过以外，其他各人，都因逃避不及，为铁砂打中，负伤嚎叫了起来！

那徐管带又在一边大嚷道：“还不快快把那犯人献出来，你们当真想死么？”

燕九公这时气得眼都红了，他狂笑了一声，道：“好冤家，我老头子倒要看一看，你我谁先死！”

人随声起，已突然自地面上拔了起来，在空中一个翻身，活像是一头大鸟，向那徐大人身前扑去。

徐管带见状大惊，腰刀一指，急叱道：“放枪！快放！”

轰！又是一声大响，可是白衣叟猛地就空一翻，已把身子闪去了一边。

虽然如此，他腿上仍被细小的铁砂溅伤了两三处，铁砂深深陷到了肉内，痛得他差一点叫出声来。

老头子经此一来，不禁更是怒火高腾！

他厉哼一声：“好奴才！”

身子再次一起，扑向一株桑树侧后，只见三个兵勇，正亮着火绳要去点那枪上的引线。

白衣叟身形向前一欺，厉叱了声：“去吧！”

双掌齐出，“嘭”一声，正正的打在那杆火枪的枪身之上，直把它打上了半空，弯成了一把弓似的！

三个兵勇扭头就跑，却为白衣叟飞身赶上，伏身运掌，“排山掌”呼地一声推出去，三个兵勇，为他打得一连滚了几个筋斗，口中啊啊直叫。

那一旁的徐大人见了，大吼道：“反了！反了！快抬枪来！”

就在这时，燕剑飞已扑到了他的面前，举掌就打，徐管带也抡刀就砍，却为燕剑飞一脚把他的刀给踢落在地。

燕剑飞跟着上前一步，双臂伸处，一下把那位管带举了起来，正要用劲

摔将出去！却忽听背后一声叱道：“不可伤他！”

燕剑飞回头一看，竟是江海枫，他手脚齐绑，却不知怎的，竟会来到了自己身后！

此时江海枫冷冷笑道：“我如是你，就不如此，俗谓民不斗官，放他去吧，此事并不能怪他！”

那一边的燕九公也道：“剑飞！放下他，我们走我们的路，犯不着杀他！”

燕剑飞这才愤愤的把徐大人放下，徐大人脸都吓青了。

他咬了半天牙，又瞪眼看了看江海枫，点头道：“姓江的，你果然是一条汉子，冲着你这一句话，我暂时放你过去！”

说着又愤愤的看了燕剑飞一眼，冷笑道：“你祖孙在崂山等着看我的吧，我现在不惹你们！”

说罢回头叱道：“抬起受伤的弟兄，咱们走！”

众兵勇一个个哭丧着脸，抬起受伤的同伴，列队而去。

白衣叟燕九公冷笑着看着他们，一面对江海枫道：“小兄弟，你可是看见了，为了你，我祖孙已与官家结下了梁子了！不过，老夫我并不惧怕，如果他真不知趣，我有办法对付他！”

江海枫冷笑不语，这时，朱奇的两个弟子，左臂双刀邱一明，独掌开山左金鹏及燕剑飞三人，把那些先前为火枪击伤的同伙扶起来，包扎的包扎，上药的上药，场中一片呻吟之声。

他们之中，有二人被火枪击中了要害，已经伤重垂死。

那朱奇的两个弟子，一直怒目监视着江海枫，他二人自始至终，从未对江海枫说过一句话，由于师叔南怀仁的丧命，他二人对江海枫早已存下不共戴天的大仇，真恨不能上前一刀结果了他才为快意！

但是他二人深知江海枫关系重大，连燕师伯等人尚且不敢独断处置，更何况是自己二人了。

所以他们尽管内心愤怒，却不敢有所举动！二人私下商量，只要江海枫有一些逃意，便立时下手，绝不犹豫。

江海枫呢？这位心灰意冷的少年人确实对自己的生命，不再存有希望了。

他并不期艾，因为这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可是他却难免有些遗憾，因为他的雄心壮志，还未得以开展。

一行人又前行了里许，眼前已来到了一条驿道。

驿道上有三辆敞篷的大马车等在那里，除了一辆马车是空的外，其他二车上，全坐满了人，薄雾之下，偶尔闪烁着一些兵刃的光华。

江海枫一行人一到，立刻由马车上下来了十几个人，这些人全是一些其貌不扬的家伙，可是他们都是绿林道上北几省有名的人物，手底下全不含糊！

他们有的对于江海枫只是闻名，还未见过，有的却已在方才和江海枫交过了手，并且俱都败在海枫的手下。

无论如何，他们内心都对江海枫畏惧十分。

这时他们见了眼前情形，俱都惊态万状，一齐大声喧哗了起来，有的哈哈笑道：“好小子，你也有今天呀！”

有的嚷着把江海枫就地解决了，可是江海枫对他们却连正眼也不看一眼。

他在海岛独居了十年，一颗心确实修养到了动若惊涛，静似古井的程度，

任什么事也别想能左右他。

这时只见一个身着黑衫的老人，含笑向燕九公抱拳道：“老哥，辛苦你了！”

燕九公冷冷地笑道：“兄弟，不是我说一句什么话，江海枫是一条汉子，要凭老夫我的功夫，别说是拿他了，就是给人家提鞋也不够资格！”

那黑衫老人，以愤愤的目光，向江海枫膘了一眼，道：“可是他毕竟是被你拿住！”

燕九公哈哈一笑道：“这是人家赏的面子……”遂又问道：“河间二兄伤势无妨吧？”

黑衫老人冷笑道：“还说什么无妨，万幸不曾死了而已！”

燕九公皱了一下眉，又问：“雪山四位朋友呢？”

黑衫老人哼了一声，道：“等一会你自己去看吧！”这时群情忽又激愤起来，一时喊声震天，纷纷嚷道：“燕老哥不必太客气了，快把他废了吧！”

“快杀了他，好给河间二郎报仇！”

“对！千万不能饶了这小子，这小子心太狠！”那身着黑衫的老人，正是辽东二老之一的朱奇，他对江海枫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但妙就妙在他认得江海枫，江海枫却不认识他！

这时朱奇见群情激动，也巴不得立时置江海枫于死地，当下呵呵笑道：“各位朋友不必急在一时，这江海枫既已落入我们手中，他是插翅难逃，此人与河间二郎，雪山四位朋友，固是有仇，与兄弟我更是血债如山，一刀杀死，未免太便宜他了，我们且先押他回去，从长计议处置方法！”

他这番话，果然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却也有少数几个人反对。

白衣叟燕九公在他们争吵之时，一双眸子始终注视着江海枫，他真担心江海枫会突然发作，挣开了绳子，与人一拚，可是江海枫仍然是双目微闭，不声不响，此人真乃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他这种从容就死的气概，更加深深感动了白衣叟燕九公！

这老人忍不住咳了一声，向众人冷笑道：“江海枫既是老夫所擒，理应由老夫来处置他，此时各位都不能动他，否则老夫可要翻脸无情了！”

他这几句话，令各人面上十分难看。

就连朱奇也不禁有些愕然，他皱了一下眉问道：“那么，老哥预备怎么处置他呢？”

燕九公徐徐的道：“愚兄方才已对这江海枫说过，在未处置他以前，一定好好礼待他！”

朱奇冷笑道：“老哥你也太客气了，你莫非忘了死在九泉之下的南二弟了么？”

燕九公呵呵一笑道：“兄弟你错了，这江海枫和我非亲非友，何况此刻已入我们手中，愚兄万无偏袒他的道理，只是他既是一条汉子，你我便不能以小人对待他！”

说到此，他脸色一沉，转向孙儿燕剑飞道：“剑飞，你快带江海枫先行上车，我们在二条胡同见面，一路要多加小心……”

说到此，对着他孙儿眨了一下眸子，接道：“不可怠慢他！”

燕剑飞躬身应了一声：“是！”

朱奇也道：“一明、金鹏，你二人也陪着去一趟！”

邱一明、左金鹏俱知师父之意，同时响诺一声，紧偎在江海枫两侧。

朱奇的意思，燕九公怎会不知，他微微一笑，不便说什么，内心却不禁暗笑：“别说你这两个宝贝徒弟了，就连你本人算上，也当不起人家江海枫一指头，人家若非是看在我燕九公的面上，凭你们人再多，又有何用？”

江海枫这时张开眸子，朝燕九公点了点头，冷冷一笑道：“燕老头儿何必如此多疑，你就是一辆空车载我，我又岂会中途而去？”

燕九公呵呵一笑道：“老弟，你能有如此气魄，就更令人敬佩了，你放心，我们不会为难你的！快请吧！”

说着拱了拱手，江海枫冷笑了一声，他两腿间还缠着绳子，只能迈极小的步子，可是这样仍不能阻止他的行动！

只见他身形一矮，“嗖”的一声，已纵了起来，那不明就里之人，俱都惊慌的亮出了兵刃，一拥而上，燕九公忙道：“各位不必多疑，江海枫不会跑的，他只是上车罢了！”

各人再向车上一看，果见江海枫昂然的坐在车座之上，一派泰然，哪里像是存心逃逸的模样！

这情形把大家都看呆了，朱奇也大大吃了一惊，他疑惑地直用眼去看燕九公，白衣叟燕九公微微一笑，向他孙儿挥手道：“你们快上去吧，时间不早了！”

燕剑飞和朱奇的两个弟子，匆匆也上了车，邱一明和左金鹏兵刃全都亮在手中，二人各立在车辕一边，满脸杀机，燕剑飞却和江海枫并排坐着。

他三人俱都战战兢兢，生恐路上出了差错，触犯了众怒。

这辆马车就慢慢开动了。

朱奇在马车走后，向燕九公道：“老哥哥，这是怎么一回事，还有那个吃里扒外的娄云鹏呢？”

燕九公哼了一声道：“我已把他放了！而且也把他毒伤治好了！”

朱奇怔了一下道：“为什么？”

白衣叟燕九公含笑道：“如不放他，这江海枫岂能受绑？”

朱奇张大了眸子道：“这么说，这江海枫并非是中了火枪而受擒的了？”

燕九公一听“火枪”二字，气可就大了，他冷笑一声道：“火枪？你就把火枪看得那么厉害？”

朱奇一翻小眼道：“怎么？难道那徐管带的火器班全没有派上用场？”

燕九公双目赤红，呵呵冷笑道：“兄弟，不是我说你，这件事你实在做得太糊涂了……”

他一面说着话，匆匆上了车，朱奇忙也跟着上车，各人也都上了车，两车同时开动，紧紧随着前面的车子驰去。

燕九公在车上，脸色铁青，一语不发，只是用一条汗巾揩着腿上的血迹！

朱奇吃惊的道：“你受了伤？”

燕九公哼了一声道：“这都是你找来火枪的好处！”

朱奇愈发不解了，他冷笑道：“老哥哥，你怎么这么说话不干脆，到底是怎么回事？火器班又有什么不对了？”

燕九公哈哈一笑道：“是啊，没什么不对，打不着敌人，却打了自己人。兄弟！你自己想想看，我真后悔当初没有阻止你！”

他气愤的又道：“江海枫虽是我们的敌人，却是一条硬汉，你怎能诬他为盗？更不该借用官方力量，这事传扬出去，真太让人笑话了，连我燕九公也跟着你丢人！”

朱奇不由老脸通红，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燕九公于是又把擒捉江海枫，以及路上的经过，详详细细说了一遍，一时车上各人，都不再说话了。

朱奇长叹了一口气道：“你不说我也不知道，经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这件事作的是不对……”

说着龇了一下牙，窘笑道：“得啦老哥，你就别气了，那徐管带和我还有些交情，我找他去，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燕九公满脸不快地道：“他不识趣，我还不饶他呢！”

在车座另一边，坐着一股青烟乔冒，这时他一缩小脑袋，嘻嘻笑道：“二位老师父，你们就别自己拌嘴了，现在大功已经告成，弟兄们受伤的虽不少，倒也没有白饶，江海枫那小子不管是怎么捉住的，总算是拿住他了，咱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叫他跑了！”

二老一齐点头，乔冒于是又道：“依我看，这小子对燕老还很听话，这件事还是由燕老设法，最好能找个好地方先把他给关起来！”

说着一个劲的翻着他那一双肉鼓似的小眼睛，朱奇点了点头道：“乔老弟说的不错，咱们拿住了他，就不能再叫他跑了，否则就不堪设想！”

一股青烟乔冒搓着手，直吸气道：“老天爷！要找个什么房子，才关得住他呀？”

燕九公冷冷一笑道：“这个我自有安排，我看……”

才说到此，忽听一阵鸾铃之声，自后面响起，众人一齐回头，只见一匹白马，风驰电掣般自后面驰来，马上坐着一个头戴白色草帽，全身紫衣的少年，由于天色很暗，对方又策马如飞，所以看不清楚他的模样。

不过可以断定他是一个少年人，由于身材窈窕，很可能还是一个姑娘家。

马上人，一双亮若晨星眸子，在如飞的马背上，如闪电般向这边扫视了一阵，遂又拨转马头，如飞而去。

## 第九章 风雨使者

这阵鸾铃之声，来得好突然、好稀奇！

包括燕、朱二老在内，每个人俱都探头循声望去。

由于那匹白马奔驰得有似“风掣电驰”，他们也只能看见马上人戴的大草帽，和踩在马镫子里的一双小蛮靴，至于她的容貌如何，好像美得很，美得出奇，可是不过是那么“惊鸿一瞥”而已！

朱奇皱了一下眉，低声道：“奇怪！”

一股青烟乔冒眨动着一双小眼，由牙缝里直往里吸气，道：“哟！是个小娘儿们呢！小模样儿可还真不错呀！”

燕九公脸色一沉，微怒道：“乔冒，给我出来，你嘴可要洗干净一点！”

乔冒一缩小脑袋，嘻嘻笑道：“瞧瞧你，老爷子，我也只不过是顺口说一句罢了，我还能怎么样？”

白衣叟不禁一声长叹，不再作声。

他现在有些后悔，后悔自己如今竟和这一群恶人打成了一片，而事实上，江海枫又和自己有什么仇恨呢？

想到此，他就更懒得多说话了。朱奇这人，不愧是一个老江湖，他遇事心思灵敏。

这时他冷冷一笑道：“我看此事不妥，方才那个女子乃是有所为而来，我们得防她一防！”

燕九公哼了一声，不同意的道：“老弟！别疑神疑鬼了，人家就不作兴是过路的么？”

一言甫毕，后面又传来清晰的一声马嘶！

那匹白马竟又快如奔电似的驰了过来！

马上那个小妞，一只玉手轻轻扯着帽缘，嘴角微微绷着，一双明亮的眸子，似有意又似无意，向这一串三辆马车，扫视了一眼，视线是由帽沿底下透出来的，看得够仔细，但很含蓄！

这一来，连燕九公也怔住了。

朱奇更不禁发出了一声冷笑，至于那股青烟乔冒，这家伙差一点就由车上栽下去了。

他万分激动的道：“瞧这小娘儿……”

朱奇一偏头道：“小声！”

乔冒把小脑袋一缩，低声道：“妈的！我看她准是奸细，别是那姓江的媳妇儿吧？”

朱奇一比手势，马车突然停住，他对乔冒道：“就照你说的，你去缀着她看看！”

乔冒不由一跳而起道：“好！”

好在他们每辆车之后，都系着有马，乔冒解下了一匹翻身而上，朱奇冷冷的道：“可不能叫她看出你的意图！”

乔冒嘻嘻笑道：“这个当然，你们先走吧，她跑不了！”

他说着举了一下手，坐下那匹“火榴红”就泼刺刺的向一条岔道上窜了出去。

马车继续前行。

白衣叟燕九公冷笑了一声，道：“你什么人不好派，偏偏派他，这家伙

能办什么事？”

朱奇皱眉道：“我是因为他人很机灵，轻功也还不错，这事情，我看只有他行。”

燕九公目望前车，道：“我们小心着前面吧！要是有事，也会应在江海枫的身上！”

朱奇也颇以为然，便向后面那辆车打了一个招呼，双双的驰上前去，一前一后，把江海枫那辆车子困在正中，每个人都提高了警觉，可是一直到家，并没有发生什么风波！

至于那一股青烟乔冒呢？

这家伙得了这么一个好差事，真是高兴得了不得，心里不禁在想：“妈的！江海枫我对付不了，难道说连一个小娘儿们也对付不了么？我好好缀上她，如果她真的是奸细，我就下手拿下她，否则的话，我就……”

想到此，他连骨头都酥了，足下加劲夹着，道：“得儿，得儿，快！快！”不一会，他就看见那匹白马了。

也许是那马上的姑娘，觉得没有再快的必要了，所以就自动把马放慢了下来！

一股青烟乔冒，赶忙也把马放慢下来！

他摸了一下腰间的链子锤，心说，这家伙不能叫她看见，我得装着一个赶路的商人模样才行。

想着他就把链子锤解下，藏在鞍子旁边，又把头上的瓜皮小帽向下拉了拉，得意地摸了一下他的小胡子。

然后，他就把马略微加快了一点，赶到距离前行的白马，不足一箭之遥。

慢慢地，又更近了一些，差不多已只有五六丈远近，于是他就眨了一下小眼，开始打量前面这位姑娘的模样。

那是多么美的一个倩影！

月亮底下，那是俏俊修长的一个背影，小蛮腰扎得紧紧的，使得那坐在鞍上的臀部更形突出，更加丰满动人。

那露在草帽外的青丝，随着微风飘呀飘的，青丝下隐现的半截粉颈，更有说不尽的玉洁韵致。

一股青烟乔冒眼都看直了，他几乎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

忽然，他发现那匹白马的后鞍之上，还栖着一头大鸟，乔冒心说：“糟！她还会放鹰呀，别是娄云鹏那头大老鹰吧，给它抓一家伙可不是玩的！”

他想着就仔细的去打量那头大鸟，结果发现不是的，因为娄云鹏那头大鹰他见过，个子比这个大，而且毛色也有所不同，那头鹰毛是黑的，这一头却是绿色的，样子也长得比较可爱！

他的胆子就大了，心说：“哪是他妈的什么鹰呀！分明是一只鸚鵡，女人玩鸚鵡有啥稀奇！”

这么一想，他根本连对方会武功的猜想也给否定了，胆子一大，形迹也就不免显得有些猖狂了。

他是河南人，河南梆子顺口溜了出来，唱的是一个小段：

“……也没有理头，也没有理脸，理了一个大屁股——在此后边。”

还要再接下去唱，却见那前行的姑娘，忽然勒住了马，回头看了一眼。

一股青烟乔冒吓得立刻也拉住了马，两眼发直，当他看清了那姑娘的脸之后，禁不住心内赞了声：“妙呀！”

可是他立刻又惊觉到自己神态有异，连忙低下了头，心说妈的，我是怎么啦？没见过娘儿们吗？这还能办事情吗？

想着，却又止不住偷偷的看了前面那姑娘一眼，这一看，他的心又定下了。

原来那姑娘并没有怎么样，只是回顾了一下，就又回过头，继续前行。

乔冒的胆子就又大了，正要催马前驰，忽见那姑娘一掉马首，直向驿道旁的一条小路上侧驰了出去！

一股青烟乔冒，赶忙勒住了马，心说：“好呀！敢情你已经知道我是在缀你，所以想跑了，哼！小娘儿！你可错啦，你也不看看我一股青烟乔冒是什么人。在我眼皮子底下，你跑得了么？不用说，必定是个女奸细！”

他稍稍停了一会，却见前行的姑娘，又回头向着他看了一眼，嘴角还像是带一丝丝微笑。

乔冒眼都花了，忍不住“哈”地一声，一磕马腹就追了上去。

他心里在想：这可是机会，趁四下无人，我先和你亲热一番，再把你带回去，交他们审问，你是个女人，反正不能说！

这么想着，座下的马可就放快了，可是那姑娘的白马更是不弱，泼刺刺就像是一支箭，一刹那已驰出百十丈以外，一股青烟乔冒小眼一翻，哼了一声，忖道：“你别跑，我要是追不上你，也不叫一股青烟了，你跑不了的！”

加速催动坐骑，自后紧紧赶了上去，前面的白马却忽在此时又慢了下来。

这地方四野荒凉，除了当空一轮皓月，四下真是连鬼影子都没有一个。

那白马上的姑娘，忽地翻鞍下马，像似在整理着马背上的鞍子，乔冒不禁心花怒放，暗道这可真是天从人愿了，此时再不下手，更待何时？

当下纵马赶到白马的跟前，勒住坐骑，开始打量这个姑娘！

可是那姑娘面部对着她的马，后面又有个大草帽，乔冒虽是近在咫尺，却是难窥她的芳容！

他不由咳了一声，厚着脸道：“我说这位大姐，你的马有了毛病是不是呀？”

人家没有理他，于是他又接下去道：“肚带子断了是不是？来！我内行，我来给你接上！”

说罢翻身下了马，那姑娘仍然没有答理他，乔冒色迷心窍，哪还顾虑其他。

他嘻嘻笑着走了上去，只见对方一只玉手，搭在鞍子上，映着月光，真可说是其白似雪，尤其是指尖上那晶莹如玉似的指甲，真令他望了销魂！

乔冒口中荡笑了一声道：“大姐，你的手可真嫩呀！”

口中这么说着，一只手竟往对方玉手上摸去，不想他的手尚未触及对方的手面，猛见那姑娘倏地一个疾转，二人几乎脸挨着了脸。

乔冒在这一刹那，看清了对方那副娇容，当真是“艳丽若仙”，秀美绝伦，毕生仅见，当下不禁怔了一下。

就在他这一怔之间，只听得“叭”一声。

一股青烟乔冒，只觉左脸一痛，痛彻心肺，腮帮子都似乎要碎了！

他口中“啊”了一声，魂灵归窍，才知道竟是连口中的牙齿都被打掉了。

当下一阵乱吐，人也晃晃悠悠的跌出了七八步。

这时他才发现，那张秀丽如仙的面容，一刹那已变成了柳眉倒竖，杏眼圆睁，那姑娘看着他，冷嗔道：“瞎了你的狗眼，你看错人了！”

乔冒虽不是多么了不起的老江湖，但是也算小有名头，在圈子里还很吃得开，他哪里受过这些？

姑娘这一掌，除了打掉了他四粒大牙，竟把牙床也打烂了，痛彻心肺，一时差一点要昏了过去。

惊怒之下，强作镇定的望着对方，哼了一声，道：“好个女贼，你……你竟敢打我，你家乔三爷，能受人打？”

说着奋身一纵，已到了姑娘近侧，两手倏地齐出，向那长身姑娘双肩上猛抓了下去！

不想他的手还没有抓到对方的肩上，那姑娘不知怎么身形一转，乔冒已抓了一个空，差一点栽了个狗吃屎！

这一惊，乔冒的头也不昏了！

他猛一个转身，站稳了身子，心中这才知道，今夜自己当真是找错了对象，误把瘟神当成绵羊了。

惊魂乍定之下，更见对方依然是背鞍俏立着，根本连一步也没有移动过。

乔冒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咬着牙说：“好呀！你果然是那江海枫一党的，今天乔三爷要给你好看了！”

说完忽的转身奔到他的马前，伸手把鞍下一双链子锤摘了下来。

双锤入手，先是“当”地碰了一下，紧接着揉身而上，链子锤一左一右，向那姑娘两处太阳穴上猛打过去。

姑娘冷哼了一声，娇躯向下一矮，乔冒的双锤“当”地一声碰在地面石头上，忽悠悠的又荡了起来，他不由吓了一跳，猛然往回一带！

可是他的动作，似乎是慢了一些，却为那姑娘劈手一把，抓在了链子上。

乔冒心想好个小娘儿，你能有多大的力？

想着就用力的往回一扯，谁知不扯还好，这一扯，自己却差点摔了一交，整个身子向前一踉！

姑娘就势向前一探右手，乔冒的链子锤立时就到了她的手中。

一股青烟乔冒不由吓了一身冷汗，转身就想跑，却为这长身玉立的姑娘，一抬足尖，踢中了他的后腰。

乔冒“啊哟”一声，扑通栽倒在地。

这家伙赶忙的就地一翻，方坐起来，却听得“铮”一声，对方已是宝剑出了鞘，一口冷森森的剑刃，正指在他的胸前。

剑尖距离他前胸不及一寸，光华四溢，冷气袭人！

一股青烟乔冒吓得又是“啊哟”一声，脸色都变了。

只见那姑娘柳眉向两边一挑，娇声叱道：“动！动就要你的命！”

一股青烟乔冒连连点头道：“是！是！是！我绝对不动！”

姑娘冷笑了一声，道：“无耻之徒，你一路跟我，还当我不知道么？”

乔冒咧了一下嘴，道：“谁跟你啦？我的姑奶奶，你可别误会，我也是走夜路的……”

说着又伸了一下脖子，傻笑道：“得啦……算我无知，你高抬贵手，让我走吧！”

姑娘那双剪水瞳子里，泛出两股冷焰，真有不怒自威之概，她嘴角微微向上掀动了一下，冷冷的道：“你还以为我不知道么？”

“知道什么呀？我的奶奶！”

乔冒可真是急了，但对方少女，却是越发的慢条斯理，她冷笑道：“你

的嘴放干净一点，否则可别怪我剑下无情！”

说到“无情”二字时，她的剑，微微向前一送，吓得乔冒连声怪叫了起来：“是！是！是！”

姑娘于是冷哼一声道：“你还当我不知道，你是从那马车上下来的人，想跟踪我，哼！”

说到此，双眸中更泛出了逼人的光焰，乔冒双手连摇道：“这……这……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少女冷笑了一声道：“你还想抵赖，看来今夜不给你一点厉害，你是不说实话了！”

说着宝剑又向前一送，乔冒吓得大嚷道：“我……照实说！”

可是已经晚了一点，只觉得左耳一凉，鲜血溅洒而下，一只左耳随着剑刃落了下来。

接着这口剑，又向他右面耳朵移去！

乔冒鬼也似的号了起来：“我说！我说！千万不要……”

长身姑娘收回了剑，但是剑尖仍然指在乔冒的心窝上，随时可以取他的生命，她嗔叱道：“快说！谁叫你来的？说！”

乔冒知道不说是不得了，直急得想哭，于是哭丧着脸道：“是朱奇，朱大爷！”

“谁是朱奇？”

乔冒咧了一下嘴，道：“朱奇就是朱奇……这叫我怎么说呢！”

一面皱着眉，伸手去摸那只伤了的耳朵，嘴里连声的啊哟道：“大姑娘，你行行好，让我上药吧，血快要淌完了呀！”

姑娘冷笑了一声道：“你放心，死不了！”

接着又问道：“我再问你，那个姓江的，你们要把他押到哪里去？”

说到姓江的，她的脸上忽然一红，乔冒心里一动，暗忖道：“来了，正题儿来了！”

当下点了一下头道：“我们押他到……到二条胡同去！”

“去那里干什么？”

“去……”

乔冒露出了一副可怜相，呐呐的道：“大姑娘，你要问详细情形，我也说不清楚，这事情不是我一股青烟乔冒当家，是辽东二老中的朱老爷子和白衣叟燕老爷子负责的！”

姑娘脸色一寒，道：“为什么要拿他？”

“这……”乔冒一只手捂着耳朵，皱着眉道：“总是有原因吧……大概是因为那叫江海枫的小子……”

才说到此，少女剑尖向前一送，乔冒立刻改口道：“啊……不是小子，是大爷，大概是那位江大爷在江湖上结仇太多，得罪了很多江湖朋友，所以这一次燕、朱二位才召集好朋友报仇！”

少女似乎有些明白了，她冷笑道：“你们是用什么手段擒住他的？”

乔冒咽了一下唾沫道：“是燕老爷子捉住他的，他一个少年人，就是再厉害，也打不过这么多人呀！姑娘，你是不清楚……”

他见机而言，道：“这一次河间二郎、雪山四魔，都出动了，这些人，可都是江湖上有字号的好角色，大姑娘，我劝你还是快些放了我吧，要不然他们知道了，可不是……”

才说到此，姑娘宝剑又向前一送，乔冒赶忙停口，长长叹了一口气道：“我是完全为了你，你一个姑娘家，哪里知道……”

他又不敢说了！

姑娘叱道：“少噜嗦，没问你的话，你就不要说，要不然我就杀了你！”

乔冒一张脸，就像是没有吃饭的猫一样，别提有多么绝望泄气了。

姑娘冷笑了声，微微偏头道：“凭你们这一群东西，哪是江海枫的对手？”

她忘不了江海枫那翩翩风度，莫测的武功，自不免有所怀疑。

乔冒撇嘴道：“我当然是不行！可是我方才所说的那些人，哪一个是对付的？江海枫他再厉害，也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

姑娘面上只是冷笑，内心却仍然有些怀疑。

但江海枫被押在车上，却是她亲眼看见的，不由她不信。她停了一会，一双明眸转了一转，道：“你们捉住了他，预备怎么处置他？”

乔冒冷笑道：“他还能活得了？除非你放了我，我去给他说说情，也许……”

姑娘杏眼一睁，乔冒不禁又叹了一口气，道：“我的话也说完了，算我无知，不应该跟踪你，可是你我并没有仇，你该放了我才对！”

少女冷冷一笑道：“放你自然会放你，只是现在不行！”一股青烟乔冒道：“你还要怎么样？”

姑娘从身上摸出了一张桑皮纸，又自囊中取出了一支画眉笔，她把这两样东西，向乔冒面前一丢，道：“你把江海枫被押的地方，详细给我画下来，要清清楚楚的，知道吗？”

乔冒皱眉道：“我的天，我只知道一个大概，至于那地方详细的形势，我也是不清楚呀。”

姑娘冷静的道：“我只要一个大概。快画！”

乔冒仰头道：“这么黑……”

姑娘自身畔取出了火折子，迎风一晃，火光大亮，向前走了一步，道：“快！告诉你，你别想骗我，要是我发现不对，立即取你的狗命！”

一股青烟乔冒只顾了赎命，哪里还敢玩弄虚巧。

他叹了一口气，取过纸笔匆匆画了一个图形，搁下笔，哭丧着脸道：“行了吧！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姑娘接过图形看了一下，就匆匆收了起来。

她把剑插入鞘内，乔冒松了一口气，正要站起来，却忽见对方玉手向这边一点，立时只觉身上一麻，就昏过去了。

少女冷冷一笑，很利索的把乔冒驮在了马背上，自己也上了马，向前行去。

在一处茂密的树林子里，她下了马，把乔冒也解了下来。

她找到了一棵大树，把乔冒面朝外的绑了一个结实，料想这荒僻的地方，不会有人来，于是解开了他的穴道，道：“我现在就去解救江海枫，如果你说的不错，我自会放你，否则你休想活命！”

一股青烟乔冒咧嘴道：“我哪能骗你呀！”

姑娘不理他，自去整理马鞍子，乔冒在后面又问道：“姑娘，你的大名是……”

那姑娘回过头来，满面冰霜的道：“我名秦紫玲，人称塞外飞鸿，来自天山，你记好了！”

乔冒望着她直翻眼珠，心说难怪她本事这么大呢，原来是由天山下来的，久闻天山位于塞外回疆，高不可仰，狮虎难登，其上冰雪终年不化，日冷月寒，常人冒死也难登其巅，而这个姑娘，她却是来自那里。

他不禁又想到了她的绰号“塞外飞鸿”，这是多么威风的一个绰号呵。

一股青烟乔冒，望着她那神仙美姿，几乎连自己此刻的伤以及处境都忘了。

秦紫玲理好了她的马，正要翻身上去，忽然微微一笑，又走到了乔冒身边，道：“你还会说话，我倒是忘了，你还是多休息一会吧！”

玉手一扬，“波”的一声，一股青烟乔冒的下巴颏儿，立时就脱了臼。

然后她含着微笑，翻身上马，向来路飞驰而去！

夜色正浓，疏星可数。

秦紫玲已来到了青州城内，她先把马安置在城内的鼓楼里，然后单身直奔二条胡同。

一股青烟乔冒的图画得显然是没有错，她“按图索骥”，很快找到了囚禁江海枫的地方。

那是一所雄伟的大宅，是白衣叟燕九公在青州城内的基业，如今是他长子虎掌燕三一家人住着。

燕九公在青州、莱州有十数家绸缎买卖，都由他长子虎掌燕三负责掌管经营。

这虎掌燕三自从经商以来，已久不问武林中事，前几天，忽见父亲带了这么一大帮子江湖朋友来此，住了下来，呼茶要烟，十分惹厌，可是他是个作小辈的，又不能说什么，只是心里有说不出的厌烦。

这时候——也就是今天晚上。

虎掌燕三更是内心充满了怀疑和不安，他看见父亲及大批的人从外面回来，其中多数人都带有伤。

更奇怪的是，他们还押了一个少年人回来，从外表上看，这少年人似乎是他们的敌人，可是他们对这个少年人，却又十分礼遇。

燕九公亲自把这少年人囚禁在一间地下室内，那是一间四面青石，有如铜墙铁壁的地窖，江海枫就算有再大的本事，也只怕是出不去了。

虎掌燕三奉了父亲之命，一天三餐，对这少年亲自照料。

燕九公并且告诉他说：“这少年是一个身负奇技之人，他的武功之高，举世无匹！”

又这样告诉他说：“他是一个讲义气的汉子，必须好好待他！”

说也奇怪，虎掌燕三对父亲那一大帮子朋友，没有一个看得顺眼的，偏偏对这个囚徒江海枫，自第一眼起，便起了无限好感。

现在父亲既然这么关照他，他也就更加小心的侍候，他并且又从儿子燕剑飞那里，知道了这少年人的一个大概情形，内心更对江海枫这个人十分敬重。

这时，他由地下室走出来，手中提着空饭盒，忽见辽东二老中的朱奇正向他招手。

虎掌燕三趋前道：“师叔有何吩咐？”

朱奇含笑道：“那江海枫就在这里面么？”

燕三点了点头道：“我刚为他送过饭，此人果然是个英雄，他的食量真惊人，还未吃饱，弟子还得去为他送一些来！”

朱奇眉头一耸，冷冷笑道：“老贤侄，你怎么也跟着他们发这种论调，要知这江海枫是一个无恶不为的人，他杀性如狂，你二盟叔南怀仁，就是死在他剑下的！”

燕三怔了一下，道：“这个……是！是！”

朱奇又哼了一声道：“非但如此，他还剑毙了西川二鬼和苍海客，昨夜又伤了河间二郎、雪山四魔，在秦光县毁了三羊道观，大闹渔港，并且还杀了你父亲手下五名得力兄弟……”

说到此他咬了一下牙道：“此人可谓罪大恶极，如果再让他为恶江湖，老贤侄，你我这一口江湖饭，也别想再吃下去了！”

虎掌燕三心说，我早就不吃江湖饭了。

可是对于这位老盟叔，他还是不敢顶撞，当下点了点头道：“我只是说他这个人，倒还不失英雄本色！”

朱奇微微一笑道：“这就要看各人的看法了，就我来说，我就颇不以为然！我看他只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小人！”

燕三点了点头，说道：“朱师叔，你请便，我去去就来！”

说着转身就走，过了一会，他又提着菜盒走过来，却见朱奇仍然站在原处未动，不由问道：“你老人家有事么？”

朱奇摇了摇头，道：“我看看你给他吃些什么？”

虎掌燕三放下了食盒，朱奇上前揭开盒，只见是一盘馒头，另外还有一个瓦罐，内中盛着稀饭，另有两盘菜肴。

朱奇看在眼里，心中不禁十分愤恨，暗忖道：“这么优待他，也未免太过分了！”

他抬头向燕三道：“是你自动送他这些吃的么？”

燕三尴尬的一笑，点了点头道：“这是家父关照的……”

朱奇微微一笑，道：“你父亲一向是为人厚道……”

在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手指，偷偷在那罐稀饭上巧妙的动了一下，洒下了一些白色粉末。

遂又接下去道：“要是我，就不会这么对待他！”

他说着拿起罐内的铁勺，在稀饭罐内搅了一下，闻了闻道：“好香！”

之后，他就站了起来，叹道：“好吧！你送进去给他吃吧！”

虎掌燕三心中一怔，心说这个老爷子搞什么鬼？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朱奇已在稀饭内下了毒药！

其实这个老头儿，性子是太急了一些，江海枫既然落入了他们手中，“死”之一字，已不过是早晚的问题，又何须如此着急呢！

虎掌燕三提起了食盒，向朱奇点了点头，走了开去，朱奇却以一个神秘的冷笑，目送着他的背影消失。

燕三打开了地下室的活门，拾级而下！

在昏影里，江海枫问：“谁？”

燕三说：“我给你送饭来了，老弟！这一次足够你吃饱的了！”

说着把食盒自铁栅洞口内递了进去，江海枫含笑接过道：“有劳了！”

虎掌燕三在昏灯之下，再次的打量这位新近江湖上的传奇人物，愈觉其一派正直，眉目之间英气勃勃，他不由暗暗赞叹道：“像如此一个人物，要是死在他们手中，真是太可惜了！”

江海枫接过了食盒，打开了瓦罐，装了一碗粥，笑道：“这稀饭真好

吃……”

说着他搁下筷子，望着燕三微笑道：“我过去有一个书童，名叫席丝……他也会做出非常可口的食物！”

燕三坐在栅外，笑问道：“他人呢？”

江海枫不由冷冷一笑道：“不用提了，这是我毕生一大憾事！”

虎掌燕三长叹了一口气道：“老弟，人在难中，一切都不要多想，你我并无仇恨，其实我内心是很同情你的……”

他挥了一下手道：“别多想啦，你还是快吃吧！”

江海枫冷哼了一声道：“燕兄，你这么待我，只要江海枫不死，日后必有一番报答！”

燕三叹了一口气，道：“只怕你是……唉，你快吃吧！”

江海枫遂端碗就唇，正要进食，忽然他眉头一皱，海岛十年静修，他五官每一部门，其灵敏的程度，都有异于常人！

他已经发现这粥内有异物。

当下微微一笑道：“燕兄，你这么看着我，我怎么吃得下去？”

虎掌燕三呵呵一笑，立起身来道：“那么我不看你好了，等一会，再着人来收取碗筷！”

江海枫点了点头，可是他眉目之间，却隐含着极度的愤怒，在虎掌燕三离去之后，他从左手无名指上，脱下了一双白玉指环！

他把这枚指环微微浸了一下碗内的粥，那指环上，立时现出一片乌黑之色！

江海枫不禁面色一变，心说：“好厉害的毒！”

他放下了筷子，推想道：“莫非这些毒药，是这燕三所放的么？不对！此人眉目间一团正气，待我十分真诚，不像是装出来的，这其中必定另有原因！”

他冷笑了一声，内心不禁升起了一团怒火，因为对方这么做，实在是太卑鄙了！

他忽然觉得，自己把一条命，交在这等邪恶人的手上，太不值、太愚蠢了！

至此，他那原来坚定的意念开始动摇了，他想：“这样也好，我倒要抓住这个暗中下毒的人，人赃俱获，借此也好离开这里，他们也无话可说了。”

于是他心中不禁暗暗高兴，本来他还为着自己口头的诺言，而不便离开这里。

如今敌人既然自行毁约于先，自己又何必再坚守如此？

他这么一想就觉得甚为心安理得！

当下他就有意的把面前弄成一副杯盘狼藉的情形，匆匆倒在石床之上。

这是一间占地达十丈有余的地下室，除了用铁栅隔出了一角，用来囚禁人犯以外，其它的地方全空着，阴森森的十分昏暗。

江海枫在床上，仔细的看着四周，所见全是青石厚壁，就连室顶，也系巨石砌成。

他背后的剑，虽是斩铁截金的利刃，可是要想打穿丈许厚的石壁，也是梦想，再者，他也不欲如此蛮来。

他自信自己如果一定要出去，并不是一件难事。

就在他这么深思细想的当儿，忽听近前方石阶入口处，有一阵辘辘的石

门开启之声传来。

江海枫心中冷笑道：“好了，你来了！我倒要看看你是谁？今日你可是来得去不得了！”

一念未完，已有灯光微微一闪，即熄灭。

立时就见一条人影，如同落叶一般，自洞门处飘落而下。

江海枫面外躺卧着，目光透过床角，可清晰的看见来人的一举一动。

这条人影身法好快，只一闪，已来在铁栅之前了。

他隔着铁栅门，向内望了望。

江海枫这才看清了此人的形样，内心不禁动了一下，因为来人是一个形容苍老的瘦老头儿，一身黑布衣裤，扎得很利落，一双细目开合之间，精光四射。

此老正是心怀叵测的辽东二老中的老大，人称鬼见愁的朱奇！

江海枫本不认识此人，但却能凭各种印象推想而知，他依然不动声色。

朱奇显得很紧张，只见他背后背着一口长剑，那么轻手轻脚的行动着。

他在铁栅门一尺外站定了身形，总是不敢过分的逼近，因为江海枫的神技，早已令他丧胆！

张望了一会之后，这老儿面上现出了一层满意的微笑，不禁冷冷的道：

“江海枫，你到底逃不开朱某的手下！”

言到此，他“呛”的一声，自背后抽出了长剑，目光之内，凶光迸现。

他要割下仇人的首级，然后远走高飞，因为他已看出燕九公颇有爱惜袒护江海枫之意，此举势必招致彼此反目，所以他必须如此偷偷地大胆独行。

正当他自身上摸出了钥匙，预备启门而入的刹那，他背后忽起一声娇笑。

朱奇猛一个回身，目光至处，不禁吓了一跳。

他真没有想到，就在自己身后丈许左右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人立着。

那是一个头包青绢的绝色少女！

这少女娥眉杏目，长身玉立，背后除了和自己一样的系有长剑一口之外，另外还背着一个大草帽。

朱奇向左跨出一步，沉声道：“你是何人？”

那姑娘微微一笑道：“你把钥匙给我，待我救出了他之后，再与你细说！”

朱奇不由一怔，忽然他看出了，来人正是在起解江海枫途中所见过的那个少女，不由面色一沉，嘿嘿一笑道：“你一个姑娘家，也敢深入虎穴，胆子可真不小，今夜朱大爷倒要看你有什么能耐逃出剑下！”

他的话尚未说完，这姑娘倏地身形一纵，如风似的，已扑到了他的面前。

娇躯一矮，抖掌就打！

朱奇一声狂笑，道：“好丫头！”

长剑向下一压，挽起了一道长虹，向姑娘脖颈上绕来！

那姑娘似乎并未把朱奇这种大敌放在眼中，起落进退间，极见功夫。

她忽然闪开身子，右掌就势在铁门上一击，发出了“哐”的一声。

遂又见她娇声道：“江海枫快快准备，我救你出去！”

江海枫本来即可将朱奇擒住，想不到为这姑娘给搅乱了，不禁大为扫兴。

他心中十分奇怪，因为这个少女，和自己并不相识，可是当他更仔细的向她注视之后，他忽然认出她是谁来了，不由呆了一呆，那姑娘玉掌一击之后，身躯又复飘去一边，躲开了朱奇一剑，并又面向铁栅，娇声嗔道：“我是秦紫玲，江相公不必多疑，你死在此太不值得，我特来救你！”

江海枫坐起了身子，他只向栅外看了片刻，遂又闭上了眸子，面上现出了一丝冷笑。

秦紫玲芳心一怔，心想这是为何？

可是此时她必须专心的对付朱奇，不能丝毫大意。

朱奇剑走轻灵，一招紧似一招，逼得秦紫玲左闪右避，她忽然一声娇叱道：“老头儿，这是你逼我用剑，你的死期到了！”

一言甫毕，宝剑已如神龙飞出，身形向前一探，“白蛇吐信”，对准朱奇前心就点！

朱奇身形一闪，只觉得对方少女剑上尖风破空，心中不由大吃一惊！

他这才知道，原来这姑娘在宝剑之上，竟有不传秘功，大大不可轻视！

朱奇这么一惊之下，已出了一身冷汗。

当下长剑向外一磕，身躯猛地向左一拧，“呛”的一声，两剑碰个正着。

就在这一碰之下，朱奇身子如飞的向左旋去，同时之间，那口长剑，施出一式“醉里抛灯”，自背后递出，直向秦紫玲喉上点来。

可是秦紫玲剑术得授于天山“冷雪仙子”，一口剑下有神鬼莫测的怪异招式。朱奇这一招，在任何人，也是难以躲过，可是塞外飞鸿秦紫玲，却有更惊异的手法，足以化险却敌！

只见她娇躯猛然向下一矮，仰面向天！

朱奇的剑刃已几乎临在了她的脸上，相差至多不及一寸！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间，秦姑娘整个的身子，向前一伏，整个上身，几乎由剑锋口子上游了出去。

这种招势看来可真是险到家了！

朱奇冷哼了一声道：“去吧！”

他口中这么叱着，手中剑继续向外疾探，施了一手“怪蟒翻身”，刷！又是一剑抖出。

然而，塞外飞鸿秦紫玲，她之所以得到这么一个雅号，主要是由于她身法轻灵，翩若飞鸿！

只见她身子随着剑光向外一荡，口中“唔”了一声。在朱奇的感觉里，好像是这一剑已经中了！一时心中大喜。可是秦紫玲那窈窕的身子，却有如风摆残荷一般，忽又向上一飘。

也不知是怎么弄的，朱奇的剑尖，已紧擦着她的衣边滑了开去。

朱奇大吃了一惊，向后猛一撤剑，足尖一点，正欲退身。

可是高手过招，一招之差，足以决定胜败！

朱奇这一剑没有伤着对方，在“用险”二字上来说，已十足的现出破绽与人！再想从容退身，真是谈何容易！

秦紫玲快如飘风，剑似奔电！

只见人影一荡，寒光乍闪。

一口冷森森的利刃，如电掣般逼向朱奇右肋，相隔不及半尺，朱奇已感到了冷气逼人！

他猛地向左一翻，意图躲开。

可是对方那口剑上，就像是生了眼睛一般。

秦紫玲一声轻叱道：“纳命来吧，老头儿！”

声出剑至，“玉女投梭”，剑若长虹，只是那么一闪便听得“嗤”的一声轻响。

一时血光迸现，朱奇口中惨叫了一声！

宝剑由他右肋下偏右的部位穿了进去，秦紫玲抽剑退身，倒踩莲花步，轻轻向后一飘。

她面上现出一阵迷惘，呆了一呆。

朱奇倒下去了，鲜血如泉水般由他右肋下狂涌而出！

他一只手按着右肋，目瞪欲裂，咬牙切齿道：“你……你好……”

说着右手向自己肋下用力一截，闭了血脉，可是仍然痛昏了过去。

秦紫玲收起宝剑，向铁栅内的江海枫看了一眼。

她见江海枫仍如先前那样的呆呆坐在石床上，双目微微下垂，不声不动，芳心大是不解！她秀眉一蹙，心说：“这个人真妙，他倒是沉得住气呀！”

在这龙潭虎穴里，她可是不敢多耽误时间！

当下趋前一步，见铁栅门由五根横铁闩着，这五根横铁，每根均有杯口粗细，由一个总机钮所控。

她用剑在那机钮上重重砍了一下，发出了“呛”的一声，却是丝毫未损！

于是她急急唤道：“喂！喂！江海枫，你倒是走不走呀？”

江海枫睁开眼睛，向她望了望，剑眉微微皱了一下。

秦紫玲一顿小蛮靴道：“你这个人，怎么搞的！”

说着她返身奔到了朱奇身边，自朱奇身边摸出了一把钥匙，匆匆试着去开门栅上的机锁。

只听得“格”一声，铁锁竟真的为她解开了。

秦紫玲不由兴奋得跳了起来，道：“好了！打开了！”

说着闪身而入，方才一阵对敌，已累得她娇喘吁吁，头上那方绸巾，也散开了，披下乌云也似的一蓬秀发。

她望着江海枫，急急道：“快走吧，他们也许要来了！”

江海枫淡淡地道：“秦小姐，你还是自己走吧，谢谢你的好意！”

秦紫玲为之一怔，她后退了一步，惊奇道：“为什么呢？”

江海枫摇了摇头，苦笑道：“我生平绝不受惠于人，你快走吧！”

说着又闭上了眼睛！

秦紫玲不由“噗嗤”一笑，娇声道：“唉！你这个人，这是什么时候，你怎么还会有这种想法，何况……”

说到此，她的脸色不禁一红，又道：“何况，这是一番心意，为了报答你日前剑下留情之德！”

她撩了一下睫毛，浅浅一笑道：“快走吧！”

说着把铁门开大了一些，满脸期待的道：“不然，等他们人来了，那时只怕我也救不了你。”

江海枫淡淡的一笑，说：“我根本没要你来救我！”又道：“方才对敌之时，你的剑法不弱，此间敌人虽多，我看尚无有人是你的对手……”

秦紫玲急道：“哎！先不要说这些嘛，快走吧！”

她急得伸出了手，向江海枫身上拉去，江海枫吓了一跳，身子疾速向后一闪，面色微变。

秦紫玲不由玉面一红，她呐呐的道：“你倒是走不走呀？”

江海枫冷笑了一声，不再言语。

塞外飞鸿不由勃然大怒，想不到自己一番好意，竟落得如此结果。

她生来个性高傲，一生之中，尤其对异性少年，从不假以辞色，想不到

第一次好心对人，却受到了如此的近乎侮辱的对待！

当下她又急又怨，几乎呆住了。

她气得声音都有些抖了，嗔责道：“你这人真是好不通情理！要知道我这么做，乃是本诸侠义本色，不忍见你……”

才说到此，江海枫忽然大笑了起来。

他点了点头道：“这么说，我就更不走了，谢谢你的好意，你还是自己顾自己吧！”

说完了话，把身子向旁一偏，就看也不再看她一眼了。

塞外飞鸿不禁面上又是一阵绯红，连眼泪都差一点要淌下来了！

她真想上前一剑，可是对于这个怪人，她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自从第一次见面之后，江海枫即在她纯洁的心灵上，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子。

这似乎也并不能说是爱情，因为他们之间，实在还很陌生。

秦紫玲望着他呆了一呆，冷笑道：“你原来是如此一个不通情理的人……”

江海枫挥了一下手，苦笑道：“快走吧！不要连累了你，那我的罪过就更大！”

秦紫玲咬了一下牙道：“那你是想死在这里？”

江海枫摇头道：“无可奉告！”

秦紫玲呆了一呆，她自尊心受到了刺伤，当时冷笑了一声道：“那么就算我多事了，我走了！”

说到此，她愤愤的走出了铁门，重重的把铁门关上。

江海枫却冷冷一笑道：“方才叫你走，你不听，此刻退身已是晚了！”

秦紫玲道：“这个，你就不必操心了！”

她话虽如此说，内心仍然有些惊恐，不由回头看了一眼。

她实在不忍心就此离去，强忍着怒火道：“江海枫，你不要以为我是对你……”

脸色微红，顿了一顿，道：“你倒是走不走嘛？”

江海枫又狂笑了一声道：“江海枫一言既出，绝无更改，你快走吧，他们来了！”

秦紫玲冷笑了一声道：“好！”

她猛然回身向前一纵，已到了梯口，正要蹿身上去，上面已暴起一声狂笑道：“大胆女贼，今夜你是来得去不得了！”

一言甫毕，只听一片啸声震耳，十数粒铁莲子，没头没脸，一窝蜂似的，直向着秦紫玲身上飞来！

随着人影一闪，一人自空飘落，那狂笑之声，显然是此人所发！

秦紫玲正在怒火头上，她安心要显些功夫，给这些人一番惩戒，而最大的用心，则是要让江海枫也看一看自己的威风！

这一把铁莲子来势虽猛，秦紫玲却并未放在心上！

只见她整个身子向后一仰，在这千钧一发之间，她施出了一式“铁板桥”。

那当空的暗器，就像是洒在荷他的雨点一般，一片叮叮咚咚之声，散落了一地。

那飘身而下之人，是一个年约五十左右发色微斑的老者，身材中等，但是很瘦。

这人双颧高耸，双目凸出，一条发辫拖在背后，却以一根红绦紧紧系在颈子上，全身上下，只穿着一套浅灰色的裤褂，眉眼口鼻，透露出精锐和强悍！

此人正是雪山四魔中，唯一不曾负伤的海鸟吴丘。

他哈哈一笑道：“大姑娘好消遣，深更半夜，来此地室探监的么？”

塞外飞鸿见来人挡身梯口，阻住了出路，不禁冷叱了一声道：“如不闪开，姑娘可要开罪了！”

海鸟吴丘又是一声大笑，道：“我看你是来得去不得了！”

一言甫完，他整个身子向前一扑，已到了秦紫玲身边，将身一晃，以“双插手”，直向紫玲两肋上猛插了过来。

秦紫玲左足向外一跨，二臂倏地向外一张，施了一式“开山振羽”。

海鸟吴丘一时大意，他真没有想到对方一个女子，竟会有这么精湛沉实的功力。

当时身躯一摇，后退了一步，狂笑道：“好厉害的女人，你且报一个万儿吧！”

秦紫玲冷笑了一声道：“你也配！”

她人随声起，足尖一点，如影附形，待到够上了步眼，身形始微微左闪。同时双掌一正一反，竟以“阴阳散手”，暗合着武林失传已久的“铁胎功”向外一抖，向海鸟吴丘右肋偏下的肝脾部位击去。

海鸟吴丘知道这种功力的厉害，不禁大吃了一惊，连忙向后倒退了一步。

同时之间，他分出右手，以单掌伏虎一招，向姑娘手腕子上按来。

可是塞外飞鸿秦紫玲，焉能容他施展。

只听她冷笑了一声，左手倏地一收，旋又向外一削，有如惊雷奔电一般，向海鸟吴丘前胸划去。

吴丘向外一闪，一滚。

可是他似乎缺少黑夜对敌的经验，暗影里，他几乎没有看清楚对方这一掌是击向自己什么地方！

就这么，他只觉得左肩上方一阵疾痛，有如火烧一般，不由得哼了一声。

秦紫玲这一式玄鸟划沙，正正的划在他的肩窝上，她那五根修长的指甲，有如五口短刃，深深的陷入对方肉内。

不要小看了这么随意的一划，海鸟吴丘肩窝上，已被划开了五道深深的血槽，一时鲜血把衣服都给染红了一片。

海鸟吴丘负痛往旁边一闪，惨笑了一声喝声：“好贼婢！”

身形踉跄而退，双臂在短衣之下一探，跨虎登山，向前一上步。

双手大鹏展翅霍地向两下一分，手中已多了一对奇形的兵刃！

那是一双带着雪白刃口的半圆形刀轮，通体上下为银白纯钢打制而成。

看上去锋利十分，塞外飞鸿不由心中一动。

这一对怪兵刃，她是认识的，是属于外家七种奇形兵刃之一的“五行轮”。

海鸟吴丘五行轮入手，勇气大增！

他身子向前平着一穿，如平沙落雁一般的，扑到秦紫玲身侧。

只见他左手五行轮向前一送，右手五行轮“举火烧天”向上一领，“当啷”响了一声！

秦紫玲技高胆大，虽知道对方这种兵刃厉害，却仍未十分把他看在眼里。她忽然向后一拧腰，容得五行轮紧贴着她的衣边擦过，立时骈指如戟，

向对方腰下就点。

可是海鸟吴丘乃是二轮交互而出，一轮失机，另一轮必有接应。

秦紫玲一时大意，未料及此！

就在她自忖着自己这一指即将点中对方腰上的刹那之间，忽然发觉尖风飒然，起自头顶！

她一惊之下，猛仰首，才见当头那另一只五行轮，耀目生辉，已迫临在睫眉之间。

这时候，她就是有通天之能，也难以招架了。

一时间她直吓了个面无人色，当下哪里还顾得上伤人，猛地沉肩仰身，双足用力一踹！

在这阴容的地下室内，她竟敢施出“鲤鱼倒穿波”的轻身功夫来。

可是在动手过招上来说，她仍然嫌慢了一步。

海鸟吴丘五行轮如电似的落下，眼看就要划开她的胸腹了。

这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昏灯下的江海枫，忽地双目一张，右手似有意似无意的向前挥了一下！

他这轻轻一挥之下，吴丘便仿佛觉得一丝冷气透体而入，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也因为如此，他的五行轮就空一顿，待再落下之时，时间部位都已大大的有别了。

这一轮，仅仅贴着紫玲的前胸擦下。

“呛”的一声，正击在了一边石壁之上，火星四射，石屑纷飞。

秦紫玲身躯紧接着窜了出去，惊魂之下，出了一身冷汗。

低头一看，前胸那袭紫绸紧身衣，已为对方轮刃划开了八九寸长的一道破口，白色的中衣都露了出来！

这一下她不禁羞得玉面绯红，怒火中烧。

她一咬银牙，叱道：“好贼子，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一探手，宝剑出鞘，这姑娘显然是动了真怒了。

那一边的海鸟吴丘，心中呆了一呆，他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功败垂成？

尤其是那一个冷战，打得实在令人莫名奇妙！

疾怒之下，打量铁栅门内的江海枫一眼，却见他端坐石床上，有如高僧入定一般！

他惊惶错乱中，忽见秦紫玲已窜身而上，手中剑搂头就砍，不禁怒极狞笑了一声。

他双轮一磕，向两下一分，正预备迎上……

就在这时，忽闻人声大哗，室内火光一现，一个皓发白容的老人自空而落。

这老人一双手举着一支油松火把，身形一落，大声叱道：“吴老且退，待老夫会她！”

吴丘正自胆寒，百忙中一打量来人，不由宽心大放，他一领双轮，点足而退。

他身躯一落，冷笑道：“燕大哥小心了，此女刁恶已极！”

来人正是白衣叟燕九公，他哈哈一笑，以手中火把指着秦紫玲道：“果然是你这丫头来了，你好大的胆子！”

说话之间，他已看见了倒在血泊中的朱奇，和海鸟吴丘身上的血渍！

这个老头儿不由心中一惊，他瞪着眼道：“你竟敢行凶？今夜你是插翅也难逃了！”

言尚未完，室顶梯口，一连又飘下了七八个人来！

这些人，全都带着兵刃，前头二人，正是朱奇的两个弟子，左臂双刀邱一明和独掌开山左金鹏。

他二人一见师父倒卧一边，俱都吓得乱了手脚，左臂双刀邱一明大吼了声：“好贱婢，你纳命来！”

只见他亡命一般的扑了下来，手中刀“恨福来迟”，猛向姑娘下盘斩到！秦紫玲见敌人如此之多，非但不惧，反而更激起了满腔豪气。

她秀眉一挑，手中剑“拨草寻蛇”，向外一抖，“当”一声，磕开了邱一明的单刀！她身子翩若游龙一般，毫不停留，左手剑诀一分，右手长剑匹练似的带起了一道长虹。

左臂双刀邱一明不及退身，这一剑正刺在了他的左腿根上。

只听他“啊哟”一声，坐倒地上，手上燕翎刀也丢了。

却为另一个亡命的扑上抱去一边。

秦紫玲乘胜而上，手中剑向外疾挥，身躯却猛然拔起，直向石级上落去。

可是这时石梯半腰正站有一人！

此人姓周名山，人称海马周山，乃是鲁东的一个老武师。因与辽东二老有交，此次义不容辞，随着朱奇来此为他的老朋友南怀仁报仇！

他来此以后，因各路能人众多，始终不曾有动手机会，心中未免怅怅不乐。

今夜因得悉来了一名女贼，十分厉害。他一时好奇，也就带上了他的“九耳八齿大砍刀”，随着燕九公一起赶来。

想不到，见到秦紫玲之后，他的胆子就虚了！

他知道这姑娘那几手剑诀，乃是失传武林已久的一套“红马七追”。

他依稀尚记得昔年有一位前辈女侠冷雪仙子，威震川滇十余年，她所成名的一套剑招，正是这“红马七追”，后来冷雪仙子因避大仇远走塞外，至此已数十年，不闻下落。

而此时此刻，这个年轻的少女，竟会施出了这套剑招，怎不使他大为震惊？

更令人吃惊的是，这少女那种轻灵的身法，如神的剑招，在造诣上几乎已和当年的冷雪仙子一般无二。

海马周山早年曾经目睹过冷雪仙子的身法，今日一见塞外飞鸿秦紫玲，他真好像又见到了当年的成名女侠冷雪仙子了。

正在他遐思惊奇当儿，偏偏秦紫玲这时扑身而上。

秦紫玲剑走轻灵，如同疯狂一般的，直向他连人带剑扑到。

海马周山大砍刀向外一磕，“哗啦”的一响！

这一磕，足有两百斤的蛮力在内。

海马周山心想用此一招，来试试这姑娘的臂力如何。

可是狡黠的秦紫玲，并不那么容易就上他的当！

只见她整个身子向后一荡，好一式“红马拱脊”，海马周山大砍刀，嗖一声就砍了一个空。

他用力的向下一撤刀，口中“嘿”了一声，这一发一收，若无五百斤的蛮力，万难办得到！

这时另有二人，黑头钱赤青，要命老白川，这二人也都是第一次露脸的生手。

他二人一人施的是一双拐子，一人用的是分水峨眉刺，一左一右拾级而上。

就在海马周山的九耳八齿大砍刀一刀砍空的当儿，钱赤青的拐子，已自后递上，向秦紫玲双踝上碰去。

好个塞外飞鸿秦紫玲，她在如此情况之下，竟仍是那么的从容不迫。

只见她头也不回，娇躯一拧，手中剑“倒点金灯”，一剑挥出，正迎在了钱赤青的冰铁拐上。

黑头钱赤青由于用力过猛，一拐落空，整个的身子便向前一冲，再为秦紫玲剑势一逼，再也立足不住。

他口中“啊哟”一声，一头从石阶上栽了下来，只听得“砰”的一声。

这可好，“黑头”成了“血头”了，他只闷吼了一声，顿时就昏了过去。

那要命老白川，见此情势，不由呆了一下！

在场诸人除了有限几个人之外，显然都为秦紫玲这种惊人的身手震住了。

海马周山大砍刀二次平胸削出，“铁锁横江”，人大刀沉，方圆丈许之内，都为他的刀身占满了。

塞外飞鸿秦紫玲，这时汗透粉面，怒上眉梢。

她就像是疯子一样，“避我者生，阻我者死”的气概。

她猛然向后一仰，整个人平卧而下，几乎和石阶成了一般平。

海马周山的大砍刀贴着她的脸擦了过去。

但也因为如此，他整个人也随着刀势一并窜出，落于石阶之下。

秦紫玲一弓背，二次腾起。

就在这时，一声暴叱道：“大胆姑娘，老夫看你怎么走！”

人影一闪，燕九公自空扑到，他已把他多年未用的一口鱼鳞短剑撒在了手中。

短剑向外一探，“嗤”的一道寒光，直向秦紫玲当心刺去。

塞外飞鸿秦紫玲这时眼都花了。

她一个女孩子，到底精力有限，独战数人，而对方又无不是武林中的高手，这时早已累得香汗淋漓了。

燕九公短剑一到，她忙以“红马七追”中的第四式“雪原亮蹄”，一剑上挑，寒光闪处，那白衣叟只见眼前一亮！

尚幸他抽身得早，尽管如此，他颌下的一缕羊须，仍迎着刃口，为对方的宝剑给削了下来。

白衣叟燕九公口中“啊”了一声，身形一偏，秦紫玲娇叱了声：“闪开！”

叱声中，莲足一点，冲了出去。

室口外尚立着七八名大汉，手内各提着火把，正在戒备。

秦紫玲这么一扑出，这些人不由大吃了一惊，一时群声大哗了起来。

一个小子赶上来就是一刀，秦紫玲只顾前窜，未曾料到洞外尚还有人！

再者她早已精疲力尽，确实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等到她感到身后有破空之声时，已经晚了。

这一刀正砍在了她的右胯骨上，所幸她猛的一滚，卸去了刀上一大半的力量！

尽管如此，她也吃不消了！

只听她“啊”的叫了一声，连长剑也撒了手，那人一刀得势，不由就轻看了对方一个姑娘！

他一声吼，纵身上前，举脚就踹。

可是秦紫玲余勇仍然可贾。

只见她倏一翻身，玉手正接住了来人一足，她施出了全身内力向外一扭一翻。

那汉子顿时大吼一声，整个身子“噗”的一下栽了出去。

紧接着他一声惨叫，一只右腿骨节，活生生的为秦紫玲扭了个粉碎。

秦紫玲就像是一头围击下的豹子一样，由地上一跃，又腾了起来，拾起了她的剑，虎视四方！

这时候灯光火把齐亮，胡哨之声，响成了一片。

地室内的人也全围了出来！

那个海鸟吴丘倒真是她的死冤家、活对头！

他虽是身上负了伤，可是并不妨碍他的行动，这些人之中，也只有他的身法最快最捷！

他向前一迈，一掠，已到了姑娘身边。

“五行轮”哗啦一响，施出一招“拨风盘打”，可怜秦紫玲自出道以来，几曾与人这么厮拼过？

她的双腕，几乎都举不起来了。

可是她仍然死撑着，手中剑向外一磕，却是失了准头，被一只五行轮深深的锁在了刀刺之中。

海鸟吴丘乃是雪山四魔中，臂力最大的一人！

他断喝了一声道：“撒手！”

猛地向后一带，秦紫玲这时再想不听话，已是不行了。

但她在这性命相关的霎时之间，尚没有忘记伤人。

这时她疾施一手“红马七追”的救命绝招“野马飞鬃”，长剑向外一吐，脱手掷出！

事实上这口剑，也实在是海鸟吴丘的大力令它脱手而出的。

只是他却疏忽了它的方向和速度！

当下但见寒光一闪，剑射如电，五行轮竟挡它不住！

吴丘大吃了一惊，吓得魂飞九天之外！

他用力的向外一领五行轮，想把剑带开，可是剑势如奔雷，脱轮向他射到。

惊魂之下，吴丘已是无面人色。

他猛然向右疾闪，仍然是太慢了！

只见血光一现，这口剑正正的射中他的咽喉左侧，足足地穿过了半尺有余，扎了一个透明窟窿。

海鸟吴丘惨叫了一声，就倒了下去，一双五行轮也飞了出去，呛呛唧唧滚出了十几丈！

就这么，这位雪山四魔中的海鸟吴丘一命归天，死相难看之极！

秦紫玲打了一个寒颤。

她这时就像一只兔子一样狼狈，头巾也掉了，草帽也破了，散发如云，香汗和着血染了满脸满身。

她知道，自己如不趁此时逃生，这条命是再也休想保得住了。

想到此，她一只手按住胯侧的伤，银牙紧咬，走到了海鸟吴丘身边，拔回宝剑。

一边有一棵大树，枝叶茂密。

她竭尽所有余力纵上了树，借着枝叶挡住了自己的身子，身方藏好，就见燕九公等人，自树下呼啸而过。

秦紫玲倚在树上，只觉得一阵头昏眼花，几乎要坠落下来！

她听得四外人声鼎沸，似乎有人在高声叫道：“姓江的小子逃了，不见影子了！”

“快追呀！江海枫跑了”

秦紫玲为之一怔，心说：“怪呀！他不是不走么？怎么又走了？”

想到此，不由银牙紧咬，又怒又恨，更有无限心酸，一时热泪滂沱而下！

她愤愤的想道：“江海枫，你好狠的心，我好心救你，你不领情也就算了，可是你竟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这么多人打我一个，如今落得……”

想着低头看了一下身上的伤，那身原本漂亮的衣裳，现在已是难以蔽体，连大腿都露出来了。

秦紫玲一时又落了不少的泪，胯旁的伤，为汗水浸得有如针刺一般，树上的蚂蚁又多，拚命地往她身上爬。

塞外飞鸿秦紫玲，平日是多么神气的一个人物，想不到今夜竟落得如此惨况！

她不禁想道：“江海枫，这都是你害我的，果真你没出来，我们之间也就算了，要是你出来了，我誓要报今日之仇、今日的奇耻大辱！”

愈想愈恨，愈恨愈想，头上缠满蛛网，腿上有大蚂蚁咬，她勉强忍了一会，实在不行了！

院子里，看起来人也少了！

只有远处墙角里，有几个人用孔明灯在四面照着，秦紫玲咬着牙自树上飘身而下。

她遮遮掩掩的提着剑跑了一程，只觉得百骸俱酸，胯旁的伤血流个不停，她又不便快走！

眼前已到了墙下，正要腾身，却忽听身后白衣叟的声音远远地道：“江海枫这小子不够朋友，我要找他算帐！”

另一人却冷笑着骂道：“老哥算了吧，这一下，我们是彻底的完啦，死的死，伤的伤……”

才说到此，他忽然叱了声：“谁？”

一道灯光射出，立刻一人啊哟一声答道：“是我，是我，我是周山！”

就见白衣叟冲另一个老头跑过去，在墙头上扶下了海马周山！

秦紫玲躲在一块大石之后，连大气也不敢喘，她知道自己可不能像方才那么拚了，只要一现身，一定是死路一条！

她静静地躲着，只听海马周山又道：“燕老哥，我们是完了，江海枫那小子本事太高，我们犯不着再跟他拚，我看这个仇只好就算了！”

白衣叟站在那里直皱眉，叹了一口气道：“朱奇的伤很重，有生命危险，可恨那个姑娘，你们知道她是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吗？”

海马周山一面弯腰揉腿，一面摇头道：“不清楚，不过她的剑法路数，很像是从前冷雪仙子的红马七追！”

这一句话，直使得白衣叟和假山石后的秦紫玲全大吃了一惊！

